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远古时代，女娲炼石补天，用的只剩下一块便弃之于无稽崖青埂峰下。谁知此石经过煅炼，已通灵性，能大能小，日夜悲号惭愧，哀叹自己无材补天。

一天，一僧一道相伴而来，偶遇此石。那僧倒是十分赏识此玉是个宝物，遂在上面刻了几字，准备带它到诗书礼易官宦之家，杨柳繁华温柔富贵之乡去历练风尘。

不知又过了几世几劫，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路过青埂峰下，见一块大石上字迹分明，仔细一看，才知道故事讲述的是此石因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带入红尘，历尽悲欢离合、世态炎凉的一段故事，俗称《石头记》。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轻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大凡传世之作，必经大家反复磨炼，才能大放光彩。《石头记》经悼红轩的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辑录成章，曾取名《金陵十二钗》，后正式取名《红楼梦》。

按那石头上的故事是这样讲述的：

东南地陷之处有一富贵风流地，名叫姑苏。城内一条街上有座庙，人称葫芦庙，庙旁住一户乡宦，名叫甄士隐。妻子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里虽不是十分富贵，然而在当地也算比较有名望的。这甄老爷生性恬淡，不贪功名，每日只以修剪花竹，品酒吟诗为乐，称得上是神仙日子，一流人品。唯有一件遗憾之事，甄老爷年过半百，没有儿子，只

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乳名叫英莲。

一天，烈日炎炎，老长的白天叫人昏昏欲睡。甄士隐在书房内看书了无趣味，不知不觉朦朦胧胧睡去。梦中忽见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脚，那道跛足蓬头，二人都是疯疯癫癫。只听那道人问：“你带了这蠢物往哪儿去？”那僧笑道：“道兄，你有所不知，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草，因幸得赤霞宫神瑛侍者日日浇灌才得以绵延岁月。这绛珠草受天地精华、雨露滋润，遂脱胎转世，修成个清清秀秀的女孩子，因尚未报尽神瑛侍者灌溉之恩德，腹内便时刻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终日游离于离恨天外。恰好近日，神瑛侍者想下凡界之心特别强烈，绛珠仙子也在警幻仙子那里挂了号，拟下得凡界用一生的眼泪偿还神瑛灌溉之恩。只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我正是陪他们来了结此案的。”士隐听那道人一口一个“蠢物”，很是好奇，便上前想问个究竟。那僧说：“说起来，你们还是有一面之缘的，看看吧。”遂递了过来，士隐接过一看，是块形体玲珑、色泽鲜明的美玉，刻着“通灵宝玉”四个大字，几行小字。正欲细看，那二人已嚷：“到了到了！”劈手夺了玉，飘飘然走了。士隐紧随几步，看见一大洞，上面挂着“太虚幻境”的匾额，两边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想跟了进去，忽听一个晴天霹雳，天塌地陷，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睁眼一看，奶妈抱着越长越水灵的女儿走了过来，才知道是做了个梦。

士隐抱着女儿看街上红火热闹逗她玩儿，迎面走来一僧一道，和刚才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看他抱着女儿，便要将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带了去。士隐自然舍不得。那僧便大笑，口内念道：“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渐渐。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士隐听得明白，心里犹豫，隐隐感到此二人必有些来历，还想再问些什么，一瞬间，那二人已不见踪影，心头不免有些怅然。

正胡思乱想间，因穷困寄居在隔壁庙里的赶考书生贾雨村过来找士隐闲谈消暑。刚坐定，士隐要去回个客，留雨村一人独闷翻书。听得窗外有女子咳嗽声，雨村寻声一看，原来是个甄府丫头叫娇杏的。娇杏见雨村一表人才，不免回头一看；心中思忖此人大概是主人常欲资助的贾雨



村 日后 此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想到这里不免又回头看了他几眼。这娇杏回头不要紧，令落泊的雨村欣喜若狂，便觉得这女子有意于他，不是巨眼英雄 便是风尘知己。在与士隐对饮间 雨村对天长叹‘玉在椽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以抒抱负。

时值中秋已过，又到了会考之日。甄士隐慷慨资助贾雨村五十银两。雨村感激不尽，进京赶考去了。

转眼到了元宵佳节，士隐命家人霍启抱英莲上街看花灯。街上人山人海 拥挤不堪 霍启不小心将英莲丢失 自己也逃得无影无踪。士隐夫妇日夜哀啼，思女成疾。

到了三月十五日，葫芦庙和尚炸供献油锅逸火，将整个十里街烧了个精光，士隐只得率家眷投奔丈人封肃处来。谁知封肃是个势利小人，对士隐夫妇，不是冷眼便是讥讽闲言。士隐苦不堪言，仔细回味所遇的一僧一道，回想他们的几句言行，便渐渐有些晓悟。

一日，士隐到街上散心，忽见那边来了个跛足道人，口内尽念“好”“了”之词：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 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子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情不自禁解注道：“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 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 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 银满箱 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 哪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 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 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 致使锁枷扛 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长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唱罢就随道人云游而去。

封氏知道后哭得死去活来，无奈何，只好勉强度日。

第二回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贾雨村受银惜别士隐之后，赶赴京都。大比之期中了进士，被选入外班，升了知府后，探望甄府，答谢资助之恩，又讨了当年回头看他的丫头娇杏作二房。娇杏来到雨村身边，第二年便生一子，半年后，雨村嫡妻病死，娇杏作了正室夫人。正是：偶因一看巧，便为人上人。

雨村虽才干优长，但仕途难料，不到一年，便被同僚和上司参了一本。龙颜大怒，即批革职。贾雨村卸下公事，安顿好家眷，一人担风袖月，游览天下名胜。

一日游至淮扬地面，闻得当今巡盐御史林如海欲聘一西宾，教爱女读书识字。雨村便托人谋了进去。妙在只有一个女学生兼两个伴读，丫环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功课不限多少，所以十分省力。

一年后，女学生的母亲贾氏夫人病逝。女学生伤心过度，触犯旧症，一连几天不能上学，贾雨村便得清闲。

这天风和日丽，天气晴朗，贾雨村信步城外，欣赏村野风光，看到茂林深处有座庙宇，题着“智通寺”匾额，一幅破旧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正思索这两句话，不经意来到一家酒店门前，刚迈进门，一位吃酒的客人便起身大笑：“奇遇奇遇。”雨村忙看原来是京城做古董贸易的旧相识冷子兴。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有大本领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说话相当投机。寒暄之后，谈到贾家荣、宁二府，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荣耀非凡，要论及宗谱，贾雨村与荣国一支还是同宗同谱，只是不敢高攀。冷子兴并不以为然说：“这宁荣两府也不比往日那样兴盛了，只不过表面上看不出内里的空虚而已。也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道理。此话说来话长。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

贾代化袭官 养了两个儿子 长子贾敷 长到八九岁上便死了。次子贾敬袭官 这人一味好道 只知炼丹烧汞 其他一概不问不管。贾敬早年留下一子名叫贾珍袭了父亲的官，不爱读书，高兴了把宁府翻过来也没人敢管他。珍爷生有一子 年十六岁 名叫贾蓉 这是宁府。再说荣府 怪异事情更多。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生了两个儿子 长子贾赦 次子贾政。如今 代善早已去世 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着官 次子贾政自幼酷爱读书 祖父最疼 蒙受皇恩沐浴 赐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学习，如今已升了员外郎了。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叫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便娶妻子 但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 生在大年初一故唤元春 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这公子一落地，嘴里便衔着一块五彩晶莹的玉 上面还有许多字迹 故取名宝玉。”

雨村听了也有些奇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

冷子兴说：“万人都这样说。所以他祖母十分珍爱 真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上怕掉了。周岁上‘抓周’时 将世上之物摆了无数让他抓 谁知他只抓脂粉钗环。政老爷大怒 认为这将来概是酒色之徒 因此便不大喜欢。独有史老太君还是命根子似的十分溺爱。如今七八岁了，虽然淘气 但聪明乖巧上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说的话也怪 说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你说好笑不好笑 将来定是色鬼了！”

雨村一本正经地打断他的话：“错了！话可不能这样说，天地生人，除了大仁大恶两种外，其余的都是普通人。但差异是有的，有的聪俊灵秀，有的怪僻邪谬，有的成为仁人君子，有的成为情痴情神。无独有偶，在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和贾府是世交、老亲。他家也有个孩子七八岁叫宝玉。这孩子说起来更好笑，说什么‘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 我方能认得字 心里也明白 不然我心里糊涂。’又说，‘这女儿两个字是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比呢 要说女儿两字时 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行。’等等。平时暴虐浮躁、玩劣憨痴 但一见了女儿们 便变得温厚和平、聪敏

文雅了，像是两个人。因此他父亲曾下死狠打过几次，疼得厉害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后来女儿们取笑他不求情讨饶叫姐妹有何用。他说一叫姐妹们，再疼也就不觉得疼了。你说怪不怪，这是我在他家做西宾时亲眼所见。这样的子弟怕难成大业。只是那几个姊妹却是少有的。”

冷子兴说：“贾府中的几个也不错，大小姐元春因贤孝才德，选人宫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是赦老爷之妾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爷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读书，听说个个不错。贾公你东家林公之夫人，就是荣府中贾赦、贾政的亲妹子，在家时名唤贾敏。”

给冷子兴这么一说，雨村如梦初醒：“怪道我那学生凡读到书中的‘敏’字都念作‘密’，每写‘敏’都要减一二笔。当时我心中就有疑惑，今听你说，是确实无疑了，再加上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不凡，想来有其母必有其女吧。只可惜上月亡故了。”

子兴叹道：“老姊妹四个，这是一个极小的。其二兄政公现有二子一孙，其大兄赦公也有二子，长子贾琏，二十来岁，现在捐的是个同知，不肯读书，好在上社会上混玩，亲上做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学名王熙凤。这琏夫人可是上下无一人不称颂的，说模样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琏爷与之相比，倒退了一射之地。”

雨村听了，笑道：“正如我方才所说，人是正是邪是多重层面的。”

冷子兴端起酒杯说道：“正也好，邪也好，咱们吃咱们的酒。”

天色已晚，二人散去。

第三回

惜孤女林黛玉进京

雨村回到林馆。第二天，正想面见林如海将同僚出谋献计、再复出之事探个口风。林如海说：“天机凑巧。京都岳母念小女无依无靠，前天已派来接船，因女儿病未痊，故未立即走。这一段时间来承蒙先生训教小女，正思恩图报，今日正好有个机会。我已为先生给内兄写了荐书一封，请先生放心。”林如海又交待了些途中之事，贾雨村唯唯诺诺，心中却十分得意。几日后来到京城，贾雨村拿着林如海的荐书和同宗之侄的名帖拜见贾政。贾政见他也是读书人，言语不俗，便竭力为他谋了个复职候缺。不到两个月，贾雨村便择日上任去了。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来的轿子和拉行李的车久候了。黛玉常听得母亲说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近日所见几个三等仆妇的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又到其家里头。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她去。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瞧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确与别处不同。又走了一会儿，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几个华冠丽服之人。挂着“敕造宁国府”匾额的正门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上有人出入。黛玉猜想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也是不走正门，从西边角门进去方是荣国府了。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退下了，后面的婆子们下了轿，赶上来围着黛玉的轿子，另有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到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穿过穿堂，转过插屏，来到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都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台矶上几个穿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连忙笑着迎上

来‘刚才老太太还念叨呢，可巧就来了。’一面有人回话：“林姑娘到了。”

黛玉正要进房，只见两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她外祖母，正欲拜见，早被她外祖母搂在怀里，心肝儿肉大叫着哭起来，当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哭，黛玉也哭个不住。众人慢慢劝解住了。黛玉才拜见了外祖母。这就是冷子兴所说的史老太君，贾赦贾政的母亲。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黛玉一一拜见过大舅母、二舅母和珠大嫂子。贾母又说：“请姑娘们来，今日有远客来，不必上学去了。”

不一会儿，只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环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未长足，形容尚小。三人都一样的装束，与黛玉一一以礼相见。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然怯弱，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有不治之症。问说有什么病吃什么药，黛玉一一回答说正在服用人参养荣丸。贾母便叫这里多配一丸。

正闲谈间，听得后院有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闷：这些人个个敛声屏气，恭肃严整，独此人这样放诞无礼。正思忖着，只见一群媳妇丫环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窄袖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黛玉忙起身接见。

贾母笑道：“你不知道，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辣货，南方俗称‘辣子’，你就叫她‘凤辣子’好了。”黛玉也曾听得母亲说过，大舅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的内侄女，从小假扮男儿，学名王熙凤。众姊妹告她称琏嫂子，黛玉忙赔笑见礼，以“嫂”称之。王熙凤拉了黛玉的手，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啧啧称赞：“天下真有这样标致

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这通身的气派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倒像个嫡亲的孙女，怪不得老祖宗天天念叨。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又来招我。”这熙凤忙转悲为喜乖巧地说是见了妹妹又喜欢又伤心，一时忘了老祖宗了。又赶紧关切地询问黛玉方方面面的事，十分周到，可谓八面玲珑。

黛玉休息了片刻，贾母让她见见两个舅舅。黛玉跟了两个舅母到了他们住处，两个舅舅都不在家，只叫人传过话来说在这儿住着别想家之类的话。黛玉一一应着，仔细观察所到之处确与别家不同。从二舅家出来，王夫人特别叮嘱她：“这几个姊妹是极好的，在一起念书、认字、学针线都会尽让着，只是我生的那孽根祸胎——宝玉是家里的混世魔王，有时甜言蜜语，有时疯疯傻傻，今日到庙里还愿去了，晚上你一看便知，以后不要理睬他。”

黛玉也常听母亲说过这位衔玉而生的表兄，不喜读书，性情顽劣，外祖母十分溺爱，无人敢管。黛玉赔笑说她会十分注意的。

一时，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便带了黛玉过老太太这边来。这顿晚饭间，黛玉看到了诸多规矩果与别家不同，许多事情与自家的生活习惯也不同，不得不谨慎相随，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吃完晚饭，贾母黛玉等姊妹们正互问答什么书时，宝玉回来了。

黛玉心想：倒要看看这宝玉到底是个怎样人物呢！心中正想着，已进来一位年轻公子：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心中大惊：“这人倒像在哪里见过，这样眼熟。”待宝玉见过他娘，回来脱去外罩，仍旧戴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越发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关《西江月》二词专批宝玉：

其一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

倒不通世务，愚玩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其二

富贵不知乐业 贫穷难耐凄凉 可怜辜负好韶光 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贾母笑道：“快来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个妹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见过礼，仔细看，果与众不同，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贾母嗔他胡说，宝玉说：“虽然真的没有见过，然而我看着面善，也算是旧相识了，今日就算是远别重逢了。”

宝玉走近黛玉在她身边坐下。问她读什么书，黛玉在刚才回答贾母时说读了《四书》，觉得比众姐妹有些高了。如今见宝玉问便说只识得几个字。宝玉又自作主张送黛玉“颦颦”为表字。又问黛玉可否有玉，黛玉知他有玉，便说：“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都有。”宝玉一听顿时发起痴狂病来，摘下玉狠命摔去，嘴里骂道：“什么个‘通灵’不‘通灵’的稀罕东西，家里的姐姐妹妹都没有，来了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吓得地上的众人赶紧去找。贾母连哄带唬：“你这妹妹原来也有，只是你姑妈去世时把她的玉带走了。人家不愿意张扬，所以说没有，你就信了。过来，还不快带上，小心你爹娘知道了。”贾母亲自给带上，宝玉想一想也有道理，就不吭气了。

黛玉回到自己房里，很晚也睡不着。宝玉的贴身丫头叫袭人的，这袭人侍候哪个主子就对那个主子忠心耿耿，贾母怕别的丫头不尽心，便叫袭人从自己那儿过来服侍宝玉。袭人见黛玉还在那儿伤心，便过来劝解。黛玉问那玉的来历，袭人知之甚少，黛玉只好心里暗忖，以后慢慢从舅母和姊妹们处探知。

第四回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第二天，黛玉与众姐妹省过贾母，来到王夫人处，见王夫人正和王熙凤看金陵来的信件，探春等都知道是金陵城中的薛姨妈之子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吃了官司的事，便拉了不明原委的黛玉知趣地出来，去寡嫂李氏房中或做针线，或读书识字，或说闲话儿去了。

且说雨村托贾政的力补授了应天府，一上任就遇到一件人命官司：两家为争买一个丫头，互不相让，以致打死人命。被打死的是本城一个乡绅公子叫冯渊的。他自幼父母早亡，无兄无弟，守着些薄产过日子，一眼看上了拐子卖的丫头，立意三日后娶亲过门。不想拐子又将丫头卖与金陵一霸，恶名‘呆霸王’的薛蟠。两家都不要银子，只要人，将拐子打了个半死，互相争执不下时，那薛蟠喝令手下人将冯渊打了个稀烂，抬回家三日便死了。薛蟠抢了人便走。怪道这丫头是谁，原是贾雨村早年的大恩人甄士隐看花灯走丢的女儿——英莲。这孩子五六岁被拐，被养至十二三岁，眉心一粒美人痣，出落得齐齐整整。只可惜是薄命人，本以为定情于冯渊一人，从苦海中跳出来，不想冯渊被打死，真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雨村听得这些，立时拍案而起，意欲主持公道。正要发签命人捉拿凶犯时，被他身边的一个门子使眼色阻止。雨村甚为疑惑，退堂后询问。原来这门子本是当年葫芦庙内的小沙弥，火烧葫芦庙后无处安身，又耐不住清凉，便蓄了发，进衙门谋了个门子差事。雨村哪里能想到是他，忙向这位故人请教今日堂上之事。这门子给雨村详细说了原告、被告及所争奴婢的情况及案子的来龙去脉。随后，门子又掏出一张“护官符”来授予雨村。那护官符上写着：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

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门子献殷勤地为雨村解释道：“这四家皆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谁家有个事儿都互相照应。老爷刚上任，不知道这些，如今这打死人的薛蟠便是这‘丰年好大雪’的薛氏一族。”

贾雨村装着一本正经地说：“承蒙皇上龙恩，还未来得及报效皇上，怎么就敢徇私枉法呢？”

那门子给贾雨村说了好多为官之道，说什么“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如果得罪了‘护官符’上的那四家之一，不用说报效朝廷，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呢！”

雨村向门子假意问计，那门子为他授计：一方面虚张声势捉拿逃犯，一方面多给死者家属些烧埋费，糊涂了结此案，保个自己一身平安。

第二天坐堂，雨村依计行事，果然听那葫芦僧之言胡乱判了此案。一面给贾政、京营节度使王子腾去信邀功讨好；又一面怕这门子说出当日贫贱之事来，便寻了个不是，远远地充发了他。

且说打死人的凶犯薛蟠本是送妹妹——薛宝钗上京待选，顺便送母亲上姨妈家探亲，却不想路上惹了人命官司，但他仗着有权有势，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照样吃喝玩乐。

不几日，到了王夫人处，王夫人、薛姨妈两姐妹暮年相会，悲喜交集。众姊妹见又来一宝钗，自是欢喜不尽。只有黛玉愁眉紧锁，心中不快。

原来林黛玉自到荣府以来，贾母万般疼爱，饮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暂且靠后；且又和宝玉亲密友爱，言和意顺，无半点龃龉。不想如今来了个宝钗。这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年岁不大，却品格端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像黛玉自视清高，说话难免刻薄，故比黛玉多得下人之心，小丫头们也多喜欢与宝钗玩。所以黛玉便有些不乐意，而宝钗却浑然不知。

第五回

游幻境曲演红楼梦

恰巧宁府梅花盛开，贾珍之妻尤氏备上酒席，请贾母、邢王二夫人过去赏梅。贾母怕宝黛二人再发生口角，故带了宝玉前去观赏。

到中午，宝玉支持不住要睡午觉，贾母便将宝玉交给贾蓉之妻秦氏。这秦氏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在贾母眼中，是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将宝玉交由他安置，自是安稳妥帖的。

选择睡中觉的地方时，宝玉挑了秦氏的房中，壁上挂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也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一副对联。秦氏与众奶妈、丫环服侍宝玉睡下，便出去了。

一会儿，宝玉便恍恍惚惚睡去。睡梦中，悠悠荡荡像跟了秦氏到了一人间仙境。忽听得一女子高歌，定睛一看是个美轮美奂的绝代佳人。喜得宝玉上去作揖要她指点指点。那仙姑说她是住在离恨天、灌海愁、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的仙姑，专门掌管人间的风情月债和世上的痴男怨女。今日有缘与宝玉相逢，可以带他一游太虚幻境。宝玉高兴地忘了秦氏何在，便跟了仙姑进了太虚幻境，只见两边一副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绕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上面横写四个大字“孽海情天”，两边又有一副对联：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宝玉想看个究竟，就竭力央求仙姑带他到各司走一走，看一看。警幻仙子无奈，只好随他。进得“薄命司”里，两边的对联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宝玉拉开一个大厨，伸手先打开了一本“金陵十二钗又副册”，揭开一看，只见首页上画着一幅画，既非人物，又非山水，不过是水墨污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下面有几行字，写的是：

霁月难逢 彩云易散。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第二页上，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写道：

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羨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宝玉看了不解，扔下又副册，开了副册厨门，拿起一本，揭开看时，只见画着一株桂花，下面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后面有书云：

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宝玉仍不解，扔了“副册”取出“正册”看，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支金簪。写着四句言词：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第二页上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香橼。写着一首词：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接下来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有一首诗：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接下来画着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写的词是：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

后面又画着一块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写的是：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接下来画着一只恶狼，追扑一美女，像要吃掉一样。书云：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接下来画的是一所古庙，庙里坐一美人看经独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接下来画的是一片冰山，上面落一只雌凤。写的诗是：

凡鸟偏从未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后面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线。写的诗是：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村妇，巧得遇恩人。

接下来画着一盆茂盛的兰花，旁坐着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诗云：
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最后画的是一座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尽。写的词是：

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宝玉先是不解，后来越看越有些悟性，正欲再看时，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性情聪慧，能看破一些仙机，便催他到别处游玩风景。

警幻又带宝玉品上等名茶，赴丰盛宴席。席间，一面给宝玉看红楼梦诗词，一边命人曲演“红楼梦”。

〔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 谁为情种 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 伤怀日 寂寥时 试遣愚衷。因此上 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 终不忘 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 美中不足今方信 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说有奇缘 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 怎禁得秋流到冬尽 春流到夏！

仙姑唱得声韵凄婉，令宝玉听得销魂醉魄。只听得又唱：

〔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 芳魂消耗。望家乡 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 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 须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

告爹娘 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 离合岂无缘 从今分两地 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 英豪阔大宽宏量 从未将儿女私情 略萦心上。好一似 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涵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 视绮罗俗厌 却不知好高人愈妒 过洁世同嫌。可叹这 青灯古殿人将老 孤负了 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 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 无瑕美玉掉泥陷 又何须 王孙公子叹无缘？

〔喜冤家〕中山狼 无情兽 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 骄奢淫荡贪欢媾。觑着那 侯门艳质如蒲柳 作践的 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

〔虚花悟〕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天桃盛 云中杏蕊多 到头来 谁见把秋挨过 则看那 白杨村里人呜咽 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 连天衰草遮坟墓 这的是 昨贫今富人芜碌 春草秋谢花折磨。似这般 生关死劫谁能躲 闻说道 西方宝树唤婆娑 上结着长生果。

〔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 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 好一似 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 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 终难定！

〔留余庆〕留余庆 留余庆 忽遇恩人 幸娘亲 积得阴功。劝人生 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

〔晚韶华〕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 披凤袄 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 人生莫受老来贫 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 头戴簪缨 光灿灿 胸悬金印 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 黄泉路近 问古来将相可还存 也只是虚名

儿后人敬。

〔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 秉月貌 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收尾·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钱财散尽；有恩的 死里逃生 无情的 报应分明。欠命的 命已还 欠泪的 泪已尽。分离聚合皆前定 冤冤相报何时了。欲知命短问前生 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 遁入门口 痴迷的 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仙姑唱完正曲后，还要唱副曲。警幻见宝玉朦胧恍惚，只求告要睡觉。只得将他安置在绣房里。绣房里早已有一女子静坐，光鲜妩媚像宝钗 风流袅娜像黛玉。只听得那警幻仙姑对宝玉说：“因你是古今第一痴情人 今将我的一个妹妹叫可卿的许配于你。”宝玉不知是喜是乐 只与可卿软语温存 如胶似漆。第二日相伴出去游玩 不小心误入迷津 水响如雷 虎狼成群 唬得宝玉大叫：“可卿救我！”

他这一喊不要紧 惊得秦可卿只纳闷：“他如何知道我的小名 竟在梦中喊出来？”唬得袭人等 丫头进屋搂住宝玉，原来是一场梦。

回到家里，宝玉将太虚幻境的事说与袭人听，二人偷尝禁果。自此以后，宝玉对袭人更看重，袭人服侍宝玉更尽心。

第六回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有句俗话说得好：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对这刘姥姥而言则是穷在深山想富家。

刘姥姥女儿女婿一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天气冷上来了，家里过冬的东西还一点未准备呢。女婿未免有些牢骚。于是刘姥姥出主意到京城二十多年前曾连过宗的王家拉拉关系，说不定会接济几个银两。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二天，刘姥姥便自告奋勇带了外孙兴冲冲进得城来。刘姥姥找着宁荣街，只见繁华热闹、车水马龙，不敢贸然打问。对外孙子左叮咛右嘱咐，生怕惹人笑话，坏了她的大事。姥姥问看门的几个爷，那些人横着脸不肯告诉她，好不容易碰上好人老年人帮她指了周瑞家的住所。

这周瑞家的正好在家，打量了半天，才认出是刘姥姥。这周瑞争田买地的时候沾过刘姥姥女婿的光，所以今日不能不承这个情。周瑞家的一面陪刘姥姥喝茶闲话，一面试探刘姥姥的来意。姥姥脸上现出不自在，讨好地笑说：“一来瞧瞧周嫂子，二来给姑太太（王夫人）请请安。”

周瑞家的为了显示自己的体面，她满口应承带姥姥去见王夫人。她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现在掌管着里里外外大小事务的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小名叫凤哥的。周瑞家的将王熙凤的模样，才能一顿好夸。

周瑞家的乘吃完饭二奶奶在太太屋里的大好时机带了姥姥直奔过来。

到了凤姐外间，周瑞家的让刘姥姥在外候着，先和平儿——凤姐的心腹通房大丫头说了来意，平儿掂量着让了进来。

刘姥姥进得凤姐东边这一间，只觉得香气扑鼻，身子如在云里雾里。满屋子的东西都耀眼放光，叫人头晕目眩，不辨东西。看到有个小女

孩盖着绫罗锦裘正熟睡。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月貌地站在炕沿边。刘姥姥以为是凤姐，便要施礼称姑奶奶，听周瑞家的称平姑娘，才知道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这时，只见小丫丫头们一齐乱跑，知道凤姐回来了，周瑞家的与平儿忙起身迎接去了，命姥姥只管等着，到时候来叫她。

刘姥姥屏声静听，听得远远的有笑声，进得西屋，听得让摆饭。一阵忙乱后，便是鸦雀无声，一会儿，二人抬过一张炕桌来，桌子碗盘森列，鱼肉满满的，不过略动了几样。她的外孙板儿吵着要肉吃，刘姥姥一巴掌打了过去。周瑞家的吩咐让他们先用些饭。听这么一说，板儿狼吞虎咽，刘姥姥也饥肠辘辘，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刚吃了个半饱，周瑞家的笑嘻嘻向她招手示意。姥姥赶紧抹了抹嘴，拽了板儿走了过来。只见王熙凤粉光脂艳，珠光宝气，端端正正坐在炕上，手里拿着个小铜头箸儿，拨拉手炉中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茶盘，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正是粉面含春威不露。这阵势把刘姥姥唬得把来时准备好的话都忘到爪哇国了。

凤姐虚礼一番，不咸不淡地说了一气，说什么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样大的府里不过是靠了祖上虚名，空端着个架子罢了。姥姥一听有些灰心，她卖着老脸讪笑着说：“再怎么地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拔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凤姐一边处理日常事务，一边打发周瑞家的去回王夫人。周瑞家的转回王夫人的意思是让凤姐看着办吧。

刘姥姥听了凤姐的一席话，心里突突地跳，没了底儿。

凤姐正思忖着，东府里的贾蓉跑来要借个东西。凤姐恩威并用，嘻嘻哈哈地就把事情处理圆圆满满了。

蓉哥走了，刘姥姥想着如果再不争取就没有机会了，努力定了定心神，便把来意说明了。

凤姐早知道她的来意，便命人拿出二十两银子并一吊钱送给刘姥姥。刘姥姥喜得眉开眼笑，千恩万谢地回去了。

第七回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宝玉要上学，想找个伴儿，正好秦氏胞弟秦钟也要上学，贾母一口应允他二人同伴同读。

宝玉感到即将被困学堂，免不了趁闲暇往姐妹们处逛。今见贾母、王夫人等去宁府看戏，他听说宝钗病了，想到几日未见，但又怕遇见贾政训他只知四处游逛，不好好读书，便绕了好远的路向薛姨妈处走来。

进得屋来，看见薛姨妈正给丫丫头们打点针线做女工呢。宝玉忙给姨妈请安。薛姨妈亲热地要他到里间别冻着，宝玉听了忙一步跨到里间。只见薛宝钗正坐在炕上做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髻子，松松散散的穿一身半新不旧的家常衣服，看上去没有半点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二人寒暄几句，宝钗笑着说：“每每听的有人说你这玉，我今儿倒要瞧瞧到底是怎样的一件宝贝。”宝玉从脖子上摘下来放在宝钗手中。这就是女娲补天剩下丢弃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宝钗托在掌上，只见大小如雀卵，光洁鲜明，晶莹剔透，表面镌刻着些五色花纹，正面写着：“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宝钗情不自禁念出声来，正要倒茶的宝钗丫头叫莺儿的听了扑哧一声笑了：“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钗不是爱张扬的人，怪莺儿多嘴。宝玉十分央求，宝钗被缠不过，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了出来。宝玉细看也写着两句话：“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宝玉仔细琢磨，念了自己的两遍，又念了宝钗的两遍，自言自语地说：“这两个倒真像是一对儿。莺儿端着茶盘插话说是个癞头和尚送的……这时的宝玉已听不进去任何一个字，只闻得一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从靠得相近的宝钗身上发出。宝玉以为是熏的什么香。宝钗说是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还没散尽呢，宝玉嘻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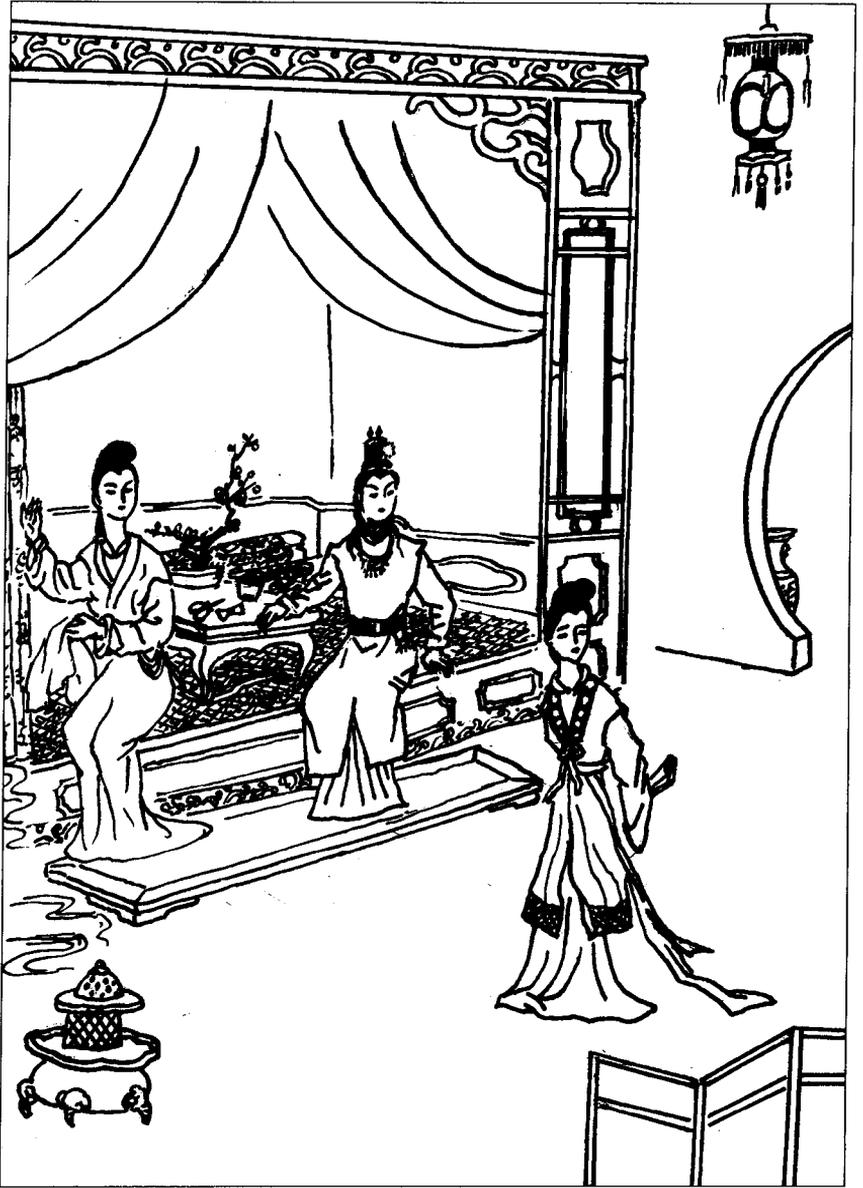
笑脸地说他也能吃。

正说着 外面有人说林姑娘来了。话音还没落 林黛玉已摇摇曳曳地进来了。一见宝玉也在这里 她便笑着说来的不是时候。这话说得宝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忙问何故。黛玉伶牙俐齿：“来的时候 大家一群一伙都来 要不来一个也不来 今儿他来 明儿我来 如此错开了 既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姐姐连这个意思都不懂吗？”宝钗只是笑。

宝玉见她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衿褂子，问丫头说是不是下雪了 他的斗篷取来了没有。黛玉一听见宝玉说这话 便抢了话头说：“你们看是不是 我一来 他就要走了。”宝玉听了哭笑不得：“我什么时候说要走呢，只不过是她们拿来备着。”

这边薛姨妈命人准备茶果，烫一壶温热的上等酒，让宝玉和姐妹们还有他的奶母李妈妈喝两盅。宝玉性急，说他最爱吃冷酒。薛姨妈说：“这可使得不得 吃了冷酒 写字手就打颤儿。”宝钗也笑着数落他：“宝兄弟 亏你平时还博学兼收的 连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酒性最热 若是热的吃下去，发散也就快；若是冷的吃下去，便凝结在内，需用五脏去暖它 人岂不是要受害。所以我劝你呀 从今往后再也不要吃冷酒了。”宝玉听了大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暖了以后再饮。

黛玉听得看着，只是嗑着瓜子儿抿着嘴笑。可巧，此时黛玉的小丫头雪雁走来给黛玉送小手炉，说是紫娟姑娘怕林姑娘冷，所以让送来的。此时的黛玉正好借题发挥，一面接了小手炉抱在怀里，一面说道：“亏你倒这样听她的话 我平时和你说的 你权当耳旁风 怎么她一说你就听，比圣旨还遵得快些呢。”宝玉听这话，知道是黛玉借此机会奚落他，只嘻嘻笑两声便过去了。宝钗知道黛玉是尖刻惯了的，也不去理睬她。倒是薛姨妈说因她身子弱，禁不得冷，丫头们记挂着是应当的。黛玉振振有理说：“姨妈有所不知。这里头也有一番道理呢。幸亏是在姨妈这里，倘若是在别人家，人家岂不是要生嫌，难道我们这里连个手炉也没有吗，还用得着丫头们巴巴儿从家拿来？”薛姨妈笑着嗔怪：“颀儿这丫头也太多心了。”



第八回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这日早早的，秦钟的父亲秦业便带了儿子来拜见贾母。贾母早就听说秦钟人品极好。今日见了不但形容标致而且举止温柔，可配得上宝玉，所以十分欢喜，给了一个金魁星取意“文星和合”的荷包，命他为上学就近方便，可和宝玉同住一处。秦业又备了薄礼带上儿子去见代儒。贾代儒是贾家私塾中的现任老师，秦业指望严师出高徒，儿子学业进益，成名可望。

宝玉一听秦钟已来，便忙地辞了袭人等人，带了早已准备好的书笔文物，过来回贾母、王夫人等，二人都免不了嘱咐几句好好念书的话。过来给贾政请安，碰上贾政正与相公清客们闲谈。贾政一向不喜欢宝玉疯傻痴呆，整日里不爱读书，只知四处游玩的散漫姿态。今日听他说要去上学，便对宝玉冷嘲热讽了几句，端着架子将宝玉及跟随宝玉身边的人狠狠训斥一顿方才罢了。宝玉屏声静气，东耳朵出西耳朵进，等贾政一说完，便忙地走了，来找秦钟。

宝玉叫了秦钟，偏又想起来和黛玉辞别，忙地跑去和黛玉告别，黛玉正在梳洗，见他去上学，没有和众人一样嘱咐他怎么样怎么样，只是绵里藏针地讥讽他几句。宝玉听了心里舒服，笑而不答。

宝玉、秦钟翻过一里之遥，便来到贾家私塾。每天如此，同来同往，同坐同起，很是亲密。

宝玉也是个随心所欲、不守安分的人，因他在众同学中特别喜欢秦钟，便不论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就行了。秦钟先是不肯，怎奈得宝玉不依，二人便称兄论弟混叫起来，这在学子们中未免显得有些离众。况且这二人都生得花朵儿一样的模样，秦钟更是腼腆温柔，怯怯羞羞，话还没出口脸就先红了，未免有些女儿之态。宝玉又是天生的体贴他人，赔

身下气 话语缠绵 态度温和 所以二人更加亲厚深密。二人越是这样越惹得学府里的这些子人眼馋看不惯。

原来这学堂中的人都是本族人丁或亲戚的子弟。俗话说：一龙生九种 种种各不同。人多了未免鱼龙混杂 学识、素养等参差不齐 对宝玉和秦钟二人的做派难免闲言碎语，人前人后，指指点点。

更巧的是呆霸王薛蟠自惹了官司后，凭姨姑、舅舅等照应平息了事情 随母亲和妹妹住到贾府以后 听说有个学堂 便也去凑热闹。他哪里是上学读书，只是拿钱吃穿引几个妩媚风流的小学生上勾，哄他们玩，供他作乐。正好有两个小学生贪图吃穿 惧其威势 不敢不听他的 被他哄上手了。偏这薛蟠不但横行霸道 也是个浮萍心性 今日爱东 明日爱西 见了新朋友就把旧朋友丢在一旁 弄得这些人不敢埋怨薛蟠有过 只是互相嫉恨。幸亏这呆霸王不是每天来学堂，要是每天来的话，不知还要惹出多少糊涂事儿来呢。这两个小学生见薛蟠不来，早有情意于秦钟、宝玉二人 有时碍于众人眼目 只是心照不宣 不敢轻举妄动罢了。

这天，代儒家中有事，只留下了一句七言对联命学生们对，自己家去了 命孙子贾瑞先照管着。趁此机会 秦钟会了一个小学生 假借上厕所之名，在外面亲亲密密地拉关系说话儿。二人正说间，被一声重重的咳嗽声吓了一跳，原来是早就观察他们的同窗学生一个叫金荣的。这金荣的姑姑嫁给了贾府“玉”字辈的嫡派叫贾璜的，又因为他们经常在琏二奶奶跟前说好话讨好儿，便时常得些凤姐的资助和照应。因了这层关系，金荣这才入了学堂，每日吃住在贾府里。这金荣入学堂可把他母亲高兴的，一来给家里省了不少费用，还可结交薛蟠一些大手大脚、财大气粗的主儿 能多少贪些小便宜。这金荣年少气盛 无知无识 以为仗了一些势力便有些分清高低。今儿个，他便连咋带唬秦钟他们两个，挑衅生事。

秦钟二人不服，便去贾瑞处告状，这贾瑞也是个不学无术、贪图便宜、没羞没耻的人。他见二人说金荣欺负他们 不敢对秦钟怎么地 单独训那个小学生。那个小学生不服 便和金荣对骂起来 金荣越骂越出格。

偏巧有了干柴火星还就是缺点儿东南风。学子里有一个叫贾蔷的，

他是宁府中的正派玄孙，生得风流俊俏，因父母双亡，自小跟贾珍过日子，所以跟贾蓉处得最近最厚。今见有人欺负贾蓉的小舅子秦钟，便有些想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意思。但想到金荣、贾瑞都是薛蟠的酒肉相知，自己也和薛蟠不错，怕得罪了薛蟠伤了和气。贾蔷心性聪明，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装出上厕所便把宝玉的书童叫茗烟的如此这般调拨了几句，自己找个理由溜掉了。

这茗烟小子年轻不懂事，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他一听金荣欺负秦钟，连他爷宝玉也牵连在内，便不分青红皂白，仗着宝玉的气势将金荣一顿臭骂。金荣见宝玉的奴才这样骂他，便劈头用砚瓦打宝玉和秦钟，结果没打上，打倒了贾兰贾茵二人的桌上。贾瑞连拦都拦不住。

这贾茵也是荣府近派的重孙，和宝玉的亲侄儿贾兰一样，少没了父亲，母亲守寡抚养他，二人最好，所以同桌相伴。这贾茵年纪虽小，志气最大，又极淘气，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哪里吃这一套。他不顾贾兰的劝阻，便两手抱起书匣子奋力向金荣抡了过去，终因力气小，抡不到那里，书匣子正好落到宝玉秦钟桌上，便哗啦啦散了一地。金荣急了眼，大打出手。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但地狭人多舞不起来。茗烟一看他操了家伙，便叫了宝玉的另三个小厮一起动手。贾瑞怕闹下大事，急得一会儿拦这个，一会儿劝那个，闹到这步天地，谁听他的！一时间，胆儿小的躲在一边，胆儿大的站在周围吆喝助威看红火。教室里像炸了锅，主子和奴才都没了样。

李贵等几个大仆人在外头听得里头乱哄哄，便进来喝住，说时迟，那时快，秦钟的头早被金荣的板子打破了。宝玉忙扯起衣襟子替他揉，嚷嚷着要回上头评理，把金荣撵出学堂。

贾瑞一看架势不对，掂了掂轻重，便不顾往日与金荣的情分，硬压着让金荣给秦钟赔不是。金荣碍着贾瑞的弹压，又怕自己被撵出去，遭母亲骂，所以忍着不服气，给秦钟作揖赔了不是。后来宝玉还不依，要他给秦钟磕头，贾瑞在旁也只得息事宁人，劝金荣“杀人不过头点地”，既惹出事来，少不得要下气点儿。金荣无奈，头是给秦钟磕了，却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

第九回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话说金荣回到家里，越想越气，想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和他的身份地位相差不多，凭什么就那么吃兴。越想越气，就将此事告诉了他母亲。他母亲教训了他一顿，要他忍气吞声还是到学堂里去念书。金荣只得听了。

第二天，正好金荣的姑姑来看嫂子侄儿。闲话之间，金荣的母亲便将昨日学堂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小姑子。这金荣的姑姑听了，怒从心头起，仗着自己在琏二奶奶跟前的乖巧，咽不下这口气，便要找这个找那个评理论理。

这璜大奶奶坐了车进了宁府，到了尤氏屋里，问起蓉大奶奶以探尤氏的口气，谁知这一提不要紧，倒提起了尤氏的烦恼。她说秦氏这两天不知怎么了，总没精打神儿的，叫大夫看了又不是有了身孕。昨日她的兄弟秦钟不知在学堂里受了谁的委屈，这小孩不知好歹，也不管他姐姐的身子爽快不爽快，只一古脑儿将学堂里的事告诉了她，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大家都知道秦氏心细，心重，不管听到什么话儿总要度量个三日五夜的。尤氏说她早就叮嘱贾蓉凡事让着她，不许惹她生气，想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叫她好好地静养，贾府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秦氏，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

这璜大奶奶气鼓鼓而来想要理论，却不想听了这话，早不敢开口提所来为何了，便找个借口回去了。

贾珍两口子一门心思只想找个好大夫给秦可卿看病。贾珍告诉她已托好友冯紫英找了一个学问最渊博、医理也很深，能断人生死的先生，叫张友士。他已派人请去了。尤氏一听很高兴，便将秦氏的病寄托在这位张老先生的身上。尤氏又请示贾珍如何安排父亲贾敬的寿辰宴席。

贾珍说他已请示过老太爷了，说不必太烦琐热闹。只要将他要的经文给他刻出来，摆两桌席叫荣府里的老太太等人过来庆贺庆贺也就行了。

第二天，张先生给秦氏看病来了。贾珍亲自恭迎，贾蓉陪同进了秦氏卧室。这张先生伸手按在秦氏右手脉上，调息了数次，宁神细诊了有半刻工夫；又换过左手诊断。完后，和贾蓉到外头说话。

二人来到外间床上坐下，张医生边喝茶边给贾蓉说秦氏的脉息情况：“左寸沉数，是心气虚而生火，其症状必然表现在睡眠不好，经期不调，左关沉伏，是肝家气滞血亏，其症状表现为肋下疼痛，月信过期，心中发热；右寸细而无力是因为肺经气分太虚，其症状必然表现为头目眩晕，半夜盗汗，神情恍惚，右关虚而无神，是因脾土被肝木克制，其症状难免表现为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如果有人把这个脉是喜脉，则这个看法我是不敢苟同的。”张医生说了这些，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说：“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先生说的确实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先前的那几位先生说这说那，没个准信。现在求医生给明白地指示指示。”

这张先生笑着说：“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太聪明，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的事常有，就会思虑太过。这病的病源就是思虑过深伤脾，肝木特旺，经血不能按时来。请问你们这大奶奶行经是不是经常长，而不是提前的？”张先生问周围的贴身婆子，那婆子说：“可不是，从没有缩过，或是长两三日，甚至长十日八日的。”张医生接着说：“依我看，大奶奶这个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药，要是晚上能睡得着觉，那时又添了二份胜算了。这病可惜被那几个看成喜脉的给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上药，决不会到今天这个水亏不旺的症状。不过，先吃几付药以养心调经，慢慢再说吧。”

说完，张先生给开了个方子。

贾蓉接了方子称赞先生高明，但还不死心，还要试探性地问：“这病也不会马上影响到性命吧？”张先生笑着安慰他说：“蓉大爷是个聪明人，人病到这个地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调理过来的。依我看，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得过了春分，大概就可痊愈了。”贾蓉也不再细问，只回过贾珍尤氏，叫人抓药、煎药给秦氏治病要紧。

第十回

贾天祥命丧风月鉴

且说贾敬庆寿之日，贾瑞见了凤姐便起了邪心。这天，凤姐儿正与平儿说话，只听有人回说瑞大爷来了。凤姐与平儿相视一笑便将贾瑞往里让。贾瑞一见待他这样客气，心中喜出望外，急忙进来，见凤姐打扮得美如仙子，满面春风，亦发酥倒。斜着眼问凤姐二哥哥贾琏怎么没见回来。凤姐故意引他上勾说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说不定在外头有什么人给绊住了脚的可能也是有的。贾瑞急忙表白他不是花心的人，特别是见了凤姐这样标致的人，每天陪着说话儿、解闷儿，陪还陪不过来呢。凤姐越说他聪明、清秀，贾瑞便越发没了主意，高兴得忘乎所以，越发往前凑，意欲轻薄凤姐。凤姐悄悄地说：“放尊重些，别让下人们看见笑话，在这儿多不方便，你若要有诚心，就在晚上西边穿堂儿等我，到时我自有安排。”这凤姐粉面含春威不露，心里已设好相思局，定要贾瑞这小子死于非命。贾瑞哪里知道是计，只以为是得了手，乐不颠儿地只等晚上。

贾瑞好不容易盼到晚上，趁黑摸入荣府，趁门虚掩着钻入穿堂，果见漆黑无人无声，只见去贾母那边去的门户已上了锁，只有凤姐儿来的方向的门没关。贾瑞心里一阵暗喜，凝声屏气听着也无人声，倒听得咯噔一声，这边的门也关了。急得贾瑞叫也不是，撼门撼不动，南北都是大户墙，要爬要跳也没法。如今已是腊月寒天，夜长日短，寒风侵骨，穿堂里又是过门风，就这一夜几乎冻死。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抱头捂脸往家里跑。因贾瑞父母早亡，教养他的祖父贾代儒对他管教十分严厉，怕他走了歪路。见他一夜未归，怀疑他撒谎胡来，便狠狠地惩罚他，打了三四十板，不许吃早饭，令他跪在院里读文章，补出十天的功课来。贾瑞痛苦万状，不敢言语。

这贾瑞真是鬼迷心窍，哪里想到是凤姐设计捉弄他，依旧来找凤

姐。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贾瑞急得差点没把心掏出来。凤姐知他上当，便又哄他在别的地方等她。贾瑞信以为真，凤姐点兵派将，又设圈套。

贾瑞应付完家里的事，吃了晚饭便急急地过来，等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焦虑上火时，只见一个人黑魆魆走来，贾瑞急不可耐，以为是凤姐，抱住了便轻薄。谁知又过来一人，是贾蔷，举起灯笼抓住二人。贾瑞一看自己抱着的是贾蓉，臊得无地自容，不知如何是好，回身要跑，被贾蔷二人揪住，连咋带唬，每人逼着贾瑞画了五十两银子的押才算了事。

贾瑞此时已身不由己，不得不听二人摆布，正在过道里蹲着，只听头顶上一声巨响，哗啦啦一桶尿粪从上面直泼下来，浇了他满头满脸。贾瑞禁不住想出声但又不敢出声，只是直打冷战。回到家里才明白凤姐是玩他，但又禁不住凤姐风流俊俏的诱惑，悲恨交加，几夜不曾合眼。

一个人哪经得起这样折腾？二十多岁，心藏邪念，贾蓉两个又常常来逼银子，好几方面夹攻，贾瑞不觉便得了一大病，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醉，夜间发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

到了第二年春天，病又更加沉重，只吃“独参汤”，才见有所疗效，代儒没法只得求助荣府。这凤姐儿对此事欺上瞒下，敷衍了事。

一天，一个跛足道人来化斋，口口声声说他能治冤业之病。贾瑞忙求良药，那道人拿出一面镜子——这是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的宝物，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那道人千叮万嘱咐他只照反面，千万不可照正面，切记，切记。贾瑞依言而行，拿起风月宝鉴，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将贾瑞吓了个半死，心里还只恨道士糊弄他。他不让照正面，贾瑞作恨偏要照。反过来一看，只见凤姐儿风姿迷人地站在里面招呼他，他哪里管得住自己，跟凤姐云雨一番，美滋滋的，又照背面，仍立着个骷髅，于是又照正面，如此三四次，贾瑞已汗津津全身虚脱，镜子从手上落下来便断了气。

代儒夫妇哭得死去活来，要毁风月宝鉴。那道士急奔而来，抢了镜子便飘然而去。代儒欲哭无泪，只得草草打发了贾瑞，淡薄过日。

第十一回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且说这秦氏的病吃了大夫的药，时好时坏，等过了年初二，凤姐儿又过去探望，看见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知好景不长，悄悄地回了贾母、邢王二夫人，她们已着人暗暗地预备了后事用的东西，一为料理料理，二为冲一冲或许能好。

年底的时候 因林如海身染重疾、思女心切 要接黛玉回去。贾母便命贾琏跟了去，到大正月里还没回来。凤姐心中虽想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每到晚间 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 就胡乱睡了。

一天晚间 凤姐先是辗转反侧 胡思乱想 刚觉得星眼朦胧 恍惚中秦氏笑容可掬向她走来，说是向她道别并嘱托几句话的。

凤姐听了 吓了一跳 忙问是何心愿。秦氏说：“娘子是脂粉堆里的英雄 但要懂得‘月满则亏 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的道理。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 已近百年 倘有一日乐极生悲 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话 岂不是成他人笑谈。”这话说到了凤姐所虑之事上 听了这话 她倒十分敬畏起这秦氏来。忙讨教有何保全之法。秦氏冷笑道：“娘子真是好糊涂呀 荣辱盛衰自古周而复始 岂是人力所能保全的。如今 我给娘子说两个方面的事，一是祖茔祭祀的钱粮，二是家塾一定的供给，应制定相应的制度 同族长幼人人遵守。否则 虽看见荣华富贵 但子孙不思进取 绝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大的家 要是败落下来 到时候后悔也没有办法了。临别赠你两句话 三春去后诸芳尽 各自须寻各自门。”凤姐还要问些什么时，二门上的传事云板叩了四下，将凤姐惊醒。只听得人们一阵乱嚷：“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听了 吓出了一身冷汗 愣着出了一回神，便忙忙地穿上衣服，往王夫人处奔来。

这秦可卿在天香楼被贾珍玷污，岂料被丫头瑞珠发现，抑郁而病，

悬梁自缢于天香楼，正如太虚幻境正册所言秦可卿：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却说宝玉自黛玉走了之后，剩得自己孤独一人，也不怎么和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

宁府这边哭声不断、乱哄哄的人来人往。尤氏犯了胃疼病躺在床上犯愁，只有贾珍、贾蓉等在外面应酬诸事。贾敬一概不管，只怕荒废了他的修炼，前功尽弃，一任贾珍料理。贾珍请了僧人、道人超脱亡灵，又托薛蟠高价买了寿木，忙得不可开交。不经意间，秦氏的一名贴身丫环叫瑞珠的触柱而亡，殉主而去。贾珍便命以孙女之礼殓殓，小丫头宝珠心甘情愿做秦氏义女，披未嫁女之丧服，在灵前哀哀不绝。

停灵第四日，宫里太监头领戴权拜祭礼，贾珍早就想给贾蓉捐个前程，秦氏的丧礼也风光些。事来凑巧，正好龙禁尉有两个空缺，贾珍掏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为儿子买了官，一时间，生者荣升，死者风光。前来凭吊的王公侯相无数，家中诸事，事事都得安排，把贾珍累得人仰马翻。

见贾珍长吁短叹，愁容满面，宝玉听了他的难处，便给他推荐了一人帮他料理宁国府。

凤姐接受了贾珍的委托，便一个人独自理了理思路。她分析宁府的现状是：

一、人口混杂，东西遗失现象严重；

二、事无专管，临期推诿；

三、费用超支，滥支冒领者不少；

四、任务没有大小之分，赏罚不明；

五、家人放纵难管，有头有脸的人不服管束，没关系的人不能主事。

宁府中，听说请了凤姐来料理，有说长道短的，有欢迎的，也有看热闹起哄的，众人不一而足。

凤姐不管这些，她一走马上任便单刀直入，将所有家人造花名册，一一点卯，将人清点分配，实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又拿出杀鸡骇猴的招术，弹压处置了两个平时娇纵惯了有头有脸的，以此服了众人。一时间，宁府上上下下几乎没有赌钱吃酒的，打架拌嘴的，轻易偷懒

的，人事安排十分妥帖，上下这才知道凤姐的厉害。

凤姐儿对自己的威重令行也十分得意。到了寄灵之日前，凤姐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问及贾琏与黛玉回京之事。原来黛玉之父林如海已染病下世，贾琏等帮助安葬后便同黛玉等一并返回。

且说那天忙的：一面派荣府中车轿人跟从王夫人送殡，当时正值一位国公的诰命亡故备祭礼；一位两安郡王妃华诞送寿礼；镇国公诰命生了长男预备贺礼；凤姐的哥哥王仁带家眷回南京写信禀叩父母所带之物；迎春病倒，又是请大夫，又是吃药等等，事事都离不开这位大能人。因此忙得凤姐没有半刻清净工夫。到了宁府，荣府的人跟到宁府回事情；刚回到荣府，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请教事项。给了一般的人是发愁拿下来的。但凤姐见此情景，心中倒十分欢喜，她生来恃强好胜，不甘人后，所以并不偷安推托，叫人说她无能，只日夜操劳，筹划得十分整肃。宁荣两府之人无不称赞夸奖她的。

出殡的日子到了，“八公四王”都来送殡，一时间王孙公子，诰命妻妾，车水马龙，浩浩荡荡，一摆三四里，好不热闹。“四王”中，北静王水溶功最高，人称是个贤王，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贾宝玉早就慕名想见，今日二人终遂心愿，说话投机。

到了城外铁槛寺，宝玉与秦钟二人自办丧以来不曾上学，宝玉更是从黛玉走了闷闷不乐。如今到了农舍茅堂，看着什么都新鲜好玩，心情愉快，像刚出笼的小马驹儿。没几日，秦钟便和铁槛寺馒头庵的尼姑们混熟了，特别是与一个叫智能儿的小尼姑早就厮混得没了远近之分。

庵里有个老尼平日素知凤姐能耐大，经常弄权使银子花。如今在这清静之地正好有个事儿需找她。老尼煞费心机地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凤姐原是虚张着不想管闲事，惹闲气，也不缺银子花。后来架不住这老尼软磨硬泡，又激又求，又用银子诱惑她。最后凤姐得了三千银子，派了家人来旺儿依仗贾府的权势和情面，给老尼了结了此事。这凤姐儿不仅周周到到地帮助宁府办理了秦氏丧事，落了个好名头，而且瞒着贾母、王夫人等，弄权铁槛寺，坐享了三千两银子。自此胆子愈来愈大，一旦逮着了这样的机会，便恣意妄为起来。

第十二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宝玉从铁槛寺回来后，便忙忙地收拾了外书房，约定与秦钟读夜书。偏那秦钟禀赋最弱，送他姐姐大灵时在郊外受了些风寒，又与小尼姑智能儿偷偷约会，未免失了调养，回来便咳嗽伤风，不思饮食，大有大病欲至不能抵抗之意。于是秦钟不敢乱出门，只得在家调养。宝玉无可奈何，只得等他病好再说。

谁想没几日水月庵的尼姑智能私自进城，探视病中的秦钟，不想被秦钟的父亲秦业发现，气冲冲将智能儿逐出家门，狠狠地打了一顿秦钟，自己的老病发作，三五日光景便呜呼哀哉了。秦钟本来身子就怯弱，受了狠打，又见老父被自己活活气死，悔痛交加，更添了许多新病。

过了两日，宝玉再去看时，秦钟已一日不如一日。宝玉念及同窗之情，热泪横流，宝玉在跟前连叫数声，秦钟已魂魄离身，再不能回转了，贾母帮衬了几十两银子，宝玉吊祭目送着送殡掩埋了，宝玉日日思慕感悼也无济于事。后见黛玉从苏州回来，才慢慢地回转过来。

这一日，正好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府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凡。正酒过三巡，忽听得门吏匆匆来报：“今有六宫总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唬得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了香案，开启中门跪迎，早见众太监前后左右簇拥着夏守忠公公满面笑容而来。那夏公公不带任何诏书，只是檐前下马，走至厅上，南面而立，宣口谕道：“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说完，也不喝茶，上马就走。贾赦等不知是何兆头，只得急忙更衣入朝。

贾母等全家人都心中惶惶不安，不住地派人飞马来报信。过了两个时辰工夫，管家们喘吁吁跑进来向贾母等人报喜：老爷请老太太领太太们进朝谢恩。

贾母等正心神不定，叫过管家细细问，才知道是大小姐贾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母等人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喜气洋洋起来。于是都按品大妆起来，贾母带领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轿入朝，贾赦、贾政等换了朝服，带领贾蓉、贾蔷等奉侍贾母大轿前往。

贾琏因是刚走远路回来就没有随众人进宫谢恩，只在屋里与凤姐久别胜新婚，高高兴兴喝两杯，说个贴心话。

贾琏、凤姐二人还计划着拾掇宁荣两府迎接省亲之事。正好东府里的贾蓉、贾蔷两位到凤姐跟前讨差事儿。贾蓉先说：“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接着东府里的花园起，转至北边，可以盖三里半大的一个省亲别院，已经传人画图样设计去了。”贾琏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贾蔷回说：“大爷派了侄儿，带人到姑苏聘请戏文教练，顺便采办些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好筹办个梨园戏班子。”

贾琏听了，揣着怀疑的眼神打量了打量贾蔷：“这里头是大有学问的，你能行吗？”贾蔷谦虚地说边做边学习罢了。

贾蓉、贾蔷这二人在凤姐设置相思局、惩罚贾瑞时是出了力，立了功的，所以有了好处的时候，也得先轮着这二人。贾蓉看到贾琏对贾蔷的能力怀疑时便悄悄拉了拉凤姐的衣襟，凤姐便心领神会替贾蔷打圆场儿。贾琏不知内里，见凤姐说话便同意支取三万银子，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拢帐幔等物。

凤姐见贾琏同意了此事，便将贾琏奶母的两个儿子交与贾蓉二人跟着，做了个顺水人情。贾蓉二人见应允了他们这么个肥差，便讨好地问贾琏夫妇：“要什么东西就孝敬什么东西。”被二人骂了一通。

第二天，贾琏早早起来，见过贾赦贾政，会同两府管事的人仔细审察两府地方，缮画省亲殿宇，计谋合适人选。

自此以后，宁荣两府找齐各行各业工匠人选，金银铜锡、土木砖瓦搬运移送，来来回回，拆去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与荣府大院接通，一时间荣宁二府大兴土木，好不忙碌。

第十三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凤姐、贾璉、贾珍等专门负责修葺园子的人，不知元妃什么时候省亲，怕仓促叫人笑话，所以叫工匠昼夜施工，不出一年，园子便修好了。

这天，贾珍等来回贾政说园子已经竣工了，只等二老爷瞧了，顺便题匾额对对联。于是，贾政率领众人来逛园子。

宝玉是世上第一个重情伤感之人，这两天又想起了死去的秦钟，贾母怕他闷出病来，便命人带他到园中玩耍，不想碰到贾政。贾政今日撞见这机会，便有心试他一试，命他跟来。宝玉不知何意，只得随行。

贾政等来到园门前，命贾珍等将园门关上，先瞧了外面大概再进去。他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门栏窗棂都是精雕细刻的新鲜花样，没有大红大绿的涂饰；一色水磨石群墙，下面有石台矶，都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道路走势一路砌去，果然气势非凡，不落俗套，心中十分欢喜。命打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眼前。众清客都说：“好山好山！”贾政说：“这山有什么好，将园中之景都隐入其后。”众清客说：“这是大手笔啊。”大伙往前一望，只见白石嶙峋，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只露出条羊肠小道。贾政于是领众人由此小路上山去了。

走到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一样的白石一块，正是迎面留题处。贾政于是问众人此处题以何名。众人早知道贾政要试一试宝玉的学问长进如何，便故意说该题“叠翠”“锦嶂”“赛香炉”“小终南”等俗名，贾政都不满意，便命宝玉拟来。宝玉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此处不如题为‘曲径通幽’如何？”众人都称赞宝玉天分高，才情高。贾政不以为然。

进入石洞来，只见树木葱茏，奇花异草，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曲

折折倾斜而来。再走几步，向北一拐，平坦宽阔，两边飞楼抽空，都隐于山坳树木之间。从上面往下看，只见石水相抱，小桥流水，亭台有致。贾政问众人此处该题什么。众人都说：“当时欧阳公《醉翁亭记》中说：‘有亭翼然’，就取名为‘翼然’吧。”贾政却用欧阳公的“泻出于两峰之间”的一个“泻”字，宝玉奉贾政命题了“沁芳”二字，贾政拈须点头不语。众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贾政又命宝玉题了一副七言对联，宝玉立于亭上，四顾一望，便有灵感上来，出口念到：“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众人出亭过池，两边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莫不叫人浮想联翩。忽抬头看见上面有小小的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适的床几桌案，房舍前面翠竹遮掩，两边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角路，房舍后面梨花、芭蕉绕屋。贾政笑着说：“一辈子能在这里月夜读书也不枉此生。”贾政问众人此处题何诗。有的说“淇水遗风”，有的说“睢园雅迹”。贾政都嫌俗，命宝玉题一名兼拟一副对联，宝玉题“有凤来仪”“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众人都哄然叫好，贾政摇头说未必是最好的。

刚要再到别处去，想起一事来问贾珍：“这园子里的茶几、案桌等都有了。那些帐幔帘子、陈设玩器古董是不是也配合合适了？”贾珍说：“他不管这事，由贾琏负责，于是命人叫贾琏。贾琏早有准备，把各处有的、没有的，齐全的、没齐全的回答得一清二楚。”

众人一面走，一面说，转过山怀，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的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几百株杏花粉红一片，杏花丛中几间茅草屋，各种树枝编成的青篱笆，篱外山坡下有一土井，两边分畦列亩，种着各种蔬菜，一望无垠。

贾政笑道：“此处倒是有些道理。虽然是人为所为，但十分逼真，引起我卸甲归农之意。我们先进去歇息歇息。”正要进篱门，看见旁边有一石碣，也为留题之用。贾政问众人题什么为妙。众人说杏花村。

宝玉却等不得了，他说：“杏花村”未免有些太俗，莫如“杏帘在望”取意“红杏梢头挂酒旗”或“稻香村”取意于“柴门临水稻花香”。众人拱手道妙，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东西，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

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刚才你说的那些，不过是试一试你而已，你还以为你真的了不起？！”

说着进入茅屋，没有一点富贵气。贾政心中自是喜欢，却要考考宝玉。宝玉牛心上来，痴心不改，他坚持说离“有凤来仪”差远了，又说是“天然图画”，是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不是勉强穿凿。此话多少有些和贾政强嘴。贾政听了，气得要将宝玉叉出去。好歹众人劝了。

大家转过山坡，穿花度柳，只见花儿鲜艳，水声潺潺，大有桃花源之清静。众人都道题名“武陵源”或“秦人旧舍”，宝玉说不妥，不如“蓼汀花淑”。贾政更为不满。

因为渡船还没有备好，所以大家不能进港洞，从一个朱栏板桥上踱了过来。真正到了一个奇花异草处，宝玉情不自禁说出了许多离奇花草名，正说到得意处，贾政喝道：“谁问你来！”唬得宝玉连连后退，不敢再说。

此处因奇花异草多，所以香气扑鼻，贾政认为在此处煮茶抚琴是再好不过的了。想要一个贴切的匾名，见宝玉不吭声，便喝了一声：“你应说话时怎么不说话了，难道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宝玉听了，便说了匾名为“蘅芷清芬”，对联是“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美酒梦也香。”贾政说不足为奇。

说着大家出来。没走多远就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青松拂檐，玉栏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这就是正殿，贾政说是不是太富丽了些。众人劝释道：贵妃虽然崇尚节俭，但遇上这样的尊贵，偶尔奢侈也不为过，应起名“蓬莱仙境”。贾政摇头不语。宝玉见了这个，心中忽有所动，细细想来倒像是在那里见过的一般，还没回过神来，贾政已训斥一顿，要他明日作出这紧要之处的词来。

众人游了这半天，才游了大观园的一半多景致，大观园太大、太美了。因时日不早，贾政等在一海棠王国处歇了一会脚。游览了一会儿，便迷了旧路，忽见迎面来了一群人，都与自己形象一样。众人一看，原来是在一面大镜子前。转过镜子，门子越发多了。贾珍笑道：“随我来。”众人跟着他由山脚边忽一转，便是平坦宽阔大路。众人长出一口气说：“妙！妙！真是巧夺天工啊！”

第十四回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宝玉从贾政处出来，只觉得词穷才尽，昏昏沉沉，正往贾母处走来。遇上贾政的几个小厮拦腰抱住他，连哄带骗，将他身上的荷包、玉佩等值钱物全解了去。宝玉也懒得和他们计较。

回到屋里，袭人倒了茶，看见身上的佩物一件无存，便知道又是被那群没脸的小厮们解去了；林黛玉听了走过来一看，确实如此，以为自己以前从苏州带回来给他的荷包也被抢去了，便赌气回房，将正给宝玉作的个香袋儿用剪子铰了。袭人过来没拦住，宝玉慌忙把衣领解了，从里面掏出黛玉所给的那个荷包，递到黛玉眼前：“你瞧瞧，这是什么，我哪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自悔莽撞，又愧又气，低头一言不发。宝玉气来了，往黛玉怀中一扔荷包：“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懒得给我东西，这个荷包也给你，我也不要了。”黛玉气得声咽气堵，汪汪的泪珠早滚下来，拿起荷包又剪。宝玉见她如此，忙回身去抢，又“好妹妹”“长”“好妹妹”短的赔不是。一会儿，二人又破涕为笑，亲密起来。

王夫人、凤姐等日日忙乱，直到十月底的时候才基本备好：各处监管都交清账目；各处古董文玩都已齐备摆好；采办鸟雀的，从仙鹤孔雀以及鹿、兔、鸡、鹅等类都已买全，交给园中各处饲养。贾蔷那边也能演出二十几出杂戏来。小尼姑，小道姑也学会了念几卷经咒。贾政几次检点，再无一些遗漏不当之处了，方请贾母进园过目。真正完美无缺时，贾政才择日题本省亲。当今龙恩浩荡，朱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恩准贾妃省亲。贾府领了此道恩旨，益发昼夜不闲，连年也没过好。

到了正月初八，就有太监来看方向：什么地方更衣，什么地方歇坐，什么地方受礼，什么地方开宴，什么地方退息，指示贾家人省亲的各种

礼节等种种安排，相当于今日说的导演彩排。到了十四日，已全部稳妥。这一夜，上上下下没有一人合眼。

到了十五日，从贾母起享受爵位的，都按品服大妆。园内各个地方，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争辉，高高的钟鼎里焚百合之香，胆瓶里插长春之蕊，静悄悄无人敢高声咳嗽。直到一担一担的蜡烛被挑进来，各处点灯，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地跑来拍手儿，才知道是来了。贾赦领全族中的男子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全族中的女眷在大门外迎接，一对一对的红衣太监骑马缓缓走过；一对对龙旌凤翼而过，又是一群捧着香珠、绣帕等日用物品的太监走过；最后才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黄凤舆而来。贾母等连忙在路旁跪下，早被飞跑来的几个太监扶起。凤舆直进得大门来，太监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嫔等引领元春下舆。元春所见之处都是花彩缤纷、灯光相映、细乐声喧，说不尽的太平气象，道不完的富贵风流。元春见园内如此豪华，于是默默叹息太奢华浪费了。

贾妃换了衣服，登船来到“蓼汀花溆”琳宫处，贾妃命改为“花溆”，“天仙宝镜”改为“省亲别墅”。到了正殿，贾妃坐定，开始召见宁荣两族男女家眷等。见了贾母、王夫人，元春满眼垂泪，三个人满心里都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都围在旁边，垂泪无言。过了半天，贾妃才忍住悲痛，强装笑颜，安慰贾母、王夫人说：“想当初既然已经把我送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好容易今儿回家，娘儿们见一回，不说说笑笑，高高兴兴，反倒哭起来了。一会儿我走了，还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呢！”说到这里，又不禁语音哽咽，众人劝解一番。见过众人，贾妃命人将宝钗、黛玉叫来，见二人确比别的姐妹不同，如姣花软玉一般。姐妹们都见过，坐在一处叙些离别之情及家务私情。

召见完毕，元春兴致游了大观园各处，见大部分匾额与景致贴切自然，只有几处略作改动。题园之总名为“大观园”。正殿上写了一匾一联，匾额是“顾恩思义”，一联是：

天地启宏慈，赤子苍生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

“有凤来仪”改名“潇湘馆”。

“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又名“怡红院”。



“蘅芷清芬”改作“蘅芜苑”。

“杏帘在望”改名“浣葛山庄”。

大开筵宴后，元妃自己先题了一首七绝，以表喜欢大观园之情：

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

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

题完后她说“潇湘馆、蘅芜苑、怡红院、浣葛山庄”是她最喜欢的处所，要姐妹们各赋一首律诗一首，以助雅兴。

不一会儿，众姐妹写的一匾一诗已呈到元妃面前：

旷性怡情（匾额）迎春

园成景备特精奇，奉命羞题额旷怡。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暢神思？

文采风流（匾额）探春

秀水明山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湘裙舞落梅。珠玉自应传盛世，神仙何幸下瑶台。名园一自邀游赏，未许凡人到此来。

文章造化（匾额）惜春

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高起五云中。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奇文章造化功。

万象争辉（匾额）李纨

各园筑出势巍巍，奉命何惭学浅微。精妙一时言不尽，果然万物生光辉。

凝晖钟瑞（匾额）薛宝钗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

世外仙源（匾额）林黛玉

宸游增悦豫，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气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

贾妃看完，称赞一番。又特别夸奖了薛林二人文采非凡，高人一筹，

原来林黛玉本想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没想到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意思多作表现了。

众人都完了，只有宝玉还没完，在那儿忙活。宝钗过来提点了几个字，黛玉过来见宝玉一个人写四首，极费神思，便有心帮他，写了个条子揉成一团扔了过来。宝玉展开一看，只觉得她这一首《杏帘在望》把自己的高过十倍，喜出望外，抄正了呈给元妃。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进砌防阶水，穿帘碍鼎香。莫摇清碎影，好梦昼初长。（有凤来仪）

蘅芜满净苑，萝薜助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轻烟迷曲径，冷翠湿衣裳。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蘅芷清芬）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凭栏垂绛袖，倚石护清烟。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怡红快绿）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杏帘在望）

贾元春看了喜之不尽，说宝玉果然进步不小，又说“杏帘”为四首之冠，于是将“浣葛山庄”改为“稻香村”。命探春抄录整理，送出给贾政看。贾政看了，称颂不已。

当时贾兰还小，只不过随母亲叔叔行行礼，没作诗。贾环有病自在静处调养。

那时贾蔷带了十二个女戏子早等候多时，元妃点了两出，听了，特别喜欢龄官的戏，赏赐了她一盘糕点，又听了她的两出戏。

元妃游玩了园内剩别处，给众人发了赏赐之物。到了己丑正三刻，执事太监请驾回宫。元妃听了，不由得满眼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再三叮咛贾母等好好保养，再省亲时不要这样奢华浪费等语。贾元春虽不忍别，怎奈皇家规矩不敢违，只得忍心上舆走了。



第十五回

大观园宝黛读西厢

贾元春自元宵节观幸大观园后，命探春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全部抄录，自己编次，分出优劣，命贾政各处选拔精工名匠镌刻在大观园平石处，记为千古风流雅事，各处再妥善修葺，使之完整。这差事免不了要交与凤姐、贾琏二人，二人便顺水推舟，做些人情世故，赚些银子花。这事不消多记。另外元春想着那大观园中的景致，自己观幸之后，贾政必定锁起来，怕人遭践，寥落了那园子，岂不可惜。何况家中又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何不让她们进去居住，也不会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了，让宝玉也进去安心读书。

贾政和王夫人先接了这道谕，等太监走后便命人进去打扫，安置帘幔床帐等。别人听了这等喜事还犹可，独这宝玉听了，高兴得不知该干些什么，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时，丫环说老爷叫他。宝玉立刻蔫耷下来，连颜色也变了。贾母好哄好劝地让他过来。进了贾政房里，见迎、探、惜、贾环四个人也在。看到宝玉，看看贾环，想到死去的宝珠，贾政一阵伤感，只叮嘱他进了园子用心习学，安心读书，再不能四处乱跑，浪费年华。宝玉唯唯诺诺。

从贾政处出来，宝玉忙忙地便和黛玉商议他俩住哪一处好。林黛玉说：“我心里想着住潇湘馆好，只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幽静。”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样，你住潇湘馆，我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二人计议已定。

二月二十二是好日子，大家都搬进了大观园。薛宝钗住了蘅芜苑，林黛玉住了潇湘馆，迎春住了缀锦楼，探春住了秋爽斋，惜春住了蓼风轩，李纨住了稻香村，宝玉住了怡红院。每一处添了两个老妈妈，四个丫头，有专人负责打扫。一时间，大观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像以

前那样寂寞了。

宝玉自搬进大观园来 心满意足 每日和姊妹、丫头们一处 或读书写字 或弹琴下棋 作画吟诗 倒也十分痛快。

时间长了，谁也有烦恼。宝玉的书童便变着法儿逗他开心，便从外头的书坊里 把那些古今小说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等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给宝玉看。宝玉哪里见过这些书，一看便如得了珍宝。拣了几套特别有趣的放在床头上，没有人时拿出来细细地看。

时令已到三月春暖花开。一天早饭后 宝玉带了一本《会真记》（即《西厢记》）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看。正看到“落红成阵”，一阵风过 吹下一大片桃花瓣来 落的满身满书满地都是。宝玉怕践踏了这些花瓣，便兜了它们抖在池内。流水飘着花瓣儿流出沁芳闸去了。回来看见地上还有许多。宝玉正犹豫着 听的背后有人说话 原来是林黛玉 肩上扛着花锄 锄上挂着花囊 手里拿着花帚 说要将这些花扫起来埋在土里 省得遭塌了它们。宝玉听了 忙放下书 帮她收拾。黛玉问是什么书 以为是《中庸》、《大学》等 宝玉知道她是可靠的 便把书让她看了。黛玉把花具都放下 接过书来 从头至尾看去 越看越爱看 不到一顿饭的功夫 将十六回俱已看完。只觉得词藻警人 余香满口 虽看完了书 却只管出神 心里还默默记诵。

宝玉问黛玉这书好不好。黛玉说果然有趣。宝玉笑着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 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一听竖了眉 瞪了眼，嗔骂宝玉 唬得宝玉又起誓 又赔不是 黛玉见他这样转怒为笑 讥讽他是苗而不秀，吃不住吓唬。

宝玉一面收书，一面催促着赶紧把花埋了罢，二人收拾落花。正好掩埋完，只见袭人过来说老太太叫宝玉过去，宝玉忙忙地走了。

黛玉一个人往回走 想着《西厢记》里的事 又听得梨香院中飞出的戏文：“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 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等等 听得如痴如醉 站立不住 坐在一块山石上细品“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又想起《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 闲愁万种”等句 不觉心痛神痴 泪珠儿早落了下来。

第十六回

遭魔法叔嫂逢五鬼

家大业大，人多事多。第二日便是王夫人嫂嫂王子腾夫人的生日，早打发人来请。因王夫人见贾母不去，也不便去了。倒是薛姨妈带了凤姐等姐妹们玩了一天，到晚上才回来。

王夫人在自己屋里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金刚经咒》唸诵。这贾环是赵姨娘所生，与宝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得面目委琐，又常见众人喜欢宝玉，心里便早早地嫉恨上了宝玉。

吃生日喜酒的凤姐、宝玉回来了。王夫人见宝玉吃了酒，便叫他歇歇。宝玉滚在王夫人怀里，那母子亲昵劲就别提了。贾环平日就嫉恨宝玉，心里早就想下毒手，只叹没有机会。今见宝玉躺在炕上醒酒，又和彩霞嬉闹，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装着故意失手的样子，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灯推向宝玉的脸上。宝玉“哎哟”了一声，惊动了满屋子的人。看到宝玉满头满脸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气，叫过赵姨娘来就骂，凤姐也数落贾环，幸好没伤着眼睛，只是左边脸上烫上一溜燎泡出来。

晚上，黛玉来看宝玉。宝玉知道她有洁癖，不让她看烫处。黛玉硬要看，问他疼得怎么样？宝玉怕她担心，只告诉她不怎么疼。在贾母面前，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替贾环遮掩。

第三天头上，有个给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进荣国府来请安。见宝玉烫着，贾母又十分信善，就少不得借驱魔的名儿多骗些贾母的钱财。到了赵姨娘屋里，二人闲话到贾环身上，赵姨娘便把前儿的事说了，说她眼里容不得凤姐和宝玉，于是向马道婆问计。马道婆索要了无数钱财，教了她一个法子：让赵姨娘把他两人的生辰八字写在两个纸人身上，和五个青面白发的鬼掖在他们各自的床上，她在家作法，保证灵验。赵姨娘自是依计而行。

第二天也是宝玉烫着了了的第四天，黛玉信步到怡红院来，早有满屋子的人来瞧宝玉。

此时 宝玉拉着黛玉的袖子 只是嘻嘻地笑 心里有话 口里说不出来。此时黛玉心里也有几分明白 禁不住涨红了脸 挣着要走。宝玉忽然大叫“头疼”“我要死”身子一纵 口内乱嚷乱叫 胡说起来。

林黛玉赶忙叫丫头们报知贾母、王夫人等，宝玉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等干着急没办法。

正当这时，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砍杀进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 见人杀人。众人好不容易夺了刀 抬回房里 平儿等人哭得死去活来。

次日，姐弟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浑身火炭一般，口内无话不说 愁坏了贾政等人。贾母、王夫人等寸步不离 只围着干哭。三天过去了，二人躺在床上，连气都没有了。众人都说没指望了，便预备了后事。赵姨妈见遂了心愿 假仁假义地劝贾母“人死不能复生”被贾母啐了一口 大骂了一顿。

家里哭声震天正闹得不可开交。只听得外头有隐隐的木鱼声响，来了一个癞头和尚和一个跛足道人。只见那和尚：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蓄宝光。破衲芒鞋天住迹 腌馐更有满头疮。只见那道人：一足高一足低 浑身带水又拖泥。相逢若问家何处 却无蓬莱弱水西。二人问贾政要了宝玉的通灵 那和尚接了过来 口中念念有词 摩弄了一回 说了些疯话，教了贾政除魔之法。不待贾政谢礼，二人早已不知去向。

贾政依他二人的话医治宝玉、凤姐两个。果至晚间二人竟渐渐醒来 说肚子饿了 贾母、王夫人如得了珍宝 立即叫人拿来米汤给他二人吃。守在门外的薛宝钗、林黛玉姊妹们，听得二人省了人事还吃了米汤，都有些放心。别人还未开口 林黛玉就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听了“扑哧”一声笑了 惜春问她为何笑。宝钗说她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 又要普渡众生 宝玉、凤姐姐病了还要烧香还愿 赐福消灾 见好了些 又要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一句话 逗得众人笑了 黛玉红了脸 啐了一口宝钗，一摔帘子出去了。

第十七回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依着那和尚道士的话，宝玉在王夫人处养过了三十三天后，不但身体强壮，连脸上的烫疮也平服了，仍回大观园住下。

养病期间，少不得和丫头、管园子的混玩。其中有个同族侄儿叫贾芸的托了凤姐的情，管上园子里的事。这贾芸生得风流俊俏，十分乖巧，宝玉和他接触了不少。这贾芸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看上了宝玉身边的丫头叫小红的，少不得借管园子的机会与那丫头见上几面，送个礼物儿什么的。宝玉哪里知道这些，只知东逛逛西游游，真真个“无事忙”。

时令已到五月，天气渐渐热了，和贾芸说了一会儿话，便懒懒地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袭人怕他闷出病来，便劝他出去走走。

宝玉无精打采晃出了房门，调弄了一会儿雀儿，无趣；看了一会儿金鱼，没意思。忽见山坡上两只小鹿飞跑下来，后面跟着喘吁吁的贾兰，拿着一张小弓演习射骑。宝玉叮嘱他别跑栽了门牙。

不觉已到潇湘馆，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到窗前，只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透过纱窗看到黛玉在床上伸懒腰，长叹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见她这样，心里就痒了起来。黛玉见他进来，自觉忘情，不禁红了脸，躺在床上装睡不理他。

黛玉的奶娘只当她睡着了，要赶宝玉出去。黛玉一翻身坐在床上。宝玉见她星眼微饬，香腮带红，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向紫娟要好茶喝。黛玉要紫娟别理他，先给她舀洗脸水。紫娟说：“他是客，自然是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就着就倒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黛玉听了，顿时沉下脸来，说他是拿了外头的混账话拿她解闷儿。说完，哭着往外走。宝玉一把拦住，又赔不是，又骂自己说错了话。

二人正迟疑间，袭人叫他来换衣服，说是老爷叫他。宝玉吓得二话没说，换了衣服便往外跑。

刚转过大厅，听见有人呵呵大笑，回头一看是手舞足蹈的薛蟠，打着他父亲的旗号骗他出来。宝玉一时拿薛蟠没办法。薛蟠说明原委，原来五月初三是他的生日，得了些好东西想请他一回客，又讨好说宝玉的字画有了进步，和唐寅的相差不多，只可惜薛蟠目不识丁，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将“唐寅”错说成“庚黄”。清客们听了都哭笑不得。

正说笑着，冯紫英来了，大伙儿苦劝他入席。他推迟不过，只吃了两杯酒说“有事”，便匆匆走了。宝玉少不得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去。

黛玉自宝玉走了以后，十分替他担忧。晚饭后，便过来看看有无大事。宝钗先她一步先进怡红院了。黛玉叫丫头们开门，正好是晴雯当班，见宝钗没什么事过来扰了她的觉，便有些牢骚；今又见有人敲门，也没听清是黛玉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便说不管是谁，宝二爷都不许让放进来。黛玉想要理论，一想自己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寄人篱下的处境，便气馁下来，泪早已下来了。正在走也不是，在也不是时，听得里面一阵笑语，细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心里以为宝玉真心恼她了，悲从心来，便站在墙角花阴处，悲悲戚戚呜咽起来。这一哭不要紧，附近的栖鸟都忒楞楞飞走了。原来这林黛玉绝代姿容，稀世俊美，鸟儿们都不忍听她的伤心，飞走了。正是：

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

后人诗赞曰：

颦儿才貌世应稀，独抱幽芳出绣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

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吱”一声，宝玉的院门开了，出来一人。

第十八回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且说黛玉正独自悲泣，听怡红院的门一响，宝钗出来了，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有心上去问宝玉为何不给她开门，又怕当众羞辱了他，便闪到一旁，见宝钗走了，宝玉等关了门，自己觉得无味，便无精打采地转身回来。自己一人倚着床栏杆，两手抱膝，眼含热泪，像个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

第二天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之日。当时的风俗是：芒种节的这日，要摆各色礼物，往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系一些轿、马之类的小玩意儿，以祭花神，特别是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互相祝福嬉笑，好不热闹。

宝钗、迎、探、惜等小姐、丫环、梨香园的小戏子们都在园中玩耍，独不见黛玉。宝钗便弃了众人，逶迤往潇湘馆来。忽抬头见宝玉进去了，自己低头站住想了想，宝黛二人从小儿一处长大，嘲笑、喜怒无常，不避嫌疑，此刻自己也跟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想到这里便抽身回来。

刚要去寻别的姐妹，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吸引住了她。宝钗想捕捉住它们来玩耍，于是从袖中取出扇子，随着蝴蝶的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宝钗也香汗淋漓，娇喘微微，蹑手蹑脚一直跟到滴翠亭边，蝴蝶飞走了，宝钗也无心扑了。

正擦汗卸妆时，隔着糊纱纸的雕镂榻子，听着嘁嘁喳喳地有人说话。仔细一听，什么“芸二爷拾了手帕子，拿什么谢”等语，宝钗听出一些话机来，知道是宝玉房里一向眼空心大的丫头叫小红的，她本想闪身错过，却不想里面的人心怀鬼胎，怕路人偷听，推开窗户看见了宝钗，宝钗也无处隐身，只得装模作样地说找黛玉，又问是不是被她们藏起来了，

使了个“金蝉脱壳”自己脱开干系走了。

这小红二人本来已被宝玉的出现吓了一跳，又听说黛玉是藏在附近，更怕她小心眼儿刻薄她，不免凭空对黛玉多了一些防范和嫉恨。正要和迎上来的丫头们玩，见凤姐儿招手叫她，赶紧跑了过去。凤姐指派她向平儿交待一些事情，顺便把她落在宝玉房里的荷包取了来。这小红素来是想攀高枝的，取荷包时，免不了被宝玉房里的几个丫头奚落一番，尤其是晴雯。小红干气没处说。到李纨屋里找见凤姐回刚才的事，这小红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生的倒还干净，伶牙俐齿的，几句话把两个事情回得明白清楚，话也说得清脆简短，一向老实厚道的李氏着着实实夸了她一顿，凤姐也想着把小红从宝玉处要过来。小红自是暗中得意。

如今且说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便起来迟了，听得姐妹们都在园中祭花神，怕人笑她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刚到院中就迎面碰上宝玉，宝玉又满面堆笑地解释前几日的事，黛玉也不理他，只顾吩咐了丫头往外走。宝玉又打恭又作揖，又拿眼儿偷瞧她不高兴是因为哪般。林黛玉连正眼也不看他，只顾找宝玉、探春二人说话去了。

见宝玉来了，探春便走过去和他说话儿。二人寒暄过后，探春便让宝玉出门逛的时候，给她再捎些轻巧新鲜的玩意儿，还说，如果捎回来，再做一双更加精细的鞋作为酬谢。说起这些来，探春对她的生母赵姨娘一肚子的委屈。这探春是最有刚骨的，说见不得那些阴微鄙贱的见识，只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见他二人说话，宝玉打趣说到底是亲兄妹亲热，贴心话说不完，我们连一句也听不得。

宝玉见林黛玉不见了，知道她是故意躲他，便索性不去找她，由她消停两日消消气，自会好了。一低头看见许多风仙石榴等各色落花洒了一地，便不顾宝玉等人的邀约，收拾了满地的花瓣，兜起来，登山渡水，来到黛玉昔日葬花处。刚到坡顶，只听坡下有呜咽之声，哭得好不伤感。宝玉以为是那房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儿来哭诉了。只听她哭道：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

寻觅。杜鹃无语正黄昏 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温。花魂鸟魂总难留 鸟自无言花自羞。愿奴胁下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 何处有香丘 侬若锦囊收艳骨 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依收葬 未卜依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宝玉听了，知是黛玉，悲到心里，也放声痛哭。

宝玉所悲，正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想黛玉花容月貌，将来也无处可觅，更何况宝钗、袭人、香菱等，她们无处可觅，则自己也在哪里，这园、这景、这花、这柳，又不知易何主呀。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敲了下去，人活着不知有何益处，于是放声大悲。

这黛玉扭头一看比自己还痴的一个是宝玉，不搭理他，抽身便走。

宝玉痛哭一回，不见了黛玉，知她还有意避着他，紧跑两步追了上去，说：“你且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此撂开手。”黛玉一听话里有文章，便站住了听他说。

宝玉叹了一口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问他此话怎讲。宝玉感叹说：“当初姑娘来了，哪不是我陪着玩笑，姑娘爱的，只管拿去，只怕姑娘生气，只想到比别人和气好一些。不想姑娘人大心大，没把我放心上，倒把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放在心上，整日对我爱理不理的，弄得我神魂颠倒，有冤无处诉。”

黛玉听了这话，心头一阵怜爱，只是低头不语。宝玉又说：“我也知道自己常犯错，只是不敢在妹妹面前犯错，便有了错，只求妹妹指出来，打也好，骂也好，但你却怎么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即便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

黛玉听了便问她昨晚叫门不开门的事，宝玉说确实没有听见有人敲门，也可能是丫头们懒的不待动，瞎编派了理由，待回去问了清楚，教训教训她们也就是了。黛玉接口说：“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的那些丫头们了。今儿得罪了我事儿小，要是明儿得罪了什么宝姑娘，什么贝姑娘事儿可就大了。”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只拿她没办法。

第十九回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五月初一，众人随贾母去了清虚观，打诨设坛作善事，不想黛玉中了暑病了，宝玉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吃，不时地来问。黛玉怕他闷出个好歹，劝他去看戏，宝玉因昨天张道士提亲，心中不大受用。今听见黛玉不懂他的心，存心奚落他，便动了肝火，冲着黛玉说：“算了，算了，我白认得了你。”谁知黛玉一听，也冷笑一声说：“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那里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呢！”宝玉一听，便狠狠地问黛玉是不是安心咒他。黛玉一听他这么说，方知道说错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但嘴上依然是不饶人：“我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呢。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情，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专拿我来煞性子。”

那宝玉又听见她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气，说不出话来，赌气向颈下抓了通灵宝玉，狠命往地下一摔，口里还说：“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没摔碎，宝玉又四处找东西来砸。黛玉见他这样，早已哭起来：“你要砸它，就先来砸我。”紫娟等人劝解不住了，叫了袭人来。

袭人赶忙过来夺了那玉，笑着劝宝玉：“你同妹妹拌嘴，也犯不着砸它，如果砸坏了，叫她心里脸上如何过得去？”黛玉一边哭着，一边听着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可见平时看成知己的宝玉连袭人都不如，越发伤心大哭，把刚才吃的解暑汤都吐了出来，紫娟用手帕子接住，把一块手帕子都吐湿了。紫娟也劝解道：“虽然生气，姑娘也到底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玉拌嘴，又吐出来，如果再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宝玉一听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可见黛玉还不如一紫娟。又见黛玉一边啼哭，一边气促，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后悔自己不该与她较真，自己又替不了她，心里想着，泪不由得下来了。

袭人摸着宝玉冰冷的手，劝这个也不合适，劝那个也不合适，不如干脆哭了就丢开手了，这样一想也就哭了；紫娟一面收拾，一面拿扇子给黛玉扇，见三人都伤心，自己也不由得伤心起来。四个人无言对泣。

一时袭人勉强笑着说宝玉：“你不看别的，单看这玉上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黛玉一听更来气，夺过来就剪，袭人紫娟刚要夺，已经剪了好几段。宝玉赌气说：“随她剪去，反正我也不带了。”

里头只顾闹，早有老婆子们见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还不知道闹到什么田地，怕连累了她们，便回了贾母王夫人等。那贾母王夫人等还以为出了什么大祸，便一齐进园来瞧他兄妹，急得袭人紫娟二人互相抱怨，少不得她二人被训了一顿。

到了五月初三是薛蟠的生日，贾母本想趁热闹红火调解了二人，谁想二人真生了气，都不去看戏。把个老太君急得抱怨说：“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孽，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让我操心，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话传入宝黛二人耳内：“不是冤家不聚头”细品此话，二人不禁后悔不迭，潸然泪下。虽不曾会面，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人居两地，情发一心。

袭人见宝玉长吁短叹的，就劝宝玉说：“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小厮们和丫头们拌嘴或是两口子分争，你听了就骂男人们蠢，不能体贴女孩们的心，今儿自己倒犯了这病了。明儿初五，大时节的，你们俩仇人似的，老太太越要生气。依我劝，你正经赔个不是，大家谁也好。”宝玉若有所思。

林黛玉与宝玉发生口角后，心中也十分后悔。紫娟在旁劝她：“若说昨天发生的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气，难道咱们还不知道。好好地剪了那穗子，还不是姑娘常使小性儿歪派他？”

正说话间，听得有人叫门，紫娟开门见是宝玉，打趣他说以为再不会上潇湘馆来了。宝玉笑着说：“你们把小事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遭。妹妹的病可好了？”黛玉不理他，只顾拭泪。宝玉只是百般柔媚，把“好妹妹”叫了几万声，一面说：“我知道妹妹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旁人看着，倒像是咱们拌了嘴似的，等他们

来劝咱们 岂不倒显得咱们生分了。”黛玉听了这话 心里感觉比别人亲近得多 只是嘴上还说：“你也不用哄我 从今以后 我也不敢亲近二爷，二爷全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哪里去？”黛玉说：“我死了。”宝玉说：“你死了 我做和尚去。”黛玉笑他能为几个妹妹有几个身子做和尚。

宝玉自知又说错了话，后悔得脸都红胀起来。黛玉见他这样，爱恨交加 用指头狠命戳了一下宝玉额头 咬牙说道：“你这——”刚说了两个字 泪先流下来了。宝玉心里原有限的心事 又兼说错了话 又悔又恨 不免自叹自泣 不觉也滚下泪来 要用帕子拭泪 又忘了带 只用簇新的衫袖去擦。

黛玉看他这样，便扔过来一块绢帕子，宝玉忙接了帕子拭了泪，拉了黛玉的一只手说：“我的五脏都碎了 别哭了 到老太太跟前去。”黛玉想挣脱手 二人正你拉我抽 不想有人喊了一声“好了！”被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见是凤姐儿跑了进来，笑着说：“老太太在那里还怨天怨地的，只叫我来瞧瞧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 过不了三天 他们自己就好了 现在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这会儿拉着手笑，昨天怎么就成了乌眼鸡？快跟我到老太太跟前，好让老人家放心。”说着拉了二人便走。

宝钗也在这里，黛玉一言不发坐在贾母身旁。宝玉也不好意思，见了宝钗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正是言多必失。宝玉说宝钗体丰怕热，像杨妃。宝钗大怒不好发作，只旁敲侧击说没有杨国忠似的好兄弟。黛玉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十分得意，也来凑势问她看了什么戏。宝钗是何等聪明人 说看的是《负荆请罪》。宝林二人心里有数 听了这话早羞红了脸。凤姐见他三人之态 便故意说大热天 谁吃了生姜 叫有心者听之更羞愧，别人却未得其解。

到了五月初六中午，王夫人、薛宝钗、林黛玉众姊妹们正在贾母房内坐着 有丫头回说：“史大姑娘来了。”这个可乐坏了宝玉 他早就藏了一件宝贝要给她，忙忙地往他房里来取，不想怎么也找不到。史湘云正好过来瞧他和袭人，给袭人带来了礼物，见宝玉翻箱倒柜地找东西，一问才知是找麒麟。湘云正好在手上捏着，原来是宝玉遗落在花园里，幸

好被她刚才路过这里时拾着，宝玉高兴地说正好与她的那个配成一对儿。湘云便和袭人说了些贴心话，家长里短的。又回过头来劝宝玉多结交些为官做宰的人们，多看些仕途经济的学问。刚说到这里，宝玉听了便沉下脸来不爱听：“姑娘请到别的姊妹们房里坐，仔细我这里污了你知识经济学的。”袭人怕史湘云下不来台，便赶紧打圆场：“云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宝姑娘也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去过不去，不等她把话说完，抬脚就走了。把宝姑娘尴尬得脸通红。幸而是宝姑娘，要是林姑娘，还不知要闹到怎么样，哭成什么样子呢。宝姑娘真正叫人敬重，有涵养心地宽大，过后照旧一个样。那林姑娘见他赌气不理他，还不知道赔多少不是呢。”宝玉一听这话，眉毛都竖起来了，争辩说：“林姑娘从来也不说这些混账话。若她也说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又赶来，一定说麒麟的缘故，正好站在窗外，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若说这话，我也和她生分了。”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存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为知己，则何必有金玉之论哉；则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则又何必来一宝钗哉！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刻骨铭心之言，无人为我做主。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生说是气弱血亏，你我虽为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这儿，不禁滚下泪来，抽身往回走。

宝玉忙忙地穿衣出来要去会客，见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似有拭泪之状，赶上来和她说话。黛玉满心的话想对宝玉说，见他要说什么，忙止了他，只说他要说的话早明白了。宝玉只管站着发起呆来，把前来送扇子的袭人误当黛玉了，一把拉了袭人的手，说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心甘，我为你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能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如雷轰顶。袭人一听这话，便慢慢地藏了一段心思在心里。

第二十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五月天气已是盛暑，宝玉歇不住中觉，便背着手四处乱逛。从贾母处出来，到了王夫人房里，王夫人眯了眼打盹儿。王夫人的丫头金钊儿坐在旁边捶腿，也斜着眼睛乱恍。宝玉进来调逗了金钊儿，王夫人倒骂金钊下流，引坏了宝玉，打了她一巴掌，叫她娘把她带出去。宝玉自觉无趣，出来便随意踱到大观园蔷薇花架处。见一个女孩子痴心痴肺地在阴凉下画“蔷”字，宝玉一时出神，没防着一时暴风骤雨，淋了个落汤鸡往回赶。回到怡红院三回五回叩门没人应，丫头们只顾戏水看水鸟。倒是袭人听见开了门，宝玉满心怒气，瑞心窝就是一脚，晚间发热不止，伺候宝玉的事就由晴雯来做。

这晴雯生得袅袅风流，说话伶牙俐齿免不了尖刻招人怨。早晨，给宝玉穿衣服时，失手将扇子跌在地上，宝玉叹道：“蠢材，蠢材，将来自己当家立事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笑：“二爷近来气大得很，动不动就给脸子看，袭人伺候得好，还挨了窝心脚，我们这些作不了细活的，莫如早打发了算了。”宝玉见她气性大，嘴巴子又不饶人，便赌气要回太太将晴雯撵出去。晴雯见宝玉生了气，又要撵她，说还不如一头碰死在这里呢。倒是袭人宽厚，带病劝解宝玉，将此事平息了下去。

第二日，薛蟠请宝玉去吃酒，推辞不过，傍晚时分，带了几份酒意回来，见院中乘凉榻上有人睡着，宝玉以为是袭人，问说疼处好些了。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又来招我！”宝玉一看是晴雯，一把拉了坐在他身边，说：“你的性子越发娇惯了，早起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还捎带上袭人，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说：“怪热的，拉拉扯扯像什么，我这身子不配坐这里。”宝玉说：“你既知道不配，还睡在这里。”晴雯嗤的一声笑了：“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说完要去



洗澡。宝玉要和她一块儿洗，晴雯不愿意。宝玉又叫她打发他吃果子。晴雯说：“我慌张得很，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盘子，还更了不得呢。”

宝玉笑着说：“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的，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比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地碎了也可以，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爱物了。”晴雯听了，笑着说：“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我来撕。我最喜欢听‘唦’的一声儿。”宝玉忙递给她，晴雯果然接了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儿，接着又听嗤嗤儿声。宝玉在旁笑道：“撕得好，再撕响些。”又将刚走过来的麝月手里的扇子夺了来给晴雯，晴雯也撕了几半子，二人都大笑。麝月埋怨她拿她的东西毁了，开心，宝玉叫她只管拿好的去，麝月讥讽道：“既这么说，就把扇子匣搬出来，让她尽力撕，岂不好？”宝玉便命她去搬，麝月不去，晴雯笑着，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吧。”宝玉笑着说：“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叫人过来收拾破扇。

有的人特别是老婆子们看不惯晴雯的轻狂样儿，少不得有人反映到王夫人那里。

第二十一回

贾宝玉不肖遭父打

这天，宝玉会过贾雨村回来，路上便听得有人说金钏儿被王夫人撵出去以后，无脸见人，便赌气投井自尽的事，心里又愧又伤心，给王夫人进来请安，又被王夫人数落了一顿，出来时茫然不知所措，背着手，一面感叹，一面低头慢慢走。不想和他父亲撞了个满怀。贾政一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狠狠呵斥了几句。贾政正训斥宝玉之时，家人回说忠顺王府的人要见他。贾政心下纳闷：一向和忠顺王府的人无来往，为何此时突然来人，一面心中疑惑，一面只得笑脸相迎。那忠顺王府的人气势汹汹，说宝玉私自藏匿了忠顺王爷最宠爱的戏子叫琪官的，宝玉一听，先还想强嘴抵赖，不想人家有物证，说是曾赠给宝玉一条大红汗巾子。宝玉一听他们知道了底细，不免目瞪口呆，只得从实招来。那忠顺王府的人得了琪官去处，便领人而去找，走时留下一句话说是要找不见的话，还来烦扰。

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呆，一面送忠顺王府的人，一面回头命令宝玉说不许乱跑，回来有话问他。贾政送客回来，见贾环带着几个小厮野马似的疯跑，贾政喝住问原委。那贾环听了赵姨娘的挑唆，素日是最恨宝玉的，便悄悄告诉贾政：“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喝：“快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往书房里边去；“今儿谁也不用劝，我今儿把这逆子打死，剃了这几根烦恼鬓毛，寻个干净去处算了。”众门客、仆从见贾政为宝玉气成这个情形，一个个都唬得退出。那贾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一迭连声说：“拿宝玉，拿大棍，拿绳子捆上，把门全关上，如有人传信往里送，立刻打死！”众人唯唯诺诺。

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凶多吉少，谁知贾环又添了许多黑话。正在厅里转悠想找个带信的人。正着急时，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紧告诉她：“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宝玉急了，话也说得说不明白，加上老婆子偏生又聋，把“要紧”听成“跳井”，便笑着说：“跳井就让他跳去吧，二爷怕什么？”宝玉急得干跺脚没办法。

贾政想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礼物、淫辱奴婢等事，便命小厮拿起板子，狠狠打了十来下，被按在凳子上的宝玉，还不解恨，亲自打了四十下，众门客劝也无效，只得给王夫人送信儿。

王夫人得了信，不敢先回贾母，只忙忙地先过来。贾政见王夫人过来，更加如火上浇油，落在宝玉身上的板子又快又狠。宝玉早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况且炎天暑日的，把老太太气得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事大！”贾政大叹：“气死我了，如今倒要勒死这不肖之子。”又用绳索来勒。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情分。我如今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只有这个孽障，如今你要勒死他，还不如先勒死我。让我们到阴司里也有个依靠。”说完，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

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坐在椅子上，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见他面白气弱，褪下裤子看时，大腿至臀部，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不觉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儿呀！”一叹“苦命儿”，便想起早死的贾珠来，不禁哭叫起贾珠来。候在门外的李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大哭。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

正没个开交，老太太来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音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忙回转笑脸，好声相劝，只说是为教训教训儿子，为光祖耀宗。贾母听了，便啐了一口，说：“我说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狠命地打他，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的？”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贾政又赔笑说：“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一时性起，以后再也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性子，我猜你

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干净！”吓着贾政命众人备轿马，家人也乘势干应着。贾母又劝王夫人说：“你也不要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母亲了。你如今少疼他，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见贾母这样，忙又跪下说：“母亲如此说，贾政便无立足之地了。”只好苦苦叩求认罪。

贾母一面说话，一面又记挂着宝玉，忙进来看时，这回可打得重了，又是心疼，又是生气，抱着宝玉哭个没了。王夫人、凤姐劝解一番才慢慢止住，叫众人用藤屉子春凳抬回怡红园，叫袭人等好生伺候、调养。

这袭人也是个心细的，背过众姐妹的，她先是问清了宝玉挨打的原因，才回到宝玉身边精心伺候。正给宝玉看伤时，宝钗托着一丸药进来了。问询了宝玉半天，又教给袭人敷药的方法，又红了眼圈儿说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说到这里，自悔说得急了，便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红了脸，低下了头，宝玉听这话说得如此亲切，大有深意，又见她低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的样子叫他心中大畅，早将疼痛丢到九霄云外。宝钗问袭人宝玉挨打的缘由，袭人便说了听来的原委，未免又扯上薛蟠，宝玉怕宝钗脸上不好过，忙遮掩。宝钗知道自己哥哥的样子，宽慰了宝玉袭人二人，回去自和薛姨妈商议戒训他哥哥去了。

宝玉昏昏沉沉一时睡去，迷蒙中只见蒋玉菡向他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又见金钏儿哭诉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梦半醒，只听得有悲戚之声，睁眼一看是黛玉，哭得眼睛像桃儿一样，满面泪光。正要说什么，听丫头说二奶奶来了，黛玉怕凤姐打趣他二人，便从后门躲开了。凤姐问寒问疼，关照了许多，后来各房的人都来看过宝玉。

王夫人记挂宝玉，叫人唤了袭人过去，问了许多。袭人说了心头的担忧，说宝玉和姑娘们都大了，该分开，早些防患的为好。这话正好说在王夫人心坎上，心中自视袭人与别的丫头不同。宝玉哪里知道这些。

第二十二回

情妹妹以情感哥哥

宝玉自挨了打，学也不用上了，客也不用应酬了，只闷在家里养伤。满园的人一拨儿一拨儿过来瞧他，络绎不绝。他心里头只记挂着林黛玉。自那日见她哭成个泪人儿，柔声劝他说：“你还是改了吧。”就没得再说几句话。来看望他的人少不了要劝他以仕途经济为重，独黛玉不提此事，所以他心里更敬重黛玉。

这天，他心下记挂着黛玉，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又因袭人人前人后夸宝钗，仍似不大喜欢黛玉形状。便设了一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

袭人走了，宝玉便叫晴雯过来，吩咐她说：“你到林妹妹那里看看她做什么呢。他要问我，就说我好了。”晴雯说：“白眼赤眉的去做什么，就是说句话也像一回事儿。”宝玉思忖半日，便伸手拿了两条手帕子要晴雯送给他。晴雯不解宝玉的意思，说：“这又奇了，她怎么会要两条半新不旧的帕子？少不得她又要恼了，说你打趣她。”宝玉笑道：“你放心，她自然知道。”

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见一个丫头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黛玉躺在床上并未睡着。晴雯说是宝二爷让她送帕子来的。黛玉说：“做什么送手帕子？是谁送他上好的，让他留着送人或自己用吧。”晴雯笑着说：“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黛玉听了，越发闷住，着实细心搜求，方大悟过来。叫晴雯放下回去。晴雯放下帕子，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

聪明的林黛玉体会出这手帕子的意思来了，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半新不旧的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

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给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笑，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又想，一时五内沸然可炙。黛玉不由得绵缠悱恻，一时提笔在那帕子上写道：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

抛珠滚玉只偷潜，镇日无心镇日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林黛玉还要往下写时，怎奈两块帕子都写满了，方搁下笔，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到镜台面前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羞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生。

过了几日，帕子让宝玉偷偷看了，伤好得更快了，但痴呆毛病也更深了。一日，袭人被王夫人叫去吩咐事，宝钗一边替她做针线，一面坐在熟睡的宝玉旁边，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幸而是宝钗，心地宽大，能沉得住气，要是换了别人呢？

第二十三回

敏探春初结海棠社

宝玉养了好多天，伤渐渐好了。湘云也早回去了，贾政又点了学差，于八月二十日起身上任去了。贾政走后，宝玉更是在园中任意纵性地逛荡。这天正无处可逛，无聊之际，探春的丫头翠墨手里拿着一副花笺帖子送给他。宝玉展开一看，原来是探春有意起一诗社，邀他过去商谈。他赶忙跑过去一看，只见宝钗、黛玉、迎春、惜春都已在这里了。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谦让着，争议着出主意时，李纨进来了，她说：“雅得很，要起诗社，我自荐作掌坛。前儿春天我就有这个意思，只是自己又不会作诗，瞎乱什么呀，就没有说。今见三妹妹高兴，就来帮你作兴。”

黛玉提议道：“既然起诗社，就应该每个人都起个雅号。”李纨说：“我定了‘稻香老农’。探春说她可命为‘蕉下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探春笑着说：‘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林姐姐住的潇湘馆，我给她起了个极当的美号，‘潇湘妃子’。’众人都拍手叫妙。李纨替薛宝钗封了个‘蘅芜君’。宝玉见众人都有了，忙叫众人替他起一个。最后众人都混叫他‘怡红公子’。因迎春住的是紫菱洲，就叫她‘菱洲’。惜春住的是藕香榭，众人都称她为‘藕榭’。”

雅号起定，李纨年最长，便自封为社长，菱洲、藕榭二位为副社长，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社名起名为海棠社，以后风雨无阻，定于每月初二、十六开社。大家就这么议定。

探春见海棠社已经发起，便执意乐得作第一东道，方不负发起之兴。于是就以“白海棠”为名，以“盆、魂、痕、昏”四字为韵，以两炷香为限，马上开始作诗。

首先，探春有了，将卷子交与李纨，展开一读：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

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谓缟仙能羽化 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称赞了一回，又看宝钗的：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艳 愁多焉得玉无痕。欲偿白帝凭清洁 不语婷婷日又昏。

又看宝玉的：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晓风不散愁千点 宿雨还添泪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 清砧怨笛送黄昏。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纨推宝钗的诗有身份，于是又催黛玉，黛玉也不甘落后，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李纨等人看到：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看了这句 宝玉先喝起彩来 只说‘从何处想来！’又看下面：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不禁叫好，说果然与众不同，又看下面：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众人看了 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说‘若论风流别致 自是这首 若论含蓄浑厚 还是蘅芜君。’探春说：“评得有理 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说：“怡红公子是压尾 你服不服？”宝玉说：“评得公道 我那首是不好的。”

且说袭人见宝玉看了字帖儿慌慌张张同探春的丫头走了，也不知是何事，只忙着打发人给史湘云送东西。又见芸哥儿打发后门上的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袭人便问婆子宝玉的事，那婆子告诉袭人是起海棠社的事，袭人便叫人连同这个消息带到了史湘云。宝玉回来后说她想得周到，便死缠着贾母将史湘云接了来。史湘云是最爱热闹的，一听说结社作诗 都埋怨她们忘了她 只要容她入社，扫地焚香也愿意。

第二十四回

林黛玉魁夺菊花诗

史湘云对海棠社是极有兴致的，她坚决要第二天当东道作菊花诗。晚间便和宝钗住在一处 商议如何作东 如何起韵的事。宝钗深知湘云家计日渐艰难，怕作东花钱受家里的气，便主动提出要她哥哥从她家当铺伙计那儿弄几篓子大螃蟹来，请老太太等人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一则园里有多一半的都是爱吃螃蟹的，二则是省去了史湘云坐东的许多麻烦。湘云心中自是感服宝钗，极赞她想得周到。二人又本着不起险韵，不过于新巧的原则，别出心裁而又不落俗套地拟编了二十个菊谱，待第二日作诗之用。二人的思路是 起首是《忆菊》 忆之不得 故访 第二首便是《访菊》 访之既得 便种 第三是《种菊》 种既盛开 故相对而赏 第四是《对菊》 相对而兴有余 故折来供在瓶中而玩赏 第五是《供菊》 既供而不吟 亦觉菊无彩色 第六便是《咏菊》 既入词章 不可不供笔墨 第七便是《画菊》 既为菊如此辛苦 竟不知菊有何妙处 不禁有所问 第八便是《问菊》 菊如解语 使人狂喜不禁 第九便是《簪菊》。如此这样 菊魂可入心中 菊影可入梦中 第十节第十一便是《菊魂》、《菊影》 末卷便以《残菊》收题。二人还商议了许多 直至妥帖 方才入睡。

第二天早早起来，史湘云便邀请贾母等赏桂花，吃大螃蟹。贾母等不愿扰她的雅兴，便带着王夫人凤姐兼请薛姨妈等进园来，地点就选在桂花开得又好 河水又碧清的藕香榭。一时 亭子外头茶具、酒具等各色用具都预备停当，有的丫头们在煽风炉煮茶，有的丫头们正煽风炉烫酒；更多的在煽风炉蒸螃蟹。贾母见了十分高兴，史湘云说是宝钗帮着预备的，贾母又少不得赞宝钗细致，凡事想得妥当。贾母率众人看风景，凤姐在旁边凑趣儿，把贾母等人逗得开怀大笑。

一时间，众人进了亭子里，入席吃酒剥蟹肉。

贾母等人去了，只留了海棠社的姐妹们，她们命人收拾了残席，另摆了果茶，将小丫头们安顿到一边。湘云便取出菊花诗题，挂在墙上，众人揣摩着勾了自己喜欢作的诗题。因史湘云家有几处轩馆，其中有个水亭叫“枕霞阁”，于是大家倡议给她起号为“枕霞旧友”。过了一顿饭工夫，十二首诗便全出来了。海棠诗社社长李纨从头看起：

忆菊 怅望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痴。谁怜我为黄花病，慰语重阳会有期。（蘅芜君）

访菊 闲趁霜晴试一游，酒杯药盏莫淹留。霜前月下谁家种，槛外篱边何处秋。蜡屐远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怜诗客，休负今朝挂杖头。（怡红公子）

种菊 携锄秋圃自移来，篱畔庭前故故栽。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犹喜带霜开。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护惜，好知井径绝尘埃。（怡红公子）

对菊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枕霞旧友）

供菊 弹琴酌酒喜堪俦，几案婷婷点缀幽。隔座香分三径露，抛书人对一枝秋。霜清纸帐来新梦，圃冷斜阳忆旧游。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枕霞旧友）

咏菊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素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潇湘妃子）

画菊 诗余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几痕霜。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腕底香。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蘅芜君）

问菊 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林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潇湘妃子）

簪菊 瓶供篱栽日日忙 折来休认镜中妆。长安公子因花癖 彭泽先生是酒狂。短鬓冷沾三径露 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时人眼 拍手凭他笑路旁。（蕉下客）

菊影 秋光叠叠复重重 潜度偷移三径中。窗隔疏灯描远近 篱筛破月锁玲珑。寒芳留照魂应驻 霜印传神梦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 凭谁醉眼认朦胧。（枕霞旧友）

菊梦 篱畔秋酣一觉清 和云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庄生蝶 忆旧还寻陶令盟。睡去依依随雁断 惊回故故恼蛩鸣。醒时幽怨同谁诉 衰草寒烟无限情。（潇湘妃子）

残菊 露凝霜重渐倾欹，宴赏才过小雪时。带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离披。半床落月蛩声病 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风知再会 暂时分手莫相思。（蕉下客）

众人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已。李纨笑着说：“等我公评来看。通篇看来 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 题目新 诗也新 立意更新 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然后《簪菊》、《对菊》、《供菊》、《画菊》、《忆菊》次之。”

宝玉听了 喜得拍手叫“极是 极公道。”黛玉说：“我那首也不好 到底伤于纤巧些。”李纨说：“巧的却好 没有露出生硬堆砌的迹象。”黛玉说：“据我看来 头一句好的是湘云妹妹的‘圃冷斜阳忆旧游’ 这句景情并茂了。‘抛书人对一枝秋’ 已经妙绝 将供菊说得意思深透。”李纨笑着说：“你的‘口齿噙香’ 也可相媲美了。”

众人评了一会子菊花诗，又要了热蟹，胡乱作了几首螃蟹绝唱，正准备散了，见平儿又进来了。

第二十五回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话说海棠社的姊妹们正要散呢，忽见平儿走了过来，众人问她干什么来呢，她说凤姐吃的觉螃蟹好吃，又不得空儿，所以叫她来取些拿回家去吃。湘云说有 多着呢 便令人给她用盒子装了十来个极大的。平儿提了要走，众人死拉硬拽把她按在凳子上坐了。李纨偏要她吃酒，打发人将凤姐姐要的东西给送了去。

平儿往回走 拐到袭人处看袭人 袭人问她这个月的月钱为什么还不放。平儿见四周无人偷偷告诉她 凤姐将月钱放高利贷了 等收齐了利钱才发月钱呢。袭人笑着骂她们贪心不足。平儿只让她缺钱了来找她借。

平儿回到家里，凤姐不在，只见周瑞家的几个婆子陪着上次来的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地上放着些枣子倭瓜并些野菜。刘姥姥见了平儿，忙问好，又陪着笑说带了些丰盛的菜蔬瓜果让姑娘奶奶们尝尝鲜。平儿一面应着，一面打发周瑞家的去请凤姐的示下。凤姐正好在贾母那里，贾母听周瑞家的回凤姐刘姥姥之事，说正想找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话儿，叫请来见一见。周瑞家的赶忙回来催刘姥姥，说她可是得到想不到的缘分了。说是要见贾母，这刘姥姥受宠若惊，反倒忸怩起来了。

刘姥姥跟着平儿等人来到贾母屋里，大观园中的姊妹们都在贾母前奉承。刘姥姥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 花枝招展 也不知是何人 也不敢问，见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丫鬟在那里给捶腿 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 忙上来陪着笑 福了几福。贾母也欠身问好，命人端过椅子来叫刘姥姥坐在她身边。老亲家两个拉了一会家常。

贾母又笑着说：“我刚才听凤哥儿说 你带了好些瓜菜来 叫她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吃那田地里现摘的，外头买的不新鲜。”刘姥姥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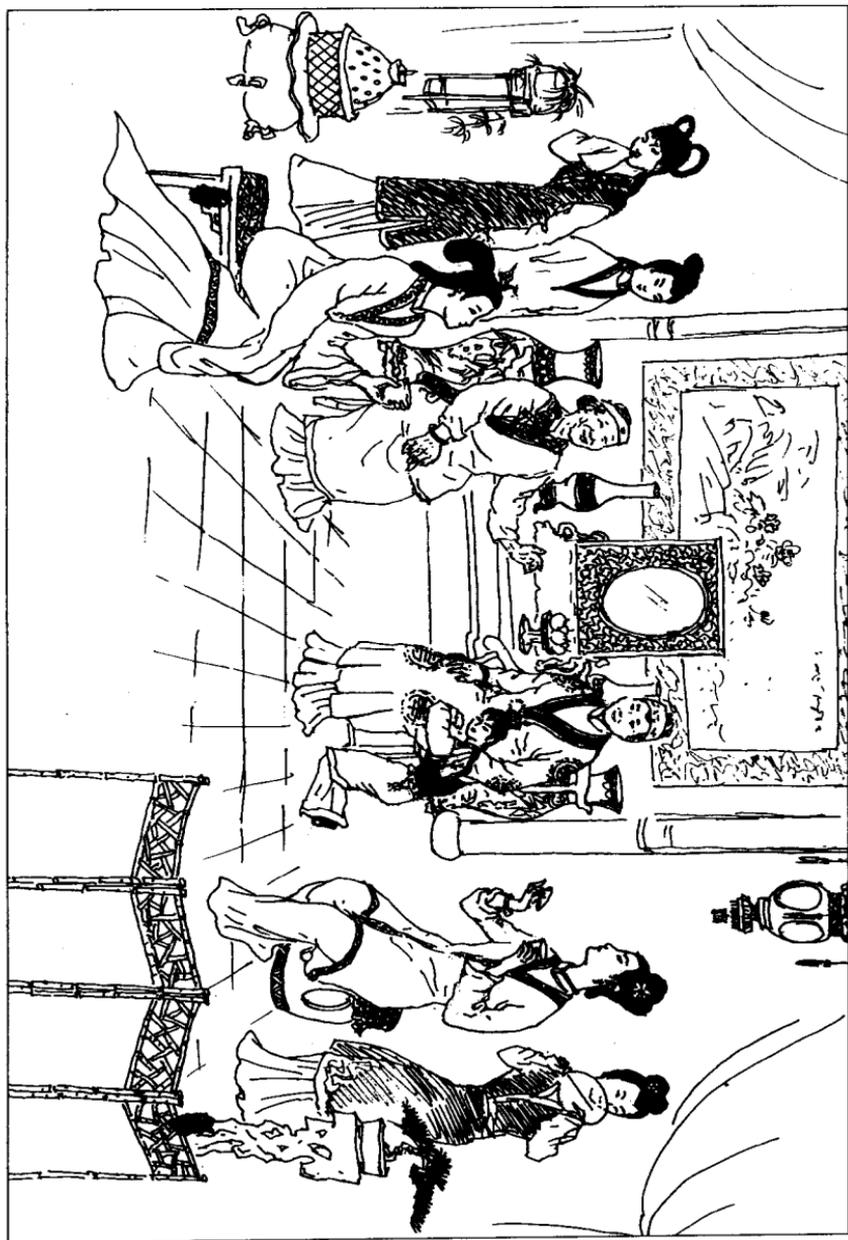
“这是野味儿，不过吃个新鲜，我们想吃大鱼大肉，还买不起呢。”贾母说：“今儿既认了亲，就别空空儿地去。在我这里住两日，带你转转我的园子，园子里也有果子，你也尝尝，带些家去。”到了晚饭时间，刘姥姥和贾母等吃了晚饭。

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叫鸳鸯命人带刘姥姥洗了澡，挑了两件随常衣服给她换上，又嘱咐她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开心。这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见识，今又见贾母高兴，便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于是说道：“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风里雨里没个歇空儿。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遇呢。就像去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雪，地下压了三四尺深。我那天起得早，听见外头柴草响，怕是有人偷柴草，爬在窗户眼儿上一瞧——”那刘姥姥还挺会卖关子的，见贾母、宝玉都听得入了迷，才慢悠悠地说：“并不是客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极标致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头，穿着大红袄儿，白绫裙子——”正讲到这里，听的外面有人叫嚷走了火，贾母不让再说柴火的事，刘姥姥便知趣地不讲这个了，又讲了些贾母王夫人对口儿的事。众人对先前的那个故事都放下了，唯有宝玉放不下，他背地里问刘姥姥那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她后来怎么样。刘姥姥只得编了告诉她叫若玉，她父亲爱如珍宝，可惜生到十七八岁上一病死了，宝玉跌足叹惜。刘姥姥继续胡诌说她父母因思念她便盖了祠堂，塑了小姐的像，又顺口胡诌了些地名。宝玉信以为真，回到屋里，盘算了一夜。第二天便派了他的书童茗烟按着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寻来，结果什么也没找着，宝玉便说他们无用。

第二天，因要还史湘云的席，又因刘姥姥在的缘故，贾母便少不得带刘姥姥进大观园来逛逛，顺便招待她几顿。所以早早地便让凤姐、李纨等预备排场。

安排妥当后，贾母带了一群人进了园子，李纨给贾母送来了刚摘的菊花当头花，贾母带一朵大红的，叫刘姥姥也过来带花。凤姐早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地给她插了一头，把她打扮得像个老妖精。刘姥姥乐得说她是老风流。贾母和众人见刘姥姥的滑稽样，都笑的了不得。

贾母领着刘姥姥先到了潇湘馆。众人又乘船一径去了探春的屋



子。贾母命人就将早饭摆在那里。凤姐儿一边叫人安排早饭，一边和鸳鸯串通好了，今儿要刘姥姥取个笑儿。

到了秋爽斋，贾母等人随便坐下，又叫刘姥姥坐在她旁边。凤姐给鸳鸯递一个眼色过去，鸳鸯便拉了刘姥姥出去，悄悄地嘱咐了刘姥姥一席话。刘姥姥一迭连声说记下了。一时调停完毕，大家坐下。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不吃，只坐在一边吃茶。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个人一桌，刘姥姥傍着贾母一桌。凤姐和鸳鸯早商议定了，单拿一双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给刘姥姥，刘姥姥拿起来沉甸甸的，不服手，说比她那儿的铁锹还重。

开始上菜了。凤姐儿偏挑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鸡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帮子不说话。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哎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座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的，也有忍着笑替她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筷子来，只觉不听使唤，又且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吃一个。”凤姐说：“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吧，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伸起筷子要夹，那里夹得起来，满碗里闹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上，忙放下筷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她笑。贾母嗔怒着凤姐赶紧给刘姥姥换筷子。这顿饭，贾母等人吃得有趣，吃得香甜。一时吃完，鸳鸯也赶忙给她赔不是，刘姥姥笑着说只不过哄老太太开个心儿罢了。

众人在探春屋里吃了一会子茶，贾母又率众人到宝钗屋里坐了坐，看着宝钗屋里太素净，便命凤姐儿鸳鸯给弄来些有档次的摆设，又去了藕

香榭，隐隐地听有乐音，知道是梨香院的十几个女孩子在练戏文。贾母命人叫过来仔细问了好些，叫人好生待她们。在藕香榭吃了一会儿茶，贾母今儿特高兴，便提议闲坐着吃酒，太觉寂寞，须行上一令才有意思。众人都推荐鸳鸯来行令更好。鸳鸯也不推辞，便拿起骨牌儿，按令的形式，贾母、薛姨妈、湘云、宝钗依次说了。该到黛玉时，她只怕错了罚酒吃，也不理论是从哪儿听来的诗词歌赋，便说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双瞻玉座引朝仪，仙杖香挑芍药花。”宝钗听了，回头看她，黛玉也没理会。

最后是刘姥姥。鸳鸯说令：“左边‘四四’是个人。”刘姥姥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稼人罢。”众人哄堂笑了。贾母鼓励她说得好，就这样继续说。鸳鸯又说：“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接口说：“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一头蒜，凑成便是一枝花。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便大笑起来。

贾母带刘姥姥吃尽了山珍海味，奇珍异果，把个刘姥姥喜得见了大世面。贾母说她的孙女儿惜春会画画儿，刘姥姥便要她画一张带回家去。

贾母又带了刘姥姥到了栊翠庵，从姑苏来的带发修行的妙玉忙接进去，给贾母等人沏了好茶，又特别地请了黛玉、宝钗、宝玉品了上等雨水茶。妙玉待刘姥姥吃了茶，嫌她用过的杯子脏，便要扔掉。宝玉要了给刘姥姥回去的时候带上。

乘贾母歪在榻上休息的当儿，鸳鸯要带刘姥姥各处去逛，众人也都随着取笑。到了“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姥姥自以为聪明，说是“玉皇宝殿”大庙，众人笑得拍手打脚。忽然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向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要解衣。众人又是笑，喝止她：“这里使不得。”又远远地指与她地方。

原来那刘姥姥喝了些酒，又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喝了几碗茶，不免通泻起来。蹲了半日，忽一起身，只觉得头昏眼花，七十五岁的人了，分不清东南西北。四面一望，找不着门，只顺了一个月洞门进去，转了两个弯子，见有一房门，进了房门，只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

刘姥姥又问路又拉她的手，不想“咕咚”一声撞倒板壁上，细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刚一转身，只见有一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刘姥姥掀帘进去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珠光金彩的，一时竟看花了眼。再往前走两步，看见她的亲家母对面迎了过来，搭了两句话也没应声儿，刘姥姥仔细一看，对面站的是自己。原来面前是一面雕在板壁上的穿衣镜。刘姥姥爱不释手，乱摸之间，撞了机关，刘姥姥又惊又喜，迈步进来，见里面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又醉又乏，朦胧着两眼，歪身熟睡在床上。

刘姥姥这一睡不打紧，外头的人知她迷了路，板儿急得直哭，袭人怕她进了怡红院，便忙忙地找来。一进宝玉房门，就听得鼾响如雷，只闻得酒屁臭气满屋。一瞧，只见刘姥姥四足趴叉，仰卧在床上，忙推醒她，告诉她这是宝玉的卧室。刘姥姥惊诧那样精致，却不敢吱声。

到了晚上，刘姥姥带着板儿来见凤姐说：“明日一早定要回去了。虽住了两三日，日子不多，却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过的，都见过、吃过、听过了。回去以后没别的报德，唯有天天烧高香给老太太、姑奶奶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凤姐儿笑着说：“都是因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正发热呢。”刘姥姥一听小孩子发热，说别是小人儿撞着什么神了，凤姐忙叫平儿拿出皇历来，果然有此一说，便烧些纸钱为老太太和大姐儿送祟。凤姐儿又问刘姥姥给女儿取个名字，刘姥姥问了大姐的生辰八字，便给她起名“巧姐”，希望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凤姐自是喜欢，叫平儿打点了她明日回去带的东西，有吃的、穿的，绸子、缎子、银两等等，只堆了半炕的东西，刘姥姥千恩万谢。第二日大清早又来贾母处辞行。

鸳鸯带着她进了下房，指着炕上的包袱说是老太太送的衣服；盒子里是她要的面果子；包里有各种药，一一地指与她，又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送给她，刘姥姥自是感激不尽；又有宝玉的一个小丫头送来了在翠拢庵吃过茶的那个杯子。刘姥姥只是念佛，说是前世修来的。

刘姥姥还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去，鸳鸯说替她代谢了吧。于是雇了一个车，拉了东西，直送到刘姥姥家去了。

第二十六回

生不测王熙凤泼醋

且说九月初二这天是凤姐的生日，贾母心里疼喜着凤姐，便一改往日的俗法子，变着法儿取乐，叫两府上下的人凑份子给凤姐过生日，王夫人等也随喜贾母的主意，于是忙派人去请薛姨妈、邢夫人、姑娘们并宝玉，宁府里尤氏并赖大家的等有头有脸管事的媳妇。不一会儿，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压的挤了一屋子。只有薛姨妈与贾母对坐，邢王二夫人只坐在门前两张椅子上，宝钗等姑娘们坐在炕上，宝玉坐在贾母怀里。赖大母亲等几个年高体面的妈妈却坐在贾母对面。贾府里有个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人，比年轻的主子还体面。所以尤氏、凤姐等人只管站着。

贾母笑着把意思说明了，众人谁不凑趣儿，和凤姐好的，乐意出，畏惧凤姐的，巴不得来奉承。于是，贾母、薛姨妈出二十两，府下的人依次逐减，不一时，合家上下共凑了一百五十两。贾母将此事全权交与尤氏操办，叫凤姐受用一日。

尤氏先和鸳鸯计划着如何办才能叫老太太高兴，鸳鸯说只要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拿出鸳鸯凑的二两银子给了她，鸳鸯笑着收了。出来碰上平儿又把平儿的一份也给了，到了王夫人处又将彩云的一份也给了她。见凤姐不在跟前，又把周姨娘和赵姨娘的也还了，二人还不敢收，尤氏乐得送个人情：“你们还可怜见儿的，那里有这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二人听了才千恩万谢地收了。

尤氏自去操办按下不表。

到了九月初二这一天，贾母亲自为凤姐庆贺生日，自是比往常热闹许多。李纨带众姑娘们胡乱作了一会子诗，又见宝玉不在，便过来给凤姐庆寿凑热闹了。宝玉忙忙地早上记挂着金钏儿，一早便遍体纯素，从

角门上出去到水仙庵给她烧香去了，快到中午才回来。探春叫了袭人来问是怎么回事，袭人叹了一口气说：“昨天晚上就说了，今儿一早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静王府里的要紧姬妾没有了，也未可知。”大家商议：“咱们只管作诗，等他回来罚他。”

且说贾母不比往日，定要叫凤姐痛乐一日，叫底下的人不必拘礼，只管随意吃喝、看戏。还不时地吩咐尤氏等人：“让凤丫头坐在上面，你们好生替我待东，难为她一年到头辛苦。”尤氏答应了，又笑着告诉贾母：“她坐不惯首席，坐在上头横不是竖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贾母说等我亲自劝她酒，凤姐儿听了忙进来说她已吃了好几杯了。贾母要大家轮流敬她酒。众人听了，忙把她按在椅子上，尤氏首先亲自斟了一杯，凤姐推不过，只得吃了。接着众姊妹也过来，凤姐每人喝一口。赖大妈妈领着众嬷嬷们也来凑热闹，凤姐儿难推脱，也只得吃了。鸳鸯们也来敬，凤姐说她真的再也不能了，鸳鸯故意激她是不是拿起主子的架子，不给丫头们体面了，凤姐无奈，又只得喝了。

凤姐自觉喝多了些，心里突突地跳，便要回自己房里去歇歇，和尤氏打了招呼，叫她照应着，自己洗洗脸去，便出了席。平儿留着心，也跟了出来，顺手扶着她。风一吹，酒醒了一半。走了不远，见她房里的一个小丫头正在那里站着，见她两个来了，转身就跑。凤姐和平儿喝了十几声，那小丫头才站住，跪在凤姐脚下，原先还不说实话，凤姐打了两个耳光，又拔下头上的簪子刺她的嘴，还是不说。又听说凤姐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她的嘴，才哭诉出原委。原来是贾琏乘她不在，叫这小丫头给鲍二老婆送了东西，又叫那女人过来。

凤姐听了，气得浑身发软，忙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跑。刚进了院门，又见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侦察，这个小丫头机灵得很，见躲不过了，便索性什么都招了。凤姐扬手打了这个小丫头一耳光，便蹑手蹑脚走到窗前。听见里面有嬉笑浪骂声。只听那妇人说：“等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贾琏说：“她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那妇人说：“她死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贾琏说：“如今连平儿她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的委屈不敢说。我命里就该犯



‘夜叉星’。”

凤姐听了，气得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怀疑平儿平时背地里也有怨语了。那酒劲越发涌上来，也不思量，回身抽了平儿两个耳光子，一脚踢开门进去，不由分说，抓住鲍二家的厮打一顿，回身又打了平儿几下，打得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也和鲍二家的厮打起来。

贾琏因吃多了酒，未曾作的机密被凤姐打乱。凤姐打鲍二家的，又气又愧，不好说的，见平儿也打她，便上来踢平儿，平儿怕贾琏，一时便住了手。凤姐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平儿，叫她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众婆子丫头劝解住。凤姐见平儿要寻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了，倒都唬起我来了，你也勒死我！”贾琏气得从墙上拔下剑来，放言要一齐杀了干净。

正闹得不可开交，尤氏等一群人过来了，刚想问明原委。贾琏见了人，越发“倚酒三分醉”，逞起威来，故意要杀凤姐儿。凤姐儿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

此时已散了戏，凤姐哭着跑到贾母跟前，哭诉说贾琏要杀她。贾母等人忙问是怎么了。凤姐自是说了一面之词，正好贾琏拿着剑进来了。贾母喝骂，众人夺了剑，贾琏才赌气出来。

这里贾母等人也说凤姐儿是不是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说得众人都笑了。贾母又骂平儿：“平儿这蹄子，平日里我倒看她好，怎么暗地里这么坏。”尤氏等在旁边说道：“平儿没有不是，是凤丫头拿人家出气，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平儿委屈得什么似的，老太太还骂人家。”贾母一听原来如此，叫琥珀告诉平儿，今儿不许胡闹，明天她叫凤姐儿给她赔不是。

原来平儿早被李纨等拉入大观园去了。平儿气得哽咽难言。众人劝了一回。贾母的丫头琥珀走来说了贾母的话，平儿才觉得面上有了光辉。宝玉让她到怡红院洗洗脸，理理妆，平儿来到宝玉房中，袭人劝解一顿，平儿一时想起贾琏也打她，不由得又委屈得落泪。急得宝玉又替凤

姐两口子赔不是，又叫她换衣服、洗脸等。

这平儿平日只听说宝玉专能和女孩子结交，今见他想得这样周到，心中叹到果然名不虚传。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凤姐的心腹，所以不肯和她厮近，所以不能尽心，也常为恨事。袭人拿出衣服给她换上，平儿又洗了脸。宝玉在一旁劝道：“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便把一种紫茉莉花种研碎了的香料给她，又告诉她如何用。平儿依了他的说法，只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手心里的抹在颊腮上了，平儿只觉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宝玉看着平儿是个极清俊极聪明的上等女孩儿，却生活在贾琏之俗、凤姐之淫威下，竟然能周全妥帖，还不免遭荼毒，心中不免伤感起来。

平儿在李纨处歇了一夜，凤姐儿只跟着贾母。贾琏冷冷清清一个人胡乱睡了一夜。第二日，贾母命人来叫贾琏，贾琏忍愧前来，在贾母面前跪下。贾母一阵好训，说他守着凤姐和平儿两个美人胚子还不够，还在外头偷鸡摸狗的，叫他以后不许作下流事了。又让贾琏给凤姐儿赔不是。贾琏见凤姐也不盛妆，哭得眼睛肿着，也不施脂粉，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贾琏给凤姐作了一个揖，凤姐扑哧一声笑了。贾母又让他们两个安慰平儿。贾琏平素是喜欢平儿的，恨不得早上来给她说好话。凤姐儿看到平儿委屈的样子，想起往日的情分，又是惭愧，又是心酸，一把拉了她，落下泪来。平儿也滴下泪来。贾母见他三人和解了，便命人将他三人送回房去，不叫任何人再提起。

三人回到凤姐屋里，凤姐又叨叨起来，贾琏叫她别太要强了，太要足了强不是好事。

正说着，一个婆子来回说：“鲍二媳妇上吊死了。”凤姐反怯为威，声称不许给他钱，还要打官司呢。贾琏少不得出来多给了鲍二些银两，又安慰他说：“等过些时候再给你挑个好媳妇。”鲍二只是无话。

只剩了凤姐和平儿两人，凤姐少不得给平儿说了好些的话，一宿无话。

第二十七回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次日 邢夫人派人来叫凤姐 凤姐不知何事 忙另穿戴了一番 坐了车过来。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悄悄告诉凤姐说叫她来不为别的，只为大老爷贾赦看上了老太太屋里的丫头鸳鸯 要讨她作小老婆 怕老太太不给 所以先和她来商议。凤姐一听 连忙说：“依我说 还是别碰这个钉子的的好。老太太离了鸳鸯 连饭都吃不下 哪里舍得给 况且老太太常说大老爷上了年纪，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作什么，竟耽误人家女儿身子。放着身子不保养，也不好生做官儿，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 这会子还讨这个嫌。况且老爷如今上了年纪 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 比不得年轻。太太应该劝着些才是 免得人家笑话。”邢夫人冷笑一声：“大家子三房四妾多的是 偏咱们就不行 就是老太太再心爱的丫头，这么大年纪的儿子要讨了来，也不一定不给面子。我叫了你来不过是商议 你就先打破头楔子 只好我去说了。你倒说我不劝 老爷那性子，劝不成先和我恼了。”

凤姐儿知道劝邢夫人也不中用，只是顺水推舟，可以帮她的忙，先哄老太太高兴，然后由她说，这话自然合乎邢夫人的胃口。

邢夫人只管去了贾母屋中，先和贾母说了一会儿闲话，便假托去王夫人处来找鸳鸯，看到鸳鸯正在她房里做针线，见邢夫人进来忙让座，邢夫人赞她的针线做得好，又浑身上下打量她，只见她蜂腰削背，鸭蛋脸面，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鸳鸯觉得诧异 自己先不好意思起来。邢夫人拉着鸳鸯的手说：“我特来给你道喜来了。”鸳鸯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觉红了脸，低了头一言不发。

听邢夫人说：“大老爷想在满府里挑一个家生女儿收在屋里，外头买的又不可靠；所以挑来挑去就挑中了你，模样儿，行事作人，温柔可

靠，样样都好，意思是要我和太太讨了你，进门就开了脸，封你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过个一年半载，生下一个一男半女，你就成了现成的主子，也就遂了你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可别错过这个机会，否则后悔也就迟了。”于是拉了鸳鸯的手就要去回老太太，鸳鸯夺了手，只管低了头，仍是不语。

鸳鸯趁邢夫人出去的空儿，便跑到园子里来。正好遇上被凤姐有意放出来的平儿。平儿见了她，见四周无人，便笑道：“新姨娘来了！”鸳鸯听了，赌气不理她，坐在树底下。平儿自悔失言，便把凤姐儿告诉她的景始末原由都和她说了。原来，平儿、袭人、鸳鸯、琥珀、素云、紫娟、彩霞、玉钏、麝月、翠墨、死了的金钏十几个人，朝夕相处，情同姐妹，无话不说，所以鸳鸯也没把平儿当外人，就告诉平儿，别说是大老爷娶她作小老婆，就是三媒六聘去做大老婆她也不去。

这鸳鸯生性刚烈，发誓老太太在一日，守一日，如不在了，贾赦如再强逼，就要么剪了头发作姑子，要么一辈子不嫁男人，最后横竖还有一死。

正说着，她的嫂子兴冲冲走了来，见平儿和袭人在眼前，不好开口，便要拉她到背静处，告诉她好话儿。鸳鸯知道是邢夫人派来的，便啐了她嫂子一口，骂她哥和嫂子眼热那些姑娘当了小老婆的，仗着势儿横行霸道，不管她的死活。她嫂子见说不住她，便调唆起平儿和袭人来，生生被二人抢白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到了邢夫人跟前，说了鸳鸯没有这么大的福，他们也没有这么大的造化，还是再找吧，又说袭人和平儿两个帮她说话，免不了邢夫人憎恨她俩。

邢夫人没法，晚上回去告诉了贾赦。贾赦气得叫贾琏到南京找鸳鸯的父母，不想鸳鸯的父母已做不了大主。贾赦不甘心，又叫鸳鸯的哥哥金文翔传去威胁话：鸳鸯这小蹄子不愿意他，大概是嫌他老了，看上了贾琏、宝玉，叫她早早死了这心。就是将来也逃不出他的手心，除非她死了或终身不嫁男人。金文翔被逼无奈，只得依实话来劝妹子。

鸳鸯也不言语，只拉了她嫂子来见贾母，正好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儿、宝钗等姊妹们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鸳鸯拉了她嫂子跪在贾母面前，一面哭，一面一五一十地说了事情的原委，她嫂子怎么说，她

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大老爷说我恋着宝玉，或者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我，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也不跟爹娘哥哥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她一面说，一面将早藏在袖子里的剪子拿出来铰头发。众人忙来拉住，早铰了半绺下来。贾母听了，气得浑身乱抖，口内直骂一些不肖儿女哄她，算计她。薛姨妈一听，连王夫人也怪上了，不好言语；李纨一看这阵势，早带上姊妹们出去了。

见贾母生了气，王夫人虽有委屈，也不敢辩解。探春是有心的人，她思量着别人出面替王夫人辩解都不合适，唯有此时用的着她一个女儿家，于是就折回来赔笑对贾母说：“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婢子如何知道？这事与太太不相干。”贾母也自悔说错了，连带了王夫人，怪宝玉、凤姐二人，不提醒她。凤姐说她把鸳鸯调理得水葱儿似的，怪不的人见人爱，一句话把贾母逗笑了。

此时，正好邢夫人过来探听消息，先给贾母请安，众人都恐碍着邢夫人的脸面，渐渐退散了。贾母说道：“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鸳鸯这孩子年纪大了些，我的脾气性格儿她一概知道，又心细，两府里上上下下的事儿也能提醒提醒我，帮你妯娌两个并凤丫头操心些。我要你告诉你们老爷，他要什么人，我这里只管有钱，叫他花钱买去，就是这个丫头不能，留下她服侍我几年，就等于是你老爷日夜服侍我尽了孝一样。你回去告诉他。”邢夫人只是一口应着。

贾赦见邢夫人迟迟未回，便又打发贾琏来贾母处探听消息。只见贾母和凤姐儿、鸳鸯、薛姨妈等人玩起牌，贾母见了，又少不得骂他几句，回去禀报他父亲。

邢夫人、贾琏俱将贾母的话告诉贾赦，贾赦无法，又含愧，自此便告病，且不敢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又各处派人求购女孩子，终于花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名唤嫣红，收在屋内。

第二十八回

柳湘莲耻勇揍薛蟠

几宗事情过去，贾母一时倒安静了许多。到十四日，贾府的一个老奴才赖嬷嬷的孙子赖尚荣作了什么州县官，不几日要去上任，所以请了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凤姐等赏脸过来吃酒看戏。贾母等人也喜得乐一乐，便带了众人来他家园里逛逛。近族的男性有薛蟠、贾珍等。赖大家也为儿子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并几个世家子弟作陪。其中有个柳湘莲。薛蟠见过一次，过后念念不忘。又打听得他最喜串戏，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不免错会了意，误认他作风月子弟，巴巴地苦求贾珍等人给他引见。

这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豪爽，行侠仗义，不拘小节，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吹拉弹唱，无所不为。因他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易误会为优伶一类。那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与他素习交好，所以请他来作陪，还串了两出戏。柳湘莲今见薛蟠那神色形状，心中早已不快，意欲起身离开，无奈赖尚荣死也不放，见宝玉过来，便将他交与宝玉好生招呼。

宝玉素喜柳湘莲的豪爽性格，便拉了他到小书房中坐下。问他近日可到秦钟的坟上添土了不曾，柳湘莲便告诉宝玉如何给秦钟坟上添土的事，还有他要出去浪迹天涯的抱负。宝玉拦不住，只得与他挥泪告别。

柳湘莲刚走到大门前，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谁放了小柳儿走了！”柳湘莲听了，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他，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见了，他如得了珍宝，便上来拉拉扯扯。柳湘莲见他这样，心中早生一计，邀他到城外喝酒过夜，问他敢不敢去。薛蟠早求之不得，心内越想越乐，便满口答应。

柳湘莲跨上马直奔城北而来，薛蟠也紧紧跟随。到了人迹稀少处的一片苇塘地带，柳湘莲要薛蟠下马盟誓。薛蟠哪知是计，便将马拴在树上，跪下说：“我要日久变心，告诉人去的，天诛地灭！”话还没说完，只听“咣”的一声，颈后好似铁锤砸下来，只觉得一阵黑，满眼金星乱进，身不由己，便倒下去了。柳湘莲只用了三分力气，薛蟠只是求饶。柳湘莲一时怒起，取了马鞭子过来，从背至胫，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疼痛难忍。柳湘莲拉起他的左腿，把他拖到芦苇中的泥泞处，逼着他喝两口脏水，薛蟠不依。柳湘莲挥拳便打，薛蟠只得从命，喝了一口还未咽下，早恶心至极，将方才吃的东西全吐了出来。柳湘莲又让他叩头求饶，最后骑马而去，薛蟠后悔不迭，只怪自己认错了人。

贾珍等在席上不见了他两个，便吩咐人各处寻找。听小厮们说去北门了，命贾蓉带小厮们找来，最后在苇坑边发现了薛蟠，只见他衣裳零碎，面目肿破，没头没脸，遍身内外，滚得似个泥猪一般。贾蓉心内已猜着八九分了，调侃他说调情调到苇子坑来了。薛蟠羞得没地儿钻，只得命人用小轿抬了回去。

薛姨妈见薛蟠虽未伤筋动骨，却满身是伤，又是心疼，又是发儿狠，骂一回薛蟠，又骂一回柳湘莲，想要告诉王夫人，派人捉拿畏罪逃跑的湘莲。宝钗忙劝她妈，说了利弊和她哥哥平日的不是，薛姨妈才罢了。

薛蟠的伤渐渐好了，只是装病在家，愧见亲友。

转眼到了十月，薛家各铺面的伙计要算了年账回家的。其中有一个张德辉，年过六十，自幼在薛家当铺当总管，人又靠得住，今年也要回家，顺便置办东西，薛蟠听了，正想到外面躲个一年半载，顺便逛逛山水，便将这想法告诉了薛姨妈，薛姨妈自是舍不得他。宝钗则对她说让哥哥在外吃些苦、学些乖也值。薛姨妈勉强同意，免不了嘱托张德辉千万小心照管薛蟠，于是择了吉日，送二人上路。

第二十九回

苦香菱慕雅苦学诗

话说这香菱自被薛蟠买了收在屋里，每日伺候薛蟠、薛姨妈、宝钗等，自是安分守己的。现下薛蟠走了，宝钗又要了她到园中作伴。

进了园来，宝钗便命她先到各处姑娘房里走走，算是打个招呼。

且说香菱见过众人之后，晚饭吃过，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来，央求黛玉有空儿，教给她如何作诗。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儿，见香菱又可怜又心诚，也乐意教她。告诉她诗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得了奇句，就不用太多考虑平仄虚实的约束了。

香菱说：“怪道我常看一本旧诗书，有对的极工的，也有不对的，还说什么‘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也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只要诗句新奇为上。”黛玉说这叫“不以诗害意。”香菱说她常看陆放翁的诗，黛玉教她多看王维、杜甫等人的律诗，看上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再看其他人的诗就好懂了，好作了。

香菱听了，只求黛玉将她看过的那些好书拿出来让她看。黛玉给她书，要她先看，有看不懂的，再慢慢给她讲。香菱自是痴女，拿了书回到蘅芜苑，诸事不顾，只在灯下一首一首地读起来。到了晚间，宝钗连催她数次睡觉，她也不睡。宝钗见她这般苦心，也只得随她去了。

一天，黛玉刚梳洗完，只见香菱笑吟吟地来送书、换书。黛玉问她共记了几首，可曾领略了些滋味，没有，要她说说。香菱说：“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便举了个《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中的“直”和“圆”使用的极恰，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中的“白”和

“青”二字也是如此。正好探春、宝玉也来了，听她如此说，便赞她已得了些诗的意境了，要邀她入海棠社。香菱听了，更增强了学诗的兴头，便央求黛玉给她出个题目，她作了以后再给修改。黛玉随便给她拟了个“月”以十四寒为韵，由她作去。

香菱喜得拿回诗来，自己作一会儿，再读一会杜诗，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宝钗说：“何必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得你，我和她算账去。你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香菱不管，只管作了一首，要宝钗看。宝钗说不大好，她便又作了一首，要黛玉看。黛玉看后说意思有了，措词不雅，要她不要受所看诗的约束，放开胆子再作一首。

香菱听了，默默地回来，连房门都不进，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掘土，自己皱一会儿眉，又微微一笑。别人自是不理解她，宝玉、宝钗、探春等都暗暗称赞她的一片苦心。香菱想来想去，又得了一首。以为这首不错，遂兴冲冲来找黛玉。黛玉说有进步，只是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众人怕她越发痴呆，便带她到惜春画儿前醒醒神。到了晚间，香菱满心中还是想诗，对着灯出了一会儿神，三更以后朦胧睡去。一时天亮，宝钗醒了，只听她在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

宝钗听了，又是可叹，又是可笑，连忙唤醒了她：“得了什么，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学不成诗，还弄出病来呢。”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做不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忙忙地抄录了出来。自己不知好歹，便又拿来找黛玉。她一面给黛玉诗笺，一面说：“你们看这一首。若使的，我便还学；若还不好，我就死了这作诗的心了。”黛玉及众人忙看，只见写道：“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残。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栏。博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香菱听了不信，只管问黛玉、宝钗二人，二人说确实不错，香菱这才喜得柔柔地笑了。

第三十回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且说宝玉从贾母处回来，才知道袭人的母亲病重，想见女儿，派了袭人的哥哥回明王夫人接走了。袭人怕宝玉担心，所以只别了凤姐。

到了晚间 晴雯、麝月服侍宝玉睡下。至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叫了袭人两声 无人答应。自己醒了 方想起袭人不在家 又惦起她母亲不知是死是活。不想晴雯、麝月都醒了 倒茶给宝玉吃。麝月见外面月色皎皎 说要出去看看。晴雯等她出去 便欲唬她玩耍 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小袄，从被窝里出来便蹑手蹑脚随后出来。宝玉劝她别冻着 她只摆手不做声儿。出了房门 只见月光如水 忽然一阵微风 只觉侵肌透骨 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 这一冷果然厉害。”宝玉在房内 怕她冻着 又怕她唬着麝月，便高声叫她回来。晴雯折身回来，忙叫她到被窝里暖一暖。

到了第二日起来 晴雯果然觉得鼻塞声重 全身无力 懒怠动弹。宝玉不让任何人声张，怕王夫人知道叫她回去养病，只偷偷地叫人从后门上请了大夫来瞧晴雯。大夫诊了脉 开了一剂方子 宝玉一看 竟是些虎狼之药，大骂庸医，说女儿家如何禁得住，一时又叫茗烟请了王太医来，诊了脉 重新开了个方子。宝玉看了 自认为是女孩子吃的疏散药 便亲自给晴雯煎药吃。

这晴雯生性要强，就是病倒在床上，也支使得那些小丫头勤谨干活，难免惹人厌恨。有个叫坠儿的小丫头因眼皮子浅 偷了平儿的一只“虾须镯” 被查了出来。平儿知道晴雯的脾气 袭人又不在 只过来嘱咐麝月掩饰些，不要让晴雯病上加气。最后到底还是被晴雯知道了，打了坠儿一顿，又叫人找了她妈撵出去了。

宝玉忙忙地看了一回黛玉，王夫人便打发人来叫他去他舅舅那里

去。宝玉来问贾母，贾母见他身上穿的单薄，便命鸳鸯拿来一件金翠辉煌、碧彩闪烁的雀金裘叫他穿上，并叮嘱他要仔细爱护，只此一件，小心糟蹋了。宝玉一一应着，兴高采烈自去了。

至晚间掌灯时分，宝玉才回来。一进门就唉声叹气。麝月忙问缘故，宝玉说：“今儿老太太喜喜欢欢给了这个褂子，谁知不妨后襟子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明儿又是正日子，必定要穿上才好。”麝月叫人悄悄拿出去，打问能干的织补匠人能否承揽。回来的人说，不但织补匠人，就是裁缝绣匠都不认得这是什么物件，都不敢揽。麝月、宝玉一时愁得没法子。

晴雯在里间听了半日，忍不住叫拿进来看看，晴雯在灯下细看了一会儿，说：“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麝月说：“孔雀线是现成的，但这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挣扎着要试一试，宝玉说什么也不让。晴雯一咬牙，坐了起来，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进，实实撑不住，若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的挨着，便命麝月帮着拈线。

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得松松散散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也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就得伏在枕上歇一会儿。一时听得钟鸣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出绒毛来。麝月说：“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说和真的一样了。晴雯咳嗽了几阵，已力尽神危，“哎哟”了一声便不由自主地倒下了。宝玉忙命小丫头们来替她捶着。一时天亮，又传王太医。王太医诊了脉，疑惑说病又重了，恐怕是女儿痲。气得晴雯直骂。

晴雯此病虽重，幸亏她素习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再加上饮食清淡，饥饱无伤。这是贾府中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于前一日病时，净饿了两三日，又谨慎服药调治，如今虽劳碌了些，又加倍养了几日，便渐渐地好了。等袭人送母殡后，说了坠儿之事，袭人只说晴雯太性急了些，便再没说别的。

第三十一回

荣国府盛庆元宵夜

当下正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与凤姐治办年事。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不提。

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真影像。在贾府，每年的祭宗祠仪式非常隆重，场面也非常宏大、肃穆。此时，宁荣二府内外上上下下，皆是忙忙碌碌，准备过年。

这日，尤氏正起来与贾蓉之妻打点送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又命小丫头们制金银押岁镲子，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笔锭如意的，也有八宝联春的，都意味着吉祥富贵。贾珍忙着令贾蓉到朝廷光禄寺领了春祭的恩赏，摆在祭祀供桌最上头，又察看了贾蓉呈上来的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交与大总管赖升去审度了。才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只见小厮们拿着个禀帖并一沓子账目说各庄的庄头呈供年货并供赋银子来了。贾珍命人清点各色年货，叫留出供祖的来，各样取了些，命贾蓉送到荣府里。然后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剩下的都派出等例来，一份一份地堆在月台下，命人将族中的子侄唤来叫他们领。又清点各庄头交上来的银两供赋，贾珍责怪他们交得太少了，庄头们说年景不好，收成不行，庄稼人靠天吃饭太难了。贾珍也不细问，只叹说如今这府里也是入不敷出啊！

到了腊月二十九这天，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得两条金龙一般，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得无一隙空地。到了三十日，从贾母有诰封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

轿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完回来，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

到了正月十五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摆了几席酒，挂满各色佳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孙等共享家宴，又定了一班小戏，图个痛痛快快，热闹热闹。

贾母、薛姨妈等人一边自在地吃酒，一边说笑着欣赏戏文。唱了几出之后，贾母命人预备了几大簸箩的钱，叫小厮们向戏台上撒钱，只听满台钱响，戏子们大喜，贾母大悦。

酒过几巡，一时上汤来，接着又上了滚烫的元宵。贾母命戏暂时歇歇，叫人给戏子们吃些元宵后再唱。歇了戏的当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儿进来，给众人说书听。贾母问有什么新段子，女先儿说是有一段残唐五代的《凤求鸾》。贾母一猜便是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俗套子，便不想听。凤姐在旁边撺掇着不如击鼓传梅说笑话儿。

于是，击鼓传梅开始行“春喜上眉梢”的令。众人听了，都知道她素日善说笑话，最是她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今儿如此说，不但在席的人喜爱，连地下服侍的大小人等无不欢喜。这个小丫头，那个小丫头都忙出去找姐唤妹地告诉她们：“快来呀，二奶奶又说笑话儿了。”众丫头们便挤了一屋子。

两个女先们敲起鼓来了，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或如惊马之驰，或如疾电之光。其鼓声慢，传梅亦慢；鼓声疾，传梅亦疾。恰恰到了贾母手中，鼓声忽住。大家呵呵一笑，贾蓉忙上来斟了一杯。众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赏我们一个也让我们喜一喜。”

贾母谦虚道：“并没有什么新鲜发笑的，少不得老脸皮子厚地说一个罢了。”于是说：“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娶了十房媳妇，唯有第十个媳妇聪明伶俐，心巧嘴巧，公婆最疼，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这九个媳妇委屈，便商议到哪儿向谁诉委屈。大媳妇提议到阎王爷那里去说说。众人听了，第二日便都至了阎王爷庙里来烧香，左等右等等不来，九个人便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正好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见了九个魂，便要拿着金箍棒打，唬得九个魂跪下求饶。孙行者问明缘故，九个人忙细

细地告诉了他。孙行者听了，把脚一跺，说这事情他知道，就是那个小娘子托生时，吃了些他撒的尿，便生得伶俐嘴乖了。如今，你们要想变得乖，老孙这里有的是尿，再撒泡吃了就是了。”说毕，大家都笑起来了，都说凤姐儿的嘴甜伶俐，准是吃了猴儿尿了。

说着，又击起鼓来。小丫头们只要想听凤姐儿的笑话，便悄悄地先和女先儿说明，以咳嗽为记。不一会儿传了两遍，到了凤姐儿手里，鼓声便住了。众人要她说一个好的。凤姐想了一想，便说道：“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十五，合家赏灯吃酒，真真地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滴答答的孙子、孙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哎哟哟，真好热闹！”众人听她说，已说笑了，说她又不知编派哪一个。尤氏说：“你要是招我，我可撕你的嘴。”于是凤姐扔了这个，又说了一个；也是过正月十五，几个人抬着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便拿着香偷偷点着了。只听‘扑哧’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捆得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湘云急着问道：“难道他本人没有听见？”凤姐儿说：“这本人原是个聋子。”众人听了，一回想，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

有人又想着先前那一个没完的，问她：“先一个怎么样，也该说完。”凤姐儿将桌子一拍，说道：“好，啰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众人听了，复又大笑起来。凤姐儿笑道：“外头已经四更。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众人都笑她嘴贫。提起炮仗，贾母便命贾蓉等带了小厮去放炮竹。说话间，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的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缤纷满天。

放完爆竹，贾母觉得有些饿了，贾母命人撤去残席，另摆上各种精致小菜，大家随便吃了些，用过漱口茶，方散了。

十七日一早，贾母等又过宁府行礼，掩了宗祠，收过影像，方回来。此后便有几家请去赴席的，贾母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

第三十二回

敏探春出面理家财

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但不能省亲，还命将宴乐俱免。所以荣府今年元宵无灯谜，还解散了梨香院十二个女孩子，愿走的给盘缠，不愿走的便分遣到大观园各处。

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王夫人见凤姐病倒，便觉失了膀臂。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概都暂交李纨协理。李纨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纵逞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

时届孟春，黛玉又犯了嗽疾，湘云亦因时气所感，亦卧病于蘅芜苑，一天医药不断，薛姨妈便自愿搬到潇湘馆，一则照料黛玉，二则替李纨照料姑娘们，贾母等自是高兴。

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都是荣宁两府非亲即友或世交之家，有的升迁，有的黜降，或有婚丧红白等事，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又见探春和李纨一时难理清园中诸事，便又特请了宝钗来，托她各处小心。宝钗受她姨妈所托，便每日在上房监察；李纨与探春二人每天早晨到“议事厅”处理一切执事媳妇的来往回话，谨慎应对。

几件事情过后，众人渐渐觉探春之精细，三人之齐心协力更比凤姐儿当权时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上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

这日王夫人应酬去了。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在议事厅上吃过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道：“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过太太，太太叫回姑娘奶奶们。”说完，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这时，吴新登家的和几个来回话的婆子都冷眼心瞧，看她他们办事如何。

探春便问李纨，李纨说袭人的妈死了，便赏的是四十两。探春又想起这种白事规矩有里外之分，便问吴新登家的一些旧例。吴新登家的说忘了，不妨查查旧账。探春便说这媳妇：“你办事办老了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们，幸亏是我，要是你主子在，你也敢说忘了，还等你去查旧账去，我料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儿等你去找！”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众媳妇都伸舌头。这里又回别的事。

一时，吴新登家的取了旧账来。探春看时赵姨娘的兄弟之事属二十两之例，于是叫赏他二十两。吴新登家的去了。

忽见赵姨娘气冲冲进来说探春欺负她，自己的亲舅舅死了也不开恩拉扯拉扯，多给二三十两银子都不肯，只骂探春吃里扒外，忘了根本。赵姨娘这些话气得探春一面哭，一面骂，说她只认得老爷、太太，别的只是旁生出来的亲戚。她要但凡是男儿，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只是个女儿家，承太太疼爱，照管些家务，自己的人还不理解，出来闹腾。

忽听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赵姨娘也不敢唠叨了，只管给平儿赔笑让坐。平儿说：“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如今请姑娘裁夺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就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你主子倒会卖乖，叫我开了例，她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送人情。你告诉她，我不胡来。她要施恩，等她好了，爱怎么送人送人去。”平儿见刚才情景及所闻之言，心内早已明白，便一言不发，垂手默侍。

一时宝钗从上房巡检过来，探春李纨忙让座。因探春刚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头捧着沐盆、巾帕、镜子等物来伺候。探春正洗脸，又一媳妇进来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支环爷和兰哥儿的一年公费。”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没看见姑娘洗脸，二奶奶眼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唬得那个媳妇忙赔笑退出去。

探春一面匀脸，一面将吴新登家的做事告诉了平儿。平儿听了，出了门对那些回事的媳妇们说：“你们别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是个腼腆小姐，就托懒来混，等二奶奶好了，看怎么收拾你们！”吓得那些回

事人只说好话。

回到家里，平儿将方才发生的细细地说给凤姐听。凤姐听了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只可惜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子里。将来不知哪个有福气不讲正席的挑了她去。”又对平儿说：“如今我也是骑虎难下了，想出一些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背地里没有不骂我的。这几年家里进的少，出的多。如省俭得多，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节俭，再过几年就赔尽了。”平儿说：“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两三个少爷，一位老太太，好几宗大事未完呢。”

凤姐儿与平儿两个合计着：“这个是不用发愁的：宝玉和林黛玉他俩个一娶一嫁，可以不用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体己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不算，剩了三四个人，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就够了，只怕是平空生出事来可就不得了。咱们且不说这个，你且吃了饭，快听听她们商议什么。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不是管家理财的人，纵收服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二姑娘更不中用，是个出气的死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更小。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哪里有热火炕往那里钻。林丫头和宝姑娘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事务。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她。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可以，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她，虽然面儿上淡淡的，都是因为那赵姨娘老东西闹的，心里都是和宝玉一样呢。比不得环儿，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撵出去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她这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狠毒了，也该抽头退步。否则，人恨极了，暗地里笑里藏刀，防不胜防啊。如今我嘱咐你，她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罢了。且她又有知识，这更厉害。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如今她要出面施家法，自然要拿我开刀。倘或她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心里眼里只我一人，和她一犟，就不好了。”

平儿不等她说完，便说凤姐儿也太小看人了。二人吃了饭，凤姐儿只去歇息，平儿便来宝钗、探春、李纨处。

三人正论些家务，见她来了，探春便命她脚踏上坐了。大家商度着将学府里的、丫头们的重重叠叠的花销理清了，没必要的裁了。探春还说学着赖大家管园子的办法，将这个园子也叫几个利索女人承包了去，派准几个本分老诚的人收拾料理，也不必他们交租纳税，只要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三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用暴殄天物，白糟蹋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一年到头在园中辛苦；四则可以省了这些花儿树儿匠等人的工费。

听完，宝钗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谨矣！”李纨也说是好主意。平儿说：“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况且姑娘们都在园子里头住着，不增加好玩意儿，反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

宝钗听了她这话，走过来摸着她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听说的话，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没见你说奶奶才短想不到的，只是横竖三姑娘一套话出，你就有一套话对。她这远虑近愁，不卑不亢。她奶奶便是和咱们不和了，听她这一番话，不和也变和了。”探春也深服平儿的肚量和和顺，便派她将这主意和凤姐儿说了，凤姐哪有不依的。

探春便叫来园中所有的婆子，给她们说明大意，众人听了，无不愿意。这一个说：“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那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我，一年这些玩的大小鸟雀的粮食不必动官中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探春一一圈住几个素日看上眼的婆子。

宝钗又给众婆子说了些道理，众婆子无不敬服，自然谨谨慎慎照料园上去了。探春等人一核计，几宗小事，一年通共可省四百两银子呢。

第三十三回

慧紫娟情辞试莽玉

探春等刚商议完园子的事，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回说甄家来人请安了。探春等领着客人来到贾母处，贾母一面命人看收礼物，一面厚待甄家派来的四个女人，拉家常，说说话。贾母问那四个女人她们家的哥儿的情况。这四个女人说十三岁了，因长得齐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气异常，也叫宝玉，说所情形与贾宝玉几乎无异。贾母听了无独有偶，便命人将宝玉叫来。

宝玉来了，四人一见，便围了上来，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只说：“唬了我们一跳，若不是我们进府来，倘在别处遇着，还只道是我们的宝玉也赶来上京了呢。”那四个女人只说模样儿一样，只是这个宝玉可能比她们家的那个宝玉性情好一些。贾母、李纨等都说这个也刁钻古怪着呢。

日后贾母喜得逢人便说，南京甄家也有一个宝玉，两个是一样的行景。宝玉心中也疑惑起来，若说必无，然亦似有，若说似有，又并没亲眼目睹。心中闷了，回房默默盘算，不觉就忽忽地睡去，竟到了一座花园之内，来了几个女孩儿簇拥着一个和自己模样一样的少年嬉笑。宝玉跟上那少年到了屋子里，那少年又愁又叹，一个丫头便问是不是为了你妹妹的病胡愁乱恨呢。那个少年说他找真性宝玉未找着。贾宝玉一听是找自己，喜的忙来拉他的手，只听见有人叫：“老爷叫宝玉。”唬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另一个宝玉忙叫：“宝玉快回来，快回来！”

袭人在旁听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了他。此时的宝玉虽醒，神意却尚恍惚不定，说是宝玉刚出去，袭人正要说什么，王夫人打发人来叫宝玉拜会甄夫人。席间会面，未免又问及宝玉一事，贾宝玉方信。

从甄夫人处回来，宝玉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不便惊动，看

见紫娟在回廊上做针线，便来问她黛玉的咳嗽可好了些，紫娟说好了。宝玉看见紫娟穿着单薄，坐在风口里，便伸手在身上摸了摸，叫她小心着凉生病。不想紫娟有些动气，叫他别动手动脚的。姑娘们都大了，叫人看着不尊重，免得背地里有人说闲话。紫娟说姑娘常吩咐我们离你远点儿，说完起身回屋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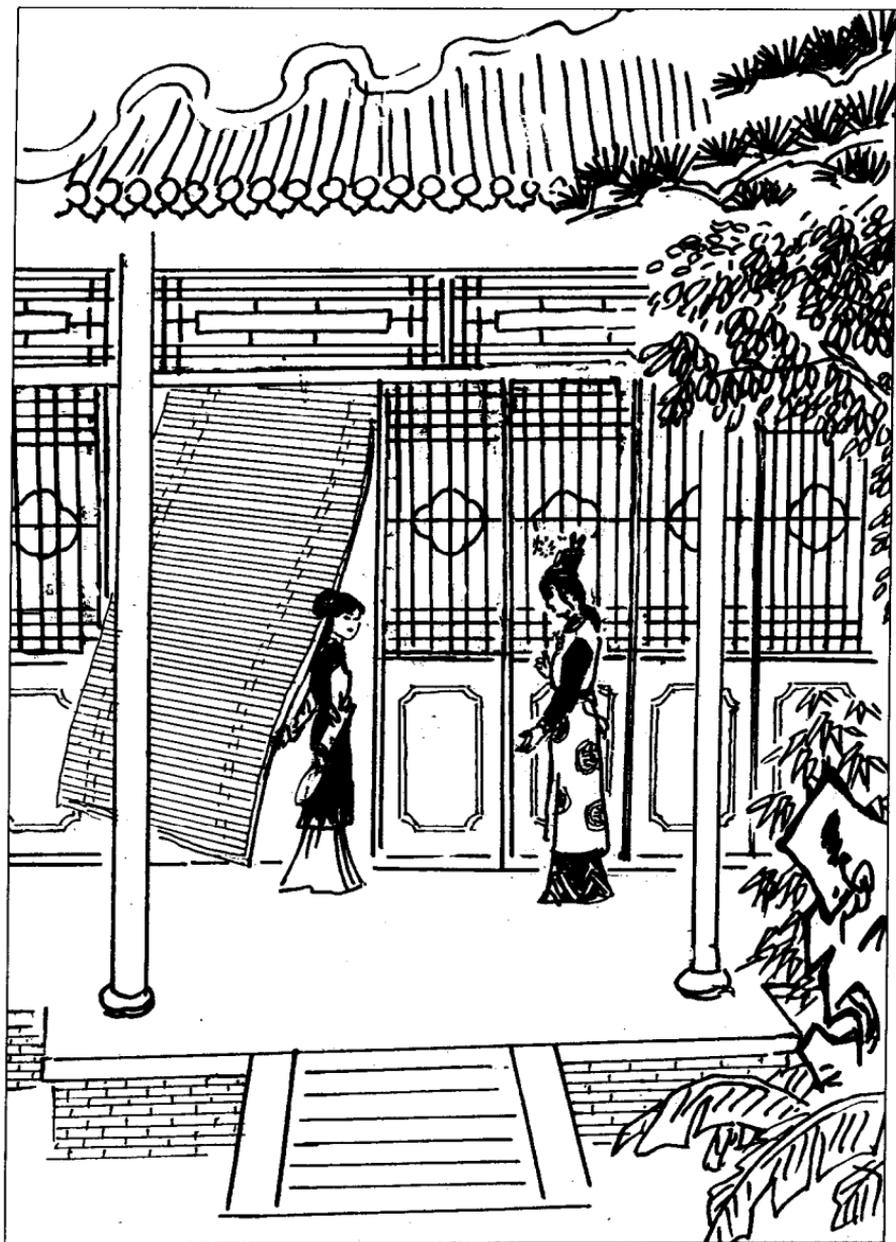
宝玉听了这话，心中好似浇了一盆冷水，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子呆。正好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打此路过，忽扭头看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颊出神，细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莫非他又犯了呆病了？”一边想，一边走过来蹲下问他在做什么。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做什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她既防嫌，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回去吧。”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房。

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娟。雪雁告诉紫娟宝玉不知受了谁的气，在沁芳亭后头桃树底下哭呢。

紫娟听了后面的话，忙放下针线，嘱咐雪雁好生听姑娘叫用：“若问我，答应我就来。”说着便出了潇湘馆，一径来寻宝玉，走到宝玉跟前含笑道：“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赌气跑到这风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见你说得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地都不理我了，所以我自己想着伤心。”

紫娟也便挨着他坐下。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还走开，这会子又来挨我坐下？”紫娟一本正经地和他说燕窝的事，原来是宝玉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个风声，老太太便叫凤姐儿一日给黛玉一两燕窝，老吃宝钗的也不是个理。

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娟说：“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哪里有闲钱吃这个？”宝玉一听，吃了一惊，忙问：“谁往哪个家去？”紫娟说：“你妹妹回苏州家去。”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苏州原是旧籍，姑父姑母没了，无人照看，才来的，要回去找谁？可见



是扯谎。’紫娟冷笑道：“你也太小看了人了。你们贾家族大人多，林族中难道就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疼她年纪小，怕跟她叔伯们受气。到了大时该出阁时，自然要送还林家的。难道林家的女儿一辈子在你贾家不成？那岂不叫人笑话林家？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林家也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候玩的东西，有她送你的，叫你打点出来还她，她也将你送她的打点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一个晴天霹雳。紫娟只不做声，看他怎样回答。

忽见晴雯叫他说老太太找他呢，紫娟也不说什么，只说让晴雯拉他回去。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只见宝玉眼珠儿直起来，口角也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起来，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样，一时也慌忙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只叫人先叫来宝玉的奶母李嬷嬷来。

李嬷嬷来了，看了半天，问他话也不答，使劲掐他的人中，也不觉得疼。李奶母只说了一句：“可了不得了！”便搂着宝玉放声大哭起来。急得袭人直问她到底是怎么样，李奶母只说不中用了。袭人以为她年老多知，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

晴雯便告诉袭人说紫娟刚才和他说话了。袭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娟正服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问紫娟刚才和他说了些什么。黛玉见她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忙问怎么回事。袭人哭道：“不知紫娟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掐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了，恐怕这会子都死了。”黛玉一听此言，略一思索，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吐出，又抖肠搜肺，炽胃扇肝地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得抬不起头来。紫娟忙上来捶背，黛玉推她：“你不用捶，还不如用根绳子勒死我！”紫娟哭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袭人说：“你还不知道，那傻子每每玩话认了真。”黛玉说：“你说了什么话，



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紫娟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

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经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了紫娟，眼内出火，喝问她到底说了些什么，紫娟忙辩解没说什么。谁知宝玉见了紫娟，方噯呀了一声，哭了出来。众人一见都放下心来。又一把拉住紫娟，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也带了去。”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才知道紫娟说“要回苏州去”的玩话。贾母流着泪埋怨紫娟平白儿哄他做什么？薛姨妈说宝玉本来心实，又和黛玉相处了这么多年，热辣辣的说这个去，岂有不伤心的。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等众婆子看宝玉来了。宝玉一听“林”字，便叫赶紧打出去，说是来接黛玉了。贾母忙叫姓林的出去，众人别再说“林”字。一时宝玉又瞅见十锦格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说那是来接她们的船，要了掖在被中，说这可去不成了。一面说，一面死拉住紫娟不放。

一时大夫来了，贾母命快给宝玉看病。大夫诊了脉说这是急痛迷心，不妨事，吃两服药就好了。一时给宝玉服了煎的药，果觉比先安静，只是不肯放紫娟，只说她要走了便是回苏州了。贾母等无法，只得命紫娟守着他，另将琥珀去服侍黛玉。

黛玉不时派雪雁来探听消息，其中原委，她也尽知，自己心中暗叹，幸亏别人不理睬。

紫娟自那日也着实后悔，见宝玉先是梦中惊醒，不让黛玉回去，心中着实暗喜，观宝玉近日渐次好起来，自己日夜辛苦，并无怒意。无人在时，宝玉又拉她的手问她为什么唬他，紫娟又以老太太疼琴姑娘等事试探他，宝玉又发誓，又咬牙切齿表白他的心迹。

宝玉好了，湘云也大愈了。见宝玉明白了，便将他病中的狂态形容给他瞧，引得宝玉伏枕而笑——真一个又傻又痴的呆子。

第三十四回

林黛玉情痴惹人慰

林黛玉近日闻宝玉如此情景，不免多哭几场，又添些症病。今见紫娟回来，问其缘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服侍贾母。

紫娟也知道黛玉的心事，便劝道：“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疼知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候，作定了终身大事要紧。公子王孙虽好，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就丢在脖子后头了。若是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倘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能凭人去欺负了。姑娘是个明白人，难道没听说过：‘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啊！”

黛玉听了，口内只骂紫娟去了这几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心内却未尝不伤感。待紫娟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才打了个盹儿。

这天正好是薛姨妈的生日，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大观园中的姑娘们自去欢庆，独宝玉和黛玉他兄妹二人未去。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蹋了人家的女儿。正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又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便与凤姐儿说，凤姐儿又说与贾母。贾母说这是一件好事，便硬作保山，说与邢夫人。邢夫人及岫烟父母认为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自然求之不得。于是贾母命尤氏料理此事。既结为一家，薛姨妈和宝钗见邢岫烟家业贫寒，在邢夫人处未免能照管周全，所以不时地接济邢岫烟。

宝钗见黛玉未去，便顺路来潇湘馆看看她，不想薛姨妈正与她说闲话儿。黛玉见宝钗来了，让她坐下后说道：“天下的事真让人难以想到，怎么能想到姨妈和大舅母又作了一门亲家。”薛姨妈说：“我的儿，你们

女孩儿哪里知道 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是一位月下老人，暗里只用一根红线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久有机会作了夫妇。这一件事可是人难以预料到的，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没有缘分，也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哪里呢。”

宝钗伏在她母亲怀里撒娇说动不动就扯上她们，薛姨妈也用手摩弄着宝钗。黛玉看到这样 流泪叹道：“宝姐姐在这里偏这样 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 故意刺我的眼。”宝钗笑黛玉轻狂 薛姨妈说道：“也怨不得她伤心 到底没父母 没个亲人，”又摩挲黛玉说：“好孩子别哭 你见我疼你姐姐伤心了，殊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虽没了父亲，到底有我 有亲哥哥 就比你强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起你 心里很疼你 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罢了。这里人多口杂，老太太那么疼你，我们心里也高兴。”黛玉说：“姨妈既这么说 我明儿就认姨妈作娘 姨妈若是嫌弃不认 就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妈说：“你不厌我 认了才好。”

宝钗忙道：“认不得 我哥哥已经相中了 只等来家就下定礼。”说着又和她母亲挤眼儿发笑 黛玉便要来打她。薛姨妈向宝钗：“连那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蹋了她，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是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细想起来，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外头说去 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 岂不四角俱全？”黛玉先还是怔怔的 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 便啐了宝钗一口 红了脸 怨她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

在外间做针红的紫娟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薛姨妈哈哈笑道：“你这孩子 急什么 想必是催着你姑娘出了阁 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紫娟听了 也红了脸 笑道：“姨太太真是倚老卖老的起来。”说着转身去了。黛玉便骂紫娟多管闲事 反倒臊了一鼻子灰。薛姨妈母女及屋内婆子丫环都笑起来。

婆子们也笑道：“姨太太虽是玩话 却倒是不差呢。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 姨太太做媒促成这门亲事 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妈说：“我给林丫头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喜欢的。”

第三十五回

庆寿辰群芳开夜宴

贾母、王夫人等因宫中的一位老太妃薨了，去了多日，家中交与探春、李纨、宝钗、平儿等人打理，免不了有偷东西的，有醉酒生事的，有偷安作威的，不十分安宁。平儿依着凤姐的劝道，与探春等谨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方是兴旺之家”的道理，勉强维持局面。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一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等也都来了。袭人等捧过茶来，刚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只道是来庆贺的，少不得给她回礼。袭人笑推宝玉再给平儿作揖。宝玉不解，袭人告诉她也是今儿的生日，湘云又拉出宝琴和岫烟，叫他四个人直对拜一天。原来他四个一天生日。探春表示，今儿要好好庆贺一回，高兴高兴。

于是，由探春主持，大家凑了份子给他四人过生日，叫厨房里的柳妈专门预备了两桌席，请了薛姨妈与黛玉，因天气和暖，黛玉的病也渐渐好了，所以也来了。凤姐因身上不大爽，所以没过来凑热闹，只是命人传过话来有什么好吃的别忘了她就行。

席宴就设在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大家你邀我呼。都是年轻人，一时间，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连尤氏也请过来了。

宝玉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众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有的说行那个令好。黛玉说：“依样各色写出几个，拈成阄儿，抓出哪个算哪个。”众人都道妙。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巴不得练一练呢。便写了十来个，放在一个瓶内。探春便命平儿先拣一个，这里刚刚展开看是什么令时，湘云早就等不得了，早和宝玉乱叫着划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鸳鸯也隔着席乱叫划起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只听得丁丁当当腕子上的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尤氏赢了鸳鸯，袭人赢

了平儿，赢家要输家行令，行不来就罚酒吃。

大家轮流乱划了一阵，该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人管束，又趁了宝玉等生日，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只见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巅，十分热闹。玩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散，只不见了湘云的影子，便命丫头们去找。

过了不短的时刻，探春正和林之孝家的几个婆子说话时，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地走来：“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去，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板石凳上睡着了。”众人听了，无不抿嘴而笑。蹑手蹑脚走来看时，果见湘云正卧于一个石凳子上，已经香梦沉酣。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脸衣襟上都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上，一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手帕子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依然唧唧唧唧，醉语说酒令。

众人推醒了她，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看一看自己，才知道自己醉了，探春命小丫头们给她吃酳茶，给她衔了醒酒石，一时又命她喝了一些酸汤，湘云方觉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给凤姐送去，凤姐也送了几样来。宝钗等吃点心，大家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扶栏观鱼的，有下棋观棋的，也有说笑逗玩的，各自取便，说笑不一。

到了晚间，宝玉与袭人等商议还要关起门来取乐。袭人也乐得讨宝玉的喜欢，叫怡红院的丫头们凑了银子，预备了好的酒馐果品，又和平儿要了一坛好绍兴酒，索性喝个一醉方休，单替他过生日。宝玉自是乐不可支。

到了掌灯时分，等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上夜一走，宝玉便命关了院门，设桌子摆果子，脱了外头的正装，只穿里头的紧干内衣。芳官这小孩子在灯底下，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引得众人说她和宝玉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俩。一时，宝玉屋里的大小八个丫头依次坐好，袭人、晴雯、麝月、秋纹、芳官、小燕、碧痕、四儿。宝玉提议占花名好，晴雯说早就要玩这个游戏了。袭人说这个玩法虽好，只是人少了没

趣。于是小燕提议将宝、黛、探、宝琴等叫过来玩上一阵子才好呢。

宝玉早命小燕、四儿去请了，一时好不容易请来了黛玉、宝钗、探春、李纨、宝琴、湘云等，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共七八人来开夜宴。

宝玉知林黛玉怕冷，便让她靠板壁，又拿了靠背垫着。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下了。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桌子当中，又取过骰子，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五点，数至宝钗。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或新曲一支为贺。”众人都笑曰：“巧得很，她很配牡丹花。”共贺一杯。宝钗命芳官唱一支新曲子，宝玉看着芳官唱，手里拿着签子，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诗，又怔在那里。湘云一手夺了，掷与宝钗。

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探春伸手掣了一个，自己一瞧，便掷在地下，红了脸，笑着说这签子不好。众人拾起看时，只见上面画着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

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众人笑道：“我说是什么呢。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说着，大家来敬。探春哪里肯饮，却早被史湘云、香菱、李纨等三个强死强活灌了几口下去。

湘云替她掷了十二点出来，便该李纨掣。李氏摇了摇，掣出一根来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老梅，写着“霜晓寒姿”四字，诗云：“竹篱茅舍自甘心。”

注云：“自饮一杯，下家掷骰。”李纨笑道：“真有趣，我只白吃一杯，不问你们的兴与衰。”说着便吃酒，将骰过与黛玉。

黛玉一掷，是十八点，便该湘云掣，湘云笑着揎拳捋袖掣出来一根。大家看时，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四字，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着：“不如将‘夜深’改为‘石凉’。”众人都知道她打趣湘云白

日间醉卧的事，都笑了；湘云指着那自行船与黛玉看，只叫她坐上那船家去吧。众人大笑，且看注云：“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杯。”正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湘云拍手笑道：“阿弥陀佛，这签真是好签！”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饮，却趁人不注意，倒掉了。

湘云又掷了个九点，数去该麝月，麝月便掣出一根来。大家看时，只见上面一枝茶蘼花，写着“韶华胜极”，一句诗是“开到茶蘼花事了。”

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宝玉看了，忙将签藏了，只说喝酒。

麝月一掷个十九点，该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并蒂花，写着“联春绕瑞”，一句诗是“连理枝头花正开。”

注云：“花贺掣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

香菱又掷个六点，该轮黛玉。黛玉默默地想：“我不知道掣住什么好的。”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写着“风露清愁”，一句旧诗是“莫怨东风当自嗟。”

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都说除了她，别人不配芙蓉。黛玉笑着饮了一杯，又掷了十二个点，该着袭人。

袭人伸手取了一枝，却是一枝桃花，写着“武陵别景”，诗句是“桃红又是一年春。”

注云：“杏花陪一盏，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同辰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众人笑道：“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她同庚，黛玉与她同辰，芳官说她也姓花，应陪她一杯，大家齐饮了这杯。”

袭人才要掷，听的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众人一看，已是二更以后了。黛玉便起身要回：“我可撑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众人说也该散了。于是，吃了杯热酒各自回去。

送走了宝钗等，关了门，大家又行起令，喝起酒来，一直闹到四更时分，才横七竖八醉醺醺睡了。

第三十六回

潇湘妃子悲题五美吟

生日过后，宝玉揣度着老太太、太太快要回来了，也不过问园中诸事，只一味放风似的与丫头们疯玩，四处瞎逛。这日和晴雯、芳官等人嬉闹一回子，看袭人打一会子结子，便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

刚过了沁芳桥，只见雪雁领着两个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果之类的东西。宝玉忙问雪雁：“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的，拿这些瓜果何用？莫非不是要请哪位姑娘奶奶？”雪雁忙打发了两个婆子先走，自己悄悄告诉宝玉：“我们姑娘这两日觉身上好了些了。今日饭后，三姑娘来要瞧二奶奶大好了没有，姑娘也没去，也不知想起什么来，自己伤感了一回，提笔写了好些诗呀词呀的。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娟姐姐将屋内摆着小琴桌上的陈设拿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等瓜果来时放用。若说是请人呢，也犯不着先摆个香炉；若说点香呢，我们姑娘屋里除摆新鲜花儿木瓜佛手之类，不喜欢熏香；就是点香，也当点在常卧之处。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雪雁嘱咐他要保密，自己忙忙地走了。

宝玉不由得低头细想起来：据雪雁说来，必有缘故。若是姐妹们闲坐，也不必如此；或者是姑爹姑妈的祭辰，但到时候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饌送去与林妹妹私祭，何况祭期已过。宝玉又思虑着此时不是去的时候，便先到凤姐处来说几句话，问个好。

然后又进了潇湘馆的门看时，只见炉袅残烟。紫娟正看着人往里搬桌子、收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祭完。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紫娟忙说：“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地起来，含笑让座。宝玉说：“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比先静些，只是为何伤心了？”黛玉又知他没的说了，她好好的多早晚伤心了。宝玉笑道：“妹妹脸上有泪痕，还怎么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

自宽解 若作践坏了身子 将来使我……”说到这里 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

黛玉见此光景，心有所感，二人不免相对而泣。

却说紫娟端了茶来，打量二人又为何发生口角，便轻声责怪宝玉又来恼她了。宝玉一面拭泪，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纸角，不禁抽了出来。黛玉忙要起身来夺，已被宝玉揣在怀内。二人正一个想看一个不给时，只见宝钗来了，宝玉不敢造次，只是望着黛玉笑。

黛玉一面让宝钗，一面说：“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生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选择了五人胡乱凑成几首诗以寄感慨，将那几首诗便摺在那里。宝二爷就要看，只是嫌他外传了去。”宝玉急得分辩他何曾将她的东西外传了去。宝钗也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姑娘家总以贞静为主，才华的名誉倒不要了罢。

宝钗便命宝玉取出来，二人一同细看：

西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 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 头白溪边尚浣纱。

虞姬 肠断乌啼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异画工？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 何曾石尉重娇娆。都缘玩福前生造 更有同归慰寂寥。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宝玉看了 赞不绝口 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作了五首，何不就命为《五美吟》。”于是不由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宝钗也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的意思，易出新意便好。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正要往下说时，只听有人说琏二爷回来了，老太太也快回来了。宝玉忙回身出迎。

第三十七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第二天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回到家中来。宝玉等接见已毕，略坐一坐，吃了一杯茶，贾母便领了王夫人等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也悲伤不已，又问明了贾敬死因等情况。原来贾敬素日在玄真观修炼，一心想成仙。他新近秘法炼制了一种丹砂，不顾小道们的劝阻，偷偷服了下去，至死时，肚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得紫绛皴裂。尤氏等先是疑心道士们，后来也自悟道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升仙去了。只好命人装裹好，用软轿抬至铁槛寺来停放，等贾珍等人回来发放。

贾珍回来后，一面开丧破孝，做道场，一面因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宝玉等不能照料全局，只得将尤氏的继母并两个未出嫁的小女接来，照管家中之事。

这样一来，宁府丧仪愈炫耀，宾客如云。从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一路议论纷纷。灵柩被抬回来后，停放在正堂之内，自然免不了亲友供奠举哀，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凤姐身体未大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挣扎着过来帮尤氏料理料理。贾珍贾蓉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做些样子，等人散后，仍乘空寻尤二姐、尤三姐厮混。

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姐妹之名，只恨无缘相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认已熟，不禁动了垂涎之意。况且知贾珍贾蓉等也是风月老手，因而只能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尤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十分有意，只因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举妄动，二人只是心领神会而已。贾敬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

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三姐并几个粗使的丫头婆子在室居住外，其余婢妾都随在铁槛寺中。外面巡更的仆妇一般无事也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琏便欲趁此下手。

一日，寺中这边需要五百银子，贾蓉和管家们一时凑不齐，贾琏挺身相借，说只是得回去取。他的私心是乘机去宁府找二姐。贾珍忙命贾蓉一道去取，顺便给老太太、太太们请请安。二人带了几个小厮，骑上马一同进城。

在路上叔侄闲话。贾琏有心，故意提到二姐，夸她如何如何标致，如何如何做人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合人心，可敬可爱。他还对贾蓉说：“人人都说你嫂子好，据我看来哪里及你二姨一零儿呢。”贾蓉揣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她，不如我给叔叔做媒，添成二房，怎么样？”贾琏笑道：“你这是玩话还是正经话？”贾蓉说是当真话，贾琏说怕凤姐不依，又担心尤老娘愿不愿意，况且听说尤二姐已有了人家了。

贾蓉说：“这都无妨。我二姨三姨都不是我姥爷养的，是我姥姥带过来的。听见说，我姥姥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指腹为婚许给了皇粮庄头张家的张华。后来张家吃了官司败落了，十几年音信不通，我姥姥时常抱怨要与张家退婚，我父亲的意思也是等有了好人家就给张家些银两，写一张退婚的条子，将二姨转聘呢。叔叔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我管保我姥姥和我父亲都愿意。倒是嫂子那里却难。”贾琏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哪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长叹而已。

贾蓉又想了一想，给贾琏计谋道：“叔叔如有胆量，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只不过多花上几个钱。”贾琏急不可待，忙问是什么主意。贾蓉说：“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父亲，向我姥姥说妥，然后在咱们府后方不远处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什物，再拨两窝子家人过去服侍。择了好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嫂子住在深宅大院里，那里就能知道了。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便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只说嫂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在外面私自做成此事。就是嫂子见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事情不就圆满了。”

自古道“欲令智昏”，这话一点儿也不假。贾琏只顾贪图尤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以为计出万全，哪里还管国孝家孝在身，不准宴乐再娶，也不顾严父妒妻，将这些都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贾蓉也并非好意，素日他同两个姨娘有情，只是碍着贾珍，不敢放开手脚罢了。如今若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可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鬼混。贾琏哪里能想到这些，只是十分感谢贾蓉。说只要他说成了，便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他。

说着，已到宁府，贾蓉自去给贾母等人请安，贾琏便信步去了二姐房中。

进入屋内，只见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环做针线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贾琏忙上前问好，又问她两个去哪里了。尤二姐便让座，便说二人有事往后头去了，片刻就回来的。两个丫头去倒茶，无人在跟前，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只一味地拿眼瞟二姐，又问她要槟榔吃，尤二姐把自己的荷包扔给了贾琏，贾琏趁机将自己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下来，撂给了尤二姐。

一时老娘和三姐进来，贾琏说明来意，取了银子，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正好贾蓉也过来了，给他姥娘请了安，又朝二姐努嘴儿说他父亲给二姨说的姨父，和贾琏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呢。二姐羞羞地，不好说什么。只是三姐似笑非笑，似恼非恼地骂他，又要撕他的嘴。二人嬉笑着作辞。贾琏未免又催贾蓉抓紧办。

晚上，贾蓉回贾珍说银子已经交付，老太太已大愈等事，又趁机说贾琏如何央求他调停娶尤二姐之事。贾珍倒也应允，只说还要问问尤老娘，问准尤二姐再作定夺。贾蓉从父亲处出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本非一母，也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们闹去。

第二天一早，贾蓉复进城来见尤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油加醋说了许多好话，说贾琏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尤二姐做正室。又说贾珍夫妇此时如何聘，贾琏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她

老人家去养孝，如何再聘尤三姐，说得是天花乱坠，尤老娘不由不肯。

贾珍当即请了贾琏，告诉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琏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父子不尽。于是，便请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置办嫁妆及新房中应用床帐之物。不几日在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买了一定二十余间的房子。又买了两个小丫头，贾珍又给贾琏一房家人，名叫鲍二的夫妻两个，又使人将张华父子叫来，逼勒着给尤老娘写退婚书。

诸事已办妥，贾琏遂择了黄道吉日，一乘素轿将二姐娶进了门，拜过天地，焚了纸马。那尤老娘见二姐身上焕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样，十分得意，携二人人洞房。是夜贾琏同她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

那贾琏看尤二姐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么奉承这二姐，命家人等以奶奶称之，将凤姐一笔勾倒。他来回住着，家下人也不敢走漏风声。贾琏每月出五两银子供尤二姐们开销。若贾琏不来时，二姐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三姐和她娘回房自吃。

眼见已是两个月光景。一日贾珍在铁槛寺作完佛事，晚上回家不免饥心难忍，想去看看两个小姨子。打听得贾琏不在，贾珍自是放了胆子去见尤老娘等。二姐见贾珍来，自是感激不尽预备下酒馔饭食，关起门来，四人吃酒说闲话。贾珍趁尤老娘和二姐出去的当儿，与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

四人正吃得高兴，忽听扣门之声，鲍二家的忙出来开门，看见是贾琏，便悄悄告他说珍爷也在这里。贾琏叫心腹拴马的时候，早见厩内已有一匹马。这匹马刚拴好，马棚内两匹马早闹起来了。原来二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踢蹶起来。贾琏不理睬这些，径直到了新房。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头发，满脸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颜色，贾琏喜得心痒难受，尤老娘搭讪着回去睡觉了，只剩夫妻二人对饮。

这尤二姐听见马闹，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语混贾琏。见贾琏喝了几杯酒，便向贾琏诉说忧愁，指指贾珍与三姐吃酒取乐处。贾琏会意便穿衣过这屋里来。

贾琏推门进去，只说给贾珍请安。贾珍羞得无话，只得起身让座。贾琏忙要下跪，作感激涕零状，贾珍忙搀，又拉尤三姐要喝酒。

这尤三姐站在炕上 指着贾琏骂道：“你们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 油蒙了你们的心，打量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你们错打算盘了。如今拐了我姐姐作二房，偷得的锣儿不敢敲，怕你老婆是吧。等哪天我也要去会会这凤奶奶，看她到底如何厉害。若是和顺倒也便罢，若是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尤三姐和那泼妇拼了命，叫人也瞧瞧尤三姑奶奶的厉害！喝酒怕什么 咱们就喝！”说着自己喝了半杯 搂过贾琏的脖子就来灌。

尤三姐这一来，倒把贾琏二人唬住了，万没想到尤三姐这等无耻老辣。弟兄两个本是风月场中耍惯的，不想今日反被这个闺门之女一席话说住了。尤三姐又一叠连声叫二姐过来一处同乐，尤二姐不好意思，贾珍趁便就要溜，尤三姐哪里肯放，贾珍此时方后悔，不好再轻薄。

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 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 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妩媚淫浪，不独将二姐压倒。据珍琏评去，这是所见过的上下贵贱女子中，都没有她绰约风流的。贾珍贾琏二人见她这种风情，连一句响话都没有了，只剩了酒色二字。尤三姐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洒落了一阵，拿他兄弟二人嘲笑取乐，真的是她竟嫖了男人 并非男人淫了她。待她酒足兴尽后 也不容他弟兄多坐 撵了出去，自己关门睡去了。

自此后，那尤三姐天天挑拣吃穿，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 吃的肥鹅 又宰肥鸭 衣裳不如意 不论绫缎新整 便用剪刀剪碎 撕一条 骂一句；丫环婆子有不到之处 便将贾琏、贾珍、贾蓉三个泼声厉言痛骂。贾珍等人欲近不能 欲远不舍 被她迷离颠倒 反花了不少昧心钱。

以后，贾琏来了，只在二姐房内。二姐少不得催着贾琏将三姐聘出去，留着她不是法子，终久会生出事来。贾琏便依言而行。

第三十八回

尤三姐思嫁柳湘莲

贾琏听从二姐的安排 第二日 也不出行 与二姐备了酒 特请三姐过来 与她母亲上座。尤三姐便知其意 酒过三巡 不用姐姐开口 她先滴泪泣道：“姐姐姐夫的意思我也知道。如今姐姐既得了安身之处 妈妈也有了养老之处，我也会自寻归宿。但终身大事非同儿戏。我只是要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任你们选择，如果不趁我的心，哪怕是富比石崇 才过子建 貌比潘安 也是白搭功夫。”

贾琏说只要你看上谁就是谁，一应彩礼好说。尤三姐说她二姐知道是谁。二姐一时莫名其妙，贾琏等都以为是宝玉。尤三姐反骂他们世上除了宝玉，难道就没有好男子了不成。她要她二姐回想五年前。二姐方想起五年前给她娘作寿，有一些串客唱戏的，其中有一个叫柳湘莲的，三姐是看上了柳湘莲。二姐说听得这柳二郎惹了一个祸逃走了，不知现在回来了没有。贾琏一听：“原来是他 果然眼力不错。”二人正议间 只见尤三姐走上来说：“他来了 我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 我自己修人去。”说完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以表决心。

贾琏没法，只得依她。正好他父亲派了他去平安州办差，二姐便托他少不得在路上客栈打探打探。贾琏走后，果然尤三姐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与二姐勤慎持家，一心只等柳湘莲回来。

话说贾琏临近平安州，一日正行间，只见顶头来了一群驮子，一群人。走近一看 不是别人 竟是薛蟠和柳湘莲来了。大家一齐相见 说些别后寒温。贾琏忙问他二人如何同行同住，听薛蟠说原来是他在平安州界遇匪，是柳湘莲仗义相救，二人便结为生死兄弟。薛蟠说为报救命之恩 要给柳湘莲在京寻一个宅子 结一门好亲事 结束飘荡生涯。

贾琏听他如此一说 便将尤三姐之事说与二人听。柳湘莲说：“我本



有愿定要娶一个绝色女子为偶。”贾琏便说三姐如何绝色品性儿如何好，又有薛蟠在一旁撺掇，柳湘莲点头应允，并以自己祖传的鸳鸯剑为定情物，交与贾琏，又说办完事便回去。

贾琏到了平安州速速办了事，便披星戴月回家。回家一看，见二姐三姐操持家务十分谨肃，不闻外事，安分守己。贾琏喜之不尽，除念二姐之德，又将路上相遇湘莲一事说与三姐，取出鸳鸯剑交给三姐。三姐看时，那剑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将鞘一掣，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镌着“鸳”字，另一把上面镌着“鸯”字，冷飕飕，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喜终身有靠。

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会了宝玉，宝玉恭喜湘莲得一绝色女子，湘莲也正巧打问尤三姐的人品等，宝玉只当他有所耳闻，便只说是一个尤物。湘莲听了，跌足叹道：“这事断不能做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王八。”心中只打定一个主意：向三姐要回定情物。找薛蟠，他正卧病在床，便来找贾琏。

贾琏正在新房，听说湘莲来了，便迎出来。湘莲说明来意，只说他姑母已给他定了亲事。贾琏听后很是不自在。正当二人相互饶舌时，尤三姐手里拿着那剑，早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从房里走了出来，一面还湘莲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儿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怯，渺渺冥冥，不知何方去了。

当下唬得众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大嚎，一面骂湘莲。

湘莲昏昏默默，不想三姐这样标致，又这等刚烈，自悔不及。

湘莲警觉，睁眼看时，是在一座破庙里，哪里有新房。见一道士在旁边捕虱，稽首相问，点破迷津。柳湘莲心灰意冷，掣出那股雄剑，割断烦恼丝，随了道士，不知往哪里去了。

薛姨妈等人闻知此事，无不叹惜，又命薛蟠四处打听，哪里能找到其踪影。



第三十九回

王熙凤借刀巧杀人

凤姐已闻尤三姐之事，叫平儿将她的陪房奴才叫旺儿的和贾琏的心腹小童叫兴儿的叫了进来，又唬又逼，又骂又打，硬要他们自己说了贾琏偷娶尤二姐之事。兴儿一五一十将贾珍、贾蓉二人牵线，贾琏如何找房子、裱糊房子，几时抬进来的等等从头至尾一古脑儿全说给了凤姐。凤姐那个气呀，就甭提了。她一边威喝奴才，一边歪在床上出神，心里倒有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话说贾琏又去了平安州，偏巧那边办差不顺，及至回来已近两月。

谁知凤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贾琏前脚走了，先把尤二姐赚入了大观园，再慢慢地收拾她。于是先传来各色匠役，收拾东厢房三间，依自己的正室一样装饰陈设。至十四日便回明贾母王夫人说明儿一早去姑子庙进香。贾母等应允，第二日只带了平儿、丰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四人，未曾上车，就已嘱咐好了众人怎么办，众人哪敢不依。

由兴儿引路，一直到了尤二姐门前扣门，鲍二家的开门一看是凤姐，早吓跑了真魂，慌报与二姐。尤二姐虽也吃惊，但已来了，只得礼相见。

凤姐上座，尤二姐给凤姐行了大礼，又见过平儿。凤姐一手扶住，也行下礼去，一口一个姐姐地叫尤二姐，长篇大论、满口仁慈地说她如何贤惠，顾及贾琏名声。此次前来就是恳求尤二姐进府中与她一样同居同处，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谏丈夫。喜则同喜，悲则同悲，情同骨肉，和比姐妹。这样，尤二姐反倒是她的恩人，竟保全了她的名节。说完便呜呜咽咽哭起来。

尤二姐也早有此心进入府中，与贾琏名正言顺。所以每每趁贾琏不在身旁，便偷着问此兴儿府里的事，特别是打问凤姐的为人行事。当时

兴儿见二姐和顺，实言相告，说凤姐嘴甜心毒，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叫她一辈子也别见凤姐儿。尤氏如今见了凤姐这样，便认为她是极好的人，将兴儿所言弃之脑后，利利索索收拾了东西，只留一个老人看这新院子，就跟了凤姐进了贾府。

轿子从后门而入，暂在李纨处住几日。凤姐告诉尤二姐说：“我们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老太太得知二爷两重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在园子里住上几日，等我设法回明白了，再引你见老太太、太太。”到了如此境地，二姐哪有主见与阵势，只任凭凤姐裁处。

事已如此，此时大观园中十有八九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听说凤姐带了尤二姐进来，都赶着来看问。众人见她标致和悦，无不称扬。凤姐暗中威吓丫头婆子们好生“伺候”尤二姐，又设法将二姐的丫头一概退出，将自己的一个丫头叫善姐的送来给她使唤。自己暗暗行事去了，合家之人暗暗地纳罕说她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

那尤二姐得了这个所在，又见园中姊妹各个相好，倒也安居乐业，自谓所得。谁知三日后，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尤二姐叫她去拿头油，善姐便搬出一大套话来说凤姐如何忙，如何操持费心，又夹枪带棒地说她不是明媒正娶来的，就将就点儿吧。二姐无法，只得忍耐。后来那善姐渐渐连饭也不端了，或早一顿，或晚一顿，所拿之物都是剩饭剩汤。尤二姐说过两次，那善姐反倒先叫起来了。尤二姐又怕人笑她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五日八日见凤姐一面，凤姐却是和容悦色，满嘴姐姐不绝口，又替她教训丫头婆子们服管束。尤氏见她这样，反倒替善姐等遮掩。

凤姐一边暗中挑拨张华去衙门生事，一边在尤二姐跟前卖好显乖，说张华诬赖是她如何弹压了下去，如何为她在上头处理周旋。尤二姐听了这话，自然感激不尽她。

一日，正值贾母和园中姊妹们说笑解闷高兴时，尤二姐由凤姐带到贾母面前。贾母问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俊，这么齐整。凤姐忙将事先编好的一套话说了出来，贾母与王夫人等听后十分高兴，赞她难得如此贤

良，为贾琏子嗣着想，但要凤姐告诉贾琏必须是一年后方可圆房。尤二姐自是答应。于是正式挪到凤姐厢房居住，自此见了天日。

这凤姐哪肯罢手，暗地里调唆张华去衙门要人，又用银子堵他的口实，后又怕张华说出所有细节，免不了想杀人灭口。表面上和尤二姐非常和美，比亲姊亲妹还胜十倍，心中却又怀有别意。

贾琏办事回来后，见新房无人，问明看门老头子原委，不免跌足叹息。然后又回明贾赦邢夫人所办之事经过，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环名唤秋桐的，赏他为妾。这秋桐原本与贾琏有旧，又天缘凑巧，如胶似漆，燕尔新婚。贾琏在二姐身上的心也渐渐淡了。

这秋桐自以为是贾赦之赐，无人敢说，连凤姐平儿也不放在眼里。张口闭口骂二姐是“不要脸的娼妇”。凤姐听了暗乐，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气，所给饭菜都是不堪之物。只有平儿怜悯她，偷着给她吃的，或帮她排解排解，二姐感激不尽。那秋桐又在贾母前抓乖卖俏，添油加醋说二姐整天号丧，咒她和凤姐儿早死。贾母听了，便渐渐不大喜欢二姐。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践踏起来，弄得这二姐要死不得，要生不能。

凤姐原来见贾琏得了秋桐，只觉得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说不得忍声吞气，将好颜面换出来遮掩。后看到秋桐更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便得了主意，先用借剑杀人坐山观虎斗，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主意已定，更挑拨秋桐大肆作践二姐。

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如何经得住这般磨折，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贾琏给请来医生看病、吃药，谁知这医生早被凤姐买通，故意吃错药，竟把一个已成形的男胎给打了下来。贾琏气得大骂医生，抓住打了个半死。

二姐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无可悬心，不如一死，省得受八方之气。于是挣扎起来，找出一块生金，狠命含泪吞了下去，穿戴得齐齐整整，死在炕上。

第四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且说贾琏去料理二姐的丧事，凤姐自是不管，又因她心性过强，年近岁逼，忙乱几日竟比先前更添了些病，整个春天身子不爽。她自恃强壮，羞说是病，倒是平儿在旁边老劝调养着。不提。

一日清晨方醒，湘云的丫头翠缕来叫宝玉去瞧黛玉的好诗。宝玉忙问是何好诗，在哪里。翠缕只告他说去了沁芳亭便知道了。宝玉梳洗了忙忙地出来。果见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篇诗看。一见他来湘云便笑他和春时节，万物更新时节还睡懒觉，又把一首诗笺给他看，宝玉一边跟着众人去看李纨，一边看这首桃花诗。诗名《桃花行》起句“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便吸引了他。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先滚下泪来一看便知出自黛玉。他断想黛玉曾经离丧，故只有她能作此哀音。

到了稻香村李纨处，将诗与她看了，自然称赏不已。说起诗社，大家议定，明日乃三月初二，就起社，改“海棠社”为“桃花社”。因李纨、探春偶然帮凤姐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故推林黛玉为社主。正说着，丫环来回说王子腾的夫人来，贾母命她姐妹们前去陪客、吃饭，少不得各处游玩一遍，至晚饭后掌灯方回。

次日乃是起社日，却是探春的生日，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太监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寿礼，自不必说。饭后，探春换了礼服，各处行礼。黛玉笑着向众人说：“我这一社开得又不巧了，偏忘了这两日是她的生日。虽不摆酒唱戏的，少不得都要陪她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玩笑一回，哪能有闲空儿。”因此将起社日改在初五。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吃完早饭，便有贾政的书信到了，说是六七月回京。

贾政一说六七月回京，众人皆喜，唯独宝玉心中又急又懊。回到怡

红院，将此事说与袭人，袭人便乘机见景劝他收一收心，闲时把书理一理预备着。宝玉屈指一算，一是时间还早，二是书也差不多，只是临摹的字还集不齐。宝玉下了狠心说：“从明天起，一天保准写一百字。”

第二天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临帖。贾母不见他，以为又是病了，忙使了人来问。宝玉自打发人去回明写字之故，贾母、王夫人等听了自然十分欢喜，但又怕他临阵磨枪，急赶出病来，探春、宝钗等都在一旁说：“老太太、太太不用急，读书、背书我们替不了他，字却是能替得了他。我们每人临一篇给他，搪塞过这一步再说，一则老爷到家不生气，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贾母听后喜之不尽。

林黛玉闻得贾政要回家，必问宝玉的功课，怕他到时候吃了亏，所以暗暗地帮他临摹，打发紫娟送了一卷东西给宝玉，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张张娟秀的钟王蝇头小楷，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喜得宝玉自来谢黛玉。宝钗、探春、湘云、宝琴都帮宝玉集凑临帖，他自己也加工，又将所应读之书，又温理过几遍，正是天天用功，总算有所放心。可巧近海一带海啸，贾政又得去顺路查看赈济灾民。如此算来，贾政至冬底才能回来。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搁在一边，仍旧四处游荡，乐得逍遥。

时值暮春之际，柳花飘舞，史湘云偶成一小令《如梦令》：“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叫宝钗黛玉看了，无不称奇。湘云一顿，来了灵感，提议以《柳絮》为题，以各色小调为令，作几首词。大家称赞。

于是请了众人，拈了几个阄，宝钗得了《临江仙》，宝琴拈得《西江月》，探春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唐多令》，宝玉得了《蝶恋花》。紫娟燃了炷梦甜香，大家思索起来。一时黛玉、宝琴、宝钗都有了，探春说有了半首，宝玉虽作了些，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香已尽了。

李纨让探春先把半首写出来：

南柯子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挽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宝玉自己没作上，看了这半首，倒来了兴致，乃提笔读道：“落去君

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众人说他续的倒是不错，只是自己分内的没完成，却续了人家的，不算。又看黛玉的：

唐多令

粉堕百花洲 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 空缱绻 说风流。草木也知愁 韶华竟白头 叹今生谁舍谁收 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 忍淹留。

众人看了 俱点头感叹 说好是固然好 就是太悲凉了。于是又看宝琴的：

西江月

汉苑零星有限 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 明月梨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 谁家香雪帘栊 江南江北一般同 偏是离人恨重！

大家都夸她的声调壮，“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写得最妙。宝钗说：“终不免过于丧败。我想 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干吗要把它说得那样颓丧 我偏要把它说好了 才不落俗套。所以我谄了一首，未必合你们的意思。”众人都急着要看。

临江仙

白玉堂前春解舞 东风卷得均匀 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 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 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众人拍案叫绝 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 自然是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妃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宝琴笑道：“我们自然受罚 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么罚？”李纨说罚得他更重。

李纨话还未说完，只见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窗外竹梢上了。宝玉、黛玉等也想放风筝玩儿。小丫头们更是乐不可支，忙忙地取了各屋的风筝放将起来，一会儿园里空地上便莺歌燕舞，笑声不断。

第四十一回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话说贾政已回来多日，一天晚上赵姨娘难免有意在贾政面前嚼宝玉的舌头，她屋里的丫头将此信儿透露给宝玉，叫他仔细老爷明日问话。

宝玉听了这话，便如孙大圣听了紧箍咒一般，登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法，只好乘一夜的功夫去温习以前曾看过的书。温习这个又怕明日问那个，若温习那个又恐问这个。因此越温习越焦躁，越焦躁越温习不出个头绪来。

且说宝玉自己读书不要紧，却带累了一房的丫环们皆不能睡。袭人麝月晴雯等几个大的不用说，在旁剪烛斟茶；那些小的都困眼朦胧，前仰后合起来。晴雯便骂上几句。谁知宝玉又要关心小的，又要关心大的，心总用不到书里头去。

忽然芳官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道：“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去了！”唬得众人赶忙去捉拿。晴雯是个伶俐人，见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当，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推脱此一难关，正好逢此一惊，便生一计，叫宝玉装病，只说唬着了。晴雯和芳官又故意到王夫人处拿了安魂药。王夫人听了害怕，忙叫上夜的人去查，直闹腾了一夜。

第二日，邢夫人、尤氏、李纨、探春等都过来给贾母请安，王夫人不敢隐瞒宝玉被吓之事，只得回明。贾母料定必是夜间耍钱之人。又给凤姐、探春等人大讲赌博之害，并命林之孝家的等人即刻查了头号赌家来，并明示出首者赏，隐情不告者罚。

林之孝家的见贾母动怒，不敢徇私情，只得一一盘查。一会儿便查出三个大头家来，一个是林之孝的两姨亲家，一个就是园内厨师柳家媳妇之妹，一个就是迎春之乳母。贾母命将为首的每人四十大板，撵出总

不许再入；又将有关人申饬一番。

林之孝家的见她的亲戚也在内，自己也觉无趣。迎春在坐，也觉没意思。黛玉、宝钗、探春等见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有物伤其类的意思，遂都起身向贾母讨情。贾母不允，说：“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比别人有些体面，她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专管调唆主子护短偏向。这些我都身经过，况且要拿一个作法，恰好就遇了一个，我自的道理。”宝钗等人听了，只得罢了。

众人见贾母生气，散了也不敢走远。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也就往园里来散散心。刚到园门前，就见贾母房内的一个小丫头叫傻大姐的手里拿着个东西把玩。邢夫人上前一看，大惊，原来是一个五彩绣香囊，上面绣的是年轻男女春意图。邢夫人唬着从呆大姐手里要了过来，心中十分罕异，便塞在自己袖中，来到迎春房中。

迎春正因她乳母获罪，自觉无趣，心中正不自在，忽报母亲来了，遂接入内室，奉茶毕，邢夫人便责怪迎春为什么不拿出小姐的身份来说说她乳母，致使今日在众人面前丢了脸。迎春说她也曾说过两回，她不听。邢夫人便说她如何不如探春厉害，又骂凤姐和贾琏二人，通共只有这么一个亲妹妹，还不瞻顾瞻顾。听丫头们说凤姐来了，邢夫人便冷笑两声，叫丫头们告知凤姐：“请她自去养病，我这里不用她伺候。”便过了贾母这边。

邢夫人走了后，迎春的丫头绣桔便说：“前儿我回了姑娘那一个攒珠累丝金凤竟不知哪儿去了，姑娘也不问一声儿。我说必是这个老奶奶拿去典了银子放头儿了。问司棋，司棋虽病着，却心里明白，放在书架上好好没了，本来是预备着八月十五要戴呢。如今没着落，到时候人家戴，独咱们不戴，是何缘故。”迎春素日就因懦弱出名，是有名的木头人，如今见缠绕这样麻烦，便没了主意。绣桔给她出主意：将此事回了二奶奶，叫二奶奶派人去要。迎春只说省些事吧，宁可不要了，也不要生事。绣桔气得：“姑娘这样软弱，将来她们连姑娘还骗了去呢。我就去。”说着便走，迎春也不言语，只好由她。

绣桔刚要出门，就碰上迎春乳母的儿子媳妇王柱儿媳妇，她是求迎春

给她婆婆讨情的。听她们说累金凤一事，知道迎春懦弱，也不把她放在心上，只见绣桔立意要回凤姐，估计这事推脱不过，忙向绣桔赔笑说软话儿，说东西迟早是要赎回来的，现在求迎春去往老太太那边讨个情，先救出她婆婆来要紧。

迎春一听要她去说情，便先说道：“好嫂子，你趁早儿打消了这妄想，要等我去说情儿，等到明年也不中用的。方才连宝姐姐林妹妹大伙儿说情，老太太还不依，何况是我一个人。我自己愧还愧不来，反讨臊去。”绣桔便说：“赎金凤是一件事，说情又是一件事，别搅和在一起，难道姑娘不去说情，你就不赎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凤来再说。”王柱儿家的听见迎春如此拒绝她，绣桔的话又咄咄逼人，一时脸上过不去，明欺负迎春好性儿，乃向绣桔对起仗来，说她们跟了迎春不能受益，还倒贴姑娘们银子。迎春听出这媳妇是发邢夫人私意，又牵扯上邢岫烟等人，便说：“罢，罢，罢。你不能拿了金凤来，不必牵三扯四乱嚷。我也不要那凤了，便是太太们问时，只说丢了，也妨碍不着你什么的，你先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绣桔倒茶。绣桔又气又急，说道：“姑娘虽不怕，我们是做什么的，把姑娘的东西丢了；她倒赖说姑娘使了她们的钱，倘或太太问姑娘为什么使了这些钱，敢是我们从中取势了？这还了得！”一面说，一面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勉强带病过来，帮着绣桔问着那媳妇。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倚在床上来看。

三人正没开交，可巧宝钗、黛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约来安慰她。那媳妇见有人来，且又有探春在内，不劝而自便，遂趁机想溜。探春坐下便问刚才说“金凤”“金凤”是怎么回事，又问“没有钱只和我们奴才要”是怎么回事，问迎春：“难道姐姐和奴才要钱了不成？难道姐姐不是和我们一样有月钱的，一样有用度不成？”司棋和绣桔在旁边也说这媳妇不知如何算账，说她赔出了许多。探春笑道：“姐姐既没有和她要，必定是我们和她要了不成！你叫她进来，我倒要问问她。”

迎春笑道：“这话可笑，与你无沾碍，你又何必深究呢？”探春说：“我和姐姐一样，姐姐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姐姐的事。咱们是主子，自然不理论那些钱财小事。但不知累金凤为何又夹杂在里头？”那王柱

儿媳妇怕绣桔说出缘故，就抢先用话掩饰，探春要她去向凤姐自首。正说着，平儿来了。平儿问明缘由，训斥了王柱儿媳妇一顿，要她赶紧赎了拿来，那王柱儿媳妇红了脸退出去了。

探春接着告平儿说：“我且告诉你，若是别人得罪了我，倒还罢了。如今那柱儿媳妇和她婆婆仗着是妈妈，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儿，如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饰去赌钱，而且还捏造假账巧算，威逼着还要去讨情，和丫头们大吵大嚷，二姐姐竟不能辖治。我看不过，所以才请你来问一声，是她不知理，还是谁支使她，先制伏了二姐姐，然后就要治服我和四姑娘了？”平儿听这话赶忙赔笑，说琏二奶奶如何当得起。探春说这是“物伤其类，唇亡齿寒”的道理。平儿实际是早有了主意的，先讨迎春的主意，谁知迎春只和宝钗看“感应”故事，根本没听清探春话的意思，见平儿问她，她笑着说：“问我，我也没有什么法子，她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苛责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要问，我可以隐瞒遮饰过去，是她的造化，若瞒不住，我也没法，少不得和盘托出全告诉太太们。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总没个决断，竟有个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太们生气，就是任凭你们处治，我总不知道。”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若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子这么多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说多少男人还是这样，更何况她一个弱女子呢。话没说完，只见一个人走了进来。

第四十二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话说平儿听迎春这样说，正自好笑，忽见宝玉也来了。原来柳家媳妇之妹被查出来是聚赌头家。园中有与柳家不和睦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也参与赌博。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慌了手脚，故央人求宝玉给她说情去。宝玉想约上迎春一起去讨情，比他自己单独去说又更为妥当，故此前来。今见许多人在此，不好意思说出来。

平儿便出去办了累金凤一事，回到房里，正和凤姐谈及此事。只见贾琏垂头丧气地回来说他当了老太太的东西让太太知道了。正说着，人报说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为何事亲自来，与平儿等人迎了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大变，只带了一个贴己的小丫头，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喝平儿等人出去，满面含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扔给凤姐。凤姐拾起一看，见是个什锦春意香袋，忙吓一跳，问说从哪里得来的。

王夫人见凤姐这样问，越发泪如雨下，从头至尾、语出肺腑地数说她一顿，凤姐见王夫人这样以为，又急又愧，向王夫人双膝跪倒举出数条理由哭诉，岂能一口断定这耻物是她的。王夫人听了她的一席话大有情理，也就相信了她。现问计于凤姐如何暗暗访察。凤姐转气为计，给王夫人谋道：将几个心腹婆子安插在园中，以查赌为由，操心一些人大心大、咬牙难缠的丫头，查出来撵出去配了人。王夫人依她。

一时，周瑞家的等五家陪房进来，王夫人嫌人少不够勘察，正好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进来，王夫人便让她进入勘察之列。这王善保家的向王夫人调唆道，说宝玉屋里的晴雯，仗着她生得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就怎么怎么。王夫人生平最恨这样娇娆的人，便命人叫了来。看到果真晴雯是个病西施，一阵讥讽，一顿训骂，扬言要把她撵出去。王善保家的看着晴雯被王夫人羞辱得捂着脸跑了，心中洋洋自得；又向王夫人建

议今儿晚上关了园门，内外不通风，给园里的丫头们一个猛不防，肯定能查翻出些什么来。王夫人很同意她的看法，便让凤姐照料着办。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王善保家的就请了凤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都锁上，从上夜的婆子开始抄检起，不过抄检出这些多年攒下的蜡烛灯油之物，王善保家的不让动，说这也是脏，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于是就先到怡红院中，直扑了丫头们的房中，宝玉迎进凤姐，问是何故，凤姐只说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恐怕是丫头们偷了，大家都查一查去疑。王善保家的满屋搜了一回，又叫把地上的几个箱子打开。袭人只得自己先打开了箱子、匣子，任其搜检。挨次一一搜过，只剩了晴雯的箱子，袭人等方欲代她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用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凤姐儿唬她们可要查仔细了，否则，太太不饶你们，众人唯唯。

说着，一径出来，凤姐向王善保家的说道：“只抄检自己家的人，不捎带亲戚。王善保家的也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道理。’”一面说，一面去了潇湘馆。黛玉已睡了，所得说一干人来，也不知甚事，刚要起来，被已进来的凤姐按住，不用她起来，说一会儿就走。又一面说些闲话。那个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丫环房中，也一一开箱倒柜抄检了一番。从紫娟房中抄出宝玉常换下来的两副寄名符儿，及其他一些宝玉皆素日手中常拿的东西。王善保家的自以为得了意，遂请凤姐过来验视。凤姐说：“宝玉和她们自小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紫娟也解释说：“这许多年了，宝二爷和姑娘的东西也算不清了。王善保家的听说也就只得罢了。”

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猜着必有缘故，所以做出这等丑态来。所以命丫环婆子秉烛开门的待。众人来了，探春故意问是何事，凤姐说是为找一件丢了的东西。探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既如此，先来搜我的箱柜，她们所有偷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说罢，便命丫头们把箱柜、镜盆等大小之物一齐打开，叫她们搜。凤姐说是奉太太之命，劝她不用生气。平儿丰儿忙着替

侍书关的关、收的收。探春说：“我的东西倒许你们翻搜；要想搜我丫头的，这却不能。我原比别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所以要搜只管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回太太去，该怎么处治，我自领。你们别忙，自然有你抄的日子呢。你们早起不曾议论甄家，已经被抄，咱们家也渐渐地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所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便说：“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那就去别处，让姑娘好好安寝。”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赔笑说几句，招呼着众人走。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只以为是众人没眼力没胆量了。今见探春如此生气，只当单恼凤姐，与她们无干，她便要趁势作脸显好，于是越过众人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什么。”凤姐见她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癫癫的。”一语来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善保家的脸上早挨了探春的一巴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善保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越发不得了。你打量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去欺负她，就看错了你的眼！你搜检我的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说着，便亲自解衣卸裙，叫凤姐自己来翻，省得叫奴才们去翻。凤姐平儿等忙给探春束裙整袂，一面怒喝王善保家的，又劝探春休得生气。探春冷笑首：“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我明儿就回老太太、太太去。”

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意思，在窗外只说她是头一遭挨打，没脸在这儿呆了，要回了太太回老家去。侍书等听了，追出去说道：“你真回老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只怕舍不得。”凤姐说：“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冷笑道：“我们作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就是不会背地里调唆主子。”平儿赔笑拉回了侍书。凤姐、周瑞家的直服侍探春睡下，方带着人过暖香坞来。

那时李纨尚在病中，她与惜春是紧邻，故顺路先到这两处。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丫环们房中搜了个遍，也没有什么东西，便到惜春房里来。惜春因年少，尚未识事，吓得不知是什么事，故凤姐少不得安慰她，谁知竟从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钗子，和一包男子的鞋袜等物。入画黄了脸，赶紧跪下哭诉真情，说是珍大爷给她哥哥的，先在这儿放着的。惜春胆小，说她不知道，要打入画就带出去打，她听不惯。见入画向凤姐求情，惜春还叫凤姐别饶她。凤姐一时难断，只叫人记下，将东西先交给周瑞家的暂收着，等明日对明再议，于是别了惜春，往迎春房内来。

迎春已经睡着了，丫环们也要睡。凤姐不让惊动迎春，就往丫环们房里来。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凤姐便格外留心搜检她，看可否有所私藏。搜司棋箱子时，王善保家的说没什么。正要盖箱时，周瑞家的从里面掣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还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和司棋的表弟潘又安给司棋的一封信。凤姐看了，反倒大笑起来。

这王善保家的素日并不知道她们一对姑表姊妹有这一节风流故事。见了这鞋袜，心内已是有毛病，又见有一红帖，凤姐又给众人念了一遍帖子内容，大家都唬了一跳。这王善保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了她外孙女儿，又气又臊。周瑞家的等人问她这该怎么样，这王善保家的只恨没个地缝儿可钻。凤姐只瞅着她嘻嘻地笑，向周瑞家的说道：“这倒也好，不用你们姊妹操心就给她弄来一个好女婿来，”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王善保家的气无处泄，便自己回手打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在人眼里。”众人都嘲笑不止，又半劝半讽的。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并无畏惧惭愧之意，深觉可疑。只是谨慎行事，唤两个婆子监守了起来，拿了脏证回来，且等明日料理。

凤姐回去，下面淋血不止，夜里又连起来好几次。至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发晕，遂撑不住。请太医来看，是心气不足，忧劳所伤，开了方子，报知王夫人，只得吃药调理，司棋之事暂搁一边。

第四十三回

老太君率众赏中秋

次日起来，听说凤姐病了，尤氏过来瞧了一遭，又见惜春派人来请让她过去。尤氏赶往这边来，惜春便将昨晚入画之事告与尤氏，而且不管入画对与错，一口咬定要将入画带走。这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一种百折不回的癖性，任尤氏如何劝解，她只以为丢了体面，不但不要入画，还要和宁府这边少往来。一席话把个尤氏气得骂她是个口冷心冷心狠意狠的人，赌气去了李纨房中。正好探春、湘云、宝钗三个也在。宝钗要搬出园中伺候她妈去，是过来告知李纨和探春的。探春便说起昨日抄检之事，尤氏一向畏事不肯多言，见她说出来，她便把方才惜春之事也说了出来。探春也说拗不过她，大家又说了些甄家被查之事，估摸着贾母这边要开饭，尤氏、探春便过这边来，宝钗打点衣物，湘云陪她去了。

尤氏过了贾母这边，正碰上王夫人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回京治罪等语，贾母歪在榻上听着便不自在。见尤氏过来，便问她凤姐、李纨俩的病如何了，尤氏说好多了，贾母点头叹道：“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王夫人说都预备好了。

次日便是八月十四，贾珍命人摆了西瓜月饼，祭了祖宗，到晚间便带领妻子姬妾，先饭后酒，开怀赏月作乐。到了八月十五晚饭后，贾珍夫妻二人便过荣府这边来。

贾赦、贾政等都在贾母房内说闲话，与贾母取笑。贾琏、宝玉、贾环、贾兰皆在地下侍立，贾珍来了，一一见过。说了几句闲话，贾母便扶了宝玉的肩，带领众人齐往园中来。

当下大观园之正门俱已大开，吊着羊角大灯。嘉荫堂前月台上，焚着斗香，乘着风烛，陈献着瓜饼及各色果品。邢夫人等一干女客皆在里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形状。地下铺着拜毯

锦褥。贾母洗手上香拜毕，大家也拜过，贾母说在山上赏月最好。随后，贾母由鸳鸯、琥珀、尤氏等贴身搀扶，邢夫人等在后尾随，从下逶迤而上。不过百余步，就到了山顶——凸碧山庄。在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作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大家依次坐定。贾母便命折一枝桂花来，命一媳妇击鼓传花。若花到谁手中，饮酒一杯，罚说笑话一个。

从贾母起，次贾赦，桂花一一接过。鼓声两转，恰恰在贾政手中住了，只得饮了酒。众姊妹弟兄皆悄悄地你拉我一下，我扯你一下，都暗暗地含笑看看平时严肃的贾政倒要讲何笑话。贾政见贾母喜悦，只得承欢。方欲说时，贾母又笑着说：“若说的不好了，还要罚。”贾政说只有一个，若说不好，甘愿受罚。贾政说道：“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才讲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从不曾见贾政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才笑。贾政继续说道：“这个怕老婆的人从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到了八月十五，到街上买东西，便遇了朋友，死活拉到家中去吃酒。不想吃醉了，在朋友家中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后悔不迭，只得回家赔罪。他老婆正在洗脚，听了他的缘故，叫他舔一舔脚就饶他。这个男人只得给她舔，未免恶心要吐。他老婆便恼了，要打他，吓得那个男人只得跪下说并不是老婆的脚脏，只因昨晚吃多了黄酒，又吃了月饼馅子，所以今日有些酸呢。”说得贾母与众人都笑了。贾政忙斟了一杯，送与贾母，贾母吃了。

于是又击鼓，便从贾政传起，可巧传至宝玉止。宝玉因贾政在座，自是忐忑不安；说笑话说好说坏都怕贾政骂，所以求贾政给出其他的限。贾政给他限一个“秋”字，即景作一首诗。贾母忙解围说：“好好的行令，如何又要作诗？”贾政说宝玉是能行的。宝玉果真作了一首，贾政略表扬了几句，又奖励宝玉两把海南带回来的扇子。贾兰见奖励宝玉，心下也想表现表现，便出席也作了一首诗递与贾政。贾母看贾政喜不自胜，也赏了他。于是大家归座，复行起令来。

这次在贾赦手中止住了。贾赦只得吃了酒，说一个笑话：“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亲病了，各处求医不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说是心火，如今因针灸之法，针灸针灸就好



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即死，如何针得？”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问：“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说：“你不知天下父母之心偏的多呢。”众人听说，都笑起来。贾母也只吃了半杯酒，怔了半日方笑道：“我也得这个婆子针一针就好了。”贾赦听说，便知道自己出言冒撞，令贾母起了疑心，忙起身与贾母把盏，以别言解释。贾母亦不好再提，且行起令来。

不料这次花却落在贾环手中。贾环近日读书稍进，也爱好看诗词，专好奇诡仙鬼一格。今日宝玉作诗受奖，他便技痒，只是当着贾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落在手中，便索来纸笔一蹴而就给了贾政。贾政看了，词句之间终带有不乐读书之意。贾政便说他与宝玉二人是“二难”。贾赦要了诗也看了一遍，连声称赞，说这诗有骨气，不失侯门的气概。将来一定能有大作为，回头吩咐人去取了自己的许多玩物赏赐与他。又拍着贾环的头鼓励他：“以后就这么做，方是咱们的口气，将来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贾政忙劝别宠坏了他。

说着斟上酒来，又行了一回令，贾母叫贾赦、贾政等去会会相公们，她与姑娘们再乐一会儿再散。贾赦等散去不提。

这里贾母命将围屏撤去，两席合并一席，另整果品，贾母等都添了衣，众人团团围坐。贾母看时，宝钗宝琴二人不在座内，知道她们回家团圆去了，李纨和凤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人，便觉冷清了好些。贾母便说道：“往年你们老爷不在时，请姨太太们过来赏月；如今你们老爷在家，母子夫妻儿女们一处，又偏请不到她们娘儿们来说说笑笑。偏又凤丫头病了，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能抵得上十个人。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说毕，不觉长叹一声，命人用大杯斟热酒。

王夫人笑道：“今日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贾母说正是如此，所以换了大杯来饮。邢夫人等都夜深体乏，且不能胜酒，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兴犹未阑，只得陪饮。

月至中天，比先越发精致可爱。贾母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于是命人叫来吹笛之人，赏些果饼，叫她们慢慢吃了，远远地吹些好听

的曲子。正说着，只见跟邢夫人的媳妇走来告邢夫人说贾赦下山时不小心歪了腿。贾母忙命邢夫人带蓉哥媳妇去了，尤氏执意留下来陪贾母。

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猛不防听见那边桂花树下 呜呜咽咽 悠悠扬扬 笛声由远而近。趁着这明月清风 天空地净 真令人烦心顿解 万虑齐除 众人都肃然危坐 默默相赏。听了约两盏茶的功夫 方才止住 大家称赞不已。贾母又赏赐谱笛之人酒果等 叫她们歇歇再吹。

一时，只见方才瞧贾赦的两个婆子回来，说右脚面上有些肿，已服了药 无甚大关系。贾母点头叹道：“我也太操心。刚才说我偏心 我还这样。”王夫人、尤氏等劝她自当解释才是。

只见鸳鸯拿了软巾兜和大斗篷了，给贾母戴上兜巾，披了斗篷，又听了一会儿笛声，已至四更天，贾母已双眼朦胧。尤氏想要说个笑话与贾母解困 却见姑娘们早已熬不过 离席了 只剩了探春。贾母便也叫散了，乘了预备好的竹椅小轿，众人围随出园去了。

原来黛玉和湘云二人并未去睡。只因贾母叹赏月人少，不似往年热闹。宝钗等在家母兄相伴 何等自足。不觉对景感怀 自去俯栏垂泪。宝玉近因晴雯病势甚重，无心顾及他事；探春因近日家事着恼，无暇游玩；虽有迎惜二人，偏又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云一人宽慰她。二人商议着，不如联几句诗，明日羞一羞他们。

二人遂在两个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 上下争辉 在凹晶溪馆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 池面粼粼然碧纹满塘，真令人神清气净。又听得老太太处飘来笛韵悠扬。二人雅兴大发，联了不少五言句。

二人正互相品评着，不想栊翠庵的妙玉也来赏月。妙玉便邀她二人到庵中吃茶，边吃茶边赏评诗句，快到天明方回。

第四十四回

贾宝玉悲洒芙蓉泪

话说中秋已过，王夫人见凤姐的病比先减了，虽未大愈，但可以出入行走了，又开了调经养荣丸调服，也大大放心。一时乘人不在眼前便问周瑞家的抄检的结果。周瑞家的已和凤姐等人商议停妥，一字不隐，都回了王夫人。王夫人听了虽惊且怒，却又作难，命人回过邢夫人，邢夫人只装病不知。王夫人便命周瑞家的到迎春房里将司棋赶出去。

司棋苦求迎春能死死留她，无奈迎春软弱，也似有不舍之意，但却事关风化，也无可奈何了。周瑞家的几个婆子一面往外逐司棋，司棋一面和绣桔等人抱头痛哭。周瑞家的等各有事务，做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她们素日大样，如今哪里容她们这样耽搁，连拉带推，往后角门上走。可巧宝玉从外而入，一见这个情形，忍不住伤心，又恨婆子们不留情份，便料定病中的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飞也似的赶到怡红院。

宝玉到了怡红院，只见一群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里坐着，一脸怒气，见宝玉也不理。四五天不曾沾牙、病得奄奄一息的晴雯被人从炕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由两个女人架着去了。王夫人吩咐，只许把她贴身衣服撂出去，剩下的好衣服还要给别的丫头们穿，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都叫过来一一过目。

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王善保家的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园中不睦的，也就趁机添了些黑话，王夫人皆记在心中。因节间有事，故忍了两日，今日特来亲自阅人。

王夫人又满屋里搜捡宝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并命收的收，卷的卷，着人拿到自己房里去了。又吩咐袭人麝月等格外小心，明年搬出园去。说完，茶也不吃，盛怒而去。

如今且说宝玉送走了王夫人，回来思量怎么平日所嬉笑之言都被

王夫人知道。晴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只不过生得比别人又好些，口角未免锋利些，想是有人在背后诽谤了她。宝玉越想越气，便禁不住爬在床上伤心大哭。

袭人在旁边又劝解，又帮他出主意，叫他养好精神，等老太太喜欢时，回明了再要她回来，宝玉知道袭人是虚宽他的心，知道晴雯的病根本等不得，且她自幼来到贾府娇生惯养，没有亲爷热娘，只有一个醉泥鳅姑舅哥哥，这一去必是凶多吉少。又想到今年春天，好好的一株海棠花便死了半边，未免不是好兆头。

袭人听了宝玉的揣度，笑他婆婆妈妈，叹他太痴情。宝玉也不和袭人理论，只叫她打理了晴雯常用的东西，趁天黑给送过去。袭人素日以“贤人”自居，以贤惠出名，自然比他想到前头去了，比他还想得周到，宝玉一时感激不尽。晚间果密遣人送去。

宝玉将一切人稳住，便独自出了后角门，央求一个老婆子带他到晴雯家去瞧瞧。先是这婆子百般不肯，只说怕人知道吃罪，无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许她些钱，那婆子方带了他去。这晴雯原是赖大家用银子买的，那时才十岁，尚未留头。因常跟赖嬷嬷进来，贾母见她生得伶俐标致，十分喜爱，所以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后来又给了宝玉。这晴雯进来时，也不记得家乡父母，只知有个姑舅哥哥，专能庖宰，也沦落在外，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了进来。又将一个叫多浑虫的姑娘配了他。成了房后，谁知她姑舅哥哥一朝身安泰，就忘却当年流落时，任意吃酒，不顾家小，一任妻子在外恣情纵欲，收纳才俊，前面提到的贾璉所接纳的便是这多浑虫多姑娘儿。如今晴雯只有这一门亲戚，所以出来就在他家。

此时，多浑虫吃了饭串门子了，只剩晴雯一人在外间爬着，宝玉命那婆子在外放哨，独自掀起草帘进来，一眼就看见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幸而衾褥还是旧日铺的。心内不知自己怎么才好，上来含泪轻轻拉她，悄唤两声。当下晴雯因着了风，又受了她哥嫂的歹话，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朦胧睡了。忽听得有人唤她，睁眼一看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说出半句话来：“我只当见不到你了。”接着便嗽个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份。

晴雯嗽了一阵，说道：‘阿弥陀佛，你来得正好，先把那茶倒半碗给我喝。渴了这半日，连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忙找茶壶。见有个黑沙吊子，都不像个茶壶，拿起碗来，闻得有油膻之气。宝玉用水洗了两次，又用水涮了，方提起沙壶斟了半碗。看那茶时，是绛红的，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这就是茶了，哪里比得咱们的茶！”宝玉听了，自己先尝了一尝，并无清香，且无茶味，只一味苦涩，略有茶意而已。递与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口气都灌了下去。宝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样好茶，她还有不如意处，今日却这样。可知古人所说‘饱厌膏粱，饥不厌糟糠’是很有道理了。”一面想，一面流泪问她还有什么话趁没人告诉他。

晴雯呜咽：“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算一刻，挨一日算一日了，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只有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都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太不服。临死还担了这个虚名，要早知如此，我当日另有一番道理。今日有冤无处诉。”说完又哭。宝玉拉着她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还戴着四个银镯子，叫宝玉帮她卸下来，塞在枕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交与宝玉：“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在怡红院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也只能这样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

二人正说着，只见她嫂子笑嘻嘻地掀帘进来，死搂住宝玉不放，就要轻薄他。宝玉臊得满面通红，只是央求。这多浑虫姑娘是来捉他们偷鸡摸狗的。虽知在窗外听得二人还各不相扰，也就自觉无趣，走了。宝玉晴雯二人自是依依不舍，少不得一别。晴雯知宝玉难行，就用被子蒙住头，总不理他，宝玉方出来。真个生离死别。

晚上铺床睡下，宝玉伏在枕上长吁短叹，翻来覆去。直到三更以后，方渐渐睡去。袭人才刚在外间朦胧睡去，又听得宝玉叫“晴雯”，袭人到了茶给他吃，说：“晴雯人虽去了，这两个字只怕一时半会儿还去不了。”大家又睡去。到了五更，宝玉睡梦中，只见晴雯从外头走来，仍是往日情

景进来笑着对宝玉说道：“你们好生过罢，我这就走了。”说了，转身就走。宝玉忙叫醒了袭人，说：“晴雯死了。”袭人只当是他胡闹，宝玉恨不得一时天亮就派人去问信。

到了天亮时，就有王夫人的小丫头传话说叫宝玉快收拾，会齐了贾环贾兰到贾政处寻秋赏桂花作诗。宝玉只得忙忙地别过王夫人，王夫人正在贾母房内回明晴雯之事。只说晴雯得了女儿痲，送回家去了。贾母只是依了。宝玉一心惦记晴雯，只说累了，要早去歇息。王夫人叮嘱再三，便让他回怡红院去。

宝玉热了，脱了外衣，露出了晴雯做的裤子，便叹说真是物在人亡了。到了僻静处，问跟着的两个小丫头他走了以后晴雯的情况。一个小丫头糊涂，实在说不明白；又一个小丫头最伶俐，她编了一些话哄着宝玉信，说什么晴雯死前还告诉过她，天上少了一位花神，让她去专管，还是专管芙蓉花的。宝玉听了这些话信以为真，也转悲为喜，料定她是必有一番事业可做的，虽不能相见，却也会超度苦海。如今且去静致处一拜，也算尽了五六年的情分。

宝玉换了齐整衣服，只说去看黛玉，备了晴雯素日爱吃的四样果品，一心想找株芙蓉花，以备一祭。一路走，一路看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地昨日添了一层凄凉，更觉伤感。一路上半日无人来往，不似当日各房丫头环络不绝。溪中之水，仍是默默无声流将过去。想起走了入画、司棋、芳官等五个，死了的晴雯，搬出园中的宝钗姊妹，即将聘嫁的迎春，不免伤感落泪。猛见池上有株芙蓉，想起小丫头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欢喜起来，对着芙蓉嗟叹了一会，整整衣冠，周备奠仪，祭之诚敬，作了一篇《芙蓉女儿诔》，月夜之下，边哭边诉。其情也切，其切也真。正要转身离去，忽听山石之后有一人笑道：“且请留步！”有个人影从花丛中走出来，像晴雯之形，吓得宝玉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的显魂了！”

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满面含笑的黛玉，只说好新奇的祭文，又帮他细斟酌了几个字。告诉他迎春已经许准了婚事，宝玉半信半疑，只得明天问个究竟。二人回去不提。

第四十五回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宝玉闷闷地回到怡红院，果有王夫人打发老嬷嬷来，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那边去，宝玉方才信了刚才黛玉所言是真。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是当日宁荣府中的门生，算来亦是世交。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名唤孙绍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及三十，且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题升。贾赦见其未有室，是世交之孙，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择为迎春之婿。亦曾回明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十分称意，但想来阻拦贾赦未必听，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又是她父亲的主张，何必出头多事，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贾政深恶孙家，虽是世交，当年不过是希慕宁荣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才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倒劝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只得罢了。

宝玉却从未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聊以塞责。又听说娶亲的日子很急，还要陪过去四个丫头。宝玉听了更是跌足叹道：“从今往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女儿了。”因此天天来紫菱洲一带徘徊，见其形容寂寞，怅然若失。看着寥落凄惨之景，宝玉情不自禁信口吟成一首歌：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菱荷红玉影。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宝玉方才吟罢，忽闻背后有笑声：“你又发什么呆？”宝玉回头一看，是香菱。宝玉问她来干什么，香菱说是找凤姐来回事，宝玉邀她到怡红院喝茶，香菱说薛蟠要娶媳妇了，这会子忙得不行。宝玉问说定了哪家的亲。香菱兴高采烈地告诉宝玉：这是门老亲，同薛家一样是户部的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合长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

都称她家是“桂花夏家”。宝玉又问她为何称为“桂花夏家”香菱一本正经地告诉宝玉：“她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说，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这长安城里城外的桂花俱是她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也是她家贡奉，因此才有这个诨号。”

宝玉回入怡红院来，一夜不曾安稳，睡梦中犹唤晴雯，噩梦不断。次日便懒进饮食，身体发热，此皆近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所致，兼以风寒外感，故酿成一疾，卧床不起。贾母听得如此，天天亲来看视，王夫人心中自悔不该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心中虽如此，脸上却不肯露出来，只吩咐众奶娘、丫头好生伺候，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

一月之后，方才渐渐地痊愈。贾母命好生保养，过百日方许动荤腥油等食，方可出门行走。这一百日内，连院门都不许出，只在房中玩笑。四五十日后，就把他拘约得火星乱迸，哪里忍耐得住。百般央求，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也只得罢了。听得薛蟠摆酒唱戏，热闹非常，已娶亲入门，听得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宝玉恨不立刻去见才好。再过些时，又听得迎春出了阁。

原来这夏家小姐年方十七，生得也颇有姿色，也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中的丘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只吃亏了一件，从小父亲去世得早，无兄无弟，娇养溺爱过分，爱自己尊若菩萨，看他人臭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在家中就常和丫环们使性弄气，轻骂重打。出了阁，自然要拿出些威风来，才能压得住人。况且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又有香菱这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旁，她自以为刚开始就应该制服住人。她小名叫金桂，不许任何人口里带出桂花二字，后自己改名为“嫦娥花”。

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且是个有酒胆无饭力的人。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凡是未免尽让些她。那夏金桂见了这般形景，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还气概相平；两月之后，薛蟠的气概便渐渐低矮了下去。一日不知何事，二人相左，这金桂便气得哭如醉人一般，茶汤不进，装起病来。请医治疗，医生又说应宽心顺

气。薛姨妈恨恨地骂了薛蟠一顿。

金桂见婆婆说丈夫 越发得了意 总不理薛蟠。薛蟠便没了主意 自怨自悔而已。好不容易十天半月之后，才渐渐地哄转过金桂来。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气概不免又矮了半截。那金桂见渐渐挟制住薛蟠，后又及薛姨妈 又将至薛宝钗。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 每随机应变 暗以言语弹压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只得曲意俯就。

一日金桂无事 和香菱闲谈 说“香菱”名字起得不好 香菱想要辩解 不想说出“桂花”二字犯了金桂的忌讳。金桂的丫环叫宝蟾的便指着香菱的脸骂香菱。香菱忙赔笑赔罪，夏金桂倒没把香菱怎么样，只叫她以后唤作“秋菱”。宝钗也不在意。

薛蟠天性是个“得陇望蜀”的人 如今得了金桂 又见金桂的 丫头宝蟾有几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要茶要水故意撩逗她。宝蟾只是看着金桂的眼色。金桂也深觉其意。想着：“要想摆布香菱 必须先舍得宝蟾，”于是打定了主意 伺机而发。

这日晚间，薛蟠微醉，故意叫宝蟾倒茶吃，二人的言行被金桂点破。薛蟠死皮赖脸地要金桂将宝蟾也赏了他，金桂不言而默许。第二日，便给二人放了个空子，知道二人在房内正在偷情，故意派人告诉香菱去取手帕子 香菱不知是计，一头撞了进去 正遇他二人推就之际。香菱自己羞得耳面飞红，忙转身回避不迭。宝蟾素日是最要强的，今见香菱撞见，一径跑了。薛蟠好容易快要哄上手了 却被香菱搅散 不免一腔兴头变作了一腔恶怒都在香菱身上，踢打了香菱几下，香菱只得忍声吞气。

晚间，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让她和薛蟠在香菱的房中成亲，叫香菱过来陪她睡。香菱无奈 只得过来。金桂命她睡在地上。香菱没法 只依命刚睡下 便叫倒茶 只得起来；一时又叫捶腿 如是一夜七八次 总不使其安稳睡片刻。金桂又暗恨薛蟠宝蟾，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布香菱。

半月光景 忽又装起病来 只说心疼难忍 四肢不能转动。从她枕头内抖出魇魇纸人，便要死要活地挟薛蟠考问众人。薛蟠最是头脑简单的人 断定就是香菱 抓起一根门闩 不容分说便劈头盖脸浑身打起来。香

菱叫屈 被薛姨妈喝禁住。金桂看见薛蟠耳软心活 听了薛姨妈的话 便益发号啕大哭起来。一面哭喊，一面把薛蟠如何霸占丫头之事说了出来。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无奈儿子偏不争气 真是有气无处使；“清官难断家务事”此时变作“公婆难断床帏事”了。只一迭连声地叫人去卖了香菱 大家心里干净。谁知金桂听了这话隔着窗子对薛姨妈大呼小叫，薛蟠略劝一句，她便一不作，二不休，越发耍起泼大喊起来。薛蟠急得说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唉声叹气，抱怨说运气不好。

当下薛姨妈早被宝钗劝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 宝钗笑道：“咱们家从来只知买人 并不知卖人。妈可是气糊涂了 倘或叫人听见 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她不好 我正没人使呢 留下我使唤。”香菱也痛哭哀求，情愿跟着宝钗，薛姨妈也只得罢了。

自此以后，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把薛蟠那儿的路径一心断绝。虽如此 终不免对月伤悲 挑灯自叹。本来怯弱 虽在薛蟠房中几年 皆因血分中有病 所以并无胎字。今复加以气怒伤感 内外挫折 竟酿成干血之症 日渐消瘦发烧 饮食懒进 请医诊视也不效验。那时金桂又吵闹了数次，气得薛姨妈母女唯有暗自垂泪，怨命而已。薛蟠虽曾仗着酒胆挺撞过两三次 持棍欲打 那金桂便横过身子让他随意打 持刀欲杀时 她便伸出脖颈让他杀。薛蟠也实不能下手，只是乱闹一阵罢了。如此习惯成自然，反助长了金桂威风，薛蟠越发软了气骨。

薛蟠又偷寻宝蟾。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性情，最是个干柴烈火，既和薛蟠情投意合 便把金桂忘在脑后。近见金桂作践她 她便不肯低服 先是一冲一撞地拌嘴 金桂气急了 又骂 又打。宝蟾虽不敢还手 却大撒泼性 寻死觅活 昼则刀剪 夜则绳索 无所不闹。薛蟠此时一身不能两顾 只有徘徊观望于二人之间 十分无法 便出门躲在外头。金桂也不管他 高兴时 便纠集人来斗纸牌、掷骰子作乐 又生平最喜啃骨头 每日务要杀鸡宰鸭，将肉赏人吃 只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吃得不耐烦了，就肆行辱骂。薛家母女总不去理她。薛蟠也无别法，只悔恨自己不该娶这搅家星了 都是一时没主意。宁荣二宅之人 上上下下 无有不知 无有

不叹者。

此时 宝玉已过了百日 能出门行走了。也曾见过金桂 见她也是鲜花嫩柳一般的人，为什么是这等性情，纳罕得很。到王夫人房里去请安，正遇见迎春的奶娘也来给王夫人请安。说孙绍祖行为如何不端，姑娘只有背地里抹眼泪等语。王夫人听了也叹气。

原来迎春已来家好半日，孙家的婆娘媳妇等人已待过晚饭，打发回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地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说孙绍祖‘一味好色 好赌酗酒 家中所有的丫头媳妇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 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又说老爷曾收他五千银子 是把我卖给了他 叫我别和他充什么夫人娘子 打一顿 撵在下房里睡去。’迎春一面说，一面哭得呜呜咽咽，连王夫人并众姊妹无不落泪。

王夫人抚养了迎春一场 甚是伤感 只得用言语解劝：“正是遇见了这不晓事的人，可怎么样呢。当日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作这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是这样。我的儿，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 从小儿没了娘 幸而在婶子这边过了几年心净日子 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王夫人一面劝解，一面问她随意要在哪里安歇。迎春道：“乍乍地离了姊妹们，怪想她们的；二则还记挂我的屋子，还是在园里旧房子里住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还能不能来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说。不过年轻的夫妻们 闲牙斗齿 亦是人之常事 等生儿育女了 自然又好些 何必说这些丧话。”仍命人忙忙地收拾紫菱洲房屋 令姊妹们陪伴着解释 又吩咐宝玉：“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点风声 倘或老太太知道了这些事 都是你说的。” 宝玉唯唯听命。

迎春夜晚仍在旧屋安歇。众姊妹等更加亲热异常。一连住了三日，才往邢夫人那边去，然后与众姊妹分别，更皆悲伤不舍。还是王夫人薛姨妈等安慰劝解，又在邢夫人处住了两日，就有孙绍祖的人来接去。迎春虽不愿去，无奈惧怕孙绍祖之强，只得勉强忍情作辞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 也不问其夫妻是否和睦 家务烦难 只是面情塞责而已。倒是王夫人抚养一场，叹息伤感一回。

第四十六回

林黛玉痴魂惊噩梦

且说宝玉上学之后，怡红院中甚觉清净闲暇。袭人倒可做些活计。一边做活计，一边胡思乱想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的。宝玉的为人，却还拿得住，只怕娶了一个厉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素来看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来的话，自然是黛玉无疑了。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想到这儿，就心不在焉，便到黛玉处来探探风声。

黛玉正在屋里看书，紫娟倒茶让座。三人不过说些园中好凄凉，香菱尤二姐如何可怜之事。正说着，薛姨妈那边的一个婆子来给林黛玉送东西。那婆子进来，先不说送什么，只是觑着眼瞧黛玉，看得黛玉脸上倒不好意思起来，那婆子回头对袭人道：“怨不得我们太太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原来真是天仙似的。”袭人见她说话造次，连忙拿话岔开。黛玉也红着脸问她送什么东西——原来是一瓶蜜饯荔枝。那婆子放下瓶子，颤颤巍巍告辞出来，一边走，一边还咕咕啾啾地说：“这样好模样儿，除了宝玉，什么人？受得起。”黛玉虽恼，却不便发作，只装没听见。袭人等又说了一会闲话，方去了。

一时晚妆将卸，黛玉进了套间，猛抬头看见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话，甚是刺心。当时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想起自己身体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桩婚姻，又转念一想，倘若父母在时，定了别处的婚姻，也就对宝玉无所想了。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像辘轳一般，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掉了几点泪，无情无绪，和衣倒下。

不知不觉，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外面雨村老爷请姑娘。”黛玉心中

纳闷 只说身上有病不能相见。那小丫头说是来道喜和接回南京的。”又见凤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宝钗等都来笑道：“我们也来道喜 送行。”凤姐告诉她是林姑父升了官娶了一位继母，已经把她许配给了继母的一个亲戚，叫你琏二哥哥送去。说得黛玉出了身冷汗。

黛玉恍惚又见父亲在那里做官的样子，但硬是不信，众人见她不信便无趣走了。黛玉留都留不住。

黛玉此时心中干急，又说不出，哽哽咽咽。心中只想向老太太求救，于是两腿向贾母跪了下去，抱着贾母的腰说：“老太太救我 南边我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继母，又不是我的亲娘，我情愿跟老太太在一块儿。”但见老太太呆着脸儿笑：“这个不干我事。”黛玉道：“只求老太太能留下我 在这里我情愿做个奴婢，自做自吃，也是愿意。”贾母道：“不中用。做了女人 终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懂，在此地终非了局。”黛玉抱着贾母的腰痛哭：“老太太 您向来是最慈悲的，又最疼我，到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是隔了一层，但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在我娘的份儿上，也该护庇些吧。”老太太不言语。

过了一会，只听贾母道：“鸳鸯，你去送姑娘歇歇，我倒被她闹乏了。”黛玉情知无路可投，求也无用，不如寻个自尽，站起来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没有亲娘，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姊妹们，平时何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又一想怎么不见宝玉，倒是应该问问他，有什么办法。抬眼一见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地给她道喜。黛玉听了，越发急了，也顾不得什么了，紧紧拉住宝玉：“宝玉，我今儿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宝玉道：“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已有了人家，咱们各自干各自的。”黛玉越听越气，越没了主意，只得拉了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说：“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怎样，你也想想。”

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为喜，问宝玉：“我的死活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起一把小刀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他为

什么这样做，宝玉只说要表明心迹，还用手在划开的地方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说：“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

黛玉拼命放声大哭，只听见紫娟叫她脱了衣服再睡。黛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噩梦，喉间犹是哽咽，心上还是乱跳，枕头上已经湿透，后心一阵冰冷。又想梦中光景，一时痛定思痛，神魂俱乱。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地出了一身汗，挣扎起来，脱了外罩大袄，叫紫娟盖好了被窝，又躺下，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的，又像风声，又像雨声。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围着被坐了一会儿，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吹得汗毛直竖，便又躺下。正要蒙眬睡去，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儿的声音，啾啾唧唧，叫个不住。窗户上已渐渐地透进清光来。

黛玉此时已醒得双眸炯炯，一会儿又咳嗽起来，紫娟也起来了，知她一夜没睡，劝她别想长想短的了。天已大亮，紫娟给黛玉摸痰盒儿，只见满盒子痰，痰中好些血腥，吓了紫娟一跳，不觉失声叫道：“哎哟，这还了得！”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早知疑惑，方才听得紫娟在外诧异，便问是不是盒子里的痰有了什么？紫娟想要答话，心中早一酸，眼泪直流了下来，勉强答了一句“没有什么”，说话的声音中便带着悲惨的光景。黛玉听她这样，心中觉了八九分，凉了半截。紫娟推门进来，强忍劝她：自己解开些，身子是根本，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况这里的老太太、太太那个不疼姑娘。只此一句，又勾起黛玉的梦来，觉得心头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变。紫娟连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带着一缕紫血。紫娟和雪雁都吓怕了，扶黛玉昏昏躺下。紫娟看着不好，努嘴让雪雁去叫人。

雪雁才出屋门，迎面碰上探春和湘云的丫头翠墨，翠墨奉姑娘命来叫黛玉看惜春姑娘画的园子图。雪雁如此这般说了，把二人唬得悄悄走了。回去这么跟她俩一说，探春和湘云先到潇湘馆来了。黛玉见她二人，不免又伤起心来。又转念想梦中，连老太太尚且如此，何况她们。心里这样想，脸上却碍不过，只得勉强令紫娟扶起，与她们说几句。

紫娟在黛玉身后偷偷地用手指痰盒儿。湘云到底年轻，性情又直

爽 拿起痰盒看了 不看则已 看了唬得惊疑不止：“这是姐姐吐的 这还了得！”黛玉昏昏沉沉 听见湘云如此说 低头看时 自己心内早灰了一半。探春连忙用话遮掩湘云的冒失。

探春见黛玉精神短少 似有烦倦之意 连忙起身说：“姐姐静静地养神罢 我们再来瞧你。”正要出门 只听外面一个人嚷：“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来这园里混搅！”黛玉听了 大叫一声：“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 两眼反抽上去 哭过去了。紫娟等人叫了半晌 黛玉才回转过来 只不说话 直指窗外。

探春会意 开门出去 原来是一个老婆子拿着拐棍赶一个不干不净的毛丫头。探春喝她们：“这里是你们骂人的地方吗 如今连王法都没有了。”这婆子一看是探春 赔笑说是骂她外孙女儿 探春也不听她多少解释 只叫她赶紧离开这里。

探春回来 看见湘云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 紫娟一手抱着黛玉 一手给她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渐渐转过来 探春笑着说明刚才窗外的事情 叫她不要疑心 探春劝她道：“我们来看你是姊妹应该的。只要你安心肯吃药 把喜欢的事儿多想想 能够一天一天地硬朗起来的。大家依旧结社作诗 岂不好。”黛玉拉着探春的手 哽咽道：“你们只顾要我喜欢 那样的好日子 只怕我不能赶上了。”探春安慰她：“这话说得过了。谁没个病儿灾儿的 那里就想到这里来了。你好生歇歇儿吧 老太太那边 我们替你请安。”黛玉点点头儿 流着泪要她们别告诉老太太她的病。探春和湘云答应着去了。

这时紫娟扶着黛玉躺在床上 一心守着她 又是心酸 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闭了眼躺了半晌 哪里睡得着 觉得园里平时很寂寞 如今躺在床上 偏听得风声 虫鸣声 鸟语声 人走的脚步声 又像远远的孩子们的啼哭声 一阵阵的聒噪 烦极了。于是叫紫娟放下帐子来 雪雁捧来燕窝汤 紫娟一手搂着黛玉肩臂 一手端着汤送到唇边。黛玉只喝了两三口 便摇摇头儿不喝了。紫娟仍扶黛玉睡下。

静了一时 略觉安顿。袭人来了 与紫娟雪雁在外间悄悄说话儿。雪雁告诉袭人黛玉夜间及刚才之事；袭人听了 又告诉她俩昨夜宝玉之

事：睡觉还是好好儿的，谁知半夜里一迭连声嚷起心疼来，嘴里胡说八道，只说好像刀子割去似的。直闹到天亮才好些。袭人低低地说，今儿也不能上学，要请大夫给吃药呢。

紫娟、袭人等以为黛玉睡着了，不想她听了她们的话，问谁半夜里心疼起来。袭人说是宝玉在夜里被魇住了。黛玉会意，知道袭人怕自己悬心，又感激，又伤心，又趁势叫她回劝宝玉放心，她没有什么大病。袭人宽慰几句，然后告辞。

且说探春湘云出了潇湘馆，一路往贾母这边来，探春一路上嘱咐湘云再不要冒冒失失的了。到了贾母跟前，探春提起黛玉的病来。贾母听了自是心烦，因说道：“偏生这两个玉儿多病多灾的。林丫头也大了，她这个身子也要紧，我看那孩子太心细。”又吩咐鸳鸯叫瞧宝玉的大夫也顺便去瞧瞧林姑娘去。鸳鸯答应着。

次日，贾琏陪着大夫先给宝玉瞧了病，说是没什么大病，吃一两剂药发散发散就好了。又过了黛玉处，诊了脉，开了个方子，说了一些症状和病理，也不多坐，便借故走了。

紫娟自是心中着急，碰见周瑞家的要她向凤姐说支两个月的月钱，放着给林姑娘零用。周瑞家的将黛玉的病和紫娟的话都回了凤姐儿。凤姐儿思忖着怕坏了规矩，只说就送几两银子给紫娟使罢，也不用告诉林姑娘，叫她好生养病不提。

第四十七回

省宫围贾元春染恙

凤姐一边叫平儿给紫娟秤银子，好叫周瑞家的送去；一边又很经意地听些周瑞家的外头说评贾府的话。有的说“贾府里的银库几间，金库几间 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镶了 玉石嵌了的”有的说“姑娘做了王妃 自然皇上家的东西分了一半儿给娘家。前儿贵妃娘娘省亲回来，我们还亲眼见她带了几车金银回来，所以家里收拾摆设的水晶宫似的。那日在庙里还愿 花了几万银子 只算上牛身上拔根毛罢了”有的说“他门前的狮子只怕还是玉石的呢”还有歌儿 说是“宁国府 荣国府 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 穿不穷 算来总是一场空。”周瑞家的说溜了嘴，一咕噜全说给了凤姐。

凤姐只叹了一口气 说道：“咱们府里一日难似一日 外面还总得讲究，‘人怕出名猪怕壮’担个虚名儿 终久还不知怎样呢。”

平儿称了几两银子，凤姐递给周瑞家的叫她拿去交给紫娟，叫添补着买东西，周瑞家的走了。

周瑞家的刚走，贾母打发人来叫凤姐过去。凤姐忙忙整了衣冠，过了贾母处，原来是元春身体欠安，这边奉过旨意，宣召四位亲人各带丫头一人，进里头探问。贾母安排了邢、王二夫人和凤姐儿四人准备次日进宫探视。一切都安排妥当，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凤姐都说了一会子元妃的病，又说了些闲话，才各自散了。

次日黎明，各屋丫头们将灯火俱已点齐，太太们各梳洗完毕，爷们也各整顿好了。大家用了早饭。凤姐先老太太出来，众人围随，各带使女一人，缓缓前行。到了宫外面歇下等着。一会儿，有内监出来说：“贾府省亲的太太奶奶们，着令人宫探问；爷们俱着令内宫门外请安，不得入见。”于是，贾赦贾政们在外挨次立定，贾母等四乘轿子随着小内监前

行。轿子到了宫门口 都跟着小内监扶着丫头步行。走至元妃寝宫 只见四壁辉煌，琉璃照耀，又有两个小宫女传谕：“只用请安，一概仪注都免。”贾母等谢了恩，来到床前请安。元妃都赐了座，贾母等告座。元妃便问贾母近日身上可好，贾母扶着小丫头，颤颤巍巍站起来，答应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春又向邢王二夫人问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话。元妃又问家中的日子如何，凤姐站起来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这几年来难为你操心。”

凤姐正要站起来回奏，只见一个宫女传进许多职名，请娘娘过目。元春看时，就是贾赦贾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职名儿，眼圈红了，止不住流下泪来。宫女儿递过娟子，元妃含泪说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亲近。”贾母等都忍着泪说：“娘娘不用悲伤，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问及宝玉最近如何，贾母说：“近来颇肯念书，因他父亲逼得严紧，如今连文字都作上了。”元妃说：“这样才好。”遂命外宫赐宴，便有两个宫女儿，四个小太监引了到一座宫里，已摆得齐整，各按座次坐了。

一时吃完了饭，贾母带着她婆媳三人谢过宴。看看天色已晚，不敢停留，俱辞了出来。元妃命宫女儿引道，送到内宫外，四个太监送出。贾母等依旧坐轿子出来，贾赦等着，一齐回府。

几日之后，元妃疾愈，家中俱各喜欢。又过了几日，有个太监走来，带着东西银两，宣贵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问勤劳，俱有赏赐。贾赦贾政一一将物件银两禀明贾母。贾赦有事先走了，只留下贾政等在贾母房中说话儿。贾母对贾政说：“娘娘心里确实惦记着宝玉，前儿还特地地问他来呢，我还给他上了个好，说连文章都作上了。”贾政说：“哪里能像老太太说的那样好呢。”贾母说：“小孩子家慢慢地教导。提起宝玉，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们也该留神看一个好孩子给他定下。这也是他终身的大事。也别论远近亲戚，穷富什么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气好、模样周正的就行。”贾政说：“老太太吩咐的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最要紧的还是得他好，走正经路。不然，反耽误了人家女孩儿，岂不可惜。”贾母听了这话，心中就有些不喜欢。便说：“宝玉自小儿跟着

我，我心里多疼他是自然的。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样儿也还齐整，心性儿也还实在，未必一定就是没出息的。想你年轻的时候，那种古怪脾气比宝玉现在还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妇才略略地懂了些人事。如今只抱怨宝玉，这会子我看宝玉比你还略懂些人情儿呢。”一席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贾政也不好意思起来。晚饭时间到了，贾母只留下凤姐和尤氏陪她吃晚饭。

邢夫人自去了。贾政同王夫人进入房中，提起方才贾母的话，贾政心里自然有些焦急。他命人传过话去，叫宝玉吃过晚饭后到他这边来。

宝玉下了学，正要过去请安。听了这话，犹如一个闷雷，只得见过了贾母，三口两口吃完饭，过贾政这边来。

贾政在书房内坐着，宝玉请了安，一旁侍立。贾政问他最近两个月来的文章作得怎么样了。宝玉说一共作了三篇，大致说了些所作内容。贾政点评了一气，有时说太孩子气，有时说志气短，有时说该破题要紧，不要雷同了前人，宝玉只是唯唯应允。

贾政正要问更多时，丫头过来叫宝玉去贾母处陪薛姨妈说话、吃饭。贾政也不敢多留，又要紧地嘱咐了几句，便让他过贾母这边来。谁知宝玉自从宝钗搬家去，心中十分想念，今日听见薛姨妈来了，只当是宝钗也同来了，心中早已忙了。见贾政让他去，他便飞跑去看。刚进得门，就听见王夫人、凤姐、探春等笑语之声。宝玉给薛姨妈请了安，就急着问：“宝姐姐在哪里坐着呢？”薛姨妈说：“你宝姐姐没有过来，在家里和香菱作活儿呢。”

宝玉听了，心中十分失望，又不好就走。贾母要他过来吃饭，宝玉说一散学就吃过了，便叫他坐在薛姨妈跟前说话儿。大家吃着酒，贾母问起香菱的名儿怎么又改作秋菱了。薛姨妈满脸飞红，说金桂如何不知好歹，如何闹腾得人家不成人家，改香菱的名字，主要是冲着宝丫头来的，这媳妇专和宝丫头怄气。说了这些用手绢子不住地擦眼泪。贾母劝了一回，又回头叹了一回：“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不是我说句冒失话，如给人家作了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里上上下下的人不宾服呢。”



清東石上流



宝玉先是已经听烦了，推故要走，等到听见这话，又坐了呆呆地往下听。说话间，饭已吃完。宝玉先告辞了，说晚间还要看书，便去了。

丫头们刚捧上茶来，便有琥珀在贾母耳边嘀咕了几句，贾母便对凤姐说：“你快去吧，这里又不是外人，你瞧瞧巧姐儿去吧。”凤姐听了不知何故，赶忙走了。

这里薛姨妈又问了一回黛玉的病。贾母说：“林丫头那孩子倒罢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结实。要赌灵性儿，也和宝丫头差不多；要说宽厚待人，都不如她宝姐姐有担待、有尽让了。”薛姨妈又说了几句闲话儿，便说要回家去看看，顺路看看巧姐儿。贾母也不多挽留，薛姨妈便告辞出来。

次日，贾母一为走动走动，活活筋骨儿，二为看看巧姐，便同邢王二夫人来到凤姐房中。原来巧姐儿是惊了风，不甚厉害。贾母便又想起一件事告邢夫人：贾赦给宝玉提的那门亲不合适，回去了顺便告诉。邢夫人答应。凤姐接过话头，问是不是给宝玉说亲的事。贾母把贾赦提的亲告诉凤姐。凤姐笑道：“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太太们跟前说句大胆的话，放着天配的姻缘不配，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还要到哪里去找？”贾母如梦初醒，说：“昨天你姑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提？”凤姐道：“老祖宗和太太们在前头，哪里有我小孩子说话的地方儿。况且姨妈过来瞧老祖宗，怎么提这个，这也得太太们过去求亲才是。”贾母、邢王二夫人都笑了，自去备礼提亲不提。

第四十八回

夏金桂肆意闹薛府

且说薛蟠见家里闹得特厉害，也没心肠了，说是到南边办置货物，却总是总外头当他的‘呆大爷’或‘花花太岁’反正不回家去。夏金桂见赶走了薛蟠，日间拌嘴没有对手，秋菱又往宝钗那边去住了，只剩下了她与宝蟾同住了。这宝蟾既给了薛蟠作妾，她的意气就不比从前了。金桂看上去更是一个对头，自己也后悔不迭。

一日，金桂吃了几杯闷酒，躺到炕上，便要借那宝蟾做个醒酒汤儿，于是就找碴儿问宝蟾：“大爷前日出门，到底是到哪里去了，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宝蟾说：“我哪里知道。他在奶奶跟前还不说，能在我跟前说？”金桂冷笑道：“如今还有什么奶奶太太的，都是你们的世界了。秋菱是惹不得的，有人护庇着，我也不敢去虎头上去捉虱子。你还是我的丫头，问你一句，你就给我摔脸子，拿话塞我。你既这么有势力，为什么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谁做了奶奶，那不更清静，偏我又不死，碍着你们的道儿。”

宝蟾听了这话，哪里受得住，便眼睛直直地瞅着金桂说：“奶奶这些话要说说给别人去听！我并没和你说什么。奶奶不敢惹人家，倒来欺负我！”说着，便哭天哭地起来。金桂越发性起，便要打宝蟾。宝蟾也是夏家的风气，半点儿也不让。金桂将桌椅杯盏，尽行打翻，那宝蟾只管喊冤叫屈。

薛姨妈在宝钗房中听见如此吵嚷，叫香菱去劝劝，宝钗说使不得，她们还不把香菱给吃了。薛姨妈便要亲自过去，宝钗劝说由她们闹去吧。薛姨妈不听，扶了丫头，往金桂这边来，宝钗自己也跟了去。

母女同到金桂房门口，便说了她们几句。金桂不依不饶，哪里还怕人笑话，反而大嚷大叫说薛家没有主子、奴才之分，没有妻妾之别，成了

混账世界了。宝钗见金桂倒先抓住了薛姨妈的理，便好言相劝几句。那金桂是横竖不吃这一套的，倒讥讽宝钗是个大贤大德的，日后必能嫁个好人家 好女婿 不像她那样守活寡！

宝钗听了她嫂子的那些无理取闹，夹枪带棒的话，又是羞，又是气；见她母亲这样，又心疼不过，便好言劝她母亲回了房。刚进门薛姨妈叫道：“左肋疼痛得很。”说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宝钗香菱二人手足无措。

却说薛姨妈一时被金桂恼得肝气上逆。宝钗明知是这个缘故，也等不及医生来看，先叫人去买了几钱钩藤来，浓浓地煎了一碗，给她母亲吃了，又和香菱给薛姨妈捶腿揉胸，一会儿略觉好一些。

这薛姨妈只是又气又悲，气的是金桂撒泼，悲的是宝钗有涵养，倒觉可怜。宝钗又劝了一回 不知不觉睡了一觉 肝气也渐渐平复了。宝钗便说道：“妈妈 你这种闲气不要放在心上才好。过几天走得动了 乐得往那边老太太姨妈处去说说话儿，散散闷也好。家里横竖有我和秋菱照看着 谅她也不敢怎么着。”薛姨妈点头道：“过两日看罢了。”正好王夫人和凤姐过来给宝钗提亲，薛姨妈倒也十分愿意，只说等蟠儿回来商量商量再办。

第四十九回

贾存周服升郎中任

俗话说 祸不单行 福必双至。这天 是北静王爷的生日。贾赦与贾政商议 备了贺礼 带了贾珍、贾琏、宝玉给北静王拜寿。别人还不理论，唯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静王的容貌威仪，巴不得常见才好。遂连忙换好衣服 跟着来到北府。见过礼毕 款待后 北静王单留宝玉在跟前说话。宝玉说了一气读书作文诸事。北静王更加爱惜宝玉，说了一个吴巡抚说他父亲如何秉公办事，十分保举，工部补郎中缺。宝玉听了感激北静王爷的恩典 遥谢吴大人的盛情。临回时 北静王爷送给宝玉一块“仿宝玉”，让他拿回去玩。宝玉谢了恩。

回来见过贾母，说了他父亲被吴大人陛见保举的话，贾母自然高兴。宝玉又述说北静王待他的光景，并拿出那块玉来，贾母提醒他别闹混了。宝玉从项上摘下自己的玉来，说那里能闹混呢，前几晚上睡觉时，这玉竟放出红光来。贾母又笑他胡说，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凤姐说是喜信儿发动。宝玉问是什么喜信，贾母说他不懂，叫他回房歇息。

贾母处又谈论亲事，不提。且说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诉袭人说：“老太太与凤姐方才说话含含糊糊 不知是什么意思。”袭人也明明知道是给宝玉提亲的事，贾母等因宝玉对此事有痴想，提出来不知又招出他多少呆话来，所以叫人不告诉他。袭人只问他黛玉在不在跟前。宝玉说：“林姑娘才病起来 这时候怎么能到老太太那边去呢。”袭人心里也有一个病，宝玉娶亲是她心上头一件关切的事。夜间躺着想了个主意，不如次日去紫娟那儿看看动静，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打发宝玉上了学，自己梳洗了便到了潇湘馆，坐了一回，无处入话，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她反而不好，坐了坐，就搭讪着出来了。

正碰上贾芸给宝玉送帖子来贺喜，才知道贾政升了郎中了。学里也

知道了这个喜信，给宝玉放了一天的假。宝玉忙忙跑回来，见一干姐妹也在贾母处，宝玉喜得无话可说，又听说后日是黛玉的生日，贾母说在舅舅家给外甥女儿过生日。到时候吃酒、唱戏两件喜事一块儿庆。宝玉听见这些话，越发乐得手舞足蹈。

过了两日，已到庆贺之期。一早，王子腾和亲戚家已送过一班戏来，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行台。外头爷们都穿着公服陪侍，亲戚们来贺的约有十余桌。贾母高兴，用琉璃戏屏隔着又摆了两桌。

上首薛姨妈一桌，由王夫人宝琴陪着；对面老太太一桌，由邢夫人岫烟陪着，下面尚空两桌，一时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林黛玉来了。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地出来见了众人。湘云、李纨等让她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贾母笑着命她坐了。黛玉问薛姨妈宝姐姐为何没来，薛姨妈只推说家中有事，不便来。

一时，丫头们斟酒上菜，外面开了戏。众人正高兴时，忽见薛蝌及仆人满面焦虑地叫薛姨妈回去议事。薛姨妈被丫头们传进去的话骇得面如土色，急忙起身，带着宝琴，别了一声，即刻上车回去了。弄得内外愕然。贾母打发一个人过去听发生了什么事。

不说贾府依旧唱戏，单说薛姨妈回去，只见两个衙役站在二门上，由几个当铺里的伙计陪着。金桂哭着跑出来大骂，宝钗也是满面泪痕迎了出来。原来薛蟠又打死人了。薛姨妈一时又急又气，没了主意，倒是宝钗镇定，先打发了衙役，然后使银子到县里，先把死罪掳开再说，叫薛蝌赶忙拿银子去办。

这里宝钗正帮薛姨妈拿主意，那里金桂冷不防趁空儿抓住秋菱，又朝她嚷道：“平常你只说打死人了一点事也没有。如今撞掇的真打死人了，又都谁也不管了，什么有钱有势的亲戚，要是大爷明儿有个好歹不能回来时，你们各自干你们的了，撂下我一个人受罪！”说着，又大哭起来。这里薛姨妈听见，越发气得发昏，宝钗急得没法。

正闹着，只见贾府中王夫人打发来的丫头过来了。宝钗虽心知自己是贾府的人了，一则尚未提明，二则事急之时，只得告诉那丫头道：“此时事情头尾尚未明白，就只听见说我哥哥在外头打死了人，被县里拿了

去了，也不知怎么定罪呢。刚才二爷才去打听了。一半日得了准信，赶着就给那边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谢太太惦记着，以后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多着呢。”那丫头答应着去了。薛姨妈和宝钗在家干着急没办法。

过了两日，小厮们捎回薛蝌的信说：薛蟠先是录的实口供，说是自己打死人的，要想翻供，还得使银子。薛姨妈问了小厮具体情况。原来是薛蟠见家里闹得心烦，便要约人同行到南边置货，不想遇着蒋玉菡带着些戏子进城。二人遂喝酒，有个换酒的叫张三轻薄蒋玉菡。这位呆大爷性起，硬是拿酒碗将那人打死。薛姨妈听了又气又愧，兑了银子，又来求贾政。贾政含糊着应了。

三日后，薛蝌又有了回信，说薛蟠在监也不大吃苦，只是要让县太爷翻供，须得再送一份大礼，还可以复审，从轻定案。因为这位县太爷早就知道薛家家当充足。薛蟠也捎来口信，说叫薛姨妈不要心疼银子，只管救儿的命要紧。薛姨妈一面肯求贾政托人与知县说情，又让贾琏花上几千银子，才把知县买通了。薛蝌那里也弄通了。

这知县挂牌升堂，戏剧性地为薛蟠翻了供，判为误伤。薛蟠着薛蝌告诉薛姨妈：到衙门再使几次费，便可回家了。薛姨妈这里自然放下了心。正好遇上有个贵妃薨了，贾母、王夫人等日日去宫里吊祭，薛姨妈少不得过园里帮衬着照料。

第五十回

感秋深黛玉悲往事

薛蟠之事暂时无碍，贾母问及，薛姨妈少不得细述一遍。宝玉在旁听得蒋玉菡一段，心里自然一动。回去以后问袭人蒋玉菡赠的汗巾子还在不在。袭人说：“我搁着呢。这些人，你还是少和他们相往来，倒不如静静儿地好好念书。一个人知书达理，就该上进，就是心爱的人来了，瞧着也喜欢也尊敬。”宝玉被袭人一提，不说蒋玉菡，倒是先瞧瞧林妹妹去。袭人反怪自己多嘴，提起他的高兴来了。

宝玉一径来到潇湘馆，只见黛玉靠在桌上看书。宝玉走到跟前，一边搭讪着说话，一面看那书，竟一个字也认不得，便说：“妹妹近日愈发进了，看起天书来了。”

黛玉嗤的一声笑了，说这是琴谱，宝玉不懂。黛玉给他简单说了琴理，宝玉便催她来教。黛玉说：“听琴讲究高山流水遇知音，琴者禁也。古人以其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抚琴也有许多讲究，或在山巅上，或水涯上，或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且要风清月朗，焚香静坐，气血和平，才能人神合一。黛玉还说要指法好，取音好。宝玉只想学着玩，不想如此讲究，只要黛玉弹一弹，黛玉说他不懂，弹了也是对牛弹琴。宝玉说只要我爱听，便不管牛不牛的。一句话把黛玉等都逗笑了。正好丫头们捧来一小盆兰花。黛玉看时，却有几枝双朵儿的，心中忽然一动，也不知是喜是悲，想到“草叶当春，花鲜叶茂，想自己年纪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果能如愿或许会渐渐好起来，不然——”黛玉想到这里，不禁又滴下泪来。

宝玉回去了，黛玉正在沉吟，探春、湘云、李纨、李绮等过来看黛玉。说了一会儿闲话，便都散了。

黛玉送走了众人，进来坐着，看看已是林鸟归山，夕阳西坠。因史湘

云说起南边的话，便想着：“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父母若在，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任意，言语也可不避。香车画舫，红杏青帘，唯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纵有许多照应，自己还要处处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么罪孽，今生这样孤凄。真是只得以泪洗面了。”一面思想，不知不觉神往那里去了。

紫娟走来，看见这样光景，紫娟忙说：“姑娘说了半天话，想来又劳了神了，已叫柳嫂炖了一碗火肉白菜汤。一时，汤已炖好。黛玉吃了半碗，便搁下了，叫紫娟和雪雁吃了。自己要了件小皮毛衣儿，又看到宝玉病时送来的旧帕子，自己题的诗在上面，还有那剪破了的香囊扇和宝玉通灵玉上的穗子，不觉地簌簌泪下。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新啼痕问旧啼痕。

紫娟见了这样，知道她是触物伤情，感怀旧事，料道劝也无益，只得笑道：“姑娘还是略歇歇神儿吧。”黛玉这才把手帕撂下。紫娟连忙拾起，将香袋等物包起拿开。

这黛玉披了一件皮衣，自己闷闷地走到外间来坐下。回头看见案上宝钗的诗启尚未收好，又拿出来瞧了两遍，叹道：“境遇不同，伤心则一。不免也赋四章，翻入琴谱，可弹可歌，明日写出来给她，以当和作。”便叫雪雁拿来笔砚，挥毫泼墨，赋成四叠。又将琴谱翻出，合成音韵，遂将自己的短琴拿出，调上弦，又操演了指法。

第二天，宝玉起来梳洗了。带着书童正往书房里去，只见贾环和贾兰嘴里唧唧呱呱不知说些什么，迎头来了。见了宝玉便告诉他今儿太爷家里有事，放学一天。宝玉一听，巴不得又能歇一天，回去禀明贾母，自己便回怡红院去，与袭人说了，只坐了一会儿便往黛玉房中去了。

走到门口，只见雪雁在院中晾绢子呢。宝玉问：“姑娘吃了饭了？”雪雁说：“早起喝了半碗粥，懒待吃饭。这时候正打盹儿呢。二爷且到别处走走，回来再来吧。”宝玉只得出来。

一时无处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没去，便信步走到蓼风轩来。到了窗下，只听静悄悄的无一人声。宝玉正要走时，只听里面“啪”一声，接着又是“啪”的一声，又听着两个人“这个子儿”“那个子儿”地对应

答起来。宝玉听出一个是惜春，另一个听不出是谁。轻轻地掀帘进去，原来是栊翠庵的妙玉，二人正下围棋，他这一来倒唬了她俩一跳。妙玉一看是宝玉，脸儿渐渐红了，也不言语。惜春正要再下子，妙玉站起来说：“已下了半日了，改日再下吧。”起身理理衣裳便要走，又说：“久已不来这里，弯弯曲曲的，回头的路都要迷住了。”宝玉遂自告奋勇在前指引。

于是二人别了惜春，离了蓼风轩，弯弯曲曲，走近潇湘馆，忽听得丁冬之声。妙玉问是哪来的琴声。宝玉说：“想必是林妹妹正抚琴呢。”二人便在潇湘馆外山石上静听，甚觉音词清切。

不过半秒，只听得黛玉低吟道：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听得又吟道：

山迢迢合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

妙玉道：“刚才‘侵’字韵是第一叠，如今‘阳’字韵是第二叠。咱们再听。”

里边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

妙玉道：“这又是一拍。何忧思如此深也！”宝玉道：“我虽不懂得，但听她音调，也觉得过悲了。”里头又调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与格调只怕不配呢。”里边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愁，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听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徵之音？音韵可裂金石，太过了。”宝玉问：“太过便怎样？”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议论时，只听得弦“嘣”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竟自走了。宝玉情知不妙，却又见妙玉不多说什么，弄得满腹疑团，没精打采地回怡红院来。

第五十一回

赞兰儿贾母慰孤嫂

且说明年贾母已八十一岁了，是个暗九。贾母已许下一场九昼夜的功德，决心要写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刚经》和三百六十五部《心经》，《金刚经》已叫外面的人写去了，《心经》分给园里会识字的人们去写。除了凤姐当家没空儿，又不会写字儿，其余的写多写少不论，都得写。鸳鸯每日便拿个娟包到园里各处分散任务。

这日刚从惜春处交待了原故回来，正好碰上宝玉进来，手中提了两个细篾丝的小笼子，笼内有几个蝻蝻儿。贾母正和李纨投骰子，打双陆。宝玉提着笼子见过李纨，便对贾母说：“我听说老太太夜里睡不着，把这个给老太太留下解闷儿。”贾母笑道：“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就只管淘气。”宝玉说他没有淘气，贾母说：“你没淘气，不在学里念书，为什么又弄这个东西来。”宝玉说了缘故，原来是他帮贾环对了对子，贾环为感激他，送了的人情儿，贾母一听，说：“环小子不好好念书，就叫你儒大爷爷好好打他。没出息的东西，求人替了对子，就变着法打点人。这么点大的孩子就闹神闹鬼的，也不害臊，等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呢。”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

贾母又问：“兰小子呢，做上来了没有？这该环儿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宝玉说是兰儿自己对，师父还夸他明儿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要是不信，就亲自试试。贾母见宝玉说的认真，就说：“果然是这样，我才喜欢。我是怕你撒谎。如果真是这样，这孩子大概还有一点出息。”于是看着李纨，又想起贾珠来：“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场，日后也替你大哥哥顶门壮户。”说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

李纨听了这话，却也动心，只是见贾母已经伤心，自己连忙忍住泪，笑着劝道：“这是老祖宗的余德，我们是托着老祖宗的福罢了。只要他应

得了老祖宗的话，就是我们的造化。老祖宗看着也喜欢，怎么倒伤起心来了？”又回头对宝玉说：“宝叔叔明儿别这么夸他，他才多大孩子，知道什么。你不过是爱惜他的意思，他哪里懂得，一来二去，眼大心肥，岂不是不能有长进了？”贾母说：“你嫂子这也说的是。就只他还小呢，也别太管得紧了。小孩子胆儿小，一时逼急了，弄出点毛病来，书倒念不成，把身子都白糟蹋了。”贾母说到这里，李纨却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只是不让贾母看见，连忙擦了。

正说着，贾环、贾兰也都进来，给贾母请了安。贾兰又见过他母亲，然后过来在贾母旁边侍立。贾母问贾兰：“我刚才听见你叔叔说你对的对子好，师父夸你来着。”贾兰也不言语，只是抿着嘴儿笑。鸳鸯过来对贾母说，已伺候下晚饭了。贾母叫去请王夫人、薛姨妈等，宝玉贾环退出。

素云和小丫头们过来收拾了骰子等，李纨尚等着伺候贾母的晚饭，贾兰也跟着他母亲站着。一时，丫环回说太太、姨太太们今日回家去了。贾母便叫李纨娘儿俩跟着她一块儿用晚饭，还叫贾兰坐在她身边。

贾母刚吃了晚饭，就有丫头说珍大爷来。原来贾珍是回工部里的事。河南一带黄河决了口，湮没了几府州县，贾政少不得又有一番照料。所以贾政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宝玉的功课也渐渐松了，贾兰自随母亲日间用功勤读。不提。

第五十二回

听传言林黛玉情殇

且说宝玉自贾政走了以后，工课渐渐松了下来，只是又怕贾政突然回来觉察出来，所以也只得勉强自己常到学里去念书。

那时已到十月中旬，宝玉起来要往学里去，天气突然冷了起来，袭人给宝玉穿了一件，又包了一件带上。到了学房中，宝玉做了自己的功课。北风骤起，天气更冷了。宝玉的书童焙茗叫宝玉再添一件衣物。宝玉不看则已，看了时神已痴了，原来是晴雯所补的那件雀金裘。宝玉不穿，仍叫焙茗包上，代儒只当是宝玉俭省，怕可惜了这件衣服，心中欢喜。焙茗怕宝玉着凉，硬是求着穿上了。宝玉再无心读书，便告了病假回来了。

回到怡红院，自己叠好这件衣服，包了，又找了间静室，点了一炷香，摆上些果品，填了几句思念晴雯的词：

随身件 独自意绸缪。谁料风波平地起 颠教躯命即时休。孰与话轻柔 东逝水 无复向西流。想像更无怀梦草 添衣还见翠云裘。脉脉使人愁！

写完了，自己含泪读一次，在香上点个火儿焚了。静静地等着一炷香点尽了，才开门出来。告诉袭人：刚才心里烦，找个地儿静坐了一会儿。这会子好了，还要到外头走走呢。

说着，一径出来，到了潇湘馆中，在院里就问：“妹妹在家里吗？”黛玉在里间正在给贾母抄《女经》，叫紫娟请他进来。

宝玉进得屋来，黛玉说叫他稍等，还有两行就写完了。宝玉叫她只管写，自己却在屋里东瞧瞧，西走走。雪雁沏了茶来，宝玉吃着等了一会儿，黛玉写完站起来，客气地说慢怠了他。宝玉笑着看她，只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

赤金匾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真是：

亭亭玉立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

宝玉又问黛玉近日弹琴了没有，黛玉说觉得手冷，就没弹了。宝玉倒劝她以后尽可少弹，免得劳神费心。又说那天从惜春处走来正好听见她弹琴吟诗，只是没能听懂多少。黛玉说：“古来知音有几人？”宝玉听了，又觉得出言冒犯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里像有许多话，却不知从何说起。黛玉自悔失言，也淡淡的，无话可说。宝玉一看黛玉没疑，遂推辞着说要看探春去呢，就出来了。

黛玉送至门口，自己回来闷闷地坐着。心里正想着宝玉这两天不知为什么说话半吞半吐，忽冷忽热，一面想着，一面就歪倒在床上。紫娟进来收拾了笔墨纸砚，问黛玉说不喝茶，自己便出来了。

紫娟出来，只见雪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紫娟走过去问她有什么心事，雪雁只顾发呆，倒被她吓了一跳，忙把她拉到门外平台底下，悄悄地说：“姐姐听说了没有，宝玉定了亲了！”紫娟听了，吓了一跳，问：“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只怕不真吧。”雪雁说是侍书告诉她的，是个什么知府的女儿，家资也好，人才也好，别人都知道，只有咱们不知道。紫娟还要问底细时，只听黛玉咳嗽了一声，好像要起来，叫雪雁住嘴，往里望望，不见动静，这才又细细地问了雪雁。紫娟心里疑惑着，只听得鹦鹉学舌：“姑娘回来了，快倒茶来！”紫娟、雪雁两个进了屋里，只见黛玉已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她俩心里只疑惑方才的话怕被她听了去，所以搭讪着问茶问水。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娟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了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景，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所以打定主意，有意糟蹋身子，茶饭无心，每日渐减下来。夜间将被子蹬在脚后，紫娟只有精心服侍。

宝玉下了学，也常抽空问候，只是黛玉虽有万语千言，自知年纪已大，又不便似小时候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满腔心事，只是说不出来。宝玉

想将实言安慰 又恐黛玉多心 反添症病。所以两个人见了面 只得用浮言劝慰。真真是亲极反疏了。

贾母王夫人等虽怜恤黛玉，不过请医调治，只说黛玉常病，哪里知道她的心病。紫娟等虽知其病 却不敢说。半月之后 肠胃日薄 连粥都不能喝了。黛玉日间听见的话 都似宝玉娶亲的话 看怡红院中的人 无论上下 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薛姨妈来看 不见宝玉 越发起疑心 索性不要人来看望 也不肯吃药 只要送死。睡梦中 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贾母等见这病不似无因而起，也将紫娟雪雁两个盘问过两次，她两个哪里再敢说；紫娟欲向侍书打听消息，又怕越闹越真，黛玉岂不死得更快了 雪雁此时恨不得全身都长出嘴来说：“我没说”悔得肠子都青了。

这日 正是黛玉绝粒之日。紫娟见她昏昏沉沉 守着哭了会儿 便叫雪雁看着，自己去回上头。

这雪雁是个小孩子，哪里见过黛玉这个样儿，只当是死了的光景，心中又痛又怕 恨不得紫娟立刻回来。正怕着 只听窗外有脚步声 还以为是紫娟，不想是探春打发侍书来看了。

雪雁此时打量黛玉已一无所知了，紫娟也不在跟前，又悄悄地问侍书前日说的话可是真话。侍书说是听小红说的，后来又听说是门客们借此讨老爷的喜欢。老太太的意思是亲上作亲，横竖就在这园里。雪雁听到这里 也忘了神了 说：“这是怎么说的 岂不白白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侍书忙问怎样 雪雁正在说如此这般 紫娟回来了。见她俩又在那儿嘀咕，忙叫她们赶紧别混说。

三个人正说着，只听黛玉忽然嗽了一声。紫娟连忙跑到炕沿边问她喝口水吧。黛玉微微应了一声 紫娟扶起她来 雪雁倒了水来 黛玉喝了两口 又躺下了。半日 微微睁开眼说：“刚才说话的不是侍书吗 回去问你姑娘好。”侍书见这番光景，悄悄地退出去了。

原来那黛玉虽病势沉重，心里却还明白，听了侍书的话，才明白前头的事情原是议而未成的，又兼说是要亲上作亲，又是园中住着的，除了自己 还能有谁 因此一想 阴极阳生 心神顿觉清爽了许多 所以才

喝了两口水，又问了侍书。

恰好此时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听见紫娟之言，都赶着来看。黛玉心中疑团已破，精神虽短，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话了。凤姐便叫过紫娟，责怪她少见多怪，贾母反倒说她是明白孩子。说了一回，贾母等料着无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黛玉的病日渐减退，紫娟和雪雁都在背地里念佛。众人都疑惑黛玉的病来得也奇，好得也怪，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贾母猜着了八九分。

一日正值邢王二夫人、凤姐等都在贾母房中说闲话，说起黛玉的病来。贾母说：“宝玉和林丫头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现在都大了，老是在一块儿也不成个体统。”王夫人试探性地说：“林丫头是个有心计儿的，宝玉倒是呆头呆脑的，老太太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了也罢。”

贾母皱了一皱眉，说道：“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有她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一点，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王夫人等说也是如此，只是得给林黛玉说个人家。贾母说：“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先自己后外人。只是宝玉定亲的话再不许她知道罢了。”

王夫人、凤姐自是又嘱咐周围的人再不许说漏了嘴，走了风声。众人一则怕凤姐，二则知此事事关不小，哪里敢混说？

第五十三回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话说宝玉回到怡红院，袭人说明天是十月初一，贾母开消寒会的事情。果不然，刚坐下不久，老太太打发人来说道：“老太太说了，叫二爷明日不用上学去了。明日请了姨太太、姑娘们来赴消寒会呢。”宝玉想着：“又能疯玩一天，宝姐姐也自然来。”心里喜欢得不得了。

到了次日，宝玉一早到老太太处请了安，又到贾政王夫人那里回明了今儿不上学，贾政也没言语。宝玉便慢慢退出来，一溜烟跑到贾母这边来。

众人都还没来，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带了巧姐儿陪着老太太说话。见宝玉来了，那巧姐儿便给宝玉请了安了，请求宝玉有空儿把她认的字理一理。宝玉问她认了多少字，巧姐儿说有三千多字，还向他请教《列女传》里的故事。宝玉长篇大论讲了一大堆，也不知巧姐听懂了没有。宝玉见巧姐又聪明，模样儿又好，遂又想起了死去的晴雯和病中柳家的五儿，所以一时又呆了起来。

一时众人都过来了，独不见邢岫烟和宝钗，凤姐是告了晚到的。宝玉见黛玉来了，便把想宝钗的心暂且搁开。贾母这边自去热闹，不提。

话说贾政、贾赦等往贾母处打了个照面，见没有他们说话的地儿，便出来和詹光等一帮清客下棋。这时门上的小厮进来，回到：冯紫英大爷要见老爷。贾政赶忙有请，冯紫英进来寒暄几句，便说：“小侄与老伯久不见面，一是来会会，二是带来四种洋货，可以做的贡的。一件是围屏，有二十四扇，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间虽说不是玉，却是绝好的硝子石，石上镂出山水人物楼台花鸟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个人，都是宫妆的女子，名为《汉宫春晓》。人的眉目口鼻以及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细腻；点缀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观园中正厅上却可用得着。还有一

个钟表，有三尺多高，一个小孩拿着时辰牌，到了什么时候他就报什么时辰。这是两件笨重的，却还没有拿来。现在我带着的这两件都是有些意思。”说着拿出一个锦盒子，揭开几重白锦，里面放着一颗桂圆大的珠子，光华耀目。冯紫英将这母珠放在一个盘儿上，又掏出一个白绢包儿，将包儿里的珠子都倒在盘里散着。只见那些小珠子都一颗不剩地滚到大珠子身边来，一会儿便将这颗大珠子抬高了。众人都叹为观止，贾政说：“这是有的，所以叫母珠，是珠之母。”

冯紫英又取出一个小匣子，打开了取出一件叫蛟绡帐的东西，说这是蛟丝所织，暑热天张在堂屋里，苍蝇蚊子一个也不能进去，又轻又亮。冯紫英一边叠折，一边对贾政说：“这四件儿东西价儿也不很贵，两万两银子便卖，母珠一万，蛟绡帐五千，《汉宫春晓》与自鸣钟共五千。”贾政说：“哪里买得起。”冯紫英说：“你们是国戚，上贡宫里头是用得着的。”贾政只说让老太太瞧瞧去。

一会儿，东西拿了出来，传老太太的话说东西好，就只没银子，不买。冯紫英便要贾政替他留心着买主，要走。贾政自是留下喝酒。

酒过四五巡后，冯紫英便说起贾雨村又要升了。对于这贾雨村，贾政也是知道一些底细的。只说和贾家是本家，又是黛玉的老师。前几年，升了吏部侍郎，不知为着一件什么事，降了三级，如今又要升了。

冯紫英听贾政如此一说，便接口道：“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贾政也叹道：“像雨村就是好的了。和我们差不多的甄家，从前一样的功勋，一样的世袭，一样的起居，我们也时常往来，不多几年，他们还差人到我这里请安，还很热闹。前些儿时间抄了原籍的家财，至今杳无音信，不知他近况如何，心下也着实惦记。看了这样，你想做官怕不怕？”贾赦道：“咱们家是最没有事的。”冯紫英说：“是的，尊府是不怕的。一则里头有贵妃照应，二则好亲戚多，三则你家自老太太起到少爷们，没有一个刁钻刻薄的。”贾政说：“虽无刁钻刻薄，却也没有大出息的，也是不行。”于是大家喝了一会儿酒，不再提这些话儿。

第五十四回

赏花妖宝玉失通灵

且说紫娟因黛玉渐好，园中无事，听见拉回女尼等预备宫中使唤，不知何事，便到贾母那边打听打听，恰好遇着鸳鸯，问及此事，鸳鸯说并没有听说。二人正闲话着，只见傅试家的两个女人来给贾母请安，要鸳鸯陪了上去，正好贾母在睡午觉，那两个女人便与鸳鸯说了一声走了。紫娟问是何人，鸳鸯还正一肚子牢骚，说这傅家有个女孩儿，说怎么地好，又常来老太太跟前奉承，说是要和宝玉作亲。紫娟一边听，一边替黛玉着急：“家里金的银的还闹不清，若再添一个傅姑娘，那不更了不得了。”一面想，一面往回走。

回去见了黛玉，则给她倒了茶，只听见园里一叠声乱嚷，不知何故。紫娟忙派人去打听，原来是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萎了几棵，也没人去浇灌它。昨日宝玉走去，瞧见枝头上好像有了骨朵儿似的。不想今日开了很好的海棠花。众人诧异，都争着去看，连老太太、太太等人都轰动了要来瞧花呢。黛玉一听知道贾母要来，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听。不多时，雪雁便跑来说老太太来了。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镜子，掠了一掠鬓发，便扶着紫娟来怡红院了。

黛玉见老太太坐在宝玉常卧的榻上，黛玉便上去一一请了安，与众姐妹彼此问了好。凤姐因昨晚水月庵听成是馒头庵、铁槛寺的事情又总放不下，所以急火攻心，吐了一口血，恹恹地没精神，病了没能来。史湘云因她叔叔调任回京，接回了家；薛宝琴跟宝钗去住了；李家姐妹因园中事多，李婶娘带了在外居住。所以今天来的人并不多。

大家说笑了一回，说这花开得古怪。贾母说：“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却也有些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因为天气和暖开了也是有的。”王夫人说：“老太太见得多了，说的是。”邢夫人说：“我听见这花

已经萎了一年了 这会儿不应时候开必是有个缘故的。”李纨道：“老太太与太太说的都是。据我的糊涂想头，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此花先来报信。”探春虽不言语，心内想：“此花并非好兆，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只是不好说出来。

独有黛玉听说是喜事，心里触动，便高兴说道：“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三个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弟兄们仍归在一处，那荆树也便荣了。可知草木也是随人的。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喜欢，那棵树也就发了。”贾母王夫人听了喜欢，便说：“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

正说着，贾赦、贾政、贾环、贾兰都来看花。贾赦说：“这定是花妖，将它砍去。”贾政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用砍，随它去了。”贾母不让他们混说，贾赦、贾政等讪讪而出。

那贾母高兴，叫人传话到厨房里，快预备酒席，又叫宝玉、环儿、兰儿各做一首诗志喜，叫黛玉帮他们改改。一时，酒菜上来了，一面喝着，宝玉、贾环、贾兰依次作了诗念与贾母听。贾母说听上去兰儿的好一些。

贾母坐了半日，然后扶珍珠回去了。平儿给袭人送来两匹红布包裹这花，贾母、王夫人倒十分称赏凤姐的行事儿，平儿又私下里叮嘱袭人不必当作奇事去混说。袭人点头答应。

且说宝玉那日本来穿着一件皮袄在家歇息，因见花开，只管出来看一回，赏一回，叹一回，爱一回的，心中无数悲欢离合，都引发到这花上了。忽听贾母要来，便去换了一件狐腋箭袖，及至后来贾母去了，仍回来换衣。袭人见宝玉脖子上没有挂着玉，便问玉放哪儿了，宝玉说刚才忙换衣，摘下来放在炕桌上，就没带。袭人看桌上并没有玉，便各处找寻，踪影全无，吓得满身冷汗。忙问麝月、秋纹等人，众人知道这玉非同一般，都不敢胡闹，只得各处搜寻。翻箱倒柜，又不敢声张，又叫秋纹等人出去问是谁捡了。结果，秋纹等回来俱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宝玉也吓怔了。袭人急得只是干哭。找又没处找，回又不敢回，怡红院里的人吓得个个像木雕泥塑一般。



大家正在发呆，只见各处知道的都来了。探春叫把园门关上，先派人各处寻找，又告示众人，找出来重赏。谁知那块玉竟像绣花针儿一般，找了一天，总无踪影。

李纨急了，出主意要大家脱了衣服都搜一搜，探春独不言语。平儿说先从她搜起，于是各人自己解怀，李纨一气儿混搜，探春嗔着李纨是胡闹，叫众人先想想谁的可能性大。众人听她一说，都疑到环儿身上了。

于是，李纨叫平儿出面哄来环儿，问问他是不是瞧见那块玉了。贾环急得紫涨了脸，瞪着眼说：“人家丢了东西，你怎么又叫我来查问，怀疑我，我是犯过案的贼吗？”平儿见他这样，倒也不敢再问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叫赵姨娘知道了，一跌声儿哭着喊着走来说：“你们丢了东西自己不找，怎么叫人背地里拷问我们环儿。这环儿索性该杀该剐，由你们吧。”说着，又将环儿一推说：“你是个贼，快快地招吧。”气得环儿哭喊起来。

李纨正要劝解，忽听丫头们说：“太太来了。”袭人等人此时无地自容，宝玉等赶忙出来迎接。赵姨娘此时也暂且不做声，跟了出来。王夫人见众人都惊恐不定，才知道此事非同一般，忙叫袭人，袭人连忙跪下，含泪要禀。王夫人只叫她细细找去。宝玉恐袭人说出真话，便谎说与袭人不相干，是在南安王府那里听戏路上丢了。赵姨娘听了宝玉的话，便得了意，忙接口道：“外头丢了东西，也赖环儿！”话未说完，被王夫人喝住，赵姨娘便不敢言语了。还是李纨探春从头至尾告诉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得泪如雨下，索性要回贾母，又叫人去问邢夫人那边跟来赏花的那些人去。

凤姐病中也听见宝玉失玉，知道王夫人过来，料躲不住，便扶了平儿来到园里。正值王夫人要走，凤姐姣怯怯地给王夫人请了安，出主意道：“咱们家人多手杂，自古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哪里能保得住谁是好的。但一吵嚷已经都知道了，又怕狗急跳墙，反毁了那玉，不如暂时派人各处察访，哄骗出来，再作处理。”

王夫人听了半日，思想着凤姐的话确有道理，只是如何交待贾政？

于是 给众人下了死命令：“限袭人三天内给我找出来 要是找不着 只怕也瞒不住 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说完 自己领凤姐到邢夫人那边商议踩缉之事。

王夫人一走，李纨这里议论纷纷。林之孝家的提议到测字先生那儿测个字；邢岫烟提议到妙玉那儿扶乩问问仙语。袭人、麝月等只要听见有主意，也不管顶用不顶用，先求爷爷告奶奶地活动起来，一时林之孝家的测回来是“赏”字 要他们去当铺里找。全城的当铺查了个遍 独没有这块玉。邢岫烟去了妙玉处，扶出来的仙乩是：“噫 来无迹 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寻 山万重 入我门来一笑逢。”众人都不知道青埂峰在什么地方，又听说请的是拐仙，更吃不透里面的仙机隐语。

袭人心里着忙，便捕风捉影地混找，连一块块石底下也没放过，只是没有。宝玉也不问有无 只管傻笑。麝月着急说：“小祖宗 你到底是在哪儿了，说明白了，我们就是受罪也受在明处啊！”宝玉说他也不知道。李纨探春也说时间不早了 先回吧 明天再说吧。于是大家散去。宝玉睡下 可怜袭人等哭一回 想一回，一夜无眠。

且说黛玉先自回去 想起金玉的旧话来 反自喜欢 心里说道：“和尚道士的话果真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缘，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或者因为我而拆散他们的金玉 也未可知。”想了半天 更觉安心 把这一天的劳乏竟不理睬 倒重新看起书来。紫娟倒觉身倦 连催黛玉睡下。黛玉虽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说：“这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非比寻常之物 来去自有关系。若是这花开得吉祥 就不该失了这玉呀 看来此花开得不祥 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觉又伤起心来。又转想到喜事上头 此花又似应开 此玉又似应失 如此一悲一喜 直想到五更 方睡着。

次日 王夫人、凤姐又暗中设法寻找。一连闹了几天 总无下落。还喜贾母贾政不知。袭人等每日提心吊胆，宝玉也好几天不上学，只是怔怔的 不言不语 没心没绪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 也不大在意。

第五十五回

贾元妃薨逝凤藻宫

这天，王夫人正在为宝玉失玉之事纳闷。忽见贾璉进来请安，笑嘻嘻地说：“今日听得军机处的贾雨村打发人来告诉二老爷，舅太爷升了内阁大学士，奉旨来京，说是有半个多月就到了。侄儿特来回太太知道。”王夫人听说，便欢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妈家又衰败了，今日忽听兄弟拜相回京，王家荣耀，将来宝玉总有个依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开了些，天天等着兄弟来京。

忽一天，贾政进来，满脸泪痕，喘吁吁地说：“你快去禀知老太太，即刻进宫。不用多少人，只有你去服侍。因娘娘忽得暴病，现在太监在外立等。”王夫人听说，便大哭起来。贾政说：“这不是哭的时候，快去请老太太，说得宽缓些，不要吓坏了老人家。”贾政说着，出来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泪，去请贾母，只说元妃有病，进去请安。贾母一见王夫人神色，忽然想起前些日子梦见元妃独自一个人到她这里，还说什么“荣华易逝，须要退步抽身”之语，大有不祥之兆，只是未说出口。当下只是念佛道：“怎么又病了，前番吓得我了不得，后来又打听错了，这回情愿再错了吧。”王夫人一面答应，一面催鸳鸯开箱取衣饰穿戴起来。

且说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圣眷隆重，身体发福，未免举动费力。每日起居劳乏，时发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宫，偶沾寒气，勾起旧病。不料此次特别厉害，竟至痰塞窒息，四肢冰冷，即召太医调治，并不见效。内宫奏请预备后事。所以命贾氏女眷进见。贾母王夫人见元妃时，已痰塞口涎，不能言语。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却少眼泪。贾母进前请安，奏些宽慰的话，稍时渐渐脸色改变。贾母王夫人又不敢啼哭，唯有心内悲戚。不多时，太监立传钦天监。贾母便知不好。稍刻，小太监传谕：“贾娘娘薨逝。”享年四十三岁。贾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宫上轿回家。贾政等亦

已得信，一路悲戚。回到家中，免不了大家哭泣悲伤。

次日早起，凡有品级的，按贵妃丧礼，进内请安哭灵，贾政又是工部堂上要他周旋，同事又要请教他，所以两头更忙。因元妃无所出，唯谥曰：“贤淑贵妃”。

且说贾府中男女天天进宫，忙得不得了。幸喜凤姐近日身子好些，可以出来照应家事，仔细预备王子腾进京接风贺喜。凤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内阁，便要带家眷来京。凤姐心里欢喜，所以身子倒觉比以前好了些。王夫人看见凤姐照旧办事，又把担子卸了一半，又眼见兄弟来京，诸事放心，倒觉安静些。

独有宝玉是无职之人，又不去上学。况且自失了玉之后，终日懒怠走动，说话也糊涂了。有人叫他请安，他便请安；没人叫他，他也不动。每天茶饭，端到面前便吃，不来也不要。袭人看这光景不像是有气，倒像是有病，便偷空儿到潇湘馆告诉紫娟叫黛玉开导开导他。只因黛玉想着亲事上头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见了他，反觉不好意思，所以也不肯过来。袭人又背地里告诉探春。哪知探春心里明明知道海棠开得怪异，“宝玉”失得更奇，接连着元妃姐姐薨逝，家道不祥，日日愁闷，哪有心肠去劝宝玉。况兄妹男女有别，只好过来一两次。宝玉又终是懒懒的，所以也不大常来。

宝钗也知失玉。薛姨妈那日应了宝玉的亲事，回去便告诉了宝钗。薛姨妈本要听听她的意见，不想宝钗十分遵从母兄之命，所以薛姨妈便更加爱惜她。宝钗自小娇生惯养，但十分贞静，又见妈妈应允了亲事，所以更不提“宝玉”二字。如今虽然听见失了玉，心里也甚惊疑，倒不好亲自去问，只得听旁人说去，竟像与自己不相干。只有薛姨妈打发丫头几次问信，又因自己儿子的事焦心，只等哥哥进京也好为他出脱罪名。又知元妃已薨，贾府忙乱，却得凤姐好了，出来理家，也就把贾家的事撻开了。

只苦了袭人，虽然在宝玉面前低声下气地服侍劝慰，宝玉竟是不懂。袭人只有暗暗地着急而已。

过了几日，元妃停灵寝庙，贾母等送殡去了几天。岂知宝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竟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第五十六回

假充真贾宝玉疯癫

直到元妃事毕 贾母惦记宝玉 亲自到园看视。见了贾母 宝玉并不答话 只管嘻嘻地笑 像一个傻子。贾母愈看愈疑 便说：“我才进来时，不见有什么病 如今细细一瞧 这病果然不轻 竟是神魂失散的样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夫人知事难瞒，又瞧瞧袭人怪可怜的样子，只得便依着宝玉先前的话，说去南安王府里听戏时丢了玉，悄悄地告诉了贾母一遍，又生恐她着急 只说现在正着人四处里找着呢。贾母听了 急得站起来 眼泪直流 说道：“这玉如何丢得 你们也太不懂事了。这玉是宝玉的命根子 快叫老爷来 我与他说。”王夫人知道贾母生气 叫袭人等跪下 自己也敛容低首承认错误 贾母道：“不用他也使得 传我的话 暂且不用责罚下人 我叫璉儿写出赏格 挂在看戏经过的地方 便说有人捡得送来者 情愿送银一万两 如有知人捡得送信者 送银五千两。如真有了 不可吝惜银子。”王夫人也不敢说什么。贾母传话告诉贾璉 叫他速去照办。贾母又叫人将宝玉挪到她那里，只派袭人、秋纹跟过来，其余的人在园内看屋子。宝玉听了 终不言语 只是傻笑。

贾母便携了宝玉到自己房中，一边看人收拾房间，一边对王夫人说：“你知道我的意思么 怡红院里的花树忽萎忽开 有些奇怪 头里还仗着有一块玉能除邪，如今此玉丢了，生恐邪气易侵，所以我带他过来一块儿住着。我屋里干净些 经卷也多 可以多念念定定心神。你问宝玉可好不好？”那宝玉只是笑。袭人叫他道“好” 他便说“好”。王夫人见他这般光景 未免落泪。贾母知王夫人着急 便叫她回去 顺便告诉贾政不用上她这里来，她自有调停。王夫人答应着去了。贾母叫鸳鸯找些安魂定魄的药来给宝玉吃。

且说贾政当晚回家，在车内就听见道儿上的人就找玉之事议论纷纷。贾政便叫门上的人来问，果真贴出去帖儿了，双道：“家道该衰，偏生养了这么一个孽障！刚生了他的时候满街谣言；隔了十几年略好了些，这会子又大张旗鼓地找玉，成何道理！”说着，又进里头问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贾政。贾政知道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违拗，只抱怨王夫人几句。

过了些时，竟有人拿着赏格到荣府门上，口称是送玉来的。门上的人便托了那玉交到贾琏手上。贾琏打开一看，可不是一块晶莹美玉吗？他昔日也不曾理论细瞧过，今日倒要看看。看了半日，见上面有些字还仿佛认得出来，便喜之不胜，忙忙地送与贾母王夫人认去。

这会子惊动了合家的人，都等着争看。凤姐见贾琏进来，便劈手夺去，不敢先看，送到贾母手里。贾母打开看时，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擦摸，一面叫鸳鸯戴上眼镜儿细瞧，说：“奇怪，这块玉倒是的，只是里头的宝色都没有了。”王夫人看了一会儿，也认不出，便叫凤姐过来看。凤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颜色不大对。”袭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块，只是盼得心盛，也不敢说出不像来。

凤姐于是从贾母手中接过来，同袭人拿来给宝玉瞧。这时宝玉睡眼朦胧，听见凤姐说：“你的玉有了，”接在手里瞧也没瞧，就往地下一撂，说：“你们又来哄我了。”说着只是冷笑。凤姐连忙拾起来，说：“这也奇了，怎么没瞧就知道呢。”宝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见宝玉这样，便说：“那玉原是胎里带来的一种古怪东西，想必这个是假的。”大家此时恍然大悟。

贾琏在外间听见这话，便要找那人算账，贾母喝住，说那人也可能是穷极了，想赚几个容易钱罢了，赏他几个钱，叫他去吧，为的是感服众人。

贾琏虽答应了贾母，出来却对那人不客气，连吆带喝，连咋带唬，那人便说出底细；一时穷极无奈，借钱照帖儿上的样子做了个玉，为的是赚几个银子。贾琏等人一听，骂了那人一顿，那人抱头鼠窜而去。从此街上闹动了“贾宝玉弄出‘假宝玉’”来。

第五十七回

设奇谋贾宝玉招亲

且说到了春节，贾府上上下下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时，近日宝玉又病着，虽有旧例家宴，大家无兴。

到了正月十七，王夫人正盼王子腾来京，只见凤姐进来回说从枢密张老爷那儿听说王子腾在离城二百多里地之处没了。王夫人甚是吃惊，着贾琏细细打听，确实是王子腾因赶路劳乏，偶感风寒，却不想误用了药死了。王夫人不免暗里落泪，悲女哭弟，又为宝玉担忧。如此接二连三，都是不随意的事，哪里搁得住，便心口疼痛起来，忙叫贾琏收拾行装，帮着料理去了。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即放了江西粮道，起程日期已经奏明，不日将去外任。

贾母叫贾政过去，看着王夫人带着病也在那里，贾政向贾母请了安，贾母叫他坐下，便说道：“我今年八十一岁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你这一去，我所疼的只有宝玉，偏偏他又病得糊涂，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昨日叫赖升媳妇出去叫人给宝玉算了算命，说是娶了金命的人能帮扶他，必须冲冲喜才好，不然只怕保不住命。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话，所以教你来商量，你的媳妇也在这里，你们是要宝玉好呢，还是随他去呢？”

贾政赔笑说：“老太太当初疼儿子也是这么疼的。只因为宝玉不上进，所以时常恨他，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给他成家，儿子也放心。我到底瞧瞧宝玉是个什么病。”王夫人见贾政眼圈儿也红了，知道心里是疼的，便叫袭人扶了过来。

宝玉见了他父亲，袭人叫他请安，他便请安，贾政看到他面黄肌瘦，目光无神，大有痴傻之状，便叫人扶了进去。他想，给宝玉成亲也是好事，只是眼下薛家案件未了，自己又要外任，宝玉正在给元春服丧期间，

如何处理。贾政将顾虑说与了贾母。

贾母想了想说：“这事可以越些礼办了才好。姨太太和蟠儿那里我们央人去求他们，只是救宝玉的命要紧，诸事将就，不过是冲冲喜。我们两家愿意，孩子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挑个好日子，按宫里的样子，一乘八抬轿子抬了宝丫头过去，照南边规矩拜个堂，一概亲友不请。待宝玉好了，过了功服，然后再摆席请人。宝丫头是个明白孩子，袭人又是个妥帖人，所以内中自不必说。这会子只要你立刻收拾屋子，铺排起来。这屋子是需要你派的。办了以后，你看到他们小两口的事，也好放心去。”

贾政一听有理，竟把宝玉之事听凭贾母交与王夫人凤姐儿了，又将荣禧堂后边的一大跨所二十余间房屋指与宝玉，余者一概不管。

且说宝玉见过贾政，便昏昏沉沉地睡去。贾母与贾政所说的话，宝玉一句也没听见。袭人等都静静儿地听得明白。虽然先前有些风声，今儿却信以为真。如今听了这些话，心里想道：“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宝姑娘才配得是。我也造化。若宝姑娘来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但是这一位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幸亏他没有听见，若知道了，又不知闹到什么份儿上了。”

袭人想到这里，转喜为悲，一时想到宝玉心肠里只有一个黛玉的情形：初见时便要摔玉砸玉；况且那年夏天在园里把我当成林姑娘说了好些私心话；后来因为紫娟说了句玩笑话便哭得死去活来。若如今和他说要娶宝姑娘竟把林姑娘撻开，除非他人事不知还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然催命了！我再不把话说明，岂不是一下子害了三个人了！袭人想定主意，待贾政出去，叫秋纹照看宝玉，便走到王夫人身旁，悄悄地将王夫人叫到贾母屋后里去说。贾母只道是宝玉有话，也不理会，还在那里打算如何过礼，怎么娶亲。

袭人同王夫人到了后间，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忙问她缘故。袭人说：“宝玉的亲事已定了宝姑娘，是一件极好的事。这话原不是该奴才说的，只是现在逼到角儿上了。依奴才的想法，太太看去宝玉是和宝姑娘好些，还是和林姑娘又好些呢？”王夫人说：“她两个因从小儿

在一起 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袭人说：“不只是好些，”便把宝玉素与黛玉的这些光景一一说了 还说：“这些事都是太太亲眼见的 独是夏天的话我从没敢和别人说。”王夫人拉着袭人的手 又是感激 又是喜欢 又是犯难。她叫袭人先回去 筹瞅空儿回明贾母 自然想个万全的主意。

王夫人仍到贾母跟前来，贾母正与凤姐商议。见王夫人进来，便问袭人鬼鬼祟祟地说了些什么，王夫人便将宝玉的心事细细回明贾母。贾母听了 半日没言语。王夫人和凤姐也都不再说了。只见贾母叹道：“别的事都好说，林丫头倒没有什么；若宝玉真是这样，这可叫人作了难了。”

只见凤姐想了一想 因说道：“这件事难倒不难 只需想个掉包儿的法子。”贾母问怎么个掉包儿法。凤姐说：“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来，说是老爷做主，将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要是他全不管 这个包儿也就不用了。若是他有些喜欢的意思 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王夫人说：“就算他喜欢 你怎么个办法呢？”

凤姐便走到王夫人和贾母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王夫人点了几点头。贾母说：“这么着也好 可就只苦了宝丫头了。倘或吵嚷起来 林丫头又怎么样呢？”凤姐说：“这个话原只说给宝玉听 外头一概不许提起，有谁知道呢。”

正说间，丫头进来回话说：“琏二爷回来了。”王夫人恐贾母问及 便叫凤姐同贾琏去了王夫人房里，一会儿王夫人回来，凤姐已哭得两眼通红 贾琏请过安 将料理王子腾丧事的话说了一遍 王夫人听毕 其悲痛自不必言。凤姐劝慰了一番，只说料理宝玉的事要紧。

次日 凤姐吃了早饭过来 便要试试宝玉 走进里间说道：“宝兄弟大喜 老爷已择了吉日要给你娶亲了。你喜欢不喜欢？”宝玉听了 只管瞅着凤姐微笑，微微地点点头儿。凤姐笑道：“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宝玉却大笑起来。凤姐看着，也断不透他是明白还是糊涂，又说：“你好了才给你娶林妹妹呢 若还是这么傻 便不给你娶了。”宝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 你才傻呢。”说着 便站起来说：“我去瞧瞧林妹妹 叫

她放心。’凤姐忙扶住了说：“林妹妹早知道了，她如今要做新媳妇，自然害羞，不肯见你的。”宝玉说：“娶过来她到底见不见我？”凤姐又好笑，又着忙，心里想袭人的话确实不差。提了黛玉，虽说的是疯话，却心里明白，若真明白，将来不是林姑娘，这饥荒可难打了。宝玉说：“我有一个心，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她要过来，横竖给我带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凤姐听着是疯话，便出来看着贾母笑。贾母听了，又是笑，又是疼，只叫袭人好好地安慰他。

当晚，贾母王夫人着人请来了薛姨妈，如此这般地将娶亲的事说了一遍。薛姨妈心里也愿意，只虑着宝钗委屈。贾母又差鸳鸯过去与宝钗说明原委，不叫她委屈。薛姨妈也答应了，便议定凤姐夫妇为媒人。大家散了。

薛姨妈回家将这边的话细细地告诉了宝钗，宝钗低头不语，后来便暗自垂泪。薛姨妈好言相劝，又叫宝琴相伴解闷。

次日贾琏过来，见了薛姨妈回了明日就是好日子，明日就准备回礼。薛姨妈自是不挑剔罢了。贾琏又回明贾政，贾政叫他回明老太太，诸事宁可简便些。

王夫人叫了凤姐，命人将过礼的物件都送与贾母过目，并叫袭人告诉宝玉，那宝玉又嘻嘻地笑道：“这里送到园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咱们的人送，咱们的人收，何苦来呢。”贾母王夫人听了，都喜欢道：“说他糊涂，他今日怎么这么明白呢。”

鸳鸯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一件一件地点明给贾母瞧。贾母看了，都说好，轻轻地与凤姐说道：“不必走大门，只从便门送去。只嘱咐任何人，不许在潇湘馆提起。”凤姐等人答应而去。

宝玉信以为真，心里大乐，精神便觉好些，只是语言总有些疯傻。

那过礼的回来都不提名说姓，因此上下人等都知道，只因贾母、凤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风声。

第五十八回

泄机关魂归离恨天

这天黛玉早饭后带着紫娟到贾母这边来，一则请安，二则也为自己散散闷。出了潇湘馆，走了几步，忽然想起忘了带手绢子来，于是叫紫娟去取，自己却慢慢地走着等她。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就听到有人呜呜咽咽地哭。到了眼前，却见是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黛玉只疑她是受了大丫头的的气或心里有说不出的心事，所以到这里来发泄发泄。

那丫头见了黛玉，也不敢再哭，只是拭眼泪。黛玉问她为什么伤心，那丫头说是只因为她说错了一句话，珍珠姐姐就打她。黛玉才知道她是贾母房里的傻大姐，便问她说错了什么话。那丫头说：“就是为我们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

黛玉听了这话，如同一个疾雷，心头乱跳。略定了定神，便拉傻大姐到僻静处，仔细问明了。那傻丫头哪里认得她就是黛玉呢，只管说了个明白。黛玉听呆了。那傻丫头依旧想到伤心处，又哭起来。

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像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停了一会儿，颤巍巍地说：“你别混说了，你再混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快去吧。”自己移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地慢慢走来。且又迷迷糊糊的，信着脚从那边又绕过来。

紫娟取了绢子，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只见一个丫头远远地走了。心中惊疑不定，只得赶过来轻轻搀住她，问她要到哪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娟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搀她到贾母这边来。

黛玉走到贾母门口，心里微觉明晰，回头看见紫娟搀着自己，问她是不是也来瞧宝二爷来了。紫娟见她心里迷惑，一个已经痴痴傻傻，这一个又恍恍惚惚，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那该如何是好？心里十分担心，却又不得不扶她进去。

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却不像先前那样软了，自己掀帘进去。贾母正歇中觉，丫头们有的出去玩，有的正在打盹儿，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从里间出来一看是黛玉，便要往里让，只见紫娟在后向她努嘴儿，袭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语。黛玉进得宝玉房中，见宝玉坐在那里，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她嘻嘻地笑，黛玉自己坐下，只管脸对着脸傻笑起来。袭人看见这番光景，心里大不得主意。只听黛玉说：“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妹妹病了。”袭人紫娟两个吓得面如土色，连忙用言语来岔开。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

袭人见了这样，知道黛玉心中的迷惑不减于宝玉，便叫秋纹同紫娟来送黛玉。黛玉哪里用她们搀扶，出了贾母房，一径向潇湘馆飞奔。她两个只在后面跟着。刚到门口，紫娟说：“阿弥陀佛，可到了家了！”一句话还未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几乎晕倒。紫娟等人好不容易搀扶黛玉回屋里来。紫娟又捶又推，黛玉才渐渐苏醒过来，头里的事一字也不记得了。这会子见紫娟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话来。此时反不伤心，唯求速死，以完此债。这里紫娟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诉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凤姐儿说她们失惊打怪的。

那知秋纹回去，正好见贾母歇中觉起来，见她神色俱慌，便问原委。秋纹吓得连忙把方才的一切告诉了贾母，贾母大惊。便叫了王夫人、凤姐来瞧。只见黛玉颜色如雪，神气昏沉，所咳出来的又都是痰中带血的。黛玉微微睁眼见贾母在旁边，便喘吁吁地说是白疼了她了。贾母十分难受，一面叫医生开方调理，一面叫凤姐给她预备后事。只说黛玉心里不该有非分之想。贾母又问了紫娟一回，到底不知是哪个说的，只叫贾琏照料着大夫瞧病，自己又和王夫人凤姐忙宝玉娶亲的事了。

且说黛玉虽然服药，这病却日重一日，紫娟在旁苦劝也无济于事。

黛玉每咳一阵，便吐出好些血来。紫娟等看去，只有奄奄一息，明知劝不过来，唯有守着流泪，天天三四趟去回贾母。贾母一心都在宝钗宝玉身上，不见黛玉的信儿也不大提起，只请太医调治罢了。

黛玉向来病着，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也常来问候。如今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有紫娟一人，自料万无生理，只叫紫娟为亲妹妹，要扶起来坐坐。黛玉哪里坐得住，只是硬撑着。叫雪雁拿过她的诗本子，雪雁是个小孩子，一时明白不过来，黛玉气得两眼直瞪。倒是紫娟知道黛玉的心事，知道她要那两块题诗的旧帕子。紫娟拿了来，黛玉接在手里，挣扎着伸出手来狠命地撕那旧绢子，却只有打颤的份儿，哪里撕得动。紫娟知道她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黛玉又叫雪雁点灯，笼火盆。

紫娟打量她冷，只说再多盖上一件。那黛玉只摇头儿，又叫挪到炕上来。黛玉欠起身子，紫娟只得两只手来扶着她。黛玉瞅着那火点点头儿，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往火上一撖。紫娟吓了一跳，欲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只说：“姑娘这是怎么说呢。”黛玉只不闻，又将诗稿子拿了往火上撖，紫娟想要抢时，又够不着。雪雁从外头进来，看见黛玉一撖，不知何物，赶忙抢时，早已烘烘地着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就往地上撖，乱踩一气，却已烧得所剩无几了。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娟压倒。紫娟连忙叫雪雁上来将黛玉扶着放倒，心里突突地乱跳。欲要叫人，天又晚了，不叫人吧，自己又怕有个好歹，七上八下地熬了一夜。

次日早起，黛玉又缓过一点气儿来了。饭后，又嗽又吐，不好得厉害了。紫娟看着不祥了，连忙叫雪雁等守着，自来回贾母。哪知到了上房，静悄悄的，只有两三个老妈妈和几个粗使丫头在看屋子。紫娟问老太太在哪儿，众人说不知道；到了怡红院，也是如此。紫娟已猜到了八九分，心想：“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问的人也没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那一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急病了，今日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冰雪寒冷，令人切齿的！”一面走，一面想，出了怡红

院。

正在那里徘徊瞻顾，看见宝玉的小厮墨雨飞跑，紫娟叫住了问他，宝玉在哪里几时成亲。墨雨悄悄地告诉紫娟说：“就在今天夜里娶亲，又收拾了房子呢，连你们都不让告诉呢。”紫娟听了，叫墨雨走了，自己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想起黛玉不知是死是活了，便两眼泪汪汪，一面咬牙切齿地骂宝玉，一面哭，一面回潇湘馆去了。

还未到潇湘馆，只见两个小丫头早探头探脑地等着她了。紫娟知道不好了，连忙进去看时，只见黛玉肝火上炎，两颧红赤，紫娟觉得不妥，想起了李宫裁，猜想她肯定没去结亲的那边，忙叫小丫头叫了来。

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听丫头说黛玉不好了，忙带了丫头过来。一路走，一路为黛玉的容貌才情而悲，为凤姐想出的偷梁换柱之计而可恨。一头想着，已到了潇湘馆的门口，里面寂然无声，李纨心里一紧，慌忙进了屋里。

紫娟见了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字儿吐不出，只顾倒在外间哭泣。李纨赶忙叫她起来，趁黛玉的热身子给她穿戴好。紫娟只好忍悲依言而行。

正乱着，平儿和林之孝家的来了，要叫紫娟过去，到成亲的那边遮眼儿。只可惜黛玉这里一刻也离不得紫娟，只叫了雪雁去了。平儿进来也瞧了瞧黛玉，叫林之孝家的告诉管家预备后事去了。

正好是宝玉成亲的那一日，白日间黛玉已昏晕过去好几回，只剩了一丝微气。把个李纨和紫娟哭得死去活来。到了晚间，黛玉却又缓过来了，微微睁开眼，似有要汤要水的光景。此时雪雁已去，只有紫娟和李纨在旁。紫娟便端了一盏桂圆汤和梨汁，用小银匙灌了两三匙。黛玉闭着眼静养了一会儿，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李纨知是回光返照，自己回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

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只有紫娟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一手紧抓了紫娟，使着劲说：“妹妹，你服侍我几年。我这里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说到这里，又喘成了一处，只是大气出小气入，已经促疾得很了。

紫娟忙叫人请李纨，可巧探春也来了。探春见了，泪如雨下，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娟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做声了。紫娟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愈多，身子便渐渐地冷了，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真是：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一时大家痛哭一阵，远远听得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了。唯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一时叫林之孝家的过来，将黛玉停放妥当，派人看守。

次日，回明凤姐。凤姐见贾母王夫人等忙乱，贾政起身，宝玉昏聩得更厉害。若是又将黛玉凶信一回，恐贾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来，自己又心疼她的无依无靠，遂到潇湘馆内，亲自哭了一场。回来，背了宝玉，缓缓地将此事回明。贾母王夫人听了都吓了一大跳，贾母老泪纵横，只说：“是我弄坏了她了，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太傻气。”吩咐管家厚葬，别委屈了她，又依黛玉临终之言，将灵柩命贾琏等护送回南方原籍。

成亲以后，回南边去以前，宝玉终于得知，立意要来潇湘馆来。因身子虚弱，贾母等只得叫人抬了坐椅子过来。一见黛玉灵柩，贾母已哭得泪干气绝；宝玉见屋在人亡，不禁号啕大哭，死去活来。宝玉必要见紫娟，问明黛玉临死有何话说。紫娟本来深恨宝玉。见如此，又不得不将黛玉怎么复病，怎么焚毁帕子，烧化诗稿，并将临死说的话，一一都告诉了他。宝玉气得气噎喉干，终不肯离去，无奈被贾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

第五十九回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且说平儿带了雪雁来到新房，那雪雁见这边这般光景，想起黛玉，也未免伤心，只是在贾母凤姐跟前不敢露出，倒要看看宝玉是真病还是假病，是真傻还是假傻。这时宝玉虽因失玉昏聩，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那身子顿觉健旺起来——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所以凤姐的妙计百发百中——巴不得即见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正乐得手舞足蹈，与病时的光景大相径庭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气，又是伤心。但她哪里晓得宝玉的心事！

宝玉便叫袭人快快给他妆新，看见凤姐尤氏等人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时，只管问袭人道：“林妹妹打园里来，为什么这么费事，还不来。”袭人只管忍着笑劝他耐心等候。一时，凤姐又叫一些家里学过音乐管过戏的女人来吹打，拜堂好热闹些。

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家里细乐迎出去，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宾相请了新人出轿。宝玉见新人蒙着盖头，喜娘披着红扶着。下首扶新人的就是雪雁。宝玉见了雪雁如同见了黛玉一般欢喜，因为雪雁是黛玉南边带过来的。宾相赞礼，拜了天地。请出贾母受了四拜。行完礼，入了洞房。那贾政见宝玉居然像个好人一般，十分欢喜。那新人坐了床，宝玉便要揭起盖头来。凤姐早已防备，故请贾母王夫人等进去照应。

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傻气，便走到新人跟前要揭盖头。贾母急出一身冷汗。宝玉转念一想，林妹妹是爱生气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宝玉睁眼一看，好像宝钗，心里不信，自己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钗么？只见她盛妆艳服，丰肩儒体，如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宝玉发了一回怔，又见莺儿立在旁边，不见了雪

雁。宝玉此时心无主意，自己以为在梦中了，两眼直视，半语全无。贾母恐他病发，亲自扶他上床。凤姐尤氏请了宝钗进入里间床上坐下。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

宝玉定了一回神，见贾母王夫人坐在那边，便问袭人他在哪里，好像在做梦。袭人说是他的好日子，什么梦不梦的。宝玉悄悄地拿手指着宝钗问：“坐在那里的这一位美人儿是谁？”袭人握了自己的嘴，笑得说不出话来，歇了半日才说道：“是新娶的二奶奶。”众人也都回过头去，忍不住地笑。宝玉又问二奶奶到底是谁。袭人说是宝姑娘，宝玉则说他刚才还看见林姑娘了。袭人说：“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怎么混说起林姑娘来。”凤姐也过来劝解。

宝玉听了众人的话，糊涂得更厉害了，口口声声只说要去找林妹妹。贾母等上前劝慰，无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宝钗在内，又不好明说。只得满屋里点起安息香来，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一会儿宝玉便昏沉睡去。贾母等才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凤姐去请宝钗安歇。宝钗置若罔闻，也便和衣在内暂歇。

第二日，便是贾政起程的吉日，众人贺喜送行。贾母叫人扶了宝玉宝钗过来，行了新婚夫妇给父亲送行之礼。贾政见宝玉也没什么大差错，便吩咐王夫人叫她好好管教儿子，断不可如前骄纵。明年乡试，务必叫他下场，王夫人一一地听了。贾政自去赴任不提。

只说宝玉别了贾政，回到房中，更觉头昏脑闷。连饭也没吃，索性连人也认不明白了，若扶他坐起来，还像个好人。

一连闹了几天，到了回九之期。若不过去，怕薛姨妈脸上过不去，若说去呢，宝玉又是这般光景。所幸宝钗是新媳妇，宝玉是个疯傻的，由人掇弄过去了，宝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只是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独有薛姨妈心里懊悔，只得草草完事。

到了家，宝玉越加沉重，有时片刻清楚。见诸人散尽后，拉住袭人的手哭着问：“我问你，宝姐姐怎么来的？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怎么被宝姐姐赶走了？她为什么霸占在这里？我要说呢，又恐得罪了她。你们听林妹妹哭得怎么样了？”

袭人不敢明说，只得说林姑娘病着呢。宝玉就要起来去瞧瞧她，岂知连日饮食不进，身子哪能动得，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里话，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将我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服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你依了我这话，也不枉了几年的情分。”袭人听了这话，便哭得哽噎气噎。

宝钗恰好同莺儿过来，也听见了，便说道：“你放着病不保养，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太太才安慰了些，你又要生事。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虽不图你的封诰，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乐一天，也不枉了她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将来怎么样呢。我虽是命薄，也不至于此。据此三件看来，你便要死，那天也是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稳着，养个四五天，后风邪散了，太和正气一足，自然这些邪病都没有了。”宝玉听了，竟是无言可答，半晌方才嘻嘻地笑道：“你好些时间不和我说话了，这会子说这些大道理给谁听？”

宝钗听了这话，便又说道：“实话告诉你吧，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宝玉忽然坐起来，大声诧异道：“果真死了么？”宝钗说：“果真死了。岂有红口白牙咒人死的。老太太、太太知道你们兄妹和睦，你听见她死了，自然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诉你。”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

宝玉一时恍恍惚惚，如见黛玉，却又只恨迷了路。正踌躇着，忽听有人哭声，睁眼一看，正是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等围绕哭泣，叫着自己的名字。自己仍旧躺在床上。见案上红灯，窗外皓月，依然锦绣丛中，繁花世界，定神一想，原来竟是一场大梦。浑身冷汗，觉得心内清爽。仔细一想，真正无可奈何，不过长叹数声，执意到黛玉灵柩前大哭一场而已。

其实宝钗早知黛玉已死，贾母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而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势说明，使其一痛决绝，神魂归一。贾母、王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深怪她造次，那宝钗任人诽谤，并



不介意，只窥察宝玉心病，暗下针砭。

一日，宝玉渐觉神志安定，虽一时想起黛玉，尚有糊涂。更有袭人缓缓地，将‘老爷选定宝姑娘为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过来哄你’的话时常劝解。宝玉终是心酸落泪，兼黛玉已死，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宝钗又每以正言劝解，以‘养身要紧，你我既为夫妇，岂在一时’的话安慰他，渐渐地也就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

一日，贾母和薛姨妈正为黛玉伤心，凤姐便说有个笑话说给她们听，贾母问是什么笑话儿，凤姐儿未开口，自己先笑了。拿着手比划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说到这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说道：“你好生说吧。倒是你把人恼得受不了。”

凤姐儿说道：“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看见好几个人笑。巴着窗户眼儿一瞧，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声声只叫她说话，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宝兄弟却作了个揖，上前又来拉宝妹妹的衣服。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扑扑在宝妹妹身上了。宝妹妹急红了脸，说：‘你越发地先不尊重了’。”说到这里，贾母和薛姨妈都笑起来。凤姐又说：“宝兄弟便立起身来笑道：‘亏了跌这一跤，好容易才跌出你的一句话来。’”

贾母笑道：“我爱宝丫头就在这尊重上头。夫妻固然要和气，也得有个分寸。”凤姐说：“明儿宝玉圆了房，亲家太太抱了外孙子，那时候的笑话儿更多。”贾母笑道：“猴儿，你不用太高兴了，你林妹妹恨你，将来不怕她拉你？”凤姐说：“她倒不怨我，临死还咬牙切齿地恨宝玉呢。”贾母薛姨妈听着，也不理会，只道是玩话，便催着她择好日子，重新摆酒唱戏，给宝玉圆了房是正事。凤姐儿自去料理不提。

第六十回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且说贾政做了外任，放了江西粮道，一心想做好官，却不料胥吏百计钻营，又有刁奴四处造谣借贷，薛蟠之事又终无了断，所以贾政便觉事事不如意，比在京的时候倒不便了好些。正在此时，边疆海关总制又向贾政提亲。无奈之至，将此事回明贾母，如若愿意，即将三姑娘接到任所聘嫁。

且说宝玉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身子一日好似一日之后，便时常到园里去逛。但贾母一则怕他招寒受暑，二则怕他看到潇湘馆人亡屋在，勾起旧病，所以也不让他去。况且亲戚姊妹们，薛宝琴已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史湘云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来，只有宝玉娶亲那一日与吃喜酒这天来过两次，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下，因为宝玉已是娶过亲的人，又想自己又要出嫁，也不肯如从前的诙谐谈笑，就是有时过来，也只和宝钗说话，见了宝玉也不过问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后便随着邢夫人过去；李家姐妹也另住在外，即使同着李婶娘过来，亦不过到太太们与姐妹们处请安问好，到李纨处略住一两天就去了；所以园内的只有李纨、探春、惜春了，冷冷清清。探春远嫁之事，他还暂且不知。

这天，贾母王夫人收得贾政书信一封，说起要聘探春一事，宝钗也在那里。贾母说：“既是同乡的人，好是好，就是道儿太远，虽然老爷在那里，倘或将来老爷调任，可不是这探丫头太单了吗？”王夫人道：“两家都是做官的，也说不定，也许能调回来，落叶归根嘛。况且老爷在那里做官，上司已经说了，还好意思不给么？想来老爷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来回老太太的。”贾母说：“你们愿意更好，只是三丫头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一趟家。若再迟了，恐怕我赶不上见她一面了。”说

着，掉下泪来。

王夫人道：“女孩子们大了，少不得要给人家。就是本乡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还使的。若是做官的，保不住总在二处。只要孩子们有造化就好。譬如迎丫头倒配得近呢，偏时常听见被女婿打骂，甚至不给吃饭。可怜这孩子总不得有个出头日子，也许是命里所招。如今迎丫头实在比我们三等使唤的丫头还不如。我想探丫头虽不是我养的，但也确实心疼那孩子。老爷既见过女婿，定然是好才许的。只请老太太示下，择个好日子，多派几个人送到老爷任上。该怎么着，老爷也不肯将就。”

贾母道：“有她老子做主，你就料理妥当，拣个长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应着“是”。宝钗听得明白，也不敢吱声，只是心里叫苦：“我们家姑娘们里头就算她是个尖儿，如今又要远嫁，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见王夫人起身告辞出来，自己也送了出来。回到房中，也不和宝玉说话，见袭人一个人做活，便将所听之言与袭人说了，袭人也很不受用。

却说赵姨娘听见探春这事，反欢喜起来。心里说道：“我这个丫头在家特瞧不起我，我哪里还像个娘，连她的丫头都不如。且她挡在上头，连环儿也不得出头。如今老爷接了去，我倒干净。想要她孝敬我，不能够了。只愿她也像迎丫头那样受受苦，我也称称愿。”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边给她道喜：“姑娘，你是要高飞的人了，到了姑爷那里自然比家里还好。我养了你一场，也并没有借你的光儿。就是我有七份不好，也有三份的好，总不要一去了就把我搁在脑门子后头。”探春听着毫无道理，只低头作活，一句话也不言语。赵姨娘见她不理，气忿忿地自己去了。

探春又气又笑，又伤心，也不过自己掉泪而已。坐了一会儿，自己闷闷地走到宝玉这边来。宝玉只管问她黛玉死的时候是否还能听到音乐之声。探春笑着说只是他心里想罢了。宝玉听了，想起前日自己神魂飘荡之时，曾见一人说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哪里的仙子临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戏中的嫦娥，飘飘艳艳，何等风致。

过了一会儿，探春去了。宝玉忽然听见袭人和宝钗在那里说探春出嫁之事。宝玉听了，哭倒在炕上。唬着宝钗袭人都来扶他，问他怎么了。

宝玉早哭得说不出话来，定了一会子神，才说：“这日子过不得了，姊妹们一个一个都散了。林妹妹成了仙了，大姐姐已经死了，二姐姐碰上了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三妹妹又要远嫁，史妹妹又不知要到哪里，薛妹妹有了人家。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单留我做什么！”袭人拿话劝解。宝钗摆手，亲自去问：“据你的想法，要这些姐妹都在家里陪到你老了，都不要考虑终身大事吗？打量天下独是你一个人爱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连我也不能陪你了。大凡读书人，原为的是明理，怎么你越发糊涂了。这么说起来，我同袭姑娘都走，让你把姐姐妹妹都邀来守着你。”宝玉听了，两只手拉住宝钗，袭人不让走，又说：“为什么散得这样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袭人赶忙又劝他，又和宝钗商议，欲告诉探春说临行不必来辞。宝钗说：“怕什么。等稍停几日，待他心里明白，还要叫他们多说几句话儿呢。况且三姑娘是极明白的人，不似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谏。他以后便不是这样了。”贾母这边少不得要凤姐去料理。这里王夫人叫了宝钗过去，宝钗请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们作嫂子的开导开导她，也是你们姐妹之情。况且她也是个明白孩子，我看你们两个也很合得来。只是我听人说宝玉听见他三妹妹要出门了，哭得了不得，你也该劝劝他。如今我这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琏二嫂子也是三日好两日不好，你还心地明白些，诸事也别只管吞着咽着不肯得罪人。将来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担子。”宝钗答应着。王夫人又说柳家的五儿要来宝玉屋里补小红的缺儿，叫她多留点神就是了。宝钗答应了，又说了几句话，便过了探春处，自有一番殷勤劝慰之言。

次日，探春将要起身，又来辞宝玉。宝玉自然难割难分。探春便将纲常大体的话说了一通，说得宝玉始而低头不语，后来转悲为喜，似有醒悟之意。于是探春放心，辞别众人，上轿登程，水舟陆车而去。

第六十一回

感幽魂凤姐求神签

且说凤姐因贾母之命，为探春预备一切动用之物。这天，黄昏以后，突然想去探春那儿瞧一瞧，商议商议，便叫丰儿和两个丫头跟着。只见园中月色比外面更觉明朗，满地下重重树影，甚是凄凉寂静。刚欲往秋爽斋这条路来，一阵风儿吹过，凤姐身上一噤，便叫丰儿回去拿衣服。

凤姐举步走了不远，只觉身后哧哧哧哧，似有闻嗅之声，不觉毛发悚然。凤姐吓得魂不附体，不觉咳了一声，却是一只大狗。

凤姐儿此时心跳神移，急急地向秋爽斋来，刚转过山子，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儿一晃。凤姐心中疑惑，心里想必是哪一房里的丫头，便问是谁，并没有回答。凤姐吓得神魂飘荡。恍恍惚惚似乎背后有人说道：“婶娘连我也认不得了！”凤姐忙回头一看，只见这人形容俊俏，衣履风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哪屋的媳妇来。只听那人又说道：“婶娘只管享荣华富贵，把那年我说的立永基之业的话都付之于东洋大海了。”

凤姐听了，此时方想起来是贾蓉的先妻秦氏，便“哎呀”了一声，说：“你是死了的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啐了一口，方转回身，脚下不防绊了一跤，犹如梦醒一般，浑身汗如雨下。影影绰绰见丰儿和小红过来了，又恐落人褒贬，自己忙爬起，又责怪她们来得这样迟，只说她们都睡了，回去吧。带了小丫头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贾琏已回来了。

次日五更，贾琏早早起来，去问宫里的太监头凤姐二叔王子胜和凤姐哥哥王仁的事，没想到去迟，人家进了宫了。回来装了一肚子的牢骚，见凤姐、平儿、丫头们都没起床，便火上来了，摔盆子丢碗的。凤姐好言相劝。贾琏便把王仁的为人行事一古脑儿全说了出来。凤姐哪里知道自己的兄长是这么一个人，少不得又低三下四给贾琏说了几句好话，承他的情；平儿也在一旁帮着劝解。那贾琏本是一肚子闷气，哪里经得住一对

娇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话呢，于是匆匆吃过早饭，又去办事去了。

凤姐正在梳洗，忽见王夫人那边的小丫头过来问她去不去王子胜家，要去的话，说叫她同着宝钗一路去呢。凤姐因刚才贾琏说的娘家的人如何不争气，早已灰心丧气，又兼昨夜园中受了一惊，也实在没精神，便借了个推辞说不去了。

小丫头走了，自己又后悔了。虽然自己不去，也该带个信儿。再者，宝钗是新媳妇，出门子自然要过去照应照应的。于是又过了王夫人及宝玉房中，看见宝玉宝钗两口儿恩爱缠绵，想起贾琏刚才怒气冲冲的样子，好不伤心。于是同着宝钗过来见了贾母，打发宝钗上车走了。

凤姐刚要回房，只见散花寺的姑子来了给贾母请安。凤姐素日是最厌恶这些事的。自从昨夜见鬼，心中总是疑疑惑惑的，如今听了这些话，不觉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份信意。

探春走了以后，凤姐勉强挣扎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预备了车马，带着平儿并许多奴仆来到散花寺。众姑子接了进去。凤姐一秉虔诚，焚了香后，便磕了头，举起签筒默默地将那见鬼之事并身体不安等祷告了一回，摇了三下，只听刷的一声，筒中蹿出一支来。于是叩头拾起一看，只见写着：“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姑子忙查看签簿，只见上面写着：“王熙凤衣锦还乡。”凤姐一见这几个字，吃了一大惊，问道：“古人也有叫王熙凤的么？”姑子告诉她汉朝王熙凤求官的一段事，周瑞家的在旁笑着提醒她前年李先儿说书《凤求鸾》就是说的这一回。凤姐也记起来了，又看下面写的是：“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行人至，音信迟，讼宜和，婚再议。”凤姐看了也不甚明白，姑子们给她的讲解是：“如今老爷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来，顺便还家，奶奶可不是‘衣锦还乡’了？”回到家中，见了贾母王夫人等也都说好，凤姐儿见人人都这么说，也就信了。

一日中午，正值宝玉睡午觉，宝钗被凤姐叫去，瞧了一回签。宝钗是特别谨慎之人，在凤姐跟前没说什么，回到家中，和宝玉谈起来，说：“家中人人都说好。据我看，‘衣锦还乡’四个字里头还有别的解释，慢慢再瞧吧。”宝玉紧追不舍，还要问，宝钗早已不言语了。

第六十二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大观园中探春一走，只留得惜春、李纨两处。惜春又嚷着要出家当姑子，王夫人等以为是小孩口随口信说的，况且家中事情也多，所以不加理会。天气日渐寒冷，李纨、惜春俱移回旧所。到了花朝月夕，姐妹们依然到园中相约玩耍，但渐渐萧条，凄凉满目。

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回来，便身上发热，谗语绵绵，后来更加发起狂来，胡言乱语，非药物所能治理。贾珍、贾蓉请来算卦先生，说是园里有妖怪。听卜卦先生之言，贾珍命人买些纸钱到园里烧化，尤氏夜间出了些汗，慢慢好起来。过了些时，贾珍患病，后是贾蓉等相继而病。竟不请医调治，轻则到园化纸许愿，重则请星拜斗。如此接连数月，闹得两府俱怕，风声鹤唳，草木皆妖。这样一来，各房月例又添又加，弄得荣府更加拮据。那些看园的下人也没了想头，个个要离此处，每每造谣生事，贾赦等又要抓妖拿怪，将荣宁二府闹得鸡犬不宁，乌烟瘴气。

这日，贾琏将从吏部所打听之事俱告知王夫人。原来是贾政自外任以来，失察刁奴，以致被节度使所参。王夫人正因凤姐恹恹的，宝钗又是新媳妇，自己还焦头烂额之时，听得贾琏这样一说，心口不禁隐隐作痛，大骂跟贾政的那些混账东西，瞒着老爷在外头使权弄钱。贾琏劝慰：“回来也好，老太太、太太，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愿意老爷安安逸逸地做几年京官，才保得住一辈子的名声。就是老太太知道了，也是放心的。”王夫人只点点头，要贾琏再去打听明白。

贾琏答应了，才要出来，只见薛姨妈家的老婆子慌慌张张地走来，到了王夫人里间屋内，也不请安，便说：“我们太太叫我来告诉姨太太，我们家了不得了，又闹出事来。”王夫人问她何事，那婆子翻来覆去说不清，王夫人心内烦闷，便骂她是糊涂东西，叫贾琏过去亲自看看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

那婆子听得王夫人说她是糊涂东西，便赌气跑回来了。薛姨妈这里正着急，好不容易见那婆子回来了，只听那婆子叹道：“人最不要有急难事，什么好亲戚，看来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应我们，还说我糊涂。”薛姨妈听了，又气又急，问她告诉宝钗了没有，那婆子信口开河，说道：“姨太太不管，我们家的姑奶奶就更不管了。”薛姨妈说：“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养的，怎么不管？”那婆子一时省悟道说：“是啊，这么着，还是我去吧。”

正说着，只见贾琏来了，给薛姨妈请了安，说这婆子糊涂，说不清楚。薛姨妈也如梦初醒，骂了婆子几句，急着将原委告诉贾琏。原来，自薛蟠犯了事后，金桂天天蓬头赤脚地疯闹。后来不知怎么倒擦脂抹粉地不闹了。有一天，不知怎样非要香菱去作伴。香菱又病着，薛姨妈没法，只好叫香菱带病过去了。谁知道她对香菱很好，亲手做汤给她吃。宝钗知道此事后，说：“只怕不是好心。”薛姨妈也不理会。昨儿晚上，又叫宝蟾去做了两碗汤来，自己说同香菱一块儿喝。隔了一会儿，就听见她屋里两脚乱蹬。宝蟾急得乱嚷，香菱也扶着墙出来叫人。薛姨妈过去看时，只见金桂鼻子眼睛里都流出血来，在地下乱滚，两手在心口乱抓，只管直嚷，闹了一会儿就死了。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那宝蟾一口咬定，是香菱毒死金桂的，薛姨妈无奈，只得将香菱捆了交给宝蟾，又怕香菱寻死，薛姨妈同宝琴守了一夜，一大早就派了个婆子去告诉姨太太，谁知道是个糊涂婆子。

正说着，宝钗带着几个女人来了，见了母亲，又见了贾琏，便往里间屋里同宝琴坐下。给薛姨妈出主意道：“汤是宝蟾做的，也就该捆了宝蟾，一面打发人去报夏家，一面报官。”薛姨妈一时也没了主张，只依着宝钗的话，叫荣府的人吆喝着捆了宝蟾，只等夏家和官中之人来处理。贾琏也不敢坐着，便到刑部托人去了。

一会儿，那金桂的母亲带着干儿子夏三哭喊着来了，儿一声肉一声地要讨人命。薛姨妈、宝钗、宝琴何曾见过这个阵势，都吓得不敢出声。薛姨妈上前好言相劝，那夏家母亲哪里肯听，直扑了薛姨妈，耍起泼来，

恰好王夫人打发周瑞家的过来照看，一进门，看见一个老婆子指着薛姨妈的脸哭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亲，便仗势说了几句硬话，趁势一推金桂母亲。那夏三见了，不依，只说周瑞家的仗着府里的势头儿打他母亲，便拿椅子打去，却没有打着。

正闹到危急之际，贾琏带了七八个家人进来，喝住众人，只说刑部的人一会儿便到。那金桂的母亲此时势孤力单，只得哭喊着来见自己的女儿收拾她的东西。薛姨妈见好些首饰都没有了，便问宝蟾。宝蟾见问得紧，只得说是金桂每每回家，自己带了去的。那金桂的母亲见宝蟾说了底话，心里也虚了好些，便和宝蟾大闹起来。那宝蟾见金桂的母亲翻脸不认人，便索性叫放了香菱，自己将实情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宝蟾是依着金桂的吩咐，昨晚做了两碗汤，说是和香菱同喝。宝蟾实招道：“我气不过，心里想着香菱哪里配我做汤给她喝呢。便故意在一碗里头多抓了一把盐，记了暗记儿，原想给香菱喝。刚端进来，奶奶却叫我雇车要今日回家。回来以后，见盐多的这碗汤在奶奶跟前，我恐怕奶奶喝着咸，又要骂我，便趁她们不注意，将这碗汤换了过来。哪里知道这死鬼奶奶要药死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将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换碗，这可是天理昭彰，自害其身了。”于是众人往前后一想，真正一丝不苟，便将香菱也放了，扶她仍旧睡在床上。

那金桂的母亲见是如此情景，砒霜又是自己干儿子给买来的，只说自己的女儿不长进，也就无地自容，自作自受了，求薛姨妈息了刑部验尸之事，捂着脸走了。薛姨妈命人买棺成殓。不提。

第六十三回

贾雨村昧禅遇故人

且说贾雨村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税务。一日出都查勘开垦地亩，路过知机县，到了急流津。正要渡过彼岸，只见村旁有一座小庙，墙壁坍塌，露出几株古松，十分苍老。雨村下轿，闲步进庙。只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殿宇歪斜，旁有断碣，字迹模糊，也看不明白。正想到后殿去看看，只见一翠柏下荫着一间茅庐，庐中有一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时，面貌甚熟，想着倒像是哪里见过，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跟随的人便欲上前无礼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声：“老道。”那道士双眼微启，微微笑道：“贵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过此地，见老道静修自得，想来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请教。”那道士说：“来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来历的，便长揖请问：“老道从何处修来，是否在此结庐，如欲真修，何不找一名山？”那道士道：“葫芦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结舍。庙名久隐，断碣犹存。我辈岂似那‘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之辈耶？”

雨村原是个颖悟人，初听见“葫芦”两字，后闻“玉钗”一对，忽然想起甄士隐的事来。重复将那道士端详一回，见他容貌依然，便屏退从人，问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吗？”那道士从容笑道：“什么真，什么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雨村听说出贾字来，益发相信这就是甄士隐无疑了，便重新施礼道：“学生从蒙受慨赠到京赶考，不期获中，受任贵乡，始知老先生超悟尘凡，飘举仙境。自那时再没见先生的面，学生今日有幸再遇，就请先生到舍下小住几日，学生也好请教老仙翁一二。”那道士也站起来回礼道：“我于尘缘之外，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适才尊官所言，贫道一概不解。”说毕，依旧坐下。

雨村心中又想：“若不是士隐，为什么相貌言行何其相似，离别十九

年了 面色如旧 必是修炼有成 不肯将前生说破。但我既遇恩公 岂能当面错过。看来富贵不能使其动心 那妻女之私就更不用说了。雨村正要再劝说 从人禀说天色将晚 快请渡河。雨村正无主意 那道人说：“请尊官速登彼岸 迟则风浪顿起。见面有期 果蒙不弃 贫道他日尚在渡头候教。”说毕 仍合眼打坐。

雨村无奈 只得辞了道人出庙。正要渡河 只见一人飞奔而来 跑到跟前：“老爷 方才进的那庙起火了！”雨村回首看时 只见烈火冲天 飞灰遮目。雨村心想：“这也奇怪 我才出来 走不多远 这火从何而来 莫非士隐遭劫于庙中？”欲待回去 又恐误了过河；若不回去 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 便问那人：“你方才见老道士出来了没有？”那人道：“小的原随老爷出来 因腹内疼痛 略走了一走。回头看见一片火光 原来就是那庙中起火 特赶来禀知老爷 并没有见有人出来。”雨村虽则心里狐疑 究竟是名利场中的人 哪肯回去看视。便叫那人在这等火灭了进去瞧瞧那老道在与不在 回来即禀。那人只得答应了留下。

且说雨村回到家中 将道上遇见甄士隐的事告诉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为什么不回去瞧一瞧 倘或烧死了 可不是咱们没良心！”说着 掉下泪来。雨村说：“他是方外的人了 不肯和咱们在一处的。”

正说着 忽有家人传报说：“内廷传旨 交看事件。”雨村急忙上轿进内。只听人说：“今日贾存周江西粮道被参回来 在朝内谢罪。”雨村忙到了内阁 见了各大人 将海疆办理不善的旨意看了 出来急忙找贾政 先说了些为他抱屈的话 后又道喜 问：“一路可好？”贾政也将违别以后的话细细说了一遍。雨村问：“谢罪的本子上去了没有？”贾政说：“已上去了 一会儿看旨意吧。”

二人正议着 只见里头传旨叫贾政 贾政急忙进去 一会儿 满头大汗地出来了。众人问他旨意问了些什么 贾政吐舌道：“吓死了 吓死了！幸亏没什么事。圣上问的第一件事是原任太师贾化之事 主上一时记起我们先祖的名字 我忙磕头奏明是‘贾代化’ 主上便笑了。第二件是前放兵部后降府尹的不也是叫贾化吗？”雨村在旁边 倒吓了一跳 便问贾

政是怎么奏的 贾政说：“我便慢慢奏道 原任太师贾化是云南人 现任府尹贾某是浙江湖州人……”雨村听了，擦了一把冷汗，又劝说了贾政几句，说日后还能复出的话，便赶紧回来了。

雨村回来，正独坐书房，想方才之事，外头传进话来说前日瞧火烧庙去的人回来回话。雨村踱了出来 那人打千请了安 回道：“小的奉老爷的命回去，也不等火灭，便冒火进去瞧那个道士，岂知他坐的地方多烧了，小的想那道士必定烧死了。那烧的墙屋往后塌去，道士的影儿都没有 只有一个蒲团，一个瓢儿还好好的。小的各处寻他的尸首 连骨头都没有一点儿。小的恐老爷不信，想要拿这蒲团瓢儿回来做个见证，小的这么一拿 岂知都成了灰了。”雨村听毕 知土隐仙去 便回到房中 并没提起土隐火化之言 恐他夫人得知 又生悲戚 只说并无形迹 必是他先走了。

后来 贾雨村又犯了婪索的案件 申明定罪 被夺为民 在急流津觉迷渡口又碰上土隐 土隐与他携手共邀酒 详说太虚情 度脱香菱 此是后话。

第六十四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却说贾政请罪回家，众子侄都迎接上来。贾政先请了贾母的安，说些违别的话。贾母问及探春消息，贾政将在任所许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说探春在那边挺好的，只是如今闻得海疆有事，翁婿只怕还调不回来。贾母知贾政降调回来，知探春远在他乡，一无亲故，心下不悦。后听贾政将官事谢罪之事说明，探春安好，也便转悲为喜，便笑着叫贾政出去与弟兄子侄相见，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

第二日，贾政等人拜过宗祠，叫贾珍贾琏过来，问起家中事务。贾珍拣可说的说了，贾政嘱咐贾珍等要严谨行事，切不可放纵恣意。贾珍等脸涨通红，只答应了几个“是”，便退下去了。令贾政满心欢喜的是看见宝玉脸面丰满，宝钗沉厚安静，二人恩爱缠绵，兰儿文雅俊秀，虽然听到王子腾、黛玉、薛蟠之事不悦，但贾政还是要略备水酒，请亲朋好友们过来聚聚、谈谈。

第二日，贾政正在那里设宴请酒，忽见赖大急忙走上荣禧堂来回贾政说有锦衣卫的堂官赵老爷来拜望，请老爷们快接去。贾政听了，一面往外走，一面心中疑惑，和这赵老爷并无往来，怎么也来。现在有客，留也不是，不留也不好。正思量着，贾琏只催他快去接。贾政等抢步去接，只见赵堂官满脸笑容，并不说什么，一径走上厅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但是总不答话。贾政等心里不得主意，只得跟上来让坐。众亲友也有认得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只拉着贾政的手，笑着说了几句寒温的话。众人看见来头不好，也有躲进里间屋里的，也有垂手侍立的。

贾政正要赔笑叙话，只见家人慌张报说西平王爷到了。这赵堂官抢先给王爷请了安，便催着这位王爷宣旨动手。贾政等知事不好，连忙跪

接。西平郡王两手扶起，说只要贾赦听旨，独留本宅的人听候，且请众位府上亲友散去。那些亲朋好友，知是两府干系，恨不能脱身。如今听得西平王爷如此一说，就一溜烟如飞地全出去了。独有贾赦贾政一千人唬得面如土色，浑身发颤。

不多一会儿，只见进来无数番役，把守各门。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乱走。赵堂官又催西平王爷宣旨，西平王慢慢地说道：“小王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查看贾赦家产。”贾赦等听见，俱俯伏在地。王爷便站在上头说：“有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辱祖德，着革去世职。钦此。’”赵堂官一叠声叫：“拿下贾赦，其余皆看守。”当时贾赦、贾政、贾琏、贾珍、贾蓉、贾蔷、贾芸、贾兰俱在，唯宝玉假说有病，在贾母那边打闹，贾环也不大见人，所以就将现在几人看住。因贾赦贾政并未分家，贾琏是管家，所以只抄贾赦与贾琏两处。不一会儿，锦衣司官便查出御用衣箱和许多禁用之物，从贾琏房内查得两箱房地契，和一箱借票，却都是违例取利的。赵堂官说这是重利盘剥，很该全抄。还要再全抄时，北静王爷到此宣旨。赵全自认晦气。

北静王爷带的旨意是：着赵全只提贾赦质审，剩下的事交给西平王遵旨查办。赵全没法，只得提取贾赦回衙。

北静王爷与西平王爷坐下，西平王爷说：“幸亏王爷到来降旨，不然这里很吃大亏。”贾政也过来跪了请安，不免含泪乞恩。北静王爷拉起贾政，叫他放心，只是要将贾赦家产实在呈出，不可再有隐匿，自己找麻烦。贾政唯唯。

且说贾母那边女眷也摆家宴，凤姐正恼着贾母王夫人等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进来嚷着说有许多强盗翻箱倒笼地来拿东西。

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哭啼啼地说家里被查了。邢王二夫人等听得，俱魂飞天外，不知怎样才好。独见凤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便一仰身栽倒在地下晕过去了。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宝钗宝玉等也正在没法，地下的丫头婆子们乱抬乱扯的时候，贾琏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好了，好了，幸亏王爷救了我们！”众人正要问他，贾琏见凤姐死在地下，哭着乱叫，又怕老

太太吓坏 急得死去活来 还亏了平儿将凤姐叫醒 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过气来 哭得气短神昏 躺在炕上。李纨再三宽慰。然后贾琏定神将两王恩典说明，暂且没说贾赦被拿，便急急出来料理自己屋内。

贾琏到了自己屋里，只见箱开柜破，物件抢得半空。此时急得两眼直竖 淌泪发呆。听得外头叫 只得出来与贾政同司员登记物件。贾琏在旁边又听又看，也没听见报他的东西，心里正在疑惑。只闻两家王爷问贾政：所抄家资内有借券，实系盘剥，究竟是谁干的。贾政说他不理家务 这些事一概不知 要贾琏回答。贾琏见此光景 只好自己认了 洗脱了贾政。二王于是叫人看守了贾琏，叫贾政小心候旨，他二人先复旨去了。贾政等在二门跪送。

此时贾政魂魄方定，犹是发怔。贾兰便说：“请爷爷进内瞧瞧老太太 再想法儿打听东府里的事。”一句话提醒了贾政 赶忙起身进内 只见人人泪痕满面 王夫人宝玉等围住贾母 寂静无言 各个掉泪。唯有邢夫人哭作一团。贾政便上前安慰贾母 贾母见贾政回来 号啕大哭。说起贾赦之事 贾政再三宽慰贾母 说是暂时拘质 主上定还有恩典。贾母方止。

众人俱不敢走散，独邢夫人回到自己那边，只见房门封锁，丫头婆子也被锁在几间屋内，老仆焦大在院里乱叫乱嚷。邢夫人无处可走，放声大哭起来 只得往凤姐那边去。只听得里头呜咽不绝。邢夫人进去 只见凤姐面如纸灰 合眼躺着 平儿在旁暗哭。邢夫人打量凤姐死了 又哭起来 平儿迎上来劝慰了一番。邢夫人也不答言 仍走到贾母那边 见眼前俱是贾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妇病危，女儿受苦，现在身无所归，哪里禁得住。众人劝慰，李纨等收拾房屋请邢夫人暂住，王夫人拨人服侍。

贾政在外，心惊肉跳，拈须搓手地等候旨意，只见薛蝌气嘘嘘地跑进来 贾政便将所抄之事告诉了他 烦他去打听打听 薛蝌说：“这里的事我倒想不到，那边东府里的事我已听见说珍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这款还轻 还有一大款是强占良民妻女为妾 因其女不从 凌逼致死。那御史已将鲍二拿去，又扯出一个姓张的来。只怕连都察院都有不是，因

为这姓张的曾告过状。贾政一听，叹了一口气，扑簌簌掉下泪来。叫薛蝌再去打听，自己先过贾母这边来。

贾政进去看见贾母渐渐好些，正在自责，忽听得内廷有信。贾政急忙出来，是北静王府长史传达：令贾政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所封家产，唯将贾赦的入官，余俱还回；所抄借券重新核查，如有违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贾琏革去职衔，免罪释放。贾政叩谢天恩。

可怜贾琏屋内东西除将按例放出的文书发给外，其余虽未尽入官的，早被抄抄的人尽行抢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贾琏始则惧罪，后蒙释放，已是大幸，及想起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的体己，不下七八万金，一朝而尽，怎得不痛。且他父亲现禁在锦衣府，凤姐病在垂危，一时悲痛难忍。贾政见此光景，也就没怎么责怪他，只叫他去打听他父亲和贾珍的事去。

贾琏一心委屈地去了，贾政听得门上的人进来禀说孙绍祖着人来要银子，说大老爷该他一项银子，如今要在二老爷身上还的。众门客见如此，也都气愤不过，大骂孙绍祖是个混账东西，丈人抄了家，不但不来瞧着帮补照应，倒赶忙地来要银子，真正不在理上。贾政也不大理会他。回到屋里，只和王夫人埋怨贾琏夫妇不知好歹，好今闹出放账取利的事情，知是凤姐所为，心里很不受用，只是见她现在病重，她所有什物尽被抄抢一光，心内郁结，一时也不能说什么，暂且隐忍不发。

再说凤姐如今奄奄一息，平儿守着流泪，贾琏和秋桐不时抱怨，凤姐悔恨交加，只恨自己贪财、枉费心机，争了一辈子的强，如今落人后头，只叮嘱平儿抚养好巧姐。平儿愈听愈惨，恐凤姐自寻短见，只得紧紧守着。

所幸贾母不知底细，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见贾政无事，宝玉宝钗天天在旁不离左右，略觉放心。素来最疼凤姐，便叫鸳鸯将她体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凤姐，再拿些银钱交给平儿，叫她好好服侍凤姐。又命王夫人照看邢夫人，将尤氏婆媳两个接过来，一应起居饮食在大厨房内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贾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账内开销，俱照荣府每人月例之数。可怜赫赫宁府只剩得她婆媳两个。

第六十五回

明大义贾母散余资

如此一来，荣府更加入不敷出；又加上连年宫里花销，如今用度竟然比祖上高出十倍。贾政看着贾琏拿过来的账目，触目惊心，跌足叹息。

正筹算清理间，家人报说内廷有请。贾政即刻进内，见了枢密院各位大人及众位王爷。北静王已替他转奏，不多时便传出旨来，贾赦之事从宽处理，将贾赦发往台站效力赎罪。贾珍被所参之事，尤二姐之母愿结贾珍之弟为妾，并非强占，尤三姐属羞愤自尽，非贾珍逼勒致死。但身系世袭职员，罔知法纪，私埋人命，本应重治，念其属功臣后裔，不忍加罪，亦从宽革去世职，派往海疆效力赎罪。贾蓉年幼无干，系被释，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属勤慎，免治其治家不正不罪。

贾政听了，感激涕零，叩谢各位王爷，便赶回去细细告知贾母。贾母虽则放心，只是两个世职革去，贾赦又往台站效力，贾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伤起来。邢夫人尤氏听见那话，更哭起来。贾政劝慰一番，说他们都是为国家办事，办得好，也可复职，况祖上余德也不能长坐久享。贾母素来本不大喜欢贾赦，那边东府贾珍毕竟又隔了一层，也就慢慢放开了。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

贾母不忍，便问贾政他两个何时起身，西府银库、东省地土还有多少，好给他们预备几千银子。贾政便说他已托人徇了个私情，叫他两个趁回家置办行装的空儿住上一两日；至于现今家计，贾政已打定主意，要向老太太全部说明。便回道：“昨儿儿子已经查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是寅吃卯粮了，一时也算转不过来，只好将所有的衣服首饰折变了银子给大哥和珍儿作盘费了。过日子的事只可再打算。”

贾母听了，急得直淌眼泪，说道：“怎么着，咱们家竟到了这样天地了？这几年，我总没问家事。据你说，咱们竟一两年都不能支了？”贾政道：“若是这两个世俸不动，外头还有些挪移，如今无可指称，谁肯接济。”说着，也泪流满面，想起亲戚来，用过我们的如今都穷了，没有用过我们的又不肯照应了。昨日儿子已算过了，家下人丁册子上的人不是都能养活起。”

贾母正在忧虑，只见贾赦、贾珍、贾蓉一齐进来给贾母请安。贾母看见这般光景，止不住大哭起来，这几人见贾母这样，也忍不住跪在地上，羞惭请罪。

这里贾赦等同出来，与贾政哭泣了一会儿，都不免将从前任性、过后恼悔、如今分离的话说了一会儿，便各自同媳妇到那边悲伤去了。贾赦年老，倒也抛得下；独有贾珍与尤氏怎忍分离！贾琏、贾蓉两个也只有拉着父亲啼哭。虽说是比军流减等，毕竟如同生离死别。只是事已至此，大家只得硬着心肠过去。

却说贾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鸳鸯等，开箱倒柜，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又叫贾赦、贾政、贾珍等，一一地分派说：“这里现有的银子，交贾赦三千两，你拿两千两做盘费使用，留一千给太太零用。这三千给珍儿，你只许拿一千去，留下两千交你媳妇过日子。仍旧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处，饭食各自吃吧。四丫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只可怜风丫头操心了一辈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给她三千两，叫她自己收着，不许叫琏儿用。如今她还病得神昏气丧，叫平儿来拿去。这是你祖父留下来的衣服，还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饰，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爷、珍儿、琏儿、蓉儿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太太、珍儿媳妇、风丫头拿了分去。这五百两银子交给琏儿，明年将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去。”

分派定了，又叫贾政说：“你说现在还该着人的，先拿这金子变卖偿还。你也是我的儿子，我并不偏向。宝玉已经成了家，剩下的这些金银等物，大约还值几千两银子，这都给宝玉了。珠儿媳妇向来孝顺我，兰儿也好，我也分给他们些。我的事情便完了。”贾政见母亲这样明断分晰，跪下哭道：“老太太这么大年纪，儿孙们没点孝顺，承受老祖宗这样恩典，

叫儿孙们更无地自容了！”贾母道：“别瞎说，若不闹出这个乱子，我还收着呢。只是现在家里人多，就你一人当差，留几个就够了，其余的配的配，赏的赏。如今虽说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这园子交了才好。那些田地也该清理清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断不要支空架子做空头。”

贾政本是不知当家立计的人，一听贾母的话，一一领命，心想：“老太太实在是真正理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贾政见贾母劳乏，求着老太太歇着养养神。贾母又说：“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等我死了用的剩下的都给服侍我的丫头。”贾政听到这里，更加伤感，大家都跪下表示今后愿托老太太的福，过些时邀了隆恩，再兢兢业业地治起家来，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贾母道：“但愿如此，我死了也好见祖宗。你们别打量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穷的人，只不过这几年看着你们轰轰烈烈，我落得什么都不管，说说笑笑养养身子罢了，哪知道家运一直败到这样！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了的，只是一时下不来台。”

贾母正长篇大论地说事，只见凤姐的丫头丰儿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凤姐不好了。贾母起身便要亲自去看，贾政等劝说不住，只得出来料理兄侄起身的事。贾母叫鸳鸯等派人拿了给凤姐的东西跟了过来。

凤姐正在气厥。平儿哭得眼红，听着贾母带着王夫人、宝玉、宝钗过来，急忙出来迎接。凤姐先以为贾母等恼她，不疼她了，死活由她，不料贾母亲自来瞧，还带了好些东西。凤姐本是贪得无厌的人，如今被抄干净，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愧恨不能欲生的时候，见贾母仍旧疼她，王夫人也没嗔怪，过来安慰她，又想贾琏无事，心下便安好些，便在枕上给贾母磕头，说道：“请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愿当个粗使丫头，尽心竭力地服侍老太太、太太吧。”贾母听她说得伤心，不免掉下泪来。宝玉是从来没有经过大风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人，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情，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

凤姐看见众人忧闷，反倒勉强说几句宽慰贾母的话，贾母看着难过，命平儿好生服侍，缺什么到她那里要去，又叫宝玉出去送送贾赦与贾珍，自己躺在榻上下泪。

第六十六回

复世职贾政沐天恩

不言贾赦等分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谁是愿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连天。正是生离果胜死别，看者比受者更加伤心。好好的一个荣国府，闹到人嚎鬼哭。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是很讲究的，执手分别后，自己先骑马赶至城外举酒送行，又叮咛了好些国家重用勋臣，要力图报称的话。贾赦等挥泪分头而别。

贾政带了宝玉 还未及进门 只见门上有好多人在那里乱嚷说：“今日旨意 将荣国公世职着贾政承袭。”那些人在那里等着要喜钱 门上的人和他们纷争 说是“本来的世职我们本家袭了 有什么喜报。”那些人说道：“那世职的荣耀比任什么还难得 你们大老爷闹掉了 想要这个再不能了。如今的圣上体恤功勋，还赏给你们家二老爷袭了，这是千载难逢的 怎么不给喜钱？”

正闹着 贾政回家 门上的人回了 虽则喜欢 但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觉感激涕零，赶着进内告诉贾母。王夫人正恐贾母伤心，过来安慰 听得世职复还 自是欢喜。贾母便说了些勤勉报恩的话。独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来。

且说外面那些趋炎附势的朋友，先前贾宅有事都远避不来，今儿贾政袭职，知道圣眷、官运尚好，于是大家都来贺喜。哪知贾政纯厚性成，因他袭了哥哥的职，心内反生烦恼，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便进内谢恩，将大观园等府第奏请入官。内廷降旨不必，贾政才得放心。回家以后 见家计萧条 入不敷出 自己又不能在外应酬 心中甚是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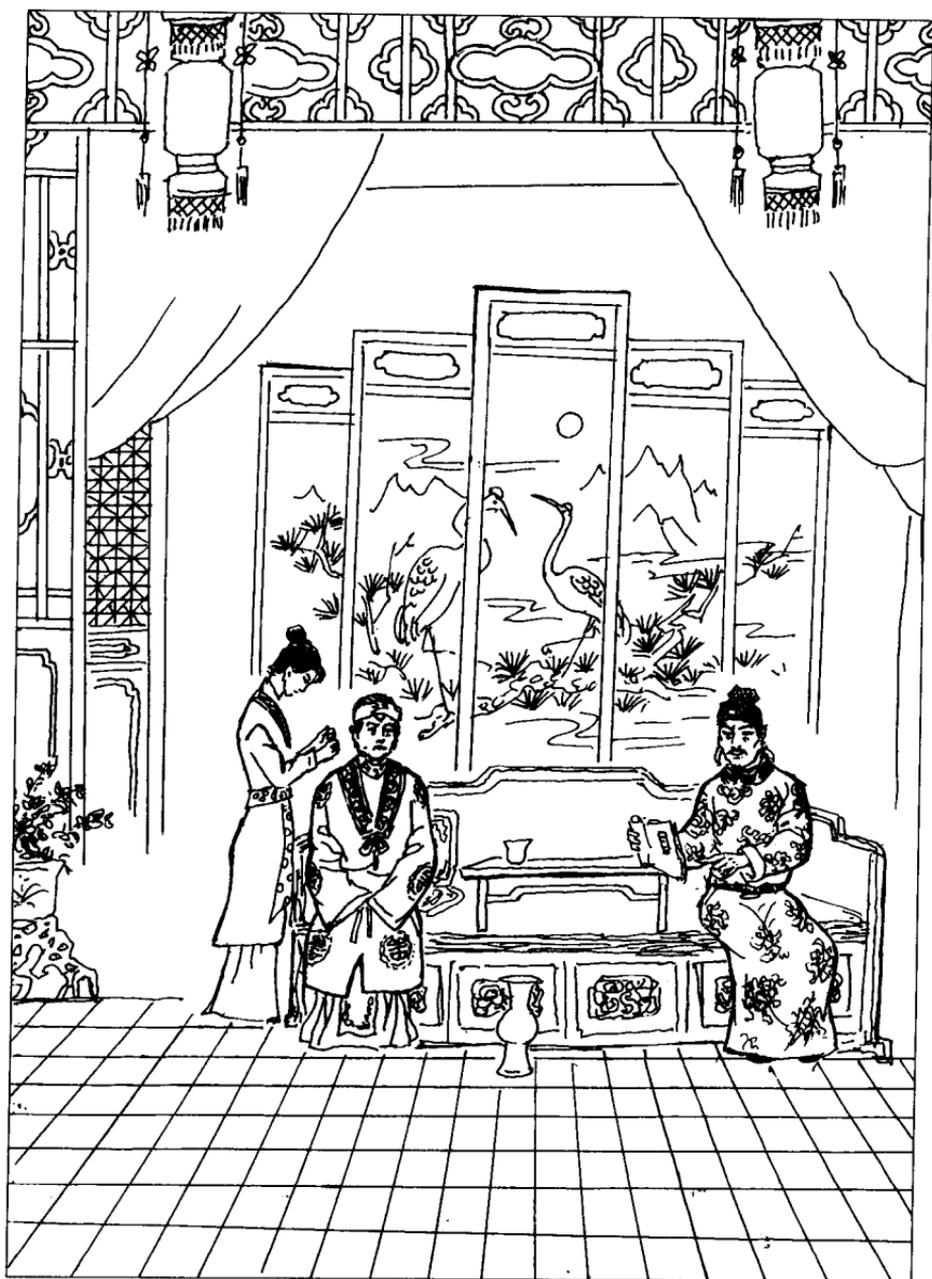
家人们见贾政忠厚，凤姐抱病不能理家，贾琏的亏缺一日紧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便四离五散。府内家人中有几个有钱的，怕贾琏缠扰 都装穷躲事 甚至告假不来 各自另寻门路。独有一个甄府仆役叫包

勇的赤心护主 真心办事 见有些人欺瞒主子 便时常不忿。

忽一日 包勇耐不住 吃了几杯酒 在荣府街上闲逛 见有两个人说话。那人说道：“你瞧 这么个大府 前儿抄了家 不知如今怎么样了？”那人道：“他家怎么能败 听见说 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 虽已死了，到底是有根基的。况且我常见他们来往的都是王公侯伯，哪里没有照应 就是现在的府尹 前任的兵部 都是他们的一家儿。难道有这些人还护庇不来么？”那人道：“你白住在这里 别人犹可 独是那个贾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见他在两府来往，前儿御史虽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迹再办。你说他怎么样 他本沾过两府的好处 怕人说他回护一家儿 他倒狠狠地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你说如今的世情还了得吗！”

包勇心下暗想 天下有这样的人 我若见了他 便打他一个死 正想着 忽听那边喝道而来。只见那两个轻轻地说：“过来的就是那个贾大人了。”包勇听了 趁着酒兴 便大声说道：“没良心的东西 怎么忘了我们贾家的恩了？”雨村在轿内听得一个“贾”字 留神观看 见是一醉汉 也不理会。包勇回去，贾政此时正怕风波，让他去大观园中看守浇灌去了。

此时贾政理家，又奉了贾母之命将人口渐次减少，诸凡省俭，尚且不能支持。幸喜凤姐为贾母疼惜，王夫人等虽则不大喜欢，只说治家办事尚能出力，所以将内事仍交与凤姐办理。但近来因被抄以后，诸事运用不来 也是十分拮据。那些上下人等原是宽裕惯的 如今较之往日 十去其七 怎能周到 不免怨言重生。凤姐也不敢推辞 扶病承欢贾母。过了些时 贾赦贾珍各到当差地方 用度有靠 暂且自安 写信回家 都言安逸，叫家中不必挂念。于是贾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宽怀。



第六十七回

强欢笑宝钗庆生辰

一日 史湘云出嫁回门 来贾母这边请安。贾母提起她女婿甚好 史湘云也将那里日子平安的话说了，叫贾母放心。提起黛玉去世，不免泪下。贾母又想起迎春苦楚 越觉悲伤起来。史湘云劝解一番 又到各处请安问好后，仍到贾母房中安歇。史湘云说起薛家日渐衰亡，薛蟠虽是缓决人犯 但不知明年可否减免罪行等语。贾母道：“你还不知道呢 昨儿蟠儿媳妇死得不明白，几乎闹出一场大事来，还幸亏老天爷有眼，叫她带来的丫头自己供出来了，那夏奶奶才没的闹了。你说说，真是六亲同运 薛家是这样了 薛姨妈守着薛蝌过日子 这孩子真有良心 他说哥哥在监里尚未结局，不肯娶亲。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边也很苦。琴姑娘为她公公死了尚未满服，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爷一死，凤丫头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爷也是个小的，经常打饥荒。甄家自从抄家后别无信息。”

湘云又问探春的情况，贾母说自从嫁了去，在海疆甚好，只是没有书信，叫人日夜惦记。家里连连出了些不好的事，四丫头也没有人给她提亲 如今的日子可不比从前了。只可怜宝钗了 自从过了门 没过一天安逸日子。宝玉还是疯疯癫癫的，该怎么办呢？贾母在湘云处诉苦唠叨。湘云也说：“我从小儿在这里长大 这里人的脾气我都知道的 这一回来了 竟都改了样子了。宝哥哥见了我 倒像生疏似的 不像先前那样热闹了。琏二嫂子连模样儿都改了 说话也不伶俐了。不知怎么 说话儿就说到伤心处了 所以我就坐到老太太这里了。”贾母说：“如今这样的日子我也罢了，只是你们年轻的人哪里还了得！我正要想个法儿叫他们热闹一天才好，只是打不起这个精神来。”

湘云道：“我想起来了，宝姐姐不是后日的生日吗？我多住一天，大

家热闹一天，不知老太太怎么样？”贾母道：“我真正气糊涂了。你不提我竟忘了，后日可不是她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钱来，给她办个生日。她没有定亲的时候倒做过几次，如今过了门，倒没有做。宝玉这孩子头里很伶俐淘气，如今为着家里的事不好，把这孩子弄得越活没话了。倒是珠儿媳妇还好，她家境好的时候这么着，家境不好的时候也是这么着，带着兰儿静静地过日子，倒难为她。”

湘云道：“宝姐姐也看得没变。”贾母道：“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她家这样好，她一点儿也不骄傲，后来她家坏了事，她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里，宝玉待她好，她也是那样安顿；一时待她不好，也没见有什么烦恼。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你林姐姐是个最小性儿又多心的人，所以到底不长命。凤丫头也见过些事，很不该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她若这样没见识，也就是小器了。后儿宝丫头的生日，我替她另拿出银子来，热热闹闹给她做个生日，也叫她喜欢这一天。”湘云答应道：“老太太说的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们都请来了，大家叙一叙。”贾母说自然要请的。一时高兴，叫鸳鸯拿出一百银子来交给外头，叫预备明后两天的酒饭。鸳鸯领命，叫婆子交了出去。

次日传话出去，打发人去接迎春，又请了薛姨妈宝琴，叫带了香菱来。又请李婶娘，不多半日，李纹李绮都来了。宝钗本不知道，听见老太太的丫头来请，只是随身衣服过去。见众人都在这里，请了安，心里只想着这些人是见她家的事完了，来问候的。湘云在旁说道：“太太们都坐下，让我们姐妹们给姐姐拜寿。”宝钗听了呆了一呆，回来一想，明天可真是自己的生日，便十分推辞。

正推让着，宝玉也来给薛姨妈李婶娘请安，听见宝钗自己推让，他心里本早打算给宝钗过生日，因家中闹得七颠八倒，也不敢在贾母处提起。今见湘云等众人要拜寿，便喜欢道：“明日才是生日，我正要告诉老太太来。”湘云笑着羞他：“老太太还等你告诉，你打谅这些人为什么来？是老太太请的。”宝钗听了，心下不信，只听贾母对她母亲说：“可怜宝丫头做了一年新媳妇，家里接二连三地有事，总没有给她过生日。今日我

给她做个生日，请姨太太、太太们过来说说话儿。”薛姨妈道：“老太太这些时候心里才安些。她小人儿家还没有孝敬老太太、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云说：“老太太最疼的孙子是二哥哥，难道二嫂子就不疼了么？况且宝姐姐也配老太太给她过生日。”宝钗低头不语。宝玉心里想道：“我只说史妹妹出阁换了个人，所以不敢亲近她，她也不来理我。如今听她的话，和先前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那个过了门更觉得腼腆了，话都说不出来了呢？”

正想着，小丫头进来说：“二姑奶奶回来了。”随后李纨凤姐都进来，大家厮见一番。迎春提起她父亲出门，说：“本想赶来见见，只是他拦着不许来，说是咱们家正是晦气的时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过，没有来，直哭了两三天。”凤姐问为什么今儿会放你回来。迎春说：“他又说咱们二老爷袭了职，还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才放我来。”说着，又哭起来。贾母责怪她们又招来烦恼，迎春便不敢做声了。

凤姐虽勉强说了几句有兴的话，终不似先前爽利，招人发笑。贾母心里要宝钗喜欢，故意地怄凤姐儿说话。凤姐也知贾母之意，便竭力张罗，说道：“今儿老太太喜欢些了。你看这些人好几时没聚在一处，今儿齐全。”说着回过头去，看见婆婆和尤氏不在这里，又缩住了口。贾母为着“齐全”两字，叫人去请邢夫人、尤氏等。邢夫人、尤氏、惜春等听见老太太叫，不敢不来，心内也十分不愿意。想着家业零败，偏又高兴给宝钗过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来了也是无精打采的。贾母问起岫烟来，邢夫人假说病着不能来。贾母会意，知道薛姨妈在这里有些不便，也不提了。

一时摆下果酒，贾母不叫送到外头，只叫娘儿们乐一乐。宝玉虽然是娶过亲的人，因贾母疼爱，仍在里头打混，但不与湘云宝琴同席，只在贾母旁设一个坐儿，代宝钗轮流敬酒。贾母又叫每人只留一人伺候，叫鸳鸯带了彩云、莺儿、袭人、平儿等到后间也喝一盅酒。鸳鸯等要给宝钗行礼，贾母叫她们得空儿再行礼，现在只管喝酒去。鸳鸯等才去了。贾母这才让薛姨妈等喝酒。见她们都不是往常的样子，贾母着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着？大家高兴些才好。”湘云说又吃又喝，还要怎样！凤姐说：

“她们小的时候什么都混说，如今大了，都碍着脸不敢说，所以老太太瞧着冷净了。”

宝玉轻轻地告诉贾母：“话是没什么说的，再说就说到不好的上头来了。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叫她们行个令儿吧。”贾母侧着耳朵听了，觉得很是，便叫鸳鸯过来，拿出令盆骰子，掷曲牌名赌输赢。这是最容易的，大家都乐意。

鸳鸯便打点儿，众人叫她喝了一杯，就从她身上数起。薛姨妈、贾母各自掷了。宝玉也抢着掷了一个，掷出个“张敞画眉”来，宝钗的脸也飞红了。令盆轮到李纨，便掷了一个。鸳鸯说：“掷的是‘十二金钗’。”宝玉听了，赶到李纨身旁看时，只见红绿对开，便说：“这一个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金钗的梦来，便呆呆地退到自己座位上。心里想：“十二金钗说是金陵的，怎么家里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这几个。”又看看湘云宝钗，虽说都在，只是不见了黛玉，一时按捺不住，眼泪便要下来。恐人看见，便找个借口，说身上躁得很，脱衣服去了。

这史湘云看见宝钗这般光景，以为宝玉掷不出好的，无趣而去，也不理会。过了一会儿，贾母看见宝玉还没回来，便叫人去找，莺儿说是袭人跟着去了。贾母等人放心，继续吃酒。

且说宝玉一时伤心，走了出来，正无主意，只见袭人赶了出来，问是怎么了。宝玉只说烦闷得很，只想出来走走。袭人只得跟着。远远地潇湘馆就在眼前，袭人生怕宝玉要过去，勾起心病，只说：“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该回去了。”宝玉不言，依着旧路，竟往前走。袭人便拿话来唬他：“这里的路偏僻，又听得人说这里林姑娘死后常听见有哭声，所以人不敢走动。”宝玉一听，便滴下泪来说：“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儿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别怨我，只是父母做主，并不是我负心。”愈说愈痛，便大哭起来。

袭人正在想办法，只见秋纹带着人来找宝玉，众人便不顾他哭，拉了他回去。到了老太太那边，贾母便将袭人训了一顿。袭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头不语。

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宝钗看着宝玉颜色不好，又唉声叹气地。宝钗

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忧闷，勾出旧病来，便进里间问袭人到园中的光景。故意地说些生死轮回的话让宝玉听。宝玉将信将疑，只说要在外间睡，好清静些，而实际上他只想能在梦中见到黛玉，岂知是枉然。

第二天天亮，宝玉醒来，想来无梦，便叹口气道：“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宝钗听了，知他的心病，也不理他，只叫袭人催促着梳洗了，先到贾母那里行了礼，然后到王夫人起至凤姐等处都让过了，最后仍到贾母处。问及宝玉昨晚安顿，也就放心了。

只见小丫头进来说：“二姑奶奶要回去了。听见说孙姑爷那边人来到太太那里说了些话，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不必留了，让她去吧。如今二姑奶奶在太太那边哭呢，大约一会儿就过来辞老太太。”贾母等众人听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说：“二姑娘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命里竟遭着这样的人，一辈子不能出头，这该如何是好！”说着，迎春进来，泪痕满面，因为是宝钗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泪，辞了众人要回去。贾母知道她的苦处，也不便强留，只说道：“你回去也罢了，但也不要过于悲伤，碰着了这样的人，也是没有法儿的。过几天我再打发人去接你。”迎春道：“老太太始终疼我，如今也疼不来了。可怜我只是没有再来的时候了。”说着，眼泪直流。众人都劝道：“这有什么不能回来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远，要见面就难了。”贾母等想起探春，不觉也大家落泪，只为是宝钗的生日，即转悲为喜说：“这也不难，只要海疆平静，那边亲家调进京来，就见得着了。”大家说：“可不是这么着呢。”说着，迎春也只得含悲而别。众人送了出来，仍回到贾母那里。从早到晚，又闹了一天。

众人见贾母劳乏，便各自散了。独有薛姨妈辞了贾母，到宝钗那里商议给薛蝌、岫烟完婚之事，宝钗也同意早日办妥。薛姨妈又叮嘱宝钗多与湘云说说话，便回去了。

第六十八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次日，宝玉宝钗同起。宝玉梳洗了先过贾母这边来。贾母因疼宝玉，又想宝钗孝顺，忽然想起一件东西，便叫鸳鸯开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遗的一块汉玉块，虽不及宝玉他那块玉石，挂在身上却也稀罕。鸳鸯找出来递与贾母，便说道：“这件东西我好像从没见的，老太太这些年还记得这样清楚，说是在那一个箱子什么匣子里装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话一拿就拿出来了。老太太怎么想着拿出来做什么？”贾母道：“你哪里知道，这块玉还是我们祖爷给我们老太爷，老太爷疼我，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去亲手递给我的。还说：‘这玉是汉时所佩的东西，很贵重，你拿着就像见了我一样。’我那时还小，拿了来也不当什么，便撩在箱子里。到了这里，我见咱们家的东西也多，这算得什么，从没带过，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今儿见宝玉这样孝顺，他又丢了一块玉，故此想着拿出来给他，也像是祖上给我的意思。”

一时宝玉过来请了安，贾母便喜欢道：“你过来，我给你一件东西瞧瞧。”宝玉走到床前，贾母便把那块汉玉递给宝玉。宝玉接来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圆，形似甜瓜，色有红晕，甚是精致。宝玉口口称赞。贾母道：“你爱么？这是你祖爷爷给我的，我传了你吧。”宝玉笑着请了个安谢了，拿了要送给他母亲瞧。贾母说：“你太太瞧了告诉你老子，又说疼儿子不如疼孙子了。他们从没见过。”宝玉笑着去了。宝钗等又说了几句话，也辞了出来。

自此贾母两日不进饮食，只觉得胸口结闷，头晕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凤姐等请安，见贾母精神尚好，不过叫人告诉贾政。贾政即请大夫看脉。不多一时，大夫来诊了脉，说是有年纪的人停了些饮食，感冒受些风寒，略发散发散些就好了，便开了方子。贾政看了，知是异常药品，命



人煎好进服。以后贾政早晚进来请安，一连三日不见稍减。贾政又命贾琏快去打听好大夫，贾琏忙忙地去了。

哪知贾母这病日重一日，御医也调治不效，以后又添腹泻。贾政着急，知道这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便命人到衙门告假，同王夫人日夜亲侍汤药。一日，见贾母略进些饮食，心里稍宽。

一个老婆子在门外探头探脑，王夫人叫彩云去看，原来是陪迎春到孙家去的人。那婆子见了彩云，便直嚷道：“姑娘不好了。前儿闹了一场，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们又不请大夫，今儿更厉害了。”彩云叫她别嚷嚷，说老太太还病着呢。王夫人就怕贾母听了伤心，忙叫彩云带她外头说去。

那知贾母病中心静，偏偏听见，便问是迎丫头要死了吗？王夫人只说听得有些病。贾母便叫给她看病的大夫给迎春看病去。王夫人叫彩云带了婆子去回大太太，那婆子去了。这里贾母便悲伤起来，说：“我的三个孙女儿，一个享尽了福死了，三丫头远嫁不得见面，迎丫头虽苦，或者熬出来，不打量她年轻轻儿的就要死了。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活着做什么！”王夫人鸳鸯等解劝了好半天。

那时宝钗李氏等不在贾母房中，凤姐近来有病，王夫人恐贾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她们来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丫头婆子们以后有事不能当着老太太的面回。正说着，外头的人已传进来说迎春死了。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场。现今她父亲不在家中，只得叫贾琏快去瞧瞧。知贾母病重，众人也不敢回。可怜一位如花似月之女，刚出嫁不久，不料被孙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贾母病重，众人不能离开，竟容孙家草草完结。

贾母病势日增，只想这些孙女儿。一时想起湘云，便打发人去瞧瞧她。回来的人悄悄找鸳鸯。鸳鸯、王夫人等都在贾母身边，走不开。便找到了琥珀，告诉她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们去打听，哪里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说是姑爷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说这病只怕不能好。若变了个痨病，还可挨过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里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重，只是不能过来请安，还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问

起来 务必托你们变个法儿回老太太才好。”琥珀听了 咳了一声 打发她先走了。

琥珀也不便回，心里打算告诉鸳鸯，叫她撒谎去，所以来到贾母床前 只见贾母神色大变 地上站着一屋子的人 低低地说瞧着不好了。贾政悄悄地叫过贾琏，向耳边说了几句话。贾琏轻轻地答应了出去，便传齐了一干家人说：“叫你们赶紧去预备老太太的事去。头一件先看棺板，好挂里子；到各处将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叫裁缝去做孝衣；棚杠执事都去讲定 厨房里还该多派几个人。”赖大等回道：“这些事早打算好了，只是这项银子从哪里出？”贾琏说老太太早预备好了，还叫外头好看些。众人分头去办了。

贾琏回到房里，见凤姐的病势渐缓，便叫她也来上房，凤姐答应着就来。贾琏回到贾母房里，向贾政交待说诸事已派明白了。又知会王夫人叫鸳鸯把老太太的装裹衣预备出来。这时，贾母睁眼要茶喝，珍珠等忙送上来 贾母喝了两口 精神略好些 便要坐起来说话。贾政等劝说不住，只好轻轻地扶起来，贾母坐起来说道：“我到你们家已经六十多年了。从年轻的时候到老来 福也享尽了。自你们老爷起 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宝玉呢 我疼了他一场。”说到这里 满地找宝玉。王夫人便推宝玉走到床前。贾母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拉着宝玉说：“我的儿 你要争气才好！”宝玉嘴里答应 心里一酸 那眼泪便要流下来 又不敢哭，只得站着。听贾母说道：“我想再见一个重孙子我就安心了。我的兰儿在哪里呢？”李纨也推贾兰上来。贾母放了宝玉 拉着贾兰道：“你要孝顺你母亲，将来你成了人，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凤丫头呢？凤姐本来站在贾母旁边 赶忙走到跟前说：“在这里呢。”贾母说：“我的儿 你是太聪明了 将来修修福吧。我也没有修什么 不过心实吃亏 吃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干 就是旧年叫人写了些《金刚经》送送人 不知送完了没有？”凤姐说还没有呢 贾母道：“早该施舍完了才好 我们大老爷和珍儿是在外头罢了，最可恶的是史丫头没良心 怎么不来瞧我。”鸳鸯等明知其故 都不言语。贾母又瞧了一瞧宝钗，叹了口气。只见贾母脸上发红。贾政知道回光返照，即忙进上参汤，谁知贾母的牙关已经紧闭了，合了一回眼，

又睁开满屋子瞧了一瞧。王夫人宝钗上前轻轻扶着，邢夫人凤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们已将床安设停当，铺了被褥，听见贾母喉间咯一响动，脸变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岁。众婆子急忙停床。贾政等在外一边跪着，邢夫人等在内一边跪着，一齐举起哀来。外面家人各样预备齐全，一时间，从荣府大门起至内宅门扇扇大开，择了吉时停灵正寝，众亲朋好友前来探丧不说。

贾赦不在家，贾政为长，但不理家务，不谙家事，只托了贾琏在外照管。凤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干，原打量老太太死了她大有一番作用的。邢王二夫人等都知道她曾办过秦氏的事，必是妥当，于是仍旧凤姐料理里头的事。无奈银子没有出处，邢夫人等又从中作梗，说些这样那样的埋怨之言，底下人中难免也有许多对凤姐心怀忿恨的，故导致凤姐力不从心，有时还不免落一肚子委屈，倒还是李纨和平儿出来替她排解排解。

到了贾母起灵的那日，邢王二夫人都找鸳鸯分派坐车的事，谁知四处找不着。又叫珍珠去找，原来在贾母里间里，鸳鸯已悬梁自尽，随贾母去了。众人都叹鸳鸯有志气，宝玉听见此信，一时大哭。

贾政等进来，着实地嗟叹着她是贾母殉葬的人，不可作丫头论，叫小一辈的都给她过来行礼。平儿、袭人、莺儿等一千人都哭得哀哀欲绝。内中紫娟想起自己终身无着落，恨不得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仆的恩义，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悬在宝玉屋内，虽说宝玉仍是柔情蜜意，究竟算不得什么。于是哭得更加哀切。

王夫人即传了鸳鸯的嫂子来，叫她看着入殓。又赏她嫂子一百两银子，又将鸳鸯所有的东西俱赏他们，她嫂子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假意哭嚎了几声。旁边一个婆子说道：“罢了，嫂子，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一百银子便这么喜欢了，那时候要给了大老爷，你还不知道得多少银钱呢。”一句话戳了她嫂子的心，便止了嚎，红着脸走开了。

到了五更，外面齐人出发，将贾母之灵安于铁槛寺，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述。家里只留凤姐惜春看家，所有的孝男孝女俱应在庙伴宿。

第六十九回

释旧憾紫娟感痴郎

且说贾政率众男女在铁槛寺守灵的时期，凤姐病重，惜春年幼，且不问家事，一心与栊翠庵的妙玉等姑子们谈禅论道。偌大的一个荣国府只委于贾芸、贾蔷等看守，这些人又只顾聚众赌博、宿娼，哪管正经事务，导致荣国府被贼人所抢，丢了好些东西。妙玉，一个极洁极净的女儿，被贼人所劫，下落不明。这事原来只有惜春知道，日夜不安。后来这事渐渐传到宝玉耳边，说妙玉被贼劫去，又有的说妙玉动了凡心跟人而走。宝玉听得十分纳闷，每日长吁短叹，想她这样一个“槛外人”怎么遭此结局，又想到当日园中何等热闹，自从二姐姐出阁以来，死的死，嫁的嫁，由此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来，想到《庄子》上的话，虚无缥缈，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不禁地大哭起来。袭人等又道是他的疯病发作，百般地温柔解劝。

宝钗初时不知何故，也用话箴规。怎奈宝玉抑郁不解，又觉精神恍惚。宝钗想不出道理，再三打听，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宝玉愁烦不堪，便以正言解释：“兰儿自送殡回来，虽不上学，闻得日夜攻读。老太太素来望你成人，老爷为你日夜焦心，你为闲情痴意糟蹋自己，我们守着你是个如何结果！”宝玉无言可答，只说：“我哪管人家闲事，只可叹咱家的运气衰颓。”宝钗只一心劝他好好读书，好光门耀祖。宝玉听了，觉得话不投机，便靠在床上睡去。宝钗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睡了。

宝玉见屋里人少，想起：“紫娟到了这里，我从没和她说句知心话，冷冷清清地撂着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起我从前病了的时候，她在这里伴了我好些时，如今她的一面小镜子还在我这里，她的情义也不薄了。我不在的时候，她和宝钗有说有笑的，我一来，她就冷冷的。想来自

然是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缘故。唉 紫娟 紫娟 你这样一个聪明女孩儿 难道连我这点子苦处都看不出来！”又看到屋里的人睡的睡 做活的做活 不如趁个空儿去找找她 倘有得罪之处 也可赔个不是。想定主意 便轻轻出了房门 来找紫娟。

那紫娟的下房也就在西厢里间。宝玉悄悄地走到窗下，用舌头舐破纸往里瞧，见紫娟独自挑灯，呆呆地坐着。宝玉轻轻地敲门，叫她开门，说有话说。紫娟听了吓了一跳 知是宝玉 便冷冷地说：“大晚了 二爷请回吧 有话明儿再说。”宝玉听了 心寒了半截，一肚子的隐情 越发被紫娟这一句话勾起。紫娟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时实在抢白了他，勾起他的旧病来反倒不好了 就说：“既是一句 就请说。”宝玉半日反不言语。紫娟站起来说：“是走了 还是傻站着呢 有什么又不说 尽在这里 恹人，已经恹死一个了 难道还要再恹死一个么 这是何苦来呢！”

忽听宝玉叹了一口气说道：“紫娟姐姐 你从来不是这样铁石心肠 怎么反倒不理我？我有什么不是，只望姐姐说明了，那怕姐姐一辈子不理我 我也死了当个明白鬼呀！”紫娟听了 冷笑道：“二爷这算什么话 我们姑娘在时早听俗了。若是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就请二爷回了太太打发了算了 反正我们是丫头算不得什么！”说到这里 声儿也哽咽了。宝玉在外知道她伤心 急得直跺脚：“我的事情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即便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 难道你还不叫我说 叫我憋死了不成！”说着 也呜咽了起来。

宝玉正在这里伤心，忽听背后有人接过话头，宝玉一看是麝月，自觉脸上没趣 知道紫娟这会子不会开门 便跺了一脚：“罢了 罢了 我今生今世也难剖白这个心了 唯有老天知道！”说到这里。那眼泪不知从何处而来，竟滔滔不绝了。麝月好说歹说，拉着回去了。宝玉知道宝钗装睡 没言语只便睡下了。

却说紫娟被宝玉一招，越发心里难受，直直地哭了一夜。思前想后，“宝玉的事 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 所以众人弄神弄鬼地办成了。后来宝玉明白了 旧病复发 时常哭想 并非忘情负义之徒 今且这种柔情 益发叫人难受。只可怜我们林姑娘真真是无福消受他。如此看来，人生的

缘都有一定 在那未到头时 大家都痴心妄想。到了无可奈何时 那糊涂的也就不理会了，那情深意重的也不过临风对月，洒泪悲啼。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这活的真真是苦恼伤心，无休无了。想来竟不如草木石头 无知无觉 倒也心中干净！想到此处 倒把一片酸热之心冰冷了 正要收拾了睡时，东院里一阵嚷嚷，说凤姐不好了。

天亮后 惜春定要铤发出家 尤氏阻拦不住 跑到王夫人这边。王夫人正焦头烂额时，看惜春若不依她便自尽的样子，王夫人告知贾政。贾政气得直跺脚，知道解劝无用，只得依了她。王夫人只依她在栊翠庵带发修行。尤氏本与惜春不合，也不怎么伤情。宝玉正好从凤姐那头过来 见惜春矢志清门，想起黛玉一阵伤心，眼泪早下来了，便顺口念道：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致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王夫人等人听了，诧异不已，独宝钗哭得死去活来。

王夫人又问跟惜春的丫头 谁愿意跟姑娘修行就去 不愿意跟的就说亲配人。彩屏等只说：“太太派谁就是谁。”王夫人知道她们都不愿意。正想人时 忽见紫娟走上前去 在王夫人跟前跪下 回说：“我服侍林姑娘一场 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们知道的 实在恩重如山 无以可报。如今她死了，我恨不得跟了她去。但是她不是这里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 难以从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 我就求太太派了我跟着姑娘 服侍姑娘一辈子。我求太太准了，也算是我的造化了。”

王夫人一时也无主张，只是见她主意坚定，也就准了。宝钗倒是十分赞赏紫娟的忠心，觉得雪雁脑子不甚明白，便趁势回明了王夫人，配了人了。宝玉在旁念道：“阿弥陀佛 难得 难得 不料你倒先好了！”袭人兔死狐悲，也哭着说要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宝玉只说她享不得这个清福。

紫娟给王夫人、宝玉、宝钗一一磕了头 算是谢恩拜别。几日后 随贾琏等扶了黛玉灵柩回南 全了主仆情意 回来便终身服侍惜春 毫不改初。

第七十回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

贾母亡故，凤姐是硬撑着出来料理的，丧事完后，就又病倒了。后又听得说赵姨娘在铁槛寺里得了暴病，恐时日不长。贾琏事情也多，也不似先前那般恩爱，凤姐心里更加悲苦，一时神魂不定，只说梦话，平儿在旁守着。

一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说：“刘姥姥来了，婆子们带着来给奶奶请安。”平儿一听，急忙出来，想凤姐在病里，必是懒待见人，便叫那丫头先去问问有什么事。那小丫头说：“他们问过了，没有事。说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没有报，才知道来迟了。”小丫头的话被凤姐听见了，便叫平儿：“人家好心来瞧，不要冷淡了人家，你去请了刘姥姥进来，我和她说说话儿。”平儿只得出来请刘姥姥这里坐。

凤姐刚要合眼，又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便大叫平儿，丰儿小红赶来问她要什么。凤姐睁眼一瞧，不见有人，心里又明白过来，不肯说出。只定了一会儿神。

不一会儿，只见平儿同刘姥姥带了一个小女孩儿进来，说：“我们姑奶奶在哪里？”平儿引到炕边，刘姥姥便说：“请姑奶奶安。”凤姐睁眼一看，不觉一阵伤心，说：“姥姥你好，怎么这时候才来，你瞧外孙女儿也长这么大了。”刘姥姥看着凤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里也就悲惨起来，说：“我的奶奶，怎么就病到这个份儿上，我糊涂得要死，怎么不早来给姑奶奶请安！”便叫青儿给凤姐请安。青儿只是笑，凤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欢，便叫小红招呼着。刘姥姥道：“我们在乡里的人是不会病的，若一病了就会求神许愿，从不知道吃药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是撞着什么了吧！”平儿听着那话不在理，便在背地里扯她，刘姥姥便不言语。哪里知道这句话倒合了凤姐的心愿，挣扎着说：“姥姥你是有年纪的人，说得不错。你见过

的赵姨娘也死了。”刘姥姥诧异道：“阿弥陀佛，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死了，我记得她有一个小哥儿，这便怎么样呢？”平儿说还有老爷太太呢。刘姥姥说：“姑娘，你哪里知道，再不好是亲生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这句话又招起凤姐的愁肠，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众人都来劝解。

巧姐儿听见她母亲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凤姐的手，也哭起来。凤姐一面哭，一面叫巧姐见过姥姥。凤姐说：“你的名字还是她起的呢，以后她就和干娘一样，你给她请个安。”巧姐儿便走到姥姥跟前，刘姥姥忙拉着道：“阿弥陀佛，不要折杀我了，巧姑娘，还认得我吗？”巧姐说：“怎么不认得，那年在园里见的时候，我还小，前年你来，我还和你要隔年的蝓蝓儿，你也没有给我，必是忘了。”刘姥姥道：“好姑娘，我是老糊涂了。若说蝓蝓儿，我们屯里多得很，要是去了我们那里，要一车也容易。”凤姐说：“不然你带了她去吧。”刘姥姥笑道：“姑娘这样千金贵体，绫罗裹大了的，吃的是好东西，到了我们那里，我拿什么哄她玩，拿什么给她吃呢？这倒不是坑杀我了吗？”说着，自己还笑，又说：“这么着吧，我给姑娘做个媒吧。我们那里虽说是乡村里，也有大财主人家，几千顷地，几百牲口，银子钱也不少，只是不像这里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瞧不起这种人家，我们庄稼人瞧着这样大财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凤姐说：“你说去，我愿意就给。”刘姥姥说：“这是玩话儿吧。放着姑奶奶这样的人家，哪肯给庄稼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头太太们也不给。”巧姐因不爱听这话，便和青儿说话。两个女孩倒说得上，渐渐地熟起来了。

平儿恐刘姥姥话多，搅烦了凤姐，便拉了刘姥姥要过太太那边去。凤姐不让她走，问她近来的日子过得可好。刘姥姥千恩万谢地说：“多亏了姑奶奶接济，那会儿青儿她老子娘都要快饿死了。现在好多了，前日女婿进城，听见姑奶奶这里被抄了，后来又听说老爷升了，我又喜欢，就来道喜。昨日又听说老太太没了，我在地里打豆子，听了这话，唬得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就在地里狠狠地哭了一场。昨儿，我说什么都要进城来看看，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听见也哭了一会子。今儿天不亮就赶着进城来了。进了门找周嫂子，再找不着，遇了个小姑娘才进了门，说周嫂子撵出去了，不打谅姑奶奶也是那么病着。”说着，掉下泪来。

平儿着急，也不等她说完拉着就走，说是给她喝碗茶去。刘姥姥知道平儿是怕她招了凤姐更伤心，所以只跟着她出来，要去哭哭老太太去。平儿只问她凤姐的病怎么样呢，刘姥姥说瞧着不好。

正说着，又听见凤姐叫平儿，平儿到了床前，刘姥姥也不好意思走，凤姐又不言语了。正好贾琏进来，向凤姐看了一眼，也不说话，便气哼哼地坐下，要平儿拿柜子上的钥匙，说是老太太的丧事有了亏缺，要取四五千两银子！平儿正给他翻箱倒柜。只听丰儿又叫平儿，说凤姐不好呢。平儿也顾不得贾琏，急忙过来照料凤姐。贾琏也过来一瞧，把脚一跺，说：“若是这样，是要我的命了。”说着，掉下泪来，外头正好有人找，便出去了。

此时凤姐愈加不好，丰儿等不免哭起来。巧姐听见赶来。刘姥姥也急忙念佛，搗了些鬼，凤姐果然好些，一时王夫人听了丫头的信，也过来了，见凤姐安静些，心下略放心，见了刘姥姥，便问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刘姥姥请了安，不及细说，只言凤姐的病。讲了半天，彩云进来叫了王夫人去，王夫人叮咛了平儿几句话，便去了。凤姐闹了一回，此时又觉清楚些，见刘姥姥在这里，心里信她求神祷告，便把丰儿等支开。叫刘姥姥坐在头边，告诉她心神不宁如见鬼怪的情景。刘姥姥便说她们屯里的菩萨灵，可以为凤姐求一求。凤姐便褪下一只金镯子要给她，刘姥姥死活不要。凤姐知道刘姥姥一片好心，不好勉强，只得留下，说：“姥姥，我的命交给你了，我的巧姐儿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给你了。”刘姥姥顺口答应着，只说天气尚早，可以赶着出城，给凤姐求菩萨去。凤姐因被众冤魂缠绕害怕，巴不得她马上就去，便说：“你若替我肯用心，我就能安稳睡一觉，就感激你了。叫你的外孙女儿就在这里住下吧。”刘姥姥起先不好意思，后见凤姐真情，落得叫青儿住几天，又省了家里的嚼吃。遂叫了青儿来问，青儿因与巧姐玩得熟了，巧姐又不愿她去，青儿又愿意在这里。刘姥姥便吩咐了几句，辞了平儿，忙忙地赶出城去。后来凤姐死后，贾琏到任所看他父亲贾赦，巧姐儿被王仁、贾芸等变着法儿拐卖，亏得平儿带了逃到刘姥姥处，刘姥姥自是不敢怠慢，并最终给巧姐在屯里找了个人家。此是后话。

第七十一回

王熙凤卿卿命归阴

且说凤姐在自己清醒时，将巧姐托付给了刘姥姥，心里总算安稳些。刘姥姥一走，凤姐更加不好了。外头传着话说是“琏二奶奶只怕好不了了”。这些话传到平儿耳内，甚是着急，看看凤姐的样子实在是不能好了。贾琏近日连问都不问一声，竟像是个外人，没有一句贴心的话。王夫人有时还过来看看，邢夫人只打发人来问，并不亲自来。平儿在凤姐跟前只管劝慰，守着哭泣。

凤姐此时只求速死，心里这样一想，邪魔悉至。只见尤二姐从房后走来，到了她的床边说：“姐姐，许久不见了，做妹妹的想念得很，如今好不容易进来见见姐姐。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咱们的二爷糊涂，也不领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过于苛刻，把他的前程弄丢了，叫他如今见不得人。我替姐姐气不平。”凤姐恍惚说道：“我也后悔我的心太窄了，妹妹不念旧恶，还来瞧我。”平儿在旁听见，说道：“奶奶说什么？”凤姐一时苏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她来索命。被平儿叫醒，心里害怕，又不肯说出，只得勉强说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说梦话。给我捶捶。”平儿上去捶着。一会儿又胡言乱语，两只手在空中乱抓。

却说宝钗正说惜春出家的事和紫娟的忠心，听说凤姐病得危急，赶忙起来。丫头们秉烛伺候。正要出院到王夫人那边去，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不好得不行了，还没有咽气，二爷和二奶奶且慢些过去吧，琏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从三更天起到四更的时候，一直说些胡话，要船要轿的，说要到金陵归入册子去。众人不懂，她只是哭哭喊喊的。”宝钗道：“这也奇，她到金陵做什么？”袭人轻轻地和宝钗说：“你不是那年做梦，我还记得说有多少册子，不是琏二奶奶也到那里去吗？”宝钗听了点头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记得那上头的話了。这么说

来 人都是有定数的。但不知林妹妹又到哪里去了 如今被你一说 我有些懂了。若再做这个梦时，我得细细地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能耐了。”袭人说：“你这人可是不能再和你说话了，偶然提一句，便认真起来了。就算你是先知，又能怎样？”

二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问他们说什么，宝玉掩饰说凤姐。宝钗说：“人要死了，你们还只管议论人。旧年你还说我咒人，那个‘衣锦还乡’的签不是应了吗？”宝玉又想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这么说来，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问问你，我的将来怎么样？”宝钗笑道：“这又胡闹了。我是就她求得签上的话混解的，你就认真了。你就和我们二嫂子一样的了。先前你失了玉，去求妙玉扶乩，批出来的话众人不解，她还背地里和我说妙玉怎么前知，怎么参禅悟道，如今妙玉遭此大难，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也算得先知吗？就是我偶然说中了凤姐姐的事，其实只是偶然，只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这样的事可不是妄猜的。”宝玉又只想着邢岫烟了，只叫宝钗说说为什么薛蝌、邢岫烟的婚事草草完了，也没请亲唤友的。

宝钗便说了当时的情况，再加上邢岫烟是个很明白的人，所以将就些娶了过去，如今倒安心乐意地孝母敬夫，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和香菱又很好，安逸得很。

三人正说着，王夫人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咽了气了。所有的人都过去了，请二爷二奶奶就过去。”宝玉听了，也撑不住跺脚要哭。宝钗虽也悲戚，恐宝玉伤心，便拉了宝玉过来。

到了凤姐那里，只见好些人围着哭。宝钗走到跟前，见凤姐已经停床，便放声大哭，宝玉也拉着贾琏的手大哭起来。贾琏也重新哭泣。平儿等因见无人劝解，只得含悲上来劝止了。众人都悲哀不止。贾琏此时手足无措，叫人传了赖大，叫他办理丧事。自己回明了贾政，然后行事。但是手头不济，诸事拮据，又想起凤姐素日的的好处来，更加悲哭不已。又见巧姐哭得死去活来，越发伤心，到了天明，叫人请了他大舅子王仁过来。

那王仁自从王子腾死后，王子胜又是无能的人，任他胡为，已闹得



六亲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赶过来哭了一场。见这里诸事将就，心下便不舒服，说：“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当了好几年家，也没有什么错处，你们家该认真地发送发送才是。怎么这时候诸事皆是将就！”贾琏本与王仁不睦，见他说了些混账话，知他不懂的什么，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儿巧姐过来说：“你娘在时，本来办事不周到，只知一味地奉承老太太，把我们这些人不看在眼里。外甥女儿，你也大了，看见我曾沾染过你们没有？如今你娘死了，诸事要听舅舅的话。你母亲娘家的亲戚就只有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亲的为人我也是早知道的，那年什么尤姨娘死了，我虽不在京，却听见人说花了好多银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亲倒是这样将就地办吗？你也不快些劝劝你父亲。”巧姐道：“我父亲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从前了。现在手里没钱，所以诸事将省些是有的。”王仁便问她要老太太给了的东西。巧姐又不好说他父亲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说她是想留着做嫁妆呢。

巧姐听了，不敢顶嘴，只气得哽噎难鸣地哭起来。平儿生气地说：“舅老爷有话，等我们二爷进来再说。姑娘这么点年纪，她懂什么。”王仁道：“你们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们就好为王了。我并不要什么好看，也是为你们的脸面。”说着，赌气坐着。巧姐满怀的不舒服，心想：“我父亲并不是没情，我妈妈在时舅舅不知拿了多少东西去，如今说得这样干净。”于是便不大瞧得起她舅舅了。岂知王仁心里想来，他妹妹不知积攒了多少，虽说抄了家，那屋里的银子不知有多少。必是怕我来缠他们，所以也帮着这么说，这小东西也是不中用的。从此王仁也嫌巧姐儿了。

贾琏并不知道，只忙着弄银钱使用。平儿知道他着急，便将自己的体己拿出来叫他先用，贾琏知她难得这样，便说等有了银子便来还她，平儿说：“我的也是二奶奶给的，什么还不还，只要这件事办得好看些就是了。”贾琏心里着实感激她，便诸事与她商量。秋桐看着心里就有些不甘，每每在贾琏跟前说：“平儿没有了奶奶，她要上去了。我是老爷的人，她怎么就越过我去了呢。”平儿也看出来，只不理她。倒是贾琏一时明白，越发把秋桐嫌了，一时有些烦恼，便拿着秋桐出气。邢夫人知道，反说贾琏不好，贾琏忍气。

凤姐停了十余天，送了殡。一日，贾政正与一个叫程日兴的清客算计家务，准备送老太太灵柩归南，只见贾琏颜色俱变地进来，说他父亲来了信说病得很重，原来是伤风感冒，如今成了痲病，现在正危急，差一个人连日连夜赶来的，说如耽搁一两天就不能见面了。故来回老爷、太太，他要马上动身。只是家里没人照管，可交由贾芸贾蔷二人去照管外头，巧姐儿由平儿带着，只求王夫人多操些心。王夫人因有邢夫人，所以便略有推辞。贾琏诸事交代清楚，收拾了行装，平儿等不免叮咛好些话，秋桐由她娘家的人领回去了，也省了平儿好些气。只有巧姐惨伤得了不得，贾琏又托王仁照应，巧姐到底不愿意；听见外头托了芸蔷二人，心里更不受用，嘴里却说不出来，只得送了他父亲，谨谨慎慎地随着平儿过日子，丰儿、小红因凤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不一而足。

贾琏、贾政相继出门，贾芸贾蔷便进来见了邢王二夫人，倒替着在外书房住下，日间便与家人厮闹，这些少年都是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的，那知当家立计的道理。况且长辈都不在家，便是没笼头的马了。又有邢大舅、王仁两个旁主人怂恿，无不乐为。这一闹，把个荣国府闹得没上没下，没里没外。那贾环自从赵姨娘死了，王夫人也懒得管他，便入了这一流。一日听说有个外藩要纳妾，想起凤姐如何刻薄他，便想替她娘报仇，趁贾琏不在，摆步巧姐出气。将外藩要买偏房的事告诉贾芸、王仁等，他三人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说得锦上添花。邢夫人本是没主意的人，又仗着是巧姐的亲奶奶，便力主同意这门亲事。

这件事可急坏了平儿，平儿求王夫人、宝钗等想办法，无奈邢夫人反疑心她们离间他们母子，王夫人无法。平儿只得带了巧姐儿在众人的帮助下逃到刘姥姥处。刘姥姥不敢怠慢，好吃好喝待了几日，又给巧姐提亲周家。

邢夫人、王仁、贾环等见逼走了巧姐，知道贾琏回来不好交待，便四处躲藏。平儿打听得贾琏回来，便带了巧姐、刘姥姥回来，见了王夫人，想起逃难的景况，不免落泪，巧姐儿大哭。贾琏谢了刘姥姥。贾琏见了平儿，外面不好说别的，心里感激，眼中流泪。自此贾琏心里愈敬平儿，打算等贾赦、贾政等回来扶平为正，办了巧姐的婚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第七十二回

得通灵宝玉悟仙缘

话说贾琏赶着去了贾赦流放地，贾政也正要择吉日送贾母等灵柩，只听家人报说：“江南甄老爷带着哥儿到了。”贾政便出来拜望，见了甄老爷，悲喜交集，便拉着手叙了些阔别思念的话，然后分宾主坐下，献了茶，彼此又说些别后的事。贾政得知甄老爷是奉旨安抚海疆，便请求他代为看望探春，并将与镇海统制结亲的事说了，甄老爷满口应允，又叫贾政替他留心他家公子甄宝玉的亲事。贾政回去与王夫人一说，王夫人便提到李绮，后来甄家便来迎娶。

只说贾政见甄宝玉相貌果与宝玉一样，试探他的文才，竟应对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宝玉等三人出来警励他们。宝玉听命，带了兄弟侄儿出来，见了甄宝玉，竟是旧相识一般。聊了半天，却话不投机，甄宝玉说的都是经济文章，扬名立身之事，贾兰倒很合胃口，宝玉愈听愈不耐烦，便告辞出来。闷闷地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宝钗便问甄宝玉像不像他，宝玉说相貌倒还一样，不过说些经济文章，为忠为孝的话，真正是个禄蠹。宝钗便说：“做了一个男儿就应该立身扬名的，谁像你一味地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蠹。”

宝玉本来就很烦甄宝玉的话，不想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心中更加不乐，闷闷昏昏，又勾起旧病来。宝钗也不知，只以为他是冷笑她的话，也不理他。岂知过了一夜，便发起呆来，竟有前番病的样子。

一日，王夫人到了宝钗那里，见宝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请了大夫，吃了两剂药，也无济于事。

过了几天，宝玉更糊涂了，甚至于饭食不进，大家着急起来。这日，王夫人见宝玉人事不醒，正急得手足无措之时，只见一个人跑进来说：“门上来了一个和尚，手里拿着二爷的这块玉，说要赏银一万两。”贾政、

贾琏手头正紧 把他二人唬得瞪圆了眼。正犹豫间 只听得“要命拿银子来”和尚已闯了进来。贾政忽然想起 先前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 这会子和尚来 很可能是救星。如果是真的 他要起银子来怎么办呢 想了一想，姑且不管他，等宝玉真好了再说。

贾政便叫人去请 那和尚已进来了，也不施礼 也不答话 也不顾内眷女亲，径直往里走。那和尚走到宝玉炕前，擎着那块玉对王夫人道：“快把银子拿出来 我好救他。”那和尚哈哈大笑 手拿着玉在宝玉耳边叫道：“宝玉 宝玉 你的宝玉回来了。”只见宝玉把眼一睁 问说在哪里，那和尚把玉递给他手里。宝玉先是紧紧地攥着，然后慢慢地回过手来，放在自己眼前细细地一看说：“哎呀 久违了！”里外众人都喜欢得念佛，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上前来观看。

那和尚也不言语，只在外间等贾政要银子，贾政见这和尚又非前次的，又粗鲁不堪 不敢得罪 便折回身来 与王夫人商议。王夫人要将她的金银首饰折变了给他。宝玉说：“只怕这和尚不是来要银子的。”贾政点点头，说先款留着他再说。

贾政出去 宝玉便嚷饿了 喝了一碗粥 还说要饭。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 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 宝玉说他已经好了 便爬着吃了一碗 渐渐地神气好起来 便要坐起来。麝月上去轻轻地扶起 因心里喜欢 忘了情说道：“真是宝贝 才看见一会儿就好了。亏得当初没有砸破。”谁知 宝玉听了这话 神色一变 把玉一撂 身子往后一仰 又死过去了。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祸 心想：“若是宝玉一死 我便自尽跟了他去！”王夫人等也不及说她 只叫那和尚救治。岂知 贾政进去时，那和尚早已不见了。只见宝玉口关紧闭 脉息全无 用手摸心窝 尚有温热。

原来宝玉并没死，只是魂魄早已出窍了，恍恍惚惚赶到前厅，见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礼，跟了和尚往外走，只觉身轻如叶，飘飘摇摇。行了一程，到了个荒野地方，远远地望见一座牌楼，好像曾到过似的，正要问那个和尚时 只见来了一个女人。宝玉心想 这旷野地方 哪有如此丽人，必是神仙下界了。那女人与和尚打了个照面就不见了。宝

玉细细想来，竟是尤三姐的样子。纳闷她为什么在此地。又要问时，那和尚拉着宝玉过了牌楼，只见有一副对联：“真如福地。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也有一副对子：“福善祸淫。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

宝玉看了，正想问问因果来去的事，只见鸳鸯在那儿招手叫他。正要和鸳鸯说话，却一转眼不见了，只见一溜配殿，各处都有匾额。见一个匾额上写着：“引觉情痴。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

宝玉看了，便点头叹息。想要找鸳鸯问她，便仗着胆子推开一间配殿的门，见有十几个大橱，橱门半掩，宝玉忽然想起我年少时做梦曾到过这个地方。如今又亲身到此，真是大幸。”遂把找鸳鸯的念头忘了。壮着胆开了上首的大橱，见有好几本册子，伸手取了一本，册上写着“金陵十二钗正册。”打开头一页看去，上头有画。模糊字迹是“林中挂玉带，金簪雪里埋。”知道是说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又往后看时，看到“相逢大梦归”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机关不爽，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这样明白，我抄了去细细玩味，那姊妹们的寿夭穷通就没有不知道的了。自己岂不做了个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许多闲想。”向四处瞧着找笔砚，没有，又恐人来，只得忙着看去。急急地将那十二首诗词都看遍了。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记着，一面叹息，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副册》一看，看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先前不懂，见上面有花席的影子，便大惊痛哭起来。

待要往后看时，听见鸳鸯又在叫他。宝玉一喜，便来赶鸳鸯。无奈，鸳鸯影影绰绰走得极快，宝玉尽力赶去，忽见别有一洞天，楼阁高耸，殿角玲珑。宝玉顺步走入一座宫门，内有奇花异卉，都认不明白。唯有白石花阑围着一颗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矜贵。只见微风吹来，那青草摇摆不止，虽说是一枝小草，又无花朵配衬，其妩媚之态，不禁叫人心动神怡，魂消魄丧。宝玉只管呆呆地看着，只听见旁边有一人说道：“你是哪里来的蠢物，在此窥探仙草！”宝玉一看，是位仙女，便上前施礼，说明是误入此地，便问那仙女这草的来历。那仙女道：“你

要知道这草，说来话长呢。那草本在灵河岸上，名曰绛珠草。因那时萎败，幸得一个神瑛侍者以甘露日夜灌溉，才得以长生。后来降凡历劫，还报了灌溉之恩，今返归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缠蝶恋。”

宝玉听了不解，又问哪位是芙蓉花神。那仙女说得问她主人潇湘妃子。宝玉听了，便说道：“你不知道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说：“此乃上界神女，并非娥皇女英之辈，如何与凡人有亲，你再混说，命力士将你打出去。”

宝玉听了，自惭形秽，正要退出，又听里面有人叫道请神瑛侍者。宝玉吓得踉跄而逃。正走时，只见一人提剑迎面拦住说：“哪里走！”唬得宝玉惊慌失措，抬头一看是尤三姐。见了宝玉就骂，要一剑斩断他的尘缘。只听后面说不要放走了神瑛侍者。岂知身后说话的不是别人，却是晴雯。宝玉一见，悲喜交集，央求她带出迷境。那晴雯只说是奉命带他见妃子的，叫他跟她走。

不多时，便到了一个所在。只见殿宇精致，彩色辉煌，庭中一丛翠竹，户外数千苍松，廊檐下立着几个侍女，都是宫妆打扮。问明他是神瑛侍者，便带他进了里间。宝玉抬头一看，只见一女子，头戴花冠，身穿绣服，端坐在内，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说道：“妹妹在这里，叫我好想！”宝玉说了一句话，侍者们便说他无礼，将他驱逐出来。宝玉回头四顾，却又找不到旧路了。

正在为难，见凤姐站在一房檐下招手，忙上前求救，细看并不是凤姐，原来却是贾蓉的前妻秦氏。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里去了。那宝玉恍恍惚惚地不敢跟进去。只是呆呆地站着，叹道：“我今儿得了什么不是，众人都无理我。”便痛哭起来。宝玉正被几个黄巾力士赶得无路可走时，远远望见一群女子说笑前来。宝玉看时，像是迎春等一干人。心里喜欢，不想那一群女子都变作鬼怪形象，都来追扑他。

宝玉正在危急，只见那送玉来的和尚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一照，说是奉元妃娘娘旨意，特来救他。登时鬼怪全无，仍是一片荒郊。宝玉拉着和尚说：“我记得是你领我到这里，你一时又不见了。我看见了好些亲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变作鬼怪，到底是梦是真，望师傅指点明白。”那和

尚又问他可曾偷看了什么东西，宝玉将以实相告，那和尚只要他将经过历过的事情细细记着，将来再说与他明。一把将他推了一跤。宝玉“唉呀”了一声，醒了过来。

王夫人等正在哭泣，听见宝玉苏醒过来，便十分喜欢。宝玉定神一想梦中所历，便哈哈地笑道：“是了，是了。”贾政进来见宝玉这样，叹了几口气，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麝月正思自尽，见宝玉醒过来，也放了心。

王夫人、宝钗、袭人、麝月等便说起玉失玉得的奇怪。袭人等想起以前测字先生测出的“赏”字，宝钗便悟出是和和尚取了去的。王夫人道：“那和尚本来古怪，唯有他可解这块玉和宝玉的病，古往今来，真是第一桩。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宝玉听了，心里却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语。看了看惜春，想起“青灯古佛前”的诗句，不禁连叹几声，忽又想起一床席一枝花的诗句来。拿眼睛看着袭人，不觉又流下泪来。众人见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旧病。岂知宝玉已是了悟在心，竟把偷看册上的诗句牢牢记住了，只是不说出来，心中早有一个成见在那里了。

贾政见宝玉一天好似一天，便渐渐放心。与贾琏商议，挪借了几千银子，将老太太、秦氏、凤姐等灵柩扶南安葬，也算全了孝子之心。择了吉日，引发长行之时，吩咐贾琏管了家，又嘱咐王夫人好好管教子孙，今年是大比之年，贾环有服，不能入场，务必叫宝玉同贾兰一同考去，争取中一个举人，也好赎赎罪名。王夫人、贾琏等唯唯应命。

宝玉因贾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时催逼查考起他的功课来。那宝钗、袭人也时常劝勉，自不必说。那知宝玉病后精神很好，念头却更奇了，竟换了一种，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只是众人不大理会，宝玉也并不说出来。

一天，王夫人正和宝钗说那姑娘的日子过得和和顺顺，琴姑娘嫁了梅家，听说是丰衣足食地很好；就是史姑娘姑爷病死了。立志守寡等语，贾政派人送来了信，说是沿途俱是海疆凯旋船只，不能迅速前行，得

晚几日回去。说探春已随女婿等回京，不日可能见到。王夫人听说探春要回来，便略略宽心。

宝钗过来，想要将探春回京的消息告诉宝玉，见他不知看什么书看得得意忘形，宝钗上前一看，是《秋水》，便怔怔地坐在宝玉旁边，拿“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的话劝他，袭人也苦口婆心，宝玉听了，低头不语。

此时，贾兰拿着贾政的书信过来，两个人谈了一回文，不觉喜动颜色。二人又说了一会下场的规矩并请甄宝玉在一处的话，宝玉也甚愿意。一时贾兰回去。宝玉便命麝月等人收了他几部向来最得意的书，搁到静室里，自己静静地用起功来。宝钗袭人见宝玉这样，才真正放了心，选派稳重的莺儿服侍。宝钗又告诉了王夫人，王夫人听见他这种光景，那一种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

且说场期临近，别人只知盼望他爷儿两个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了，只有宝钗见宝玉的功课虽好，只是那有意无意之间，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宝玉改得速度太好太速了，反倒有些不信。

到了下场日期，宝玉贾兰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欣然过来见了王夫人。宝玉郑重其事地给王夫人磕了三个头，满眼流泪，说道：“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报答，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地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老爷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王夫人及众人听了，更觉伤心。众人都以为他第一次出远门，不大理会，独有王夫人跟宝钗见宝玉一一拜别众人，所说话又像有理，又像疯话，可句句都带不祥之兆，转身走时，又仰面大笑：“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等疯傻之状，像生离死别一般，眼泪直流。宝玉在众人的关切之语和泪眼中，从此出门走了。正是：

走来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

看看到了出场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贾兰回来。可左等右等，只见贾兰回来，哭着说：“二叔丢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半天不言语，直挺挺地躺倒床上，亏得彩云等硬叫醒转来，哭着。宝钗也是白瞪两眼，袭人早已是泪人儿一般，王夫人问明贾兰当时的情景，便派荣府所有人马去

找。也无结果。只有惜春心里明白，只是不好说出来。

次日天明，出去找的人回来都说实在没影儿。于是，薛姨妈、薛蝌、史湘云、宝琴、李婶娘等接二连三地请安问信。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一连数日，命在垂危。

一日，海疆来了一人，口称是统制大人那里来的。不一会儿，果见探春回来。众人远远接着，见探春出落得比先前更好了，服彩鲜明，见王夫人形容枯槁，众人眼肿腮红，便也大哭起来。见惜春道姑打扮，心里很不舒服，又听见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顺的事，大家又哭起来。还亏得探春能言善辩，见解亦高，慢慢地劝解好了王夫人，相信宝玉是丢不了的。

又一日，外头几个家人进来报喜，说宝玉中了第七名举人，贾兰中了第一百三十名，听得甄宝玉也中了。王夫人虽也高兴，只是仍不见宝玉回来，宝钗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泪。袭人闻风听得宝玉再不回来，就要打发屋里的人，心里一疼，头上一晕，便栽倒了。王夫人见她可怜，命人扶她回去。

次日，贾兰只得先去谢恩。贾兰将第七名举子贾宝玉场后迷失的话，并三代功勋陈明，大臣代为转奏。当今圣上最是圣明仁德，见宝玉的文章清奇，便赏了个“文妙真人”的道号，又想起贾氏功勋，将贾赦犯罪情由复查，圣心悯恤大悦，大赦天下。将贾赦的罪名免了，贾珍不但免了罪，仍袭了宁国公三等世职。荣国世职仍是贾政袭了。等丁忧服满，仍升工部郎中。所抄家产，全行赏还。王夫人等这才大家称贺，喜欢起来，说：“皇上隆恩，贾家又该兴旺起来了。”薛姨妈等也为薛蟠赎罪。

且说贾政料理了坟墓的事，接到家书，知道宝玉贾兰得中，心里喜欢不尽。后来看到宝玉走失，复又烦恼，只得赶忙回来。在道儿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书，果然赦罪复职，更是喜欢，便日夜赶路。

一日，贾政一行在雪地里暂歇，贾政给家里写信，忽见船头雪影里有一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见了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迎面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玉。贾政大吃一惊，忙问



他为何这样打扮，怎么跑到这里来。那人也不言语，似喜似悲。贾政还要问讯时，只见来了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急忙追赶，但哪里能赶得上。只听他们三人口中不知哪个唱道：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贾政惊疑不定，一面听着，一面赶去，转过一小坡，倏然不见，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

贾政回来，坐下喘息，细心琢磨，才悟出宝玉是下凡历劫的一个借胎，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想到这里，写进家书，老泪纵横。

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凑兑了银两。薛蟠被一角文书放出，母子姊妹弟兄相见，真是悲喜交集。薛蟠立誓改过自新。薛姨妈见薛蟠痛改前非，讲了金桂和宝蟾的事，指了香菱为媳妇。宝钗等人无不欢喜。

薛蟠过来拜谢贾家，薛姨妈、宝钗也都过来，与王夫人等正说着话，贾政的书信到了。贾兰念到宝玉一段，众人听了都悲伤不已，王夫人宝钗袭人等更甚。贾政在书内又写着“不必悲伤，原是借胎，就算是积德，出了一位佛爷”等语，叫王夫人等想开为是。王夫人哭着对薛姨妈说：“宝玉抛了我，我恨他不说话。叹的是媳妇才刚作了胎，竟硬着肠子撂下走了。”薛姨妈听了也甚伤心。

宝钗虽是痛哭，但她的端庄样儿一点也没走，反过来用大道理劝慰王夫人和薛姨妈，王夫人只点头慨叹自己命好，招了个有德的好媳妇。薛姨妈心里也就安了。三人便商议家事，王夫人说别的丫头好说，只有袭人难处理些，毕竟没有和宝玉过明路儿。薛姨妈说：“我看那丫头心肠儿好，年纪儿又轻，不如给她配一门正经亲，再多多地陪送些东西，也算待她不薄了。”王夫人便依言而行。

袭人本来老实，不是伶牙俐齿的人，见王夫人、薛姨妈、宝钗三人如此说，哥哥嫂子又给她说了城南蒋家的亲。一时想着“若死守，别人会说她不害臊，若是去了，又实不是自己的心愿”，却也不敢违命，只得咽哽难鸣地辞别众人。若死在府里，又怕弄坏了太太的好心，若死在家里，又

怕害了哥哥嫂子，只得到了迎娶吉期，委委屈屈上轿而去。心想到了那里再作打算。岂知过了门，那蒋家极其认真，全都按正配的规矩。姑爷温柔体贴，又看见猩红汗巾，是宝玉的知交蒋玉菡。蒋玉菡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对袭人更是柔情曲意地承顺，弄得袭人真无死所。从此又是一番天地。

若干年后，贾家兰桂齐芳，家道复初。

那贾宝玉尘缘已了，被送还原所。那玉被僧道携到青埂峰下，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贾雨村、甄士隐以“情缘”归结《红楼梦》。

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有一空空道人路经此处，见这段文字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便抄录了一次。直寻了个才华横溢的曹雪芹先生替他传述。于是曹先生雨夕灯窗下，增删五次，披阅十载，终成叫人百看不厌的《红楼梦》。真是：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